

徐仲年著

旋磨蟻



吳敬恆題



正中書局印行

旋 磨 蟻

徐 仲 年 著



正 中 書 局 印 行

目次

枉過一生蟻旋磨(代序).....	一
顧影無如白髮何(留影).....	九
龍吟虎嘯一時發(詩存).....	一五
菊頌.....	一五
悼錢夫人.....	一六
Romance.....	一九
平庸的奇夢.....	二三
肥皂水泡的人生.....	二五
這個世界是太窄了.....	三四
濃酒.....	三六
狂謔.....	三八
· 海外之什 ·	
人無根蒂時不駐.....	四三
首送金烏上碧空.....	四七
銀漢無聲轉玉盤.....	五四

目

次

一

院宇生煙次第開……………五七

讀書聲裏是吾家……………六三

鍊盡少年成白首……………六九

他家本是無情物……………七六

每逢佳節倍思親……………八七

· 旋磨之什 ·

洪波浩蕩迷舊國……………九三

生死哀樂兩相棄……………九九

冥漠重泉哭不聞……………一〇七

春風不愁不爛漫(上)……………一三三

星期日做什麼事(張立民等)……………一三三

提倡星期茶話會……………一五

文藝茶話第一次(孫福熙)……………一七

第二次的文藝茶話(孫福熙)……………一九

于役武漢憶「文茶」……………二〇

白骨相撐如亂麻……………二三

人生由命非由他……………二七

百年多是幾多時	一三二
夜深忽夢少年事	一三四
蝸牛角上談人生	一四五
明眸皓齒今何在	一四八
萬里歸心對月明	一五一
欹枕初驚一葉風	一五三
正值萬枝紅葉滿	一五五
蕩蕩乎懷山襄陵	一六一
雛鳳清於老鳳聲	一六四
願接盧敖遊太清	一六七
恍如一夢墮枕中	一七〇
· 抗戰之存 ·	
漁陽鼙鼓動地來	一八一
莫道士人無膽氣	一九一
管城子無食肉相	一九六
不堪人事日蕭條	二〇五
青谿幾度到雲林	二一一

春風不愁不爛漫(中)……………二一五

藝壇溯往(蔣慎吾)……………二一五

單純的友誼……………二一八

願我無衣搜蠶篋……………二二〇

却話巴山夜雨時……………二二四

嘉陵江水碧於藍……………二三〇

等閒離別易銷魂……………二三三

· 火湖之什 ·

萬里長征人未還……………二三七

骨肉流離道路中……………二四〇

不盡長江滾滾來……………二四七

于役武漢新篇……………二四七

漢口復員招待所……………二五〇

媿君猶遣慎風波……………二五四

猶使蚊負山……………二五四

三月於茲矣……………二六〇

獨上高山調素琴……………二六一

莊生曉夢迷蝴蝶	二六四
東另一徐仲年	二六四
東復中大教授江蘇徐仲年(徐仲年)	二六六
我也是徐仲年(徐仲年)	二六七
答第三位徐仲年	二六八
春風不愁不爛漫(下)	二六九
恢復「文藝茶話會」	二六九
記兩個文藝茶會(王進珊)	二七四
一席文章會·十年故人來	二七九
文藝空氣濃郁·作家兩處座談	二八〇
澗轍相逢且相濡(施星火)	二八二
改進「文藝茶話會」(華林、陳承蔭、徐仲年)	二八六
給文藝茶話會(呂白華)	二九一
求其友聲(宗魯、俞劍華、丁亦蠶、徐仲年)	二九四
十年如夢憶舊「茶」(陸丹林、徐仲年)	二九八
春意盎然(張孟昭)	三〇二
記張書旂(許士騏)	三〇四

漫卷詩書喜欲狂	三〇五
世上未有如公貧	三一〇
時難年荒世業空	三一四
終古垂楊有暮鴉	三二一
今日之日多煩憂	三二七
古來材大難爲用	三三七
蓬萊文章建安骨	三五二
南極老人應壽昌	三六〇
萬方多難憶二友	三六四
嫩蕊濃花滿日斑	三六八
一片冰心在玉壺	三八二
海内存知己	三八二
途窮思詩人	三八六
陽春一曲和皆難	三九三
直掛雲帆濟滄海	三九八
丹青不知老將至	四〇二
解識春風無限恨	四〇四
校後記	四〇七

枉過一生蟻旋磨

代序

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遊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

——李煜「憶江南」——

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二日，星期二，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在重慶開第三屆全體委員大會。在這個會裏，我碰到了久未晤面的詩人方令孺女士和四川省立教育學院教授蔣碧微女士。傍晚閉幕，我們走出會場，一同步行至臨江門臨江路中法比瑞文化協會進餐。途中，方女士向我感慨地說：

——現今仲年的臉上也蒙着抑鬱了！

——當今之世，誰還有笑容呢？蔣女士接着道。

——笑容的人也許還有，可不是我、妳、她！

我這個回答引得她們笑了。

細味：「現今仲年的臉上也蒙着抑鬱了」這句話覺得有兩層意思：「現今」的仲年面有抑鬱之色，足見「以往」的仲年並不如此；這樣樂天的仲年竟然面有抑鬱之色。其他的人更不必論。至若蔣女士的話，我斗膽爲她補充幾個字，改作：「當今之世，有良心的人誰還有笑容呢？」

方女士的觀察是對的，我可以提出四件反證。第一件，中央大學遷川第二年，某月某日，我乘校車由城中辦事處到校裏（沙坪壩）去，車中擠極不堪，我沒有找着座位，準備立。忽然有位同學站起來，另一同學問他何故？他回答道：「我讓這位老先生坐。」「老先生」就是我。第二件，近在今年，我向小攤上買橘子，販婦問道：「老先生，廣柑要不要？」這個「老先生」也是我。第三件，有兩位中大畢業同學出了閣，添了小寶寶，規規矩矩教小孩們呼我爲「徐公公」，有時「老公公」。第四件，熟朋友問「老兄」「老弟」亂喊原是常事，有位教授偏喜稱我「仲老」。正因爲我既沒有做芝麻綠豆官，又非腰纏十萬「捲」——「捲」內是關金券——的大腹賈，對於「仲老」之「老」頗覺受之有愧！雖則我從不對了鏡作自我欣賞，然而我年未四十，以我的精力論，似乎離「老」尚遠，而竟成「老」者，豈非由於態度嚴肅乎？嗚呼！笑容失，面抑鬱，嚴肅出！

以往的徐仲年確乎面「無」抑鬱，我於民國十九年秋歸國，卽入國立勞動大學當圖書館主

任與出版課主任。我上任的一天正是勞大第一任校長易培基先生辭職的那一天；我們誼屬同仁，却未見過面。第二任校長王景歧，字石菴，是外交界前輩——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王先生適任瑞典全權公使，因救護僑胞，中途遭遇空襲，積勞與受驚於民國三十一年病卒瑞典。那時勞大設在江灣，我住在上海法租界霞飛路，繼住在巨潑來斯路，晨夕往返數十里，不以爲苦。勞大停辦，我改入中大教書，迄今十年。進了中大的最初兩年，我在上海兼課：在復旦大學教「法文」，在中國公學教「希臘神話」，在中法工業專門學校用法語教「經濟地理」；同時，我主編「美術生活」，主持文藝茶話會，輪值編「文藝茶話」。三校的地點是江灣、吳淞口、上海辣斐德路；「美術生活」在楊樹浦；文藝茶話會每星期日舉行，地點不固定，「文藝茶話」在環龍路；我的家庭初住在巨潑來斯路，繼而遷至海防路。每週星期五，我在中大上晚課，九時完畢，趕至下關，乘十一時特別快車出京；星期六上午九時，在楊樹浦三一印刷公司開「美術生活」編輯會議，下午二至四時在復旦上課；星期日上午至環龍路法文協會圖書館閱書，下午主持文藝茶話會；星期一上午在中國公學，下午再至復旦；星期一晚十一時乘特別快車離滬，星期二上午在中大教室裏可以找到我。在南京的幾天，我也很忙碌：忙於寫稿，——每年出版中文著作一冊，法文著作一冊，直至「八·一三」爲止，——

忙於上小館子與看電影（這是我兩個嗜好。）如此身體，如此的精神，「抑鬱」離我十萬八千里！現今的身體，現今的精神比前差了麼？不見得！在某角度觀察，也許更勝於前。現今我所擔任的事情比前複雜得多，而所處的是戰時環境，氣氛嚴肅，生活單調，營養不足；我居然能勝任諸職，一連五年多，著作方面，遠勝往昔。「八·一三」以來，成書一百七十八萬言。身體欠佳麼？精神萎靡麼？果真是的話，如何能支持到今？

可怕的反而在身體的過強！身體強壯原是喜事，但要和感情配合起來，——我不指「精神」，「體健」與「精神」互為因果，體健既然不生問題，精神自然也不生問題，——維持它們的均勢。以往我的「樂天」便建築這個「平衡」上。現今這支看不見的天平漸有偏向了。我常感到三種矛盾的印象：時而自覺精力過剩，時而萬念俱灰，時而情感有遲鈍的傾向。民國三十一年下半年，每星期二、四、六，我早上七時有課，至遲六時起身，八時退課，即在外文系辦公室中伏案寫作，直至中午，其間除上第五堂課（十一至十二時）外，往往有人來接洽各項事務，我有時攔筆辦事，事畢時提筆繼續寫作，下午也如此，直至吃晚飯（六時）晚上或有課（星期三、五）或工作，十時半就寢。整天忙，整個星期忙，我還有興緻抽出一些時間來，進城看一兩場電影，晚上九時乘最後一班公共汽

車回至小龍坎，步行六、七里到中央大學，風雨不能阻我！去年重慶空襲這樣的多，我居然把情節細若秋毫的「大學法文文法」（現由中華書局出版）寫成一半，計十三萬字左右！倘使我沒有長期訓練，驟然這樣工作——拚命式的工作——即使身體好，恐怕也難勝任。我如此忙，祇在頭上添了幾絲白髮，以及去年爲了空襲跑瘦了二十磅，我依舊面圍圍「如」富家翁——我說：「如」富家翁，並非「真」是富家翁——身重一百六十四磅，食有兼人之量。

可是，這股虎虎的生氣，突然間，會煙散雲消！這種現象，在「八·一三」之前，我是沒有的。誠然，二十二年前，我冒充詩人，常在銀灰色的「閒愁」中過日子；然而「閒愁」不是「無名的悲哀」，現今有時這些「無名的悲哀」竟來圍困我！我平生的境遇當然有些小波折——一帆風順的人究竟有幾個呢？——却無大風波；悲哀之來，似乎無名。仔細想來，也許早年所讀的老莊之書，潛伏在腦子裏，乘機而出；也許工作過度，在欺人的外表之下，太倦的身體實行怠工；也許二者兼而有之。這種「無名的悲哀」往往來勢很凶，有幾次我獨自爬一竚立嘉陵江中的石門，垂淚半日——此刻我想起來覺得可笑，在民國二十八年却是如此的。

從上述的現象說起來，彷彿我中了「世紀病」的餘毒——「世紀病」是十九世紀法國浪

漫派文學興盛時代所產生的精神失常，一班青年都喜無病呻吟，自以為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事；實上恰相反，我的情感漸趨遲鈍。當我十七八、廿歲左右的時光，情感異常銳敏。不但白日如此，黑夜裏也如此；有時我做很美或很含哲理的夢，例如身化爲海鷗，逐浪而飛，又如在沙漠中孤獨前進，回首而望，只見自己的足印一連串直通天際，不禁悲從中來；夢中我也曾吟過詩，醒來把它抄錄下來，收在十年前出版的「陳跡」（北新書局）裏面。那時我的情感，有朝霞般艷麗，有新生小孩啼聲那麼清脆。然而，小孩一過三朝，啼聲已改，朝霞也容易放失；時過境遷，我的情感確乎與前不同了，它已失去了以前的靈敏——不，也許我說錯了，它所失去的不是「靈敏」，而是「受感性」；現今我心腸「硬」了，不易感動。然而——怎麼說纔好呢？——不感動則已，一感動便比以前深刻。顯然情感與年齡一樣，已經失去了青春，而進入中年時代了。

人是情感的動物，青春的消失是值得憑弔的；已消失的情感更值得我們去追憶，去回味。我是常寫小說的人，喜歡分析心理，閒時，分析自己的情感；因此我的回憶與心理分析相偕。當年我留學法國，曾經寫下一部「留歐心影錄」；這部三十萬字的稿子，藏在勞動大學圖書館主任室內。「一·二八」的隔夜，我忙於遷移公家的書籍，把這部「留歐心影錄」和另一部十餘萬字的「法國浪

漫派四大詩人評傳」忘記攜出；日本飛機轟炸江灣時，第一顆彈炸中了車站，第二第三顆彈把勞大圖書館夷爲平地。後來我憑記憶寫了一部薄薄的「海外十年」，甚蒙讀者認獎。目下又值中日大戰，而我歸國已經十二年；在這段長時間內，頗有可記載的事。縱然現今我的情感有遲鈍的傾向，縱然啼聲易改而朝霞易散，我要把以往所獲的印象擇要記錄下來，作爲自我紀念，同時獻給「海外十年」的讀者。自愧草草半生，毫無建樹；取黃庭堅「枉過一生蟻旋磨」句意，題本集爲「旋磨蟻」。

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重慶中央大學

右文是在三十一年寫的，迄今又是五年了！在這五年裏，國事、家事、私事都有很大的變化，有些

事不可不記；所以「旋磨蟻」比五年前的計劃擴大了三倍。現今我把它分成五輯：（一）代序、留影、詩存；（二）「海外之什」，卽以前單獨出版的「海外十年」；（三）「旋磨之什」，啣接「海外之什」到「八·一三」以後內邊陪都爲止；（四）「抗戰之什」，全記載在陪都時的生活；（五）「火湖之什」，乃是勝利以後，從中央大學復員起的生活。總共題目五十個，子目不計。這是我的自傳，也就是一個文化工作者的自傳。正因爲「史」的意味甚濃，請讀者注意每篇末尾所註的寫作時間和地點。

三十六年三月一日，南京中央大學教習房二二七號。

顧
影
無
如
白
髮
何

法 留
國 學

(在大西洋邊)



↓ (昂里在)



學大法中昂里

↓ (蹟古馬羅)





(日五十二月一十年四三九一)

(二九四三年) ←



重慶
行脚

(盤溪石家花園)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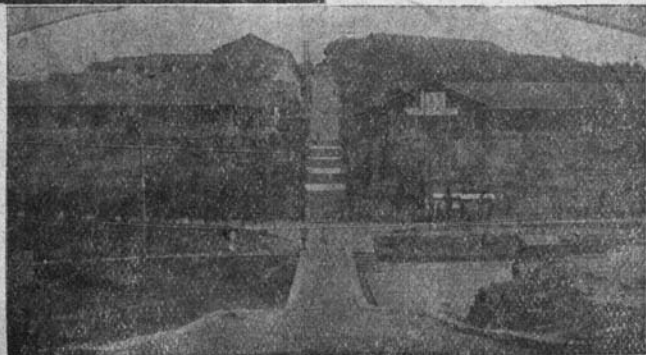


↓ (院家壩壩坪沙)



中央大學

↓ (壩坪沙重慶)



著者夫婦在涪陵 →



復員返申 (一九四六年五月) ← (一九四七年一月) ↓



兩個徐仲年 →



（鏡眼戴）年 仲 徐 錫 無
年 仲 徐 陂 黃

（口漢在日五十月七年六四九一）



↑ 員復學大央中理辦口漢在

（德榮張 冠榮章 年仲徐 超志蔣 亞振祁 ←排前）

（才裕聶 祥師盛 雷振趙 林梅張 中自沈 淇觀薛 煌 陳 ←排後）

（日二十月八至日九月五年六四九一）

↓ 文藝茶話會之一景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中日秋夜在上海法聯會)

陸彥功 李惟建 北新 向學
 徐特立 西原 施肇基 王雲五
 曹元 陸丹林 葉聖陶 李劫人
 趙啟明 吳似鴻 葉露
 孫士博 陳文藻 王愷 李淑一
 楊維 汪兆銘 向志 孫心齋
 傅中 朝添 王少陵 徐心齊
 陳逸夫
 歐陽

↑ 出席者簽名

龍吟虎嘯一時發

菊 頌

可喜的秋天居然降臨！

愛，我們到後園裏去看那笑傲金風的，瘦弱的

菊有沒有開。

我十二分誠懇地敬

愛這不畏嚴霜的花。輕視

着虛榮，遠離着塵囂，

菊，本來是隱士的伴侶，詩人的心華！

我願意做妳的侍者，

旋

磨

蟻

不讓妳再這樣消瘦；我將

忘去自身的倦勞，祇求

妳向我微笑！

妳便是蕭秋的皇后，宛似我那位

不可比擬的愛；我奚能

忘記了妳，忘記了她？

我如影形地向妳們追隨。

悼 錢 夫 人

昨夜天空掉了一顆星，

青黑的穹蒼劃着一條銀痕；

南京：一九三三，二五。

蛙鼓的哀悼使我驚醒

萬斛清淚洗不盡我的怨恨！

哦，人生，人生，人生，人生！

留不住的幸福與青春！

琥珀杯中的甜酒還有餘剩，

只不見了飲酒的朱唇！

「文藝茶話」裏一度高唱，

四座高朋驚喜得鼓掌贊賞；

而今呢，低語者已傷，

誰能不飲淚吞聲，暗自悲傷？

您曾說過：「愛情是至高無上，」

羨您與T. S. 低訴心腸；

爲了賀您們大家注酒舉觴，

誰料暗地裏走過無常？

我想着那件桃色衣裳，

我還記得黃鶯般清音囀揚；

而今呢，衣服依舊無恙，

無情的黃鶯依舊歌唱垂楊，

只不見了飲酒的朱唇，

琥珀杯中的甜酒空留餘剩；

留不住的幸福與青春，

哦，人生，人生，人生，人生！

萬斛清淚洗不盡我的怨恨，

蛙鼓不能使死者蘇醒，

青青的墓上潤着無數淚痕，

昨夜天空掉了一顆星！

ROMANCE

我要寫一首 Romance，

但不知從何處寫起；

我要寫一首 Romance，

提了筆又把它拋棄。

旋 磨 蟻

南京，一九三三，六，二。

月亮是這樣的團圓，
蔚藍天空雲少星稀；
我們正好享受姻緣，
爲何妳向品盤嗷啼？

七年來的相思，心願，
計不盡，理還亂，亂還理；
眼見它們絲絲拼斷，
都是爲了狠心的妳！

我原來是一介村夫，
自知受不了妳的愛，

何嘗敢把妳來欺負，
只怕見青春的摧殘！

妳向我說：「不久再會！」

我明知道妳在打謊；

飲餘的酒酒與死灰，
銀光映着我的彷徨。

現今我認識了死亡，
他才是我們的好友：
常常留在我的身旁，
減輕痛苦，分擔愁憂。

去罷，姑娘！去罷，心肝！

祝妳成功，祝妳平安！

我暗暗把眼淚拭乾，

「我正在微笑呀，妳看！」

可不要忘却了這句

心腹話，整個兒心腸

被掏得似一座古城，

如果妳再失意情場，

姑娘，切不要來找我，

只當我是一塊糞土，

只當我是一隻燈蛾。

望妳把我永遠棄睡。

妳自己也要小心些：

朝上的玫瑰何等妖嬈？

它要羨謝，它便羨謝，

祇須呀一到了晚間！

平庸的奇夢

昨夜我做了個平庸的奇夢，

有位老翁給我一枚水晶球：

「試在球前幻想——指點着老翁——，

您便能實現您心中的要求。」

我依着他的囑咐謹慎做去，
不多時證實了他剛才所講：
血般的玫瑰花舖滿了街衢，
金色的蠟梅紛紛自天下降……

我恍恍惚惚與中了酒一樣，
禁不住對這幻象把手高揚，
不留心將寶貴的晶球傾覆：

驚得我瞠目結舌，面紅氣咽。

老翁却笑着說：「我就叫『經驗』
碎了的晶球即是人間的幸福！」

肥皂水泡的人生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余在上海與蘭勛訂婚，即夕同赴楊企韓兄喜筵，席間華林春苔皆能酒，多時未見之壽徵亦復不弱，所苦者惟蘭勛與余同席，陳振鸞君得一策，以一空壺儲濃茶，金色煥然，一若酒者。蘭勛及余藉此與海草李英標、江文新諸兄相周旋，殊不知作法自縛，欺人自欺也。翌日夕，壽徵設席爲蘭勛及余賀，在座者皆昨日同席。文新兄本昨夕所見，謂余等知飲，力勸舉杯，余勉強若干杯，面紅目赤，醉八九分矣。蘭勛不能勝，遂吐，吐後稍暢，散後，余乘夜車晉京。一上車，即入睡，忽覺全身搖動，疑醉而舞，驚醒細視，則車行也。於時精神興奮，思潮蜂湧，不得重睡，乃走筆作此詩，郵春苔，補「藝風」空白，字句一仍初稿，未加修削，此本醉中語，優劣可不計，詩草竣，已晨二時半矣。

朋友，你來，我有一個祕密告訴你：

這是我的發現，可不是

高深的思想，也沒有

什麼神奇，不過是

一件小小玩意兒。但是，朋友，

你不要看輕了它：

一切的真理莫非是玩意兒，

玩意兒中亦可含着真理！

有一次——那時我只十多歲罷，——

我和妹妹競吹肥皂水，

誰吹出來的泡來得大，保存得長久，

生得美麗。

我們笑，笑，

跑，跑，跑，

手足舞蹈。

你看：這一滴的皂水，

漲，漲，漲，漲，漲到這樣大；

而且，你仔細看：它是五光十色，有如天上飛虹，有如天上飛虹，它是這般靈巧。

那時我突然高叫：

「來，妹妹，我們到太陽下去吹，」

它一定變得更幻，更妙！」

我還記得：我們在太陽玩得太久了，
受着慈母的訓責；

妹妹的辮子氣得不住地抖，

我的嘴唇蹣跚得山高！

然而，朋友啊！畢竟我們看到

世界上最大，最美，最長久的水泡。

這個最大，最美，最長久的水泡，

——朋友，我老實告訴你：

這便是世界，便是人生，便是你與我。

誰能，誰敢否認我這句話？

朋友，我想你不致誤會這是悲觀的思想，消極的態度？

因為我根本不是悲觀與消極的人；

何況訂婚纔在昨天，結婚即在目前？

祇須你略略思索，朋友，請問

我們的生命像不像這個肥皂水泡？

這個泡，大家吹，你吹我吹，

誰吹得大，誰吹得美；

固然，它只生存一剎那，

而這一剎那間它引起了我們絕大的興趣，運用了我們整個兒的精力。

莫說不值得這樣興奮，除了它世上何事

值得我們這般注意，這樣努力？

你可看得這等嬌嫩的玫瑰色？

——甜蜜蜜的愛情；

你可看得這等鮮明的蔚藍色？

——興葱葱的希望；

你可看得這樣奪目的黃色？

——果子的成熟，事業的勝利；

你可看得這樣晶瑩的白色？

——胸無城府的行爲，大公無私的心腸。

四諦，五蘊，六情，七色……一切的一切，

都蘊藏在這個泡裏。

你還笑人家是傻子，好玩這個東西，

你可知道聰明人纔是傻子，

傻子纔是幸福兒？

朋友，我還要告訴你一個祕密：

就是如何把這個泡吹得大，弄得美。

如果你用力太猛，它便要破裂；

如果你匿在屋隅去吹，它便失了鮮豔。

原來你所需要的是恆心，是毅力；

它所需要的是太陽，是光明。

朋友，索性讓我來做一個話匣兒，——

反正文新灌我喝的酒在我胃中跳舞，

咕哩咕哩的異樣，吵得我睡不着，斬不斷幽思——

朋友，我曾做過兩次有意義的夢：

首次，我夢見我獨自一人在沙漠中行走，
也無同伴，也無駱駝，

祇有一片金沙舒展在我面前，

我迴頭一望，望見了自己的足印，

於是我哭了，我哭醒了；

但是，朋友，這是真話：

我至今未明白哭泣的緣故！

第二次，於夢中，我變爲一頭白鷗，

我隨着海濤高高低低地飛，飛，

我是這樣無牽束，無掛慮，

我笑了，從夢中直笑醒來；

朋友，這也是真實的口供：

我却了解我爲何笑了。

哦！自由！完全的自由！整個兒的自由！

你是天上的仙液，地下的金丹，胸中的赤心；

你是生命的要素，肥皂泡的光明！

我知道：有時人家將「自由」誤認

爲：「我管得你，你管不得我！」

不過，朋友，我今天不談別人，我祇想到

我那

溫柔到極點，——對於我的親友愛人，——

剛強到極點的，——對於我的敵人，——

牛鼻子的牛鼻子性！

我想，我願意做那五彩奪目的肥皂泡，

同時當吹那泡的人。

如果你朋友，以爲我比擬得太空虛；

我就要請問你：（這個問題並非惡意的）——
你可比那泡來得結實？世上可有絕對結實的東西？

我常笑，笑那孔子是一把鐵算盤；

事情不論大小，他老是算，算，算；

實在太氣，太寒酸！

我也笑那慈悲爲懷但半糊塗的佛；

既云一切皆空，爲何還涕淚漣漣？

李耳畢竟狡猾，

「道德經」五千言講得玄之又玄。

我倒愛那位夢化蝴蝶的莊周，

隨着和風飛舞；

原來我所需要的

想走快步！

算算算，戴着虛偽的眼鏡

找尋真誠！

處處爲自己打算，
却處處顧忌他人。

身子不是自己的，

賣給了「面子」，賣給了「懦弱」。

螺殼裏打醮，

蚊鬚上跑馬。

旋

磨

蟻

歛頭縮腳的烏龜，
朝生暮死的蜉蝣。

這個世界委實是太窄了，
何處我能飽吸自由空氣？

濃 酒

南京：一九三三，十二，十四。

這是一杯很濃的酒，
我原想貢獻給您，
只怕您嫌它過厚！

我本來可以加進一些水，

使它湊合您的口味；

我可不願使它血似的顏色，

化爲輕描淡抹的赤霞！

我本來可以加進一些水，

略略減輕它的香味；

我可不願使它醉人的馥郁，

化爲若有若無的輕煙！

這是一杯很濃的酒，

我就如此貢給您，

不知您肯否接受？

上海：一九三四，五，六。

狂 瞽

今天是星期五，該乘夜車到上海去，却幾乎走不成！下午去看中大同學畫展，逢到西畫組教授潘玉良女士，顏文樑兄，陳之佛先生，顧了然兄，潘女士陳先生與一部同學招待北平某畫家，潘女士吩咐我去陪客，我以半客半主人資格出席後來該組師生攝臨別紀念影，又拉我去同攝，我想這次「野貓」——無錫人稱蠅蛉子及外客之加入家庭者爲「野貓」——做定了！誰知還有酒席吃，同學楊梓君向我說：「徐先生，請您一定出席我們的歡送畢業同學宴會，否則呢，即使您避至下關，我也要乘車來拉您去的。」糟糕，我原是惠山街上的泥菩薩，豈有菩薩開着酒肉吃而不心動者？有酒肉，先生「饒」我原是一位饒先生嚟！一到別有天，同學們商量如何處置我們這四個古董（潘女士不在內）——既云「先生，豈不「古董」也哉？（潘女士不在內）有人提議每桌上放一個，聊代鐘釺云云（明天是端午）可是，酒席三桌，古董四個，內中有一個——大概是我這隻野貓罷！——無處安放，我就說：「咱們大家來抽籤，誰抽得某號，就坐某個位置，不准更動」我的用意，在於入席時避去大極圖式——指男女分坐，陰陽判然也，誰料抽籤結果，潘女士帶領全體女同學短兩位到左席上去了，陳之佛先生也在該席上，中間一席，有張蓀英女士，顏文樑兄，顧了然兄，和我等，桌上有三個無錫人，張女士，我和黃揚輝君，右席上有李女士，陳先生，屈義林君，陳曉南君等，陳先生及曉南皆善飲，潘女士雄於辯而又善於飲，陳先生，陳曉南君，顧了然兄等先後與之挑戰，潘女士滔滔不絕，却半滴不入口，我不會喝酒，口舌又欠伶俐，偏偏張蓀英女士強

逼我飲；弄得我面如秋柿，手似明蝦！醉則醉矣，然得與諸同學（不論舊知新識）縱談，不拘形式，大快！大快！轉瞬間，已晚上十時半，急喚汽車趕至下關；一上火車，火車即開，頭昏眼花，開車窗迎風而坐；子夜後，方入睡；然一至三時，又不能睡矣。乃在法文雜誌 Vu 所出之 Interrogatoire de la Chine 專號後封面上，草成狂詩一首。

一九三四六十五，在滬寧車中。

哦！混沌後的天地是如此的清明啣！

腦中的爬蟲早已飛逝（二）。

一滴智慧又復

真珠耀日地吐發光輝。

蜈蚣駝了我的軀幹在黑暗中向前奔馳；

不論前途黑暗到如何程度，

奔馳還得奔馳：

奔馳纔是生的演奏！

可是今夕啊，那在

酒泡中舞蹈的思想正不妨

離我而去；

飛也飛，

與這條晶瑩的蜈蚣背途而馳。

哦！酒中的視覺是這等的有趣：

一雙白蝶在我面前靜靜停下，(四)

雖則頭上面掉下一瓣黃葉，(五)——

也不驚訝；

雖則身旁玫瑰盛開，(六)——

也不採花！

人生的謎！人生的謎！

將縛住舌子的禮教之索取去——

誰能？

將心中所感到的，所想到的，一古腦兒述陳——

誰肯？

生命是我的呀，

還是屬於他人？

如果是我的呀，

爲何我不能隨心所欲，

整個地，完全地，過活我的生命？

呵呵！我真要……我真

要一刀刺破我自己的大動脈，

讓我的血點滴不遺地流入白玉盆中，

於是加入巨量的高梁，

放一把火……

哦！混沌後的天地是如此的清朗，

我要從清朗中創造出一個混沌！

(一) 中酒時，好似渾沌。

(二) 余每次醉時，頭不痛而奇癢。

(三) 這條蜈蚣是火車。

(四) 孫多慈，張玉卿兩女士穿白色衣，喜呼之爲 Whites Sisters。

(五) 張倩英女士穿黃色衣。

(六) 金有彩女士穿深玫瑰色衣，錢露荃女士所穿衣服亦有紅色。

海

外

之

什

人無根蒂時不駐

啊！往事雲煙！

白居易短歌行云：「曠曠太陽如火色，上行千里下一刻；出爲白晝入爲夜，圓轉如珠住不得。住不得，可奈何？爲君舉酒歌短歌；歌聲苦，詞亦苦，四座少年皆聽取。今夕未竟明且催，秋風纏住春風迴；人無根蒂時不駐，朱顏白日相墜頰。勸君且強笑一面，勸君復強飲一杯；人生不得長歡樂，年少須臾老到來！」柳宗元別舍弟宗一云：「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

啊！往事雲煙！

自身從十七歲（中國算法）時出國，二十七歲（中國算法）時歸國；九載多的光陰，盡付流水；所餘下的不過是些咨嗟材料，數萬字的追述而已！

固然，我既不是「投荒」——因爲我所居住的是法國——又沒有「十二年」之久。然而，上海馬賽間相距三萬里，背國離鄉，形單影隻，雖云生離，可成死別！何況羣居的生活逼得我將當年的

童心斷送盡絕，至今雖不致「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而精神上，確比從前老得多，情感方面，也失去了以前的銳敏。哦！游學，游學，所爲何事？所獲何益？

不過……假使我不出國，到了今日，難道保留得住童心？駐留得住青春？不見得罷！而且，數萬里的奔波，十年的寫讀，究竟增長了不少見聞。如果留在中國的話，國內的種種不景氣，種種惡劣環境，或許早已把我這位不武裝的人，宛如打悶棍，一下就打倒了。流浪十年，究底穿了甲冑歸來：喟嘆儘可喟嘆，與惡社會周旋，宣戰，卻不怕了！

我還記得幼年時光，初到上海來——我是無錫人——形形色色，使我這位鄉下人目不暇給，正和一個泥菩薩跌在湯罐裏一樣！那時，最摩登的舉動是到張園去飲茶；最漂亮的車子是雲飛馬車行叫來的馬車。我首次坐馬車（是一輛篷車），車子經過石子路，逢着凸處，向上一聳，「卜」！我的頭在篷架上撞出一個疙瘩！在張園，我看過馬戲，看過天勝娘魔術團。今日看來，這些都是極平常的事，然而當時它們的確給我以很深的印象，尤其是馬車跳舞，額生鵝蛋，真是又「痛」又「快」！

我初到法國的感想與我初到上海的感想差不多，這種新鮮活潑的感想，一生能有幾回？既然有了，如何不去回味它？

某夜我在北樓伏案工作。十二時早已敲過，街中人聲也逐漸靜了。天上雖沒有月兒，卻散佈着星星；天空染着墨綠色。房中除了我，只有壁上掛着的慈母遺像，與囊中藏着的未婚妻照相。忽然，荒場對面，從一所房子裏發出來一股歌聲。這隻歌，是我聽慣了的，迴腸蕩氣的 *Ranona* 歌聲。又如此的銳利淒涼！我攔下筆，扶住了頭，仔細聽聆。唱到（原來唱的是法文）：

雷夢娜，我聞空際鐘聲琤琮；

雷夢娜，鐘聲響奏愛之歌頌。

妳在我的懷裏，今日教我自愛不自棄。

叫我永遠記着妳髮上鮮艷的薔薇……

（錄 *Selected Songs in Hollywood* 所附譯文。）

歌聲更悽惻了。這是一位流放異國的少女罷？音調中飽含着懷鄉失戀的情緒！

歌唱完了。我希望她再來一曲；可是艸叢中稀稀落落的蟲鳴，戳穿了寂寞的空氣。我重新執筆，正想寫下去，左鄰又高唱起來：這次的歌者是一位中國女子，唱的是「甜蜜的夢」。

是人世？
是仙境？

哦！迷雲迷網，我何能擺脫？於是我開着眼做了三個夢。

第一個夢，夢在里昂金頭公園。時已深秋，白楊白楓，大半已經落葉。那日不是星期六，也不是星期日，所以游人很少。我和她信步走去，擇無人地方走去。不久我們到了湖畔，跨上一隻小船，有意無意搖上幾槳，讓船自由淌去。她用手打着水，含笑爲我低唱這隻「雷夢娜」……我還記得她穿着一身桃紅色的衣裙。

第二個夢，夢在巴黎郊外蒲魯葉森林。那天，她親自駕了她的十六汽缸大汽車來接我。她穿了杏仁綠的衣服，打了一個白色大蝴蝶領結。她有說有笑，已失去她陪伴印度大詩翁時的尊嚴。她的膽子是很大的，在這樣熱鬧的市街，有時她竟開到五十啓羅密達一小時的速度，大概再開快一些，便要受警察的干涉了。到了蒲魯葉，我們手挽手在大森林中散步。她一時高興，模糊地唱着這隻「雷夢娜」。這時，有三瓣楓葉落在她的頭上肩上；我輕輕地，彷彿恐怕觸犯了女神似的，將它們取下，但給她看見了，她搶了去，蜜蜜地吻着它們；唇色與葉色都紅得如纔出水的櫻桃！

第三個夢，夢在西子湖頭。嬌小的她，如一頭養熟了的雲雀，飛繞着我，如一頭溫柔的羔羊，追隨着我。春已到了柳梢，到了湖面，到了我的心頭。她微笑着，但不開口；於是，我用中指輕輕向她頰角

一點，問她在那兒做什麼夢。她便謊着「甜蜜的夢」來回答我。她的衣服是深紅間着黑紋的。

過去，現在，將來！桃色的夢，銀灰的夢，蔚藍的夢！我真要抄襲「惡之華」中一句名句來形容我自己：我「好似有千年的回憶！」

「雷夢娜，」甜蜜的夢；「甜蜜的夢，」哦，雷夢娜！

十年的留戀，固然失去了童心；可是，依照「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或「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的主張看來，這十年，似乎不能說等閒虛度：喜怒哀樂，還留餘味在心头。我現今將記憶所及，一一寫下來，很忠實地寫下來，算作我這十年中的自傳。

首送金烏上碧空

「法國」這個名字，兒時就聽熟了；第一因為我的父親經營絲業，數十年來，與法商時有往來；第二因為親戚中有留法留英學生，歸來盛道巴黎如何如何；第三因為常在刊物內讀到「巴黎遊記，」「巴黎繁華記，」……類似的文章。老實說：我當時對於巴黎，對於法國的感想是不健全的，只知道巴黎是一絕大的淫窟，法國是個花天酒地的國家——我想目下還有不少人作如此想罷！

至於法國的文化何如，巴黎是否全歐文化的中心，——至少直到歐戰以前，——人家不講，我當然不知道！所以，當時之想去法國，多少含些「玩玩」的意味，而「玩玩」之中，女色當然首屈一指！我不敢斷定：在一班想去法國，將去法國的中國男學生中，至少有三分之二如斯想法！有些人面軟，或僞道學，口中『否！否！』心中『唯！唯！』巴黎對於我的誘惑是女性化的。

留學，哼！談何容易！對於我，倒不一定是經濟問題，卻是機會問題：沒有機會出去，就懶得負這副鉅大久長的經濟擔子。

鏡中花，水中月，無福分的我祇能望之長嘆！

然而希臘神話中蒙着雙目的幸福女神居然無意中走到我身邊，她舉起她神祕的羊角，從羊角裏流出幸福之泉來：我竟能到法國去了！我竟能到法國去了！

這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下旬某日的下午。我從青年會歸來。父親很嚴肅地交給我一張明信片，片上寫着：

「可亭老登錫：茲有赴美機會，仲年如要出洋，可於兩週內預備舒齊，一同出去，權謹。」

這件事一半在我意料之中，一半出了意料之外：該時外祖吳稚暉先生等倡議組織西南大學，

先成立海外部，擇中法國里昂（Lyon）城爲該部地址，這便是里昂中法大學——北平西山中法大學成立在後，——既然有了學校，當然要在國內招生的，卻不料給我有這樣的機會！同年八月十三日下午，我以自費生資格，追隨吳先生及另外許多學生（男女一總一百五十人），跨上法國郵船卜多斯第二（Portos II）。父親發病沒有來；伯父，母親，小姑，元賽姑（留英學生），子寬叔（留法學生），靜芳妹，以及垂着兩條辮子的蕙芳妹都來送行。朋友中送行的有孫叔廣，孫季實，孫弼伍，張明煒，陳承蔭，華定一，華揆一等。母親最勇敢，當了我而竟不哭！伯父與小姑，留在駁船裏，沒有上大船。至於賽姑寬叔，老資格，爲我佈置牀位；由他們看來，乘輪船與坐電車是同樣的平常。芳妹跳東跳西，這樣摸摸，那樣拍拍，辮子不時地擺搖，弄得辮子梢上的白蝴蝶結飛也飛地顫動。我呢，叫名十七歲，其實只有十六歲多；這樣年輕的小孩知道些甚麼呢？悲哀於我是一股輕煙，而這股輕煙又給晶瑩灼爍的「巴黎」兩字所射穿！「十年，我想，不過十年；算得什麼呢？」我那裏知道少年人的十年與傍老的十年是不相同的呀！汽笛三聲，珍重萬千；我離開了我的骨肉，離開了我的祖國，向茫茫前途奔去！

駁船不見了，邊岸不見了，船出了吳淞口。哦！奇怪！胃裏有些作怪！它在那兒笑罷？用嘴來笑，是暢

快的；它老先生一笑，就笑得你眼中金星亂爆，四肢軟洋洋的，立不動，坐不直！或許是暈船罷？不得了，一想到這層，越想越真；趕快伏上船舷，果不然剛在吃的一席離別酒從胃底翻到喉頭，從喉頭衝入海中！將要出國的朋友，我告訴你：各病各藥，暈船無藥；別的衛生用品儘可購置，暈船藥不必買，買了來是無效的。如果你犯了我的毛病，我有一個治療方法抄給你：（一）不要心慌；（二）多吃些東西，寧可吃而再吐，吐而再吃，若是空腹，更加難受；（三）勉強留在甲板上，不要關在房間裏；（四）不要看天邊與船頭，因為船頭在那兒一忽高，一忽低，倘使同水平線一比，更顯得動得利害。捨此以外，實在再無別法了。我在吳淞口外略略吐了一吐，此後遂到絕大的風浪，沒有不舒服；膽小的孫君向牀上一橫，於是四十多天的旅程睡了三十六七天！將要出國的太太，如果妳帶有小孩，妳應當知道帶領幾個月的嬰兒或五六歲的孩子都是容易的；倘使孩子只有一二歲，那就困難而且危險了；因為小孩對於海上生活既不如幾個月的嬰兒容易成習慣，又缺乏大小孩那樣的抵抗力，於是做母親的人，拚了風險了。

古人說：「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我們可以說：「悲世的人喜歡山中生活，樂天的人愛好海上生活。」自然，這句話不能死講，儘可有例外；我們不過說山中生活比較單調些，枯寂些，而海上生活，

真是千變萬化！我幸而兩種生活都經歷過，所以下面所說的不是空談。

山林是不動的，人在山林中，終日所見的不過這一方天，這一塊地，——山林中的過客自然與住客不同，此處不談。山林的變化大概在乎「色」與「聲」。早晨的山林，中午的山林，傍晚的山林，夜中的山林，晴天的山林，暴風雨前後的山林，以及各季的山林是絕然不同的：光與氣候的變化引起「色」的變化；春季的鶯歌，夏季的蟬唱，秋季的蟲啼，冬季的死寂，雷霆怒發時的迴聲，西風過林時的濤音，也是相異的。不過……不過，這許多變化都在一個小圈子裏轉也轉，深刻壯嚴誠有之，偉大豪放則未必；自身是無錫人，雖有「江尖嘴上團團轉」的雅（？）號，卻愛海闊天空，高翔遠走。所以，山中生活宜乎休養，宜乎沉思，宜乎病人，宜乎哲學家；倘使要賞心樂意，便得遨遊海上了。

你看，海上日出，多麼美麗！

爲了要看日出，我睡在甲板上的長椅裏；——我有些過甚其辭：房艙裏的電風扇一天開到晚，還趕不掉百分之一的暑氣，誰肯闖入房間裏去過夜呢？到了三點多鐘便驚醒了。天上沒有月亮，但一顆顆星在那兒很俏皮地向我們眨眼。夜，不是黑的；海上的夜，除了風雨之夕，即使沒有月，沒有星，決不是黑漆漆的，與山林之夜相反。老遠望見一座自明自熄，明熄不停的燈塔，緩緩靠近我們，一兩

小時後，又和我們擦身而過，漸漸縮小，退至天邊，一不留心竟會當它是一顆星，以至不見。在這個時間裏，船已前進好幾百里了，而我們絕對不覺得船在那裏動！近晨的海風比較來得銳利，吹到面上，吹進心頭。我躡足走至某女士的椅旁，她正在夢中微笑；她所披的線毯，一半卸在地上。我輕輕爲她披好——如果在白天啊，你可敢？海風呀，莫吹損了這朵鮮花。

甲板上不睡的人，只有我和老遠立在船首的守望水手。至於船長室內幾位不睡的人，他們高高在上，我也不去管他們，他們也瞧不着我：於是我有佔據整個海洋的妄感！

到了四點鐘模樣，天邊浮出數道金線。它們若隱若現，忽明忽滅，彷彿是反映着太陽光的遊絲。它們的色彩是這樣的文雅明豔，我真願摺它們起來，送給我腦中尙未留名的愛侶束髮！這些金線逐漸加多，旁邊又增了不少銀絲：它們互相糾結，互相爭輝。水平線上，飄飄然有數片明霞往來，它們是水紅色的，十數年後，我閉着眼還想像得出它們的顏色，因爲有位女神將它們裁作衣裳穿了！這幾片雲或許是落色的罷，在海中蕩了幾蕩，連海水都染成桃色。而天上，露出一股青色，宛如約髮的綢帶。

是誰放上一把火，把天宮燃燒？是否萬神之王薩斯（Zeus）與巨神們（Titans）作殊死戰，以致

血濺四野？是否女愛神阿弗洛蒂德（Aphrodite）口脂抹得太濃，用一方紅綢巾向水中擲去？
哪吒太子在海濱洗混羅錦，把龍宮震動得幾乎坍塌？

千點紅，萬道金，一片火光！一片火光，萬道金，千點紅！萬道金，一片火光，千點紅！金，火……哦！字
宙之奇觀！

於是……

於是，光亮與生命的父親，太陽，出現於波濤之上！大概他還陶醉於昨夜的雨露之恩罷？他的腳步是這樣蹣跚的，身子晃上幾晃，幾乎躺倒；他終於清醒了！

她終於清醒了！

『早安！徐先生！』

『早安！某小姐！』

一縷晨曦掛在她微笑的嘴角上。

銀漢無聲轉玉盤

雄偉的日出比不上靜穆的月夜，尤其是海上的月夜！

在我赴法途中，有一次月夜給我很深的印象，到了今日，還不能忘記。

太陽已經落海，餘光還留戀天邊，而在降下的太陽對面，已升出一個絕大的水晶輪子。日中的暑氣已被晚風驅逐。水手除去了大帆布篷。彷彿雨後的螺螄，乘客一個個定到甲板上。剛吃過晚餐，肚子飽了，酒也飲足了，——用餐時每人一瓶紅酒，——面部都是紅潤的，談話聲音也高了，笑聲不時爆發。這一班乘客，有的是生命戰鬥勝利者，有的是失敗者，有的已經告老，有的正在漩渦裏，有的不過是預備戰士——例如我們這班學生，各人的環境固然不同，可是在這一刻內，一個個被生命慾所鼓動，精神振足，或預備再戰，或引弩待發，全船充滿了生氣。

可是，夜后在旁邊微笑：『等罷！她好像在那兒說，等我高昇一些，看你們再有這樣的興奮！』她原要給人類，給動植物以休養的機會；如果在她統治之下，尚有東西佈下陷阱，在那兒戰爭，那都是

瞞了她，藏在黑暗中幹的，黑夜是牠們的同黨，助牠們爲惡；而她呢，光明的她，確是和平之神！

「等罷，等我高昇一些，看你們再有這樣的興奮！」

果不然往來散步的人逐漸停止了；多情的先生們已爲他們的愛人，太太，朋友預備下長椅，一對一對坐下；單身的人孤獨地，淒涼地，緩緩地走到船邊，依在船欄上，手托了頭，向遠望去。

向遠望着月亮。

我們呢，七八位女同學，四五位男同學，自成一個團體。我們放棄了甲板上的地位，卻去佔據了船頭上，首桅下的一塊高地方。它恰恰足以容納我們十多張的長椅。我們請小姐們坐在中央，自己分坐在兩端；大家取出所帶的食物，甜的鹽的，硬的軟的，公平地分食。

這時，船頭正對着月亮。

月亮在海中洗澡，很不好意思地把一條「雲毯」蓋住了半身；可是，這條毯子是太薄了，她的光芒依舊透射出來，下注海面。她或許知道它的無用罷？她索性把它推開；於是赤裸裸地，我們望見她的全身。她披着銀灰的長髮，一顆顆水珠從髮上滑下，跌入海中，與波濤混合之先，東西跳躍，閃閃耀目。此時的海面彷彿是一隻絕巨的水銀盤子；我們的船，是這盤子上的一粒塵沙；而我們呢，塵沙

中的塵沙！

我們大家仰着頭不做聲。是不是：「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李白）是不是：「海天愁思正茫茫？」（柳宗元）是不是：「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蘇軾）

此刻，有幾隻海鷗，被月光摧醒，繞着桅竿而飛；有十數頭大沙魚，頑皮地游在船前；每隔數分鐘，牠們縱身出水，混圓巨大的肚皮反映着月光，牠們竟化爲「銀」魚了！偶或我們的船與一隻張着十數道帆的漁舟交舷而過，我們只見各帆的上半或半面浸在月光裏，另一半或另一半面尚徘徊於黑暗之中，於是黑白分明，有似檀香底上刻着銀花；舟中的人，完全是黑的，憧憧往來，好像走馬燈影；它走過時，一些聲音都沒有。哦！是幻象？是鬼境？

大概感得幾分悲哀罷？某君提議唱歌消遣。唱歌，殺愁的妙法！女同學們不讓我們再度請求就唱了。她們唱的什麼？不要說我今日記憶不得，即在當時，我也不甚了了；當時我的確傾耳細聽的，不過我的心呀，時而：「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李白）時而：沿着歌聲之線，緩緩爬上去，停在她的嘴角，——哦！甘蜜的回憶！蘊藏十餘年今日纔揭露的祕密！偷嘗她的蘭息，沒有閒暇去理會辭句了！

仙乎？仙乎？

長生的嫦娥，步出廣寒，乘着霞車，下降塵世，坐在我的身邊！

仙乎？仙乎？

唱歌的人有好幾位，惟有她的喉音激昂如金，婉轉似珠，鎮壓一切。她那時那裏知道有一個渺小的我，爲月光而陶醉，爲歌聲而陶醉，爲她而陶醉？即在今日，她或許還不知道，我也不求她知道啊！

院宇生煙次第開

船行四十餘天而到法國馬賽(Marseille)——照確實音讀，應作馬爾賽意——到的那天是九月二十四日晨六時。普通祇須三十五天，此次逢到大風浪，所以多走了幾天。船一傍岸，就由吳稚暉先生預先約定的石瑛先生來招呼我們一切，累他忙得一身大汗！幸而有了他，否則我們非但人地生疎，而且十分之九是啞吧（我們大部份人不懂法語）。若要單賴吳老先生一人，如何叫他對付呢？到了早上十時左右，方纔把行李等弄清楚；——其實我們束手旁觀，只勞苦了吳石兩先生。於是步出碼頭，去找吃飯所在。一位餐館主人，接得這一筆自天而降的生意，大爲慇懃；因爲我們是新

出國的中國人，他就許我們有「飯」吃。老實說，吃了一個多月船上的西餐，現今聽得有「飯」吃，倒也高興！誰知他的「飯」是蛋炒飯加上牛奶，應當作菜吃的。吃「飯」時，有一位衣服極整齊的人來拉繁華鈴給我們聽。起初我們大大稱贊法國文明，在這樣一個中等的餐館裏已經進餐時有音樂了；稱贊未已，此公忽向我們伸手：「原來要錢的！但給多少呢？」我們想，覺得出錢少了殊非對待音樂家之道，至少要給兩三個法郎罷？……石先生連忙趕來通知我們：每人出二十五個生丁（四分之一法郎）就夠了，免做「洋盤」！而且我們知道他是一個乞丐——我不禁聯想到上海城隍廟裏的爛腳叫化子，和馬路上的滑頭叫化子，追着女子亂喊：『太太小姐，撥（給也）我一個！』去討人家的便宜，人家布施了他呢，轉背他向他的同伴講談，說：『我今天捉得幾隻豬鬃！』真是丐亦有道，欲下一國之文明入其境，觀其丐焉！

吳石兩先生決定叫我們乘晚間十一時的特別快車上里昂（Lyon），如此我們可以在馬賽遊玩半天。我們一出餐館，便分了無數小組各自遊去。我們一組是：黃明敏，黃偉惠，黃國佑，姊弟三人（廣東人）；方蘊，方裕，方岑，姊弟三人，陸振軒（武進人）；陳洪，顧楫，虞炳烈和我（無錫人）；虞炳烈當了我們的舌人。因為我們有舌人，所以占了絕大便宜，我們比別組玩得有條理，而且週到。吳老

先生等是否與我們在一起，我記不清了。所遊玩的地方，一則因為篇幅有限，一則耳聞不如目見，我
不多講了，只祝頌諸位讀者能夠親自去玩。

自馬賽至里昂，火車須行九小時。大概因為速率太高的緣故罷，車身振搖得很厲害，使人心翻
欲吐，幸而頭腦昏昏，不久入睡了。

清晨，車入里昂。中法大學副校長褚民誼先生，——正校長是吳老先生自己，——中法協會
（中法大學的上級機關）法秘書古恆先生（Maurice Courant）代表了協會會長雷賓博士
（Jean Lépine，里昂大學醫學院院長）——中會長是蔡元培先生，——在那裏等我們。寒暄之後，
古恆先生先行。褚先生陪我們上山，『很近很近！』他說。原來學校在山頂上。好能很近很近！爬得要
命！山不算高，但斜峻得很，我們江浙一帶的人又沒有爬山的習慣，而且肚內空空，半夜未睡，自然趕
不上體育家褚先生咧！上山有兩種電車，——一種是繞山電車，一種是用鐵索牽上或放下的，——
褚先生都不要我們乘，想試試我們的腳力。後來任久了，上山下山也就不覺得吃力了。

爬得一身大汗，停了再停，總算爬上聖·蒂愛耐山（Saint Tréneé）。突然有一座具體而微的
城牆擋住去路，大門上，露台正面雕着：Fort St. Tréneé（聖·蒂愛耐堡），下面凸出的一小方

上刻着「里大」兩字組成的校徽，左右挖着「中法大學」四字，再下便是該校法文名：Institut Franco-Chinois。後來索性把 Fort St. René 數字括去，所以後來是沒有的了。里昂一共有九個砲台或堡壘，聖·蒂愛耐最大；可是，現今軍械進步，這種砲台，雖則堅固，已成廢物。中法協會華董方面就選中了這個砲台作為校舍——修改之時，褚民誼先生及該校秘書長曾仲鳴先生都有甚大之勞蹟。這個堡是向法國租來的，每年納租：一個法郎，稱之曰「象徵租金」(oyer symbolique)！聖·蒂愛耐是一位天主教徒，於耶穌紀元二百年左右殉教，他當過里昂教主；他是天主教教理西方派與東方派的溝通者。對於中法大學的所在地，曾費過很多的討論和很久的思索，因為有人建議設在巴黎，有人主張蒙貝莉愛 (Montpellier) 或博爾度 (Bordeaux)，斯太斯埠 (Strasbourg)。巴黎是文化中心，求學自然最佳，只是引誘太多；蒙貝莉愛與博爾度都有著名的大學，不過該大學等的著名是局部的，就是說：某學院辦得特別好，其餘不過平平；斯太斯埠大學的設備，法國爲的要爭面子——從一八七一至一九一九，斯太斯埠屬於德國版圖，德人把這隻大學辦得很好——盡力求其完善，幾乎可以同巴黎大學齊驅，不過居民所講的還是德文，我們不懂法文或法文程度很淺的人到那裏去，恐怕學不到正確的法語語音；結果，選中了環境適宜，大學又完善的里昂。爲何提

起里昂大學呢？因為中法大學屬於里昂大學，不過是個寄宿舍，需要時開幾班補習班而已，正式的課要到里昂大學或其它專門學校裏去上的。

大門上面，便是一帶樓房，劃作女生宿舍。進了校門，一邊是一條小岡；一邊是一座四層樓——外國說法是三層樓，——石頭爲牆的高大房子；這所房子的最下一層包含辦公室，教室，閱報室，膳堂，浴室，幾間宿舍；從第二層起——外國說法是第一層，——蓋是男生及職員宿舍，第二層上設有「小書庫」——即小圖書館，藏有中西書籍若干，這個新鮮的名字是吳老先生題的。校中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園子，是一個斜坡；這個園子，一面限於大門，一面限於男生宿舍，男生宿舍對面是小岡，——這條岡是人造的，下面是伏兵及藏軍火的隧道，一直可以通到學校後部。向上面走，正對着女生宿舍，便是大禮堂；禮堂後面樓上是校長室；校長室前有座羅馬時代的引水橋，當年我曾寫下一首詩去頌贊它：

羅馬古蹟

羅馬！羅馬！你今在何處？

你留下這偉大的殘蹟，徒使人唏噓！

像筆立的山峯，

像腫脹的象足，

是中隊的Apollon拉著的弓。

是半截的 Jupiter 萬能的杖，

萬草佈存，

萬善善著，

啊！驢馬遺下的山谷中的水橋！

我崇拜你，懇弔你，感動以致湧泣！

你經過了多少驚濤駭浪！

你擋過了多少冰陣瀉雪！

烈日，火一般曬着；

寒風，刀一般削着；

飛奔的歲月，拋你而去；

你孤獨地存着！

倘使你偶向你的故主墓中看時，

那枯陋的白骨，

恐已與土同化！

就是衰老的你，

卓然挺立，

做過世的砥柱，

所見的不過是些陰險凶詐，

所聞的不過是些噴泣咀罵，

你終日冷眼旁觀，

默不作聲，

但我知道你的赤心，

沸水似地煎熬着！

古橋，吾友！

人生，浮夢！

二三三，一九二四（錄「陳述」）

從古蹟旁邊斜向上走，經過了一頂懸橋，（橋下是壕塹，）劈面逢着一座兩層大房子——半

國說法是三層——這座房子也是租給中法大學的，只是沒有錢去修理，也沒有這個需要。穿過這座房子，有一帶土岡，——岡下也是隧道，與前面的隧道相通，——環形似地圍着；岡外一帶壕塹，壕塹那邊（已在校外）也是一個斜坡，斜坡下面也是隧道，與這邊的隧道相通；所以，如果敵人落在壕塹裏，雙方的隧道都可開火，正是必死之道！岡與房子之間有一片網球場。我們初去時，常到隧道裏去玩；後來不知爲了什麼，當局把隧道門鎖上了。這便是里昂中法大學，我們將要在這裏過久常的歲月。

一九四八年八月註：校對此文時，感慨無窮，蔡元培先生已經西逝，曾仲鳴兄慘遭暗殺，而褚長龍沒出息，當了漢奸，被鎗決了！

讀書聲裏是吾家

初到法國的六個月，鄉思最重。那時，法語講不好，既不能看書，又不能交友，只能自閉於校中，或結紮到附近去走走；生活枯燥單調之極，如何不思鄉呢？而且，我們一班人中，年齡最輕的也有十七歲了，——我是最年輕中的一個，——到了這個歲數，方學A、B、C、D，感得十分乏味，心下又焦急！有人說：『你們既已懂得英文，有了外國語的習慣，學法文比較要好些。』話說得不錯，可惜

知其一不知其二！會講英文的人往往把英文音去讀法文，一不留意就要弄出笑話來，例如：face 讀成 [fæse]，「面孔」變爲「屁股」之類，——請讀拙著「十年如夢憶巴黎」——「社會月報」創刊號。又如法文中的「脫」t，往往讀成英文音的「屈」(上海人所謂「屈死」之「屈」)於是乎「脫菜皮樣」(trés bien「很好」)變爲「屈死無恙」了！諸如此類，數不勝數。我們既要學法文，又要校正音實是在是雙倍工作。

講到不懂法語的苦處，倒有兩件故事，可以記載下來。第一件，買洋燭的故事。有位同學，爲了晚上要用功，——校中每晚於十一時關燈，——去買洋燭，卻不知洋燭在法文中是何字。他獨自走進一井雜貨店，恰好有位年輕美貌的老闆娘在那裏。他向她打手勢：先作一張牀，然後手托着斜躺的頭表明睡覺，最後用手演出這般長，這般粗的東西！他的意思是說：「晚上睡覺時放在牀畔的洋燭。」誰知她誤會了，以爲這個中國學生要調戲她。她怒氣沖沖地跑入店後，她的丈夫怒氣沖沖地自內出來。他向老闆再演奏一番；老闆想：「這不像調戲我的妻子，他在我面前做同樣的手勢，天下那有這樣的膽量或蠢貨！」可是他猜不出它的意義來。等到中國學生複演第三次時，他方纔懂了，於是，店主笑了，客人笑了，老闆娘重新出來也笑了！

第二件，真雞蛋的故事。這位同學，比上面一位來得精細。他先在「英法字典」上翻出了「雞蛋」這個字，記住了，放下字典就走。他以為有恃無恐了，誰知他所讀的音是英文音加上杜造的音；店主聽了，睜大了眼，向他搖頭。他忽然心血來潮，跑到街中，拾了一塊卵形石子，重進店來；他向地上一蹲，把石子由臀部拋下，口中作：「閣閣閣！」店主恍然大悟……

我們在中法大學補習法文，每日讀一小時至三小時。大家有相當的進步。我呢，聽信了某君「學言語不必死讀」的高論，——誰知學言語第一步就是死讀，捨此沒有良策！——每天睡到十時起身，來得及上課就上，來不及就……如此一連數月，優哉遊哉！有一天，當時我的好朋友，現今執教清華大學的葉石蓀君向我說：「你的法文有進步了，已有××那樣好了！」他的稱贊是善意的，而我聽了，大受刺激：夫××者，雖是我的朋友，學問一道，我素以小弟弟視之，而今人家把他與我相提並論了！當下我沒有說什麼，可是那天一夜沒有睡！明早馬上出去找教員，報名進中學，立志用功。忙了一整天，找到法文教員兩人，拉丁文教員兩人，又進了昂貝·爾中學（Lycée Ampère）法文方面，除了中學裏的功課外，每日至少寫短篇作文一篇，文法練習一篇；如此不斷地讀了一年半。至於中學，我曾一度進公園中學（Lycée du Parc），和里昂附近魏兒佛朗區（Villefranche-sur-Sa-

(one)的克羅特·貝爾那爾私立中學(Collège Claud, Bernard)都爲時不久。我在昂貝爾中學裏實足讀了四年多，我在那裏專攻法文；每學年聽兩班法文，下學年也聽兩班，但內中有一班是複習的，例如：一九二一我讀第五班與第四班的法文，一九二二就讀第四班與第三班，一九二三讀第三班與第二班，一九二四就讀第二班與第一班；第一班班次最高，——此外尙有哲學班與算學班，略如中國以前的大學預科。當時進中學的並不是我一個人，然而繼續讀至四年之久的一百五十人中，只有四個：陳洪，陸振軒，顧楫和我。頗有人笑我們是傻子，爲何不讀了六個月法文就進大學呢？可是，四年之後，當我們進了大學或專門學校，——陳學法律，顧與陸習工，我從事文學，——眼見以前笑我們的幾位在課堂裏連筆記都記不下來，坐在那裏做呆鳥，方知做傻子有做傻子的好處，學問一道，無捷徑可抄的！

在一九二五年的起始，出了一個小小亂子。該年正月十七日，協會法祕書古恆先生寫給我下面一封信：

茲譯之如后：

先生，

茲因服從外交部命令及實行協會議決案起見，我應當預備遣送回國學生名單，將於二月中舉行。我通知您，因為您的工作及成績，您或將列入遣送回國學生名單內。

我還請您想起我的一月十日的公函。

先生，請您相信我的敬意。

代理幹事 馬烈斯·古恆。
代理校長

這時，校中接一接二地鬧了幾個風潮，最滑稽的是「二十一君子」出來爭倒楣的膳費（自費生要出膳費的，但不出宿費及學費）等等（一九二二），與吳老先生無理取鬧，吳老先生向倫敦一走，（——第一次去倫敦，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八日，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二日重來法；同年十月四日第二次離法；同年十一月十日返中國，同行者：陳涌伯，廉劭成。）——古恆先生乘機插進腳來（一九二二年十一月起，為代理校長。）古恆先生是「中國通」，協會會長雷賓先生又因事忙不來過問，古恆先生大權獨攬了。以前，因為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常與一位最年輕的女同學（十八歲）在一起玩，不知那位長嘴添油添醬地告訴了古恆，古恆就假着協會名義，大模大樣出了一張道貌儼然的通告，涉及那位很天真的女同學及小孩。吳老先生大怒，就約了古恆，褚民誼、曾仲鳴，那位女

同學和小孩來，當面質問古恆：他們兩人在一起玩，如何會有危險？吳老先生請褚先生直譯他的言語；褚先生不敢，譯文減輕了語氣。吳先生就用中文責備他。——古恆先生會講中國話的。——說得古恆滿臉飛紅，取怒而不敢言！他恨死了吳先生與吳先生接近的人。吳先生一走，古恆就把吳先生的學生來開刀，我是吳老先生的外孫，自然在「遣送回國」之例了！不過，他假借了（工作）與「成績」來做藉口，實是他的失策。我一看來信，心下坦然，因為我有方法對付他。明日，我帶了昂貝爾中學校長證明書，中學裏法文作文所得的優等獎證（一種黃色或綠色的小長方硬紙，）中學裏教員證明書，中法大學裏教員證明書，我的私人教員證明書，法文作文一千多篇，拉了文練習四百多篇，去見他，問他何處查得我不用功？如何方纔算用功？他苦笑了一笑，只說上封信是一種誤會，就此收回成命，但勸我進大學。好，我就進了里昂大學文科（一九二六。）

說起古恆先生，我和他有多次的交涉。最嚴重的，除了上述那次外，要算爲了我博士論文那一次了。我的論文，化了整整兩年功夫，總算告成了；——在大學中寫論文最不自由，因爲那位學校方面指給你的指導教授處處要來「指導」你，這塊思想太新了，要改，那塊言論太激烈了，要刪；弄得你頭昏眼花，讀過了原稿，他簽了字；祇須院長簽過字，校長簽過字，就可應口試了，院長校長都依着

指導教授簽字的。誰知古恆先生來同我情商：某女同學的弟弟在里昂投湖自殺了，她急於要歸國，可否讓她先應博士口試？好！既云：「情商」，一不可不答應。誰知她考過之後並不急急歸國，而我的論文卻在古恆先生的抽屜裏一放就半年！我先去催他，不行；逼他，等於零。我的以前的妻子是法國人，冒了火，下山（結婚後，我們住在中法大學附近的山上）同他大鬧一陣。那天我不在里昂罷？否則我會同去的。終於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七日下午，一時至四時，考過了口試，正式得文學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是：Kleinmann先生（主席，文學院副院長），Cousant先生（指導教授）與 Delafarve先生。可惜那位愛我的賈萊（Jean-Marie Carré）教授，到埃及大學講學去了，不及加入！

鍊盡少年成白首

人家總說：「某人遊學某國」，或者說：「某人留學某國」，我想還是用「留學」兩字罷，因為「遊學」兩字有些不祥；出國的學生往往把此兩字倒着了，於是「遊學」變為「學遊」，「留」而「學」，固然沒有說出學什麼來，但是言者總希望學的是好的方面，這層倒是意想可及的。

談起留學，便有許多牢騷可發，姑且不去發，祇就本人經驗所得，觀察所及的諸項要點來討論

一下。

中國是列強的唯一商場，而商業上所用的外國言語是英語；所以上自要人學者，下至通事小販，都能哼幾句英語，而在學校裏，英文便列為第一外國語了。其次是日語，據說「一·二八」之後，學它的人更多，不知道學它的人希望「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呢？還是簡簡單單預備做仇人的「知己」？至於法文，德文……那是「冷門貨」了。如果有人去學它，那麼一定自己已把握將來能到法國去，到德國去……或能在用這種言語的機關上謀一位置；否則呢，單單爲了「讀學分」在這種環境，這種心理之下，如何會學得好法語，德語，以及其它的第二外國語呢？

假使有一個大學生「真的」爲學而學，我們不妨觀察一下：他的環境能否允許他成就這個志願？目下各大學內，普通情形第二外國語祇讀兩年或三年，每週三小時。這樣，根本就難得「通」一國言語；——我不說「讀得『好』」，因爲實在談不到，何況中國的大學教育目標，着重在「博」而不在乎「精」；必修科目多至數不勝數，培植出來的學生大部是「三隻貓」！這種教育，即使辦得好，也不過造就一班Standard式的人材，庸庸碌碌之流而已。一個立志向上的學生，當真要學好第二外國語，事實上辦不到；他用全副精神對付必修科已很吃力，何況還加上其它的選科呢？所以，

第二外國語之學不好，不是教員不出力，不是學生不用功，乃是高等教育制度的不良。

學好一國外國語，至少要腦，目，耳，口並用。在中國大學裏，腦與目的訓練是不成問題的；耳的訓練便少了；口，更少。所以，看書能力或許有；寫簡短文章能力或許有；要聽得懂兩個外人的談話就難了；如果進一步要學生能夠講話，發揮自己的意見，那是難之尤難！以這種言語程度出洋，在外國學校裏學不到什麼東西的。這因為：教授上課大都不用教本或講義，講解時也說得很快的。非但學生須聽得懂，還得立刻辨明何段言語是重要的，馬上記錄下來。在外國大學裏上完一課下來，手也酸了，目也花了，頭也昏了；回到家，還得整理筆記，上圖書館去翻教授指定的書籍（有時很多部或很多本。）表面上看來，一個外國大學生每週所聽功課有限，事實上祇有比中國大學生的工作來得繁重。而且，中國的大學教育方法是灌注式的，在歐洲卻係啓發式，全賴學生自己去努力。請問：一個法文或其它言語不高明的中國學生怎樣會應付裕如呢？

可是，不一定留法的學生就有相當的法語程度——正同留學其它歐洲各國一樣。——不能應付也得想一方法出來應付，於是只得求救於孔方先生了；向貧苦同學租借筆錄，叫一位打字童子把這筆錄打一份出來，——自己還沒有程度直接抄錄！打好之後，再細細翻字典……這還是

好的學生咧！狡猾的便不去應考，在大學裏混了幾年，就回到中國，名片上刻起「法國某某大學卒業」字樣；其實法國的學制是考試制而不是年級制，只問你有沒有考得學位，根本無所謂「卒業」！

我自身不是這種學生，我希望這篇小文的讀者也不是！如果要留學法國，就得在國內把法文讀得差不多，再行出國；一到法國尚須努力補習若干時期，——視各人程度而定，至少三四個月，切不可性急或貪懶，以致自欺欺人，須知求學爲己，學問根基淺薄的人終究要吃虧的！

中國學生的治學宛如屋頂上隨風而轉的風雞：實用主義，鋒頭主義，耳朵根軟，無精神的嗜好，……種種使這隻雞轉了又轉。在中國大學裏是農院出身，一到外國就去習文學；在祖國時負有文以載道的志望，一人他國便高唱勞工神聖去學工了，這樣見異思遷，結果是一無所成。

還有少數人是雜貨店，是垃圾馬車：自身有些小聰敏，在大學裏把各科的文憑考了一張又一張；譬如在文學院，考了四張文憑便可預備博士論文，他偏要考六張。諸如此類。我風聞有一同學在巴黎某私立大學考得十七張文憑，恰似一串鹹鯊魚乾！實際上他考到第十七張文憑時，早已把以前的十六項功課忘掉至少一大半！這是施藥郎中派的「學者」，「銀樣蠟槍頭祇能嚇嚇不見世面的人而已！」

真正的學者祇有一二樣專門學識，他不喜涉獵，卻愛精討。每次人家要論到該項專門學識時，非提起他不可。這樣纔叫做「權威」！

要做到這種地步，先得立定方鍼：自己愛好或性近某項學識，便決意去研究；不畏難，不怕煩，不輕信人言，不輕逐世尚，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以至終身。白居易詩云：「鍊盡少年成白首，」不經過千鍛百鎚，何來純鋼呢？

以上雖則是泛論，卻當得「經驗之談」四個字。至於法國各校情形，實在書不勝書，而且刻在變：例如，我回國那年（一九三〇）的學校制度已與日下不同了。大概有幾種趨向：（一）提高程度，（二）力求實用化，（三）對於外國學生也漸取嚴格制。這因為歷年法國大學，中學，專門學校，師範……的畢業生太多了，失業恐慌一天大似一天，不得不提高程度，以示限制。論到科目實用化，不僅法國如此，各國也是如此：這在好的一方面着想，可以少製造些兩腳書櫥，多造就些能說能行的人；在壞的一方面着想，他們無非在那兒訓練一班有形無形的戰爭人材！好在提高程度，力求實用化，於中國留學生都有好處，姑且不去管它；我們祇要對付第三項罷了。所謂對外籍學生採取嚴格制，就是說：在任何學校內，無論何種考試（入學，學期，卒業，學位）不再「特別優待」外國人了。以前，

的確「太」優待了，有時優待到不成話！關於這層，我有不少的故事可以講，但我在上面已經申明不願發牢騷，而提起了此類故事不能不發牢騷，所以還是不講的好！法國人對外籍學生取嚴厲手段，並非為外籍學生本身着想，他們只希望少收幾個外國人，免得與本國人搶「麵包碟子」！他們儘管嘴上說得天花亂墮，也不過是貓哭老鼠假慈悲！雖則如此，用勁的中國學生受了實惠，單苦了一班專門爲了要鍍金纔出洋的人。

於此，我着實爲一班法文語勉強的學生擔心！誠然，我出國的時光連法文字母都不認識，但（一）我年紀輕，家中也沒有什麼負擔，我可以用長時間來學習法文；（二）我們那時在一種特殊情形中出洋，一到法國，非但在學言語方面，即在任何方面，都享受種種便利，所以不難急起直追。若說獨自留法，或無充裕之時間及金錢，就不行了！我曾經爲這般朋友考慮過，加以自身數年來教授法語，小有心得，定下一張法語基礎必讀書目，明知這個書目是題外枝節，可是因爲它切合實用，就把它錄在下面。

第一年，每週三小時：

讀本：邵可侶：「大學初級法文」（商務印書館。）

文法：徐仲年「基本法文文法」(正中書局)。

注意：高聲誦讀，校正發音，背書默寫，勤做練習。

法文文法比英文難，初步工作務必腳踏實地，動詞變化等表須讀熟。

第二年，每週三小時：

讀本：邵可侶「近代法蘭文選」(中華書局)。

文法：徐仲年「大學法文文法」(中華書局)。

字典可用：徐仲年「標準法華詞典」(商務印書館)；或更詳盡的，徐仲年、王獨清「實用法華

大辭典」(中華書局)。

第三年，每週三小時：

讀本：震旦大學第二年法文講義，或由教授自編。

文法：徐仲年「法文動詞論」(商務印書館)。

字典：如能購置徐仲年「實用法文動詞大辭典」(編著中)最好。

注意：上學期教讀本時用中語解釋，下學期則全用法語。文法規律須牢記；動詞變化一項，可擇

日常應用動詞讀熟三五十個。注重作文及會話。

課外讀物：A. Daudet: Lectures de mon moulin 或 A. France: Livre de mon ami •

上面所定，祇求實際，不尚空談；倘使有人肯依我切實讀去，三年後出國，言語上包管不生困難。到了法國，再補習三四個月，便能進大學直接聽課了。

他家本是無情物

二月楊花輕復微，

春風搖蕩惹人衣；

他家本是無情物，

一向南飛又北飛。

——薛 濤：「柳絮。」——

中國留學生每每同外人結婚這件事值得詳細討論

異族結婚並不是一件壞事，而且在某種環境裏是必需的。譬如，從前埃及君主以自己的姊妹爲妻子；可是因爲同血統婚姻，種族日漸衰弱，到了相當時期，不得不娶一位外國貴族來調劑一下。就是中國舊法同姓不結婚，也是爲了要避免同血統或姊妹血統的結合。所以，異族結婚無異乎是擴大的異姓結合。不過，異族結合，必須選擇兩個進化的民族，纔能得優良的子女；否則呢，子女的身體或能康健，子女的思想行爲就不堪設想了！中國人或日本人與法國女子結婚，所生子女，除了極少的例外，都是很美，很聰明的。一個非洲黑人娶了一個白種女子，或一個白人娶了黑女，所生子女兼傳了兩民族的劣處，把它們的長處都失掉了。我親自看見法日的結晶品，法非的子女，至於中法的混血兒更多了。而且在醫學書上也讀到過關於異族結婚的論文，大家認爲：異族結婚是無妨的，但須擇族而婚。那麼，中法婚姻，在優生學上，是可以成立的。

在此，或許有人要問：「既云出洋留學，何必談及結婚？」一班士君子難免要哼一句：「匈奴未滅，何以家爲？」這，未嘗不義正辭嚴，可惜「人能勝天」，天也能夠勝人；調子不妨唱得高，事實卻不可不顧到。政府也罷，學校也罷，家庭也罷，年年送學生子弟出洋，有時過問到學業問題——金錢與

時間，自然早已論到，——偏偏忘了留學生的性慾問題。

我是一個「好」學生；爲了這個「好」字，險些兒送了性命！那時我的面皮還沒有目下這樣老，見了女人便面紅，慌得什麼似的！可是，需要還是需要，決不因面嫩而減少。有何方法呢？我祇得走了自瀆的一條路。起初不覺得害處；一到一九二三年，身體就不行了！偶而翻見該年二月十三日的日記，有云：

昨夜大發寒熱，今朝雖退清，猶不敢赴校，恐釀成大病故也。

大抵疾病之來，固有二：一爲身體諸官有所損壞；一爲外境之壓迫，使精神不舒，無志以致生病。余比來心境大不如前，每一念生，輒欲痛哭，慘淡之聲，擊探胸頭，余亦自知憂愁足以殺身，然鬱塞既深，我如做戲，日維惟憂愁爲可近。雖是殺身，知己之感，不敢忘，余以淚泉葬我心矣……

那時我很熱烈地單戀着一位女同學，因爲膽子小，從沒有向她表示過。大概她當時間接地有所表示，所以文中有「知己之感」云云。所謂「恐釀成大病」，其實正在蘊釀咧！結婚後，我常有一二聲「乾咳」，那時我很瘦。幸而以前我那位洋岳父保爾·胡蓓蒂先生(Paul Roubette)是一位X光專家，他給我一照，就斷定我的左肺下端有一小小黑點，若不經意調養，便要成肺病。我留心

調養了一整年，纔脫險境。

如果自己沒有帶妻子出來，又不願冒險去找妓女，與法國女子結婚是一個正當辦法。在從前的法國，——大概三十年前罷，——卻有一最妥辦法，現今可不行了。這是一個什麼辦法呢？就是討一個 *Micelle, Mirelle* 本來作「御灰色粗服之少女」講，是一種小家碧玉，自知出嫁無望，就與友人同居。兩人談得來，同居一世也無妨；談不來，便拆居。至於所生子女，歸男子教養；或由女子扶育，由男子出費。法國很有幾個因同居人是藝術家文學家而出名的 *Mirelle*。社會上，也絕不看輕這種女子。

大戰（一九一四——一九一八）以後，*Mirelle* 這個風氣消滅了，於是乎苦了我們一班留學生！與法國女子結婚，固然是一個辦法；可有幾個先決問題須得解決。我是中國人，又是男子，所以先就中國男子一方面講。我們先得認清法國人的性格，進而了解法國女子的性格。法國人是中產階級的代表者，就是說：能夠吃苦耐勞，卻也能够貪懶享福；會唱高調，也會打小算盤；法國南方人十之九是樂天主教者，北方人及中部里昂人——里昂人是古爾民族（古爾是法國人的老祖宗）與日爾曼民族的混血種——比較於莊些。法國女子愛裝飾，愛虛榮，生性輕浮，但有勇氣與丈夫共

甘苦。如果你要使她一天到晚勞心，乃是不能的；如果你自己一天到晚操勞因而無暇陪伴你的太太，她明知你肩起經濟重擔，不得已而出此，她還會怨恨你。其次，凡是女子，除了極少的例外，難免意志薄弱，耳朵根軟；這層於異族婚姻中，有相當的重要。總之，法國人的脾氣很像中國人，而法國女子也似中國的摩登小姐。我們固然不必貶之爲洋鬼子，卻也不必尊之爲天仙化人。

在此，我尙要在法國人中立出一個分別來：（一）在法國的法國人，（二）在殖民地的法國人。法國人的鄉土觀念最重：倘使他能在本國立足及發展，他決不願去國離鄉，正如中國諺語所說：「出門一里，不如家裏！」那麼，去國離鄉的法國人不是野心家，定是在本國不能立足的人。自然，此中不無例外，不過大體是如此罷了。在法國的法國人，大半不看輕中國人，很平等，很誠實地對待我們；一出法國，海船逐漸向東，他們的眼光逐漸增高；一到中國，心中便存了「洋大人」的思想，而以「苦力」看待我們了。內中只有少數的人，曾經受過良好教育，懂得事理，與中國人「善意」交好；這種人真是鳳毛麟角！法國人平日以「自由，平等，博愛」自負自豪的，誰知一到殖民地，便更改面目了！安南法人開的咖啡店不准安南人進去，中國旅客是可以進去的；一個嫁給安南人的法國女子到處被人輕視，——嫁給中國人呢，不至於如此，但見了她心中總存：「爲何要嫁給一個黃面孔，難道

法國男子都死盡了」的念頭。乘便要「開導」——「開導」她；所謂開導，即係「離間」的別名。這類「洋大人」於他們滿載而歸的時光，海船向西行一天，他們的氣焰便低了一些；這並不是懺悔，實係畏懼：在歐洲社會中而保存惟我獨尊的面目，難免要受人批評，戴上「野蠻」的雅號了。

現今我們認清了法國女子的性格，以及假使結了婚回國後將要認識的法國人是何等人，便可轉入正題，討論婚姻問題了。劈頭我先要問：「在家已未結婚？」有人藉口：「愛情神聖」或「熱戀是無理智的」，家中已有黃面婆，還自稱是未娶的貞男，到處欺騙女子，不論是本國人或外國人。我最恨這種舉動：所謂 Don Juan 者，由我觀之，正是一頭愛吸人血的 Vampire！我們要知道：無論到何國的留學生都是祖國的 Ambassadeur intellectuel「精神上的大使」。不但我們的責任在乎「留學」，而且要把祖國的文化宣傳到外國去；倘使我們行爲不檢，人家不會說：「某某人的品格不好」，只說：「中國人不是好東西」，豈不堪盡了中國人的榮？所以，在國內欺騙女子，不過是個騙子；在外國而欺騙外國女子，乃是小號的漢奸！假定一個中國學生，家裏已有花燭之妻，無奈天高地遠，救濟不得燃眉之急，儘可拍開天窗說亮話，找一個婦人同居，萬萬不該欺騙黃花閨女。

由上一點，推廣至不打誑，自己無能力或無誠心去娶外國女子，偏要說得嚙響：「妹妹我愛妳，

我一定娶妳！這是打誑。自己家境平平，偏要胡吹，這也是打誑。說到打誑，我想起了兩件故事：法國某城有個意大利人專攬中國學生的裁縫生意，某君便是老顧主中的一個。有一天，我到意大利人店裏去，他問起回國後的某君的消息，漸漸說到某君尙欠他兩千法郎，請我寫信去催催某君。

——你爲何不直接寫信給他呢？我可以把他的通信地址開給你。

——Mais, c'est un conte, j'ai peur de le froisser!

（「他是一位伯爵，我怕得罪了他！」）

天曉得！我只知某君是一片小紙烟店的「小開」，誰知他高升做了伯爵！還有一位仁兄，爲了要得到外國未婚妻的歡心，老遠從中國寄來一本「百家姓」。他翻開書來，指着「趙錢孫李」的「趙」字道：「這一百家都是貴族，而我的第一家姓趙，是諸姓的領袖，所以寫在最前。」等到這位趙貴族領了他的貴太太回到廣東的時光，他的令堂老太太正在漁船頭上曬黃魚乾哩！這種說謊，真是愚蠢，扳了石頭自壓腳！

自己有了決心，有了經濟實力，再要問問將來在何處做事。外國妻子是不願久離丈夫的，法律上都有「婦當隨夫」的明文。法國人喜稱自己的妻子爲「一半」（*Ma moitié*），足見不能離開

另外的一半。一嫁給中國人，更離不得丈夫；不但舉目無親，而且言語不通，除了丈夫，心曲誰訴？這不是法國女子分外嬌縱，實懷有不得已的苦衷！中國只有上海、北平、廣州，適宜於享慣物質文明的外人；南京、重慶等處已覺勉強了，內地更不必論！所以，於未求婚以前，應得顧慮到這層。

我在上面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有了經濟實力，」究竟一位外國太太每月要用多少錢？這就很難說：各人的地位不同，各人的性格相異，當然沒有一定的標準。如果以一位大學教授人家的生活爲標準，——就是說：中等生活，——以上海爲住家地點，以一九三四年的物價而論：有外國太太的小家庭每月至少要用三百元。所謂：「小家庭」者，乃指：先生一人，太太一人，廚子一人，娘姨一人而言；若生有小孩，還得增加。三百元養活一位外國妻子，並不見得寬裕；三百元養活一位中國妻子，便相當地舒服了。有了外國妻子，自然不能與老家同居，所以小家庭之外，還須擔任老家庭的生活費。此外再要加些意外費。總而言之，非月進五百元不辦！飛黃騰達者流，以及中着獎券的朋友，當然能够應付；然而我們呢……

言語不通比禮節不同更痛苦。上海等處是見慣外人的，大家知道中外禮節不同；外國妻子微笑着向中國婆婆太握手，中國婆婆太太也會了解這是禮節，這是好意。言語不通便苦了：一位外國太

太去拜訪中國婆太太；中國婆太太聞知外人沒有高聲疾呼的習慣的，便低聲向自己的女兒攀談，即便不講到媳婦，未免抬頭去望望她：於是外國太太疑心婆太太與小姑在那兒批評她了。反之，婆太太沒有兒子在旁當舌人，見了媳婦不能講話，心中未免氣悶。於是乎一邊誤會，一邊乏趣，日積月疊，芥蒂以生。加之婆有婆的道理，媳婦有媳婦的主張；做兒子的，做丈夫的，恰恰夾在當中，左右不討好！要討外國妻子，不可畏懼口舌，不可畏懼是非；這兩項是不能避免的。

外國妻子在她的本國時，可以擇人而友；一來中國，外人根本就少了，加之鄉思內熾，一遇到同胞，來不及觀察，立刻訂交，不幸又逢着我在上面提起的那種人，離開與引誘並施，家庭便危險了。做丈夫的人，一面要設法解除妻子的煩悶，一面要留心妻子的交際。然而能够坐食的丈夫究屬少數，總得上寫字間去辦公，或上學校去授課；上述兩項，勢難兼顧，於是伏下了禍根。

現在要談談法國女子了。普通與中國學生結婚的女子不是洗衣女定是工友；受過中等教育的已是很少了，受過高等教育的更少。這班女子，在國內結婚，所嫁的丈夫不過是工人小職員之流；嫁得一位中學教員，已屬萬千之喜！此外，歐洲大戰之後，法國男子減少，生活程度飛漲；法國男子囑於家庭負擔頗重，不急急乎結婚，甚至抱了獨身主義。法國女子真是可憐；對象固然難找，找到的又

不甚佳妙大學畢業生呢尚有自食能力中學畢業生去當小學教員已是極苦的差使沒有中學程度的貧苦女子而想過安樂日子，無異水中捉月！

恰巧在這種環境裏來了一批中國學生，俗語說得好：「若要發橫財，祇要刺死一個中國官員」*tuer un mandarin*，原係說說笑話，各人心目中卻存了「中國人是有錢的」一個印象。近年來中國人樣樣讓日本人搶出頭，只有 *tuer un mandarin* 一諺依然存在。我們這班學生，雖非「官員」(*mandarin*)，至少也是小康之家的子弟，或是官費生，囊中有幾個子兒。袋有法郎氣自華，外加亂吹一陣，安得不使那些懷春少女的心頭卜卜跳個不住？

中國留學生中自然也有兩袖清風的。不過，無論貧富，一回到中國，總可當一名窮教授。做教授太太連夢中都沒有想到！何況教授之外，還有種種希望中國學生，仗着一張利嘴，儘可指出：「某某者，留法學生也。今做某某官矣，其婦法籍也；彼可做官，我為何不能做官？而妳緣何不願當官太太乎？」他講此話時，說得活龍活現；那位小姐也一想情願，以為中國的官職，留學生伸手可得——她那裏知道在中國官場裏，靠山重於真才呢？——她便死心塌地預備做官太太了。

在本國時候，法國女子很肯持家，境遇差些，她情願出外找尋粗細工作，幫助丈夫。在外國，傭人

的工價很高，中等家庭每不用婢僕。做妻子的人，上自燒飯縫紉，下至擦地板上蠟，都得自己動手。她看慣，做慣，絕不爲奇。可是一到中國便不同了：除了貧窮的俄國女子外，法國女子上寫字間做事的簡直不多，而且白天裏不容易逢到她們。嫁給中國人的法國太太只見別人坐汽車，坐包車，自己當然不願再掃地，擦地板……了。而且，物稀爲貴：在歐時，黃面孔少，白面孔多，遇見了黃面孔另眼相看；在中國時，適得其反，外國太太只是白面孔，忘了自己的出身，逐漸看輕從前重視過的中國丈夫。倘若這位中國丈夫做了部長，司長之流，倘若他當了洋行買辦，銀行經理……總而言之有錢有勢，至少也要有錢，他的外國太太一百二十分的服從，一百二十分的滿足，甚至還會批評白種人，幫黃種人說公平話。倘使他時運不佳，連窮教授都做不到，娘姨廚司都用不起，那就了不得！窮丈夫便難保留這種勢利妻子了！

話，又得說回來，法國或其它國女子並非個個是如此的；——幸而還有例外！否則誰敢談愛情呢？我因爲初出國的青年，血氣未定，見識未廣，難免觀察不清，所以略爲過甚其辭，無非要使讀者注意罷了。

每逢佳節倍思親

「每逢佳節倍思親，幼年讀着此句，輕輕放了過去；直到置身海外，纔能領會詩中的酸辛！在家的時期，除了童年一切需人庇翼襄助外，年齡稍長，便覺得父母子女兄弟姊妹間的關係是極自然的；唯其自然，即使不見面，也不過有時想起而已。這當然環境造成此種心理；因為自己知道這種別離是暫時的；在這短短別離內，不致有危險發生；即有危險，也因相距不遠，仍舊可以趕去會晤，心下便坦然了。

一離開家庭，情形立刻不同了。離開的時間愈長，相距的道路愈遠，這顆心愈放不下；一住得久，一住得遠，危險性增加，會晤機會減少。本國尚且如此，何況在異國呢？何況獨身旅居三萬里以外呢？我的童年是在無錫過的。父親經商滬上，領了母親居住上海。我呢，被寄託在無錫東門外東亭鎮伯父家裏。這並非父母不愛我，實因太愛我了，所以留我在無錫。伯父生過一個男孩，不幸夭折了；繼着接連生了四個女兒。我的祖父那兒已近六十歲了，很希望抱個孫兒。我恰巧「擇」（？）了祖父六十大慶那一年，正月二十一日誕生；這簡直是天賜之福！（我猜度祖父心理而云，非敢自指

爲玉麒麟也！）所以我名家鶴，號頌年，字壽春——至於仲年一名，因爲我覺得「頌」字筆劃太繁，便在「左傳」上抄襲了一個「仲年」來。東亭鎮上，伯父有所醬園槽坊，一所房子；父親有一所別號野花園的大房子。我們沒有分家；伯父愛我勝如自己的兒子；至於祖父，視我如掌上珠，含在嘴裏都怕溶，其它不必說了！所以我在家裏簡直是小皇帝，享慣福的。我還記得我啓蒙時，伯父爲我立了一所家庭改良私塾，請華少純先生坐館；並邀華先生的妹妹，兩個兒子，我的堂姊一，二，三，四（伯父的女兒）伴讀。如是讀了三年。此後我插入小學四年級；小學校長華眉良先生也是我私人教員之一——他每晚到伯父店中爲我講「三國演義」，這是我伯父的主張，伯父自己沒有讀過多少書，卻有此見識！——所以我很受優待，以後寄宿在城中江蘇省立第三師範附屬小學，直讀至高小畢業（三年）。這隻學校素以嚴厲出名的；夠任性的我進了進去，倒沒有受過什麼苦，反而把脾氣改好了；這也是伯父的恩惠。

高小畢業之後，我就離開無錫，到父母身邊來。除了在同濟大學是寄宿之外，青年會中學是走讀的。所以，直至我出國那年，在家時多，在外時少；而且所謂「在外」，也不算遠：第三師範離伯父家裏不過十里，自我家中至同濟大學祇有三十多分鐘的小火車路程（那時尙無公共汽車）未出

國前，我足跡所至不過無錫，蘇州，崑山，上海，普渡而已，且非獨身去的。說句笑話，那時我買一張火車票都要委託別人的！

現今可不同了！每天早晨，我半醒地開着眼，還以為在家裏；可是我所見的與家中的房間大不相同了：牆上掛着的母親放大照相不見了；藏着「文選」、「古文辭類纂」、「白香山詩集」、「說庫」……的書櫥不見了；一張紅木寫字方桌不見了……這一張預備四個人用的長方大桌子是新有的；四張簡便靠背椅是新有的；對面牀上的陳洪表叔，腳跟頭另一牀上的孫立人兄，雖係素識，卻未曾住在一室；屋外路中小販的呼聲也變樣了，而且聽不懂。種種情形，宛似依舊寄宿在第三師範；仔細一想，方知今昔不同：疇昔離家不過十里，日下去國已經三萬里了！這張放大的母親照相，這座書櫥，這張方桌，這間房間，即使我還能重見，也要等俟十年之後；十年後的我，要變到如何程度？家中要變到如何程度？雙親又要變到如何程度？

因為經緯不同，上海與里昂的時辰相差七小時半：上海在東，所以早；里昂在西，所以遲。里昂不過夜間一點鐘，上海已是早上七點半；里昂中法大學裏剛搖起身鈴（晨六時），在上海的人已經吃過中飯（下午一時半）。這樣一比較，就可知道上海與里昂相距之遠了。

我開着起身鈴，昏昏地起牀。我正想喊：「阿妹，倒面湯水來！」突然自己覺察了，不禁笑起來。同房的陳孫二君問我何故發笑，我告訴了他們，引得他們也笑了。里昂中法大學的男生宿舍一共四層，每層有兩個洗臉間，每間洗臉間有若干磁盆，每一房間的人（兩至四人）占一磁盆。平心而論，在中法大學裏的生活，無憂無慮，不可不算舒服。——今日想來，這種生活真如天上神仙！當時因為要等先離牀的人洗過了臉纔能輪到自己，或因冬天沒有熱水洗臉，心上未免不樂，由此想到家中的公子生活！

洗過臉，等到搖過第二次鈴，大家向膳堂出發。那時候因為大家沒有忘去吃粥的習慣，所以廚房（中國人）預備了粥與麵包。每人一盆菜（鹹紅蘿蔔，黃豆，黃瓜等等），一隻空碗（盛粥用的），一柄叉。粥桶與麵包（已切碎）擺放在中央，誰愛吃粥便去盛粥，誰愛吃麵包便去拿麵包。初到法國時我在這間大膳堂裏，一百五十人中不過認識四五個人，雖不單零，卻也單零！於是乎我想：我在此吃粥，家中早已吃過飯，各人正在做事情了。於是乎我設想：我的父母在那兒做什麼，我的弟妹有何舉動，推至我的伯父，小姑，等等。吃過粥，大家去上課，沒有時間再去思家。下午或有課，或出外遊玩，也想不到家庭。

到了晚上，家思又濃了。那時的功課很輕，不必十分預備，將當日的課本讀過多遍，餘下來的時間便用在寫日記與冥想上面。試問除了思家之外有何冥想呢？即使有其它的幻想，也薄如輕煙，抵不過膠漆似的鄉愁。幸而一到十一時，房中一律熄燈，在熄燈前十分鐘，先關一關做記號，我乘此鋪牀整被，進黑甜鄉裏去，尋久未見面的骨肉。

男生宿舍的對面，隔開一個大園子，有座小岡；我在上面已經提及。每當月白風清的晚上，我獨自一人，在這岡上散步。岡上兩邊有幾顆樹；岡的一端頂住另一比它再高的岡，岡的其它一端高踞里昂市之上。於時，里昂市中萬家燈火，閃閃爍爍，與天上明星相呼應。月后散披她的銀髮，安靜地在天空間眺。散雲往來有如剪羅。宿舍中的火都滅了；祇有用功的某女士，於最近小岡的一間房間裏，尚在燃燭夜讀。我什麼事都想，什麼事都不想。思親的滋味忽而濃如醞釀，忽而走如鬢鬚。我陶醉於大自然中，去哀樂，忘物我，無始無終，一任光陰奔逝！

「每逢佳節倍思親，」思親豈僅佳節而已？有時非但不是「節」，而且與「節」的快樂意味恰恰相反，那時的思親不止一「倍」。我們到法未久，——好像是六個月罷，——有一位廣東同學姚君突然患病去世。自從姚君病劇進入醫院之後，每天有同學去望他。里昂醫院不乏名醫，竟不能

挽回姚君的否運。那天曾仲鳴先生（當時曾先生係中法大學秘書長）接得醫院電話，報告姚君去世，立刻出一公佈，通知大家。全校頓時蒙着一層灰色！一塊石頭壓住了大家的心。我們很誠懇地憑弔這位新婚未久捨父母嬌妻而西逝的姚君，同時更進一步想：倘使我們自己不幸生了重病呢，……異鄉作客，首次開到噩耗，最足寒心！這種悲哀，沒有身臨其境的人不會領略的！第二次喪事，也是一位廣東同學區君：這次情形更慘，區君因受經濟壓迫，發狂而亡。好像仲鳴兄也談起此事（憶里昂）在這種慘雨淒風中，愈覺得父母的愛護有如春暉；可憐我們這班遠離故鄉的旅客，卽有春暉，也是路遙莫及啊！

旋

磨

之

什

洪波浩蕩迷舊國

民國十九年秋，公曆一九三〇年，我留學法國恰滿十年。「十」是一個整數，「十年」是一個很長的時間；人生不過數十年，即使高壽百歲，也不過十個「十年」呵！何況最初的「十年」是孩提時代；第二、第三個「十年」是學習時代；第六個「十年」以後已入衰老時期；爲國家，爲社會服務的光陰僅僅是第四、第五、第六個「十年」，總共三十年而已！我於十七歲出國，二十七歲歸國；我的青春全在法國過了。

對於光陰遲速的觀感，我想，應視當局者的心境而定。同樣的「十年」，在快樂的人們看來，轉瞬溜過，在憂患中的朋友便覺得它們過得太慢；忙碌的人奔波終日，沒有空閒想到自己，根本不理會光陰的遲速；而優哉遊哉的人或享清福，陶醉於自然之懷，或尋快樂，沉溺於聲色之場，也不會去想光陰的遲速，而且光陰的遲速與他的生活無關。我呢，托賴父母的蔭庇，在這十年，無憂無慮，得以安心讀書；雖則在國內時我已進了同濟大學，到了法國，我重新從中學讀起，一直讀至一九三〇年

一月十七日，在里昂大學文科考過論文為止。在這段時間裏，我相當享過清福，至少和目前的牛馬生活大不相同。我一天到晚在書本中過活；要不然，用功用得膩了，就出外作一小旅行；在暑假裏——有四個月長的假期，——我東跑西走，出外「避暑」或「尋暑」；我沒有注意到稍縱即逝的光陰，彷彿生命是無終極的，而光明會永遠籠罩着我。

然而有時一種傷感擾亂了我的情緒，那是我的鄉愁。我曾以蜘蛛的游絲比喻閒愁——請讀「剪愁」見「沙坪集」（正中書局）——鄉愁也和游絲那樣，最善牽掛。它乘你不防，鉤住了你的頭髮，鉤住了你的心腸。濕膩膩，冷沉沉，看不見，摸不着，理不清，掙不斷，別是一樣風味。在那個時候，整顆心吊在空中，又像包在棉花團裏；肝腸癢癢的，恨不得挖出來搔搔！這種現象很奇怪，當然不是快樂，可也不是痛苦，而是一種說不出畫不出的不舒暢：彷彿故鄉有的是磁力，把我們的心向它吸引，而空閒阻止我們的身體朝着心的方向前進。

我到法國後最初的半年鄉愁最濃。我出國時，只懂英文和少許德文，法文完全不懂。到了里昂，從頭學起。我是里昂中法大學（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的第一批學生之一——那時北平西山的中法大學還沒有成立；——同學總共一百五十人，內中女同學十三人。在男生中間，我

的年齡是着末第二個最輕；在全體中間，我是倒數第三名。我們聚居在一個山頂上的舊礮台裏，半天補習法文，下午空着無事。每當天氣晴朗，登山一角，仰望天空的浮雲，俯視地上的落葉，不禁想起了遼遠的故鄉。於時我的心靈，跨上了白雲之背，越山渡海，去訪問遠處在三萬里外的親友骨肉。「每逢佳節倍思親！」春秋佳日，何嘗不思親？只是時逢佳節，人家團聚歡樂而我獨居，相形之下，不得不「倍」思親了！身居故鄉的時候，不知故鄉的可愛；身處骨肉之中，不知團聚的快樂。一到空閒與時間都產生了距離，銀灰色鍍上了「過去」，鍍上了「回憶」，把以往的小不滿意和小摩擦拭去了，於是只覺得可親，只覺得可愛……然而，唉！「可親」而可親的人兒不在身邊，「可愛」而可愛的鄉土不在面前，焉得不生鄉愁？

繼而我正式進了學校，功課增加了好多，工作比前忙碌。另一方面，我的舌頭開了凍，可以講法文了，於是結交了些法國朋友，不論他們是男是女，總之我沒有以後那樣寂寞了，鄉愁自然減少。四五年之後，功課或有頭緒，或成段落，自己也學得研究的方法，不致暗中亂摸，所以比較空閒，鄉愁又乘機而起。何況我在民國十八年冬和十九年初，接連收到中國家裏來的函電，——電報先後三通，——知母親中了風，病勢危殆。那時我很焦急，不再是鄉愁了：一方面，我的主試先生莫列斯·古恆

教授 (Maurice Courant) 老是把我的論文擱起，不予以公開口試；另一方面，那在論文考過之後，巴黎的大漢學家伯希和教授 (Paul Pelliot) 約我到巴黎大學中國學院去當講師，擔任「中國文學入門」這項功課，我答應不答應呢？自從中國學院成立以至那時，在那裏教書的中國人祇當 *lecteur*，現今破格找我去做 *chargé de cours*，固然伯希和先生別有所圖——他計劃與我合寫一部「中國文學史」，另由我編譯一部「中國詩文選」。文學史沒編成，而「中國詩文選」(吳稚暉先生署簽) 於一九三二年在巴黎出版了，——可不能不算一個很好的機會。如果當年我答應了，對於中國文化的宣傳，也許有更大的貢獻；——直至「八·一三」止，除「中國詩文選」外，我在北平出版了八部法文著作，收入「北平政聞報叢書」(*Collection de La Politique de Pékin*) 祇有「李白論」一部還差強人意。然而天下的事業不在少數，而母親祇有一個：我能爲了虛榮而犧牲母親麼？！我得從速回國！我一邊催促古恆先生，一邊與伯希和先生訂了後期論文考過了，伯希和在一九三〇之後來過中國兩次，合作的計劃始終未實現，而古恆與伯希和兩先生先後歸了道山。那年八月初旬我乘了法國郵船公司 (*Messageries Maritimes*) 的「梅脫笙舍爾將軍號」(*Général Metzinger*)，離了馬賽，向遠東出發。

「梅脫笙舍爾將軍號」是一隻相當小的海船，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它屬於德國，大戰後，作爲賠款之一，劃給法國。每年七月中旬至九月中旬，印度洋中波濤險惡，旅客減少，船公司不肯開航大船，而且把船票跌價，吸引客人。我因爲急於返國，不顧一切，搭船便走。果不然，船出蘇伊士運河，一過亞丁，進了阿刺伯海，逢到五日五夜的大風雨，——據說尙係颶風之尾，——全船的门窗塞得緊騰騰，任何人不准外出，也不敢外出。船隻時而爬上浪巔，時而陷入深淵，前後左右同時搖擺，——這個動作最令人難受；——船內熱氣，炭酸，汗臭，油漆味交相織，即使胃健如我，終究倒了胃，而且吐了。第六日早晨，雨止了，風勢也殺了，艙門打開，我奔上甲板，呼吸新鮮空氣。卽在此時，還要緊緊抓住欄杆，否則巨浪要把人捲入大海中心，而海中長而大的沙魚正在游弋！

船從馬賽啓碇，穿哥塞牙與撒丁島，入第勒尼安海，經對峙的西西里島（島上有埃特納火山）與意大利的勒吉俄城，進地中海東南部，由塞得港通過蘇伊士運河及紅海，由吉布丁（對岸便是亞丁），亞丁灣而入阿刺伯海，過錫蘭島上的哥倫坡，向南行，穿過馬六甲海峽（北面是馬來半島，南面是蘇門答臘），抵星加坡（馬來的南端），繼而折向東北，經西貢，香港，迄於上海。這個長長的路程，十年前我已走過一次，那時由東而西；此刻再走一次，却是由西而東，兩度旅行都抱了莫大的

希望：由東而西時滿欲觀光傾心已久的歐洲，尤其是這個從中古時代以來素號歐洲文化中心的法國；由西而東時，急於重晤久別的祖國，尤其是中風小痊的慈母。古人云：越近故鄉越心怯；當時我確乎喜懼相煎。九月十四日黎明，船進吳淞口，我老不肯下艙，爲的要儘量吸取祖國的空氣。舉目遠眺，峻台灣別來無恙，借居中國公學校舍的同濟大學，——我在該校爲時雖短，它究屬是我的母校，可是在同濟的一切同學錄中，從未發現我的名字，——以及水產學校，巍然在望！

船泊楊樹浦。到碼頭上來接我的是靜芳惠芳兩妹，——出國時惠芳還梳着兩條小辮子，打着一個大紅蝴蝶結，此刻已變爲少女了，——壽生壽復兩弟，——壽生已於民國三十一年去世，——以及堂弟表弟等多人。我急於要看母親，跨上汽車，疾馳而去。

民國十九年九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時正，我踏進我家的大門：這個日子，這個時辰，我很記得，我務必記得，因爲一年之後，一分鐘不多，一分鐘不少，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時正，可憐的母親在我懷抱中斷了氣！

母親的病沒有像我理想中那樣嚴重；——說得準確一些，母病的嚴重期已過，而第二嚴重期尙未來。她立在客堂中等待我，客堂中點起兩支臂膊大的紅燭。父親坐在椅上。我歡喜得只想笑，她

歡喜得只想哭父親從中勸導母親的精神尚好只是面上血色少些嘴也有點歪——我對鏡自照自己的嘴也像小學生玩的「跳跳板」不十分平正。她的口齒也很清楚，腦筋依舊很靈敏。我想如果她調養得法，不難完全恢復的！——誰知她的生命只延長了一年，希望竟成泡影！

那天的中飯吃得最熱鬧，最愉快。積年的鄉愁一掃而空，骨肉之情炎炎如烈火，烈火焚斷了千萬縷愁絲。席間大家縱談家常。父親頭上多添了幾根白髮。從他言語中，我隱約窺見家境已不如前；但是回顧我們這批兄弟姊妹，都英爽如此，直是一批生力軍；即使艱難當前也有什麼可怕呢？

全室祇聞笑聲。哦，祖國的空氣果然是不同的：這般芬芳，這樣使人陶醉！

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生死哀樂兩相棄

我歸國以後，除了我的母親外，我所急於要看的病人就是我的伯父。我早已知道他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可是我不知道他生的是什麼病：在某一家庭中，——就是那三封因母病而催我回國的家信之一，——家人報告我如此。

提起了伯父，我立刻想起他老人家所給予我的恩惠。我的父親是絲繭商，終年在上海；我的母親和弟妹也都住在上海。我却從小在無錫讀書，全由我的伯父負責處理與督促。那時，父親和伯父尚未分家，所以我們在上海有一個家，在無錫也有一個家；嚴格說起來，上海的家是我的家，無錫的家有兩部份：在無錫的東亭鎮上，我們有兩座相當大的房屋，一座比較老的是伯父的家，一座新而且大，別號「野花園」的是我的家。每年夏季，父親和母親率領弟妹到野花園來避暑，——有時父親太忙，祇有母親和弟妹來無錫小住。

那時我的伯父在鎮上開一引義吉字號，同時經營米行，醬園，糟坊，如果我們退後三十年想，當時的米行兼醬園糟坊，尤其在一個鎮上，是什麼樣的局面，就可瞭然於我的伯父的身份和地位。在東亭鎮上，他是一切公務的首腦。伯父生得身材魁梧，性情剛毅，心地善良，克苦耐勞。他最樂意於修橋鋪路，施粥送藥；鎮上的人都敬重他，稱他爲：「大先生」——依照無錫口音，「大」讀如「度」。凡有糾紛，必待「大先生」一言而決；凡「大先生」所提倡的事，他人無不景從。東亭原是無錫四大鎮之一，文化並不落後，有幾位舉人，十多位秀才與拔貢，這些人，宛如羣星捧月，惟伯父馬首是瞻，這也可以解釋伯父聲勢之大。我在四、五歲時，便和這批文人接觸。他們常常非正式地教我認字，我

記得那時店中定閱三種報：上海出的「時報」，無錫出的「錫報」和「新無錫」。「時報」給我的影響最大，因為它附有半張石印的畫刊——該畫刊每次提及國父名諱時，故意寫作「孫汶」——畫刊當作我的讀物。「時報」的文字副刊叫做「小時報」，我到了十六歲，首次公開發表文字，那是絕句與律詩，即登在「小時報」上，迄今不覺二十餘年了！

在五、六歲之間，伯父有一個驚人的發明：每晚收了店之後，約莫八時，請一位秀才先生到店中來為我講一兩小時的「三國志演義」；所有的店員，從賬房先生起，不約而同做旁聽生，大家捧了一部「三國志演義」在旁伴讀。伯父自身並未受過優良的教育，他不懂「教育學」，而他這個措置，在當時是非常新穎而膽大的：不讀「四書」，「五經」，而讀小說，虧他想得出！那一年，我進步很快：「興趣」是治一切學問的原動力，它的重要遠在智慧之上，聰敏而不肯用功，聰敏也是徒然的！以後我的愛讀小說，甚至自己寫小說或翻譯小說，都是那時養成的習慣。——今後我如寫得出比較滿意的小说，那我一定要把它獻給伯父在天之靈！

我七歲時，父親和伯父都主張我應當正式上學了。他們雖則如此決定，却又捨不得送我去進「子曰」店——同時鎮上也沒有一隻像樣的學校。於是伯父想到了創辦一隻改良私塾。他把野

花園的一部份，改作一所具體而微的學校；延請一位懂得算學等等的秀才先生，來做我們的老師。我說：「我們」因為那隻改良私塾固然爲我而設，作讀的有好幾位；老師的妹妹，老師的兩個兒子，伯父的大、二、三、四女兒——我的堂姊姊們。第一天上學，混身綳綾，背了新書包，書包裹放着七個紅棗子和一包雪片糕；紅棗子取其吉利，——爲何「七」個呢？我至今不懂，——雪片糕防我饑餓。我跨坐在木匠阿菊師傅的肩上進學；——據云搨在肩上，取其「出人頭地」。至今想來，祇有我的「傻勁」確乎出人頭地，其餘毫無成就，爲之一笑！見過「至聖先師孔子之位」（三鞠躬）見過老師（二鞠躬）見過師兄，師弟，師姊（相對一鞠躬）就算禮成。當天伯父大請客；老師當然是主客，那位教我「三國志演義」的老師是大賓，陪客都是舉人秀才；副桌才是親戚朋友，一共有七、八桌。伯父代表父親敬過酒，自己敬過酒，又指揮我敬過酒，於是向老師高高拱手說：

——以後阿壽如有長進，皆出老師之賜！

「阿壽」是我的小名，正式是「壽春」；因為我是在正月誕生的，祖父恰巧六十大慶。老師也拱拱手，連稱：

——不敢！不敢！

繼而伯父向那些舉人秀才環作一揖，說：

——還要請諸位老師幫忙教導！

大家連忙還禮，也說：

——豈敢？豈敢？

以下是一片稱贊我聰敏之聲：伯父笑逐顏開，非常得意。

我在私塾裏讀了三年。在這三年裏，東亭所在的一「鄉」——「鄉」是「縣」以下的區分，比「鎮」大得多，——設立了六隻新式小學，東亭分到第三、第六兩隻。我插入第三小學的四年級。繼而我考入無錫省立第三師範的附屬小學（高等小學）；投考者七百餘人，我僥倖考得第一名。伯父比我更高興！我是寄宿生，伯父很注意我的營養，——師範是出名的窮學校，每人分菜而食，一碟菜，一碗湯，肉片之薄，一陣風可以吹上天，——花了相當大的代價，叫校中一位工友頭腦每晨爲我燙兩個雞蛋，每晚爲我煮半磅牛奶。說到雞蛋和牛奶，它們引起了同學的妒忌，有人便罵我是「隔年端陽肉」！「肉」而隔了一「年」，尤其是端午時的肉，必須經過夏天，豈不「臭」哉？故而「隔年端陽肉」卽是「臭肉」，「臭肉」卽是「像煞有介事」。

後來我總去上海，進青年會中學（日校），繼而進同濟大學。暑假中，我必回無錫；伯父必爲我找得一兩位秀才先生來補習中文；單日作論說，雙日作詩或作對句。卽在上海，我也有一位舉人老師爲我講解經史，又叫我圈點「飲冰室全集」。

我的出洋，全仗外祖吳稚暉先生的提攜：從決定、準備，以及船開出吳淞口，先後不過兩星期，我不及向伯父道別。然而伯父來信贊成我出洋留學，認爲這是「顯宗耀祖」之舉。顯宗耀祖麼？十年的辛勤，祇落得在中央大學當了十年的教書匠！

我一回到上海，立卽拍一個電報給伯父。他回電喚我從速到無錫去。我在上海耽擱了幾天，就去無錫。十年以前的無錫和十年以後的無錫大不相同：無錫摩登化了，其實一切在變：二十七歲的我難道和出國時十七歲的我相同麼？公路已經通過東亭，我本來可以乘人力車回故鄉；但我和故鄉闊別已久，我願意一路走，一路看，步行回去。號稱十里的距離，一小時便走完了。

我一踏進東亭鎮，就知道伯父喜歡之餘，將我回來的消息傳給大家。從東亭鎮入口——卽公路站——到伯父家裏，先要走過北街，橫街，西街，然後至東街。每條街上我都有認識的人，這些人都立在門首向我招呼。我一面寒暄，一面走。

我到義吉字號時全家——除了伯父——已在那裏接我。我立即問作父睡在那裏伯父的房原在義吉的後進，和店面僅隔一道板壁，當然不十分清靜，空氣也不十分好。病後，他搬到義吉對面，中隔一街，濱河的「便佳簾」去了。便佳簾是一排三間，兩進，朝南，濱河的一個軒。吳稚暉先生取「得此便佳」意，爲之題扁曰：「便佳簾。」這一座明窗淨几的小屋，不用說養病，即使無病，蜷伏在那兒修養，也是絕妙的所在。可惜「八·一三」以後，無錫淪落的時光，我敵兩軍在東亭拉踞戰六次，傳聞野花園與便佳簾都夷成平地了！

伯父的精神原已「挫」下去了；他初聞我回國，繼而接到我的電報，終至看見了我，大爲興奮，病勢減輕了不少。他向我說：

——阿壽，我以爲看不見你了！

他垂下幾滴淚。我趕緊安慰他：

——老伯，你不要心焦，不久你就會好的！

這句話，起初我的確這麼想；等我背了伯父，問清了病情之後，便變成違心之論了！爲何呢？伯父病起時，只是腹痛，痛得凶，痛得怪。無錫有一位很有名的美國醫生，叫做李克樂，已在中國行醫三十

年，活人無數。伯父請他下鄉來診兩次：第一次，他獨自來了，說病勢不妙，要行手術；第二次，他領了一位中國大夫，王海濤博士，下鄉來同診，大家以為非開刀不可，遲了，病人要吃不消的。但是……哦！在這個「但是」上，伯父便送了命……但是，在行手術之前，須由家屬簽蓋，立下一張生死憑書，以免萬一出了一毛病，死者的親屬找醫生打麻煩。這張證書，家中無人收簽；既無人簽字，醫生也不敢行手術；病者只得死！原來伯父所患的是盲腸炎！如果我早回國半年，我一定簽那張證書；盲腸炎不是不救之病，問題在乎要早開刀。不幸我遲回國半年，弄成這個不可收拾的僵局！伯父的盲腸怕已爛了，說不定膿汁流入腹中，引起了腹膜炎，所以有劇痛。幸而他患的是慢性盲腸炎，否則在數天或十餘天內便得昇天！

他睡牀已經半年，今天擁被而坐，向我問長問短；而且，天大的喜事，他居然嚷餓！他進了些蓮子人參之後，吩咐在他牀前鋪下酒席，招待我這個心愛的姪兒。我在老家裏住了兩天，即回上海。我之所以急於回上海，因為我尚未找到職業。這一點，伯父是同意的。

過一週，我接洽好了國立勞動大學的職務，安心再回無錫。這一次，伯父大規模請客。我先去祭了家廟，然後敦請親戚，隣居，朋友赴宴。宴席設在野花園，那兒有兩個大天井，可以非幾十桌酒。前吃

三天，後吃三天：總共請了六天。鄉間的婚喪喜慶都是如此的：不但被邀的人來，他的全家以及僕役也跟了來；被邀的人來「作客」，其他的人來「幫忙」，「幫忙」者，「幫吃」之謂也！我覺得只須生活程度不過高的話，這種風俗怪有趣，值得保存。野花園離伯父住的「老屋」有一里多路，我不敢將伯父抬到野花園來。他也不如此要求，他只要我每餐「親手」撕一條鷄腿給他吃！

可憐的伯父，盲腸炎本非不治之症，祇因家人之膽怯和無知，終究歸了天。洵乎「一知」是難的！

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十一日。

冥漠重泉哭不聞

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時正，我的母親在我懷抱中斷了氣。我回家恰好一整年，一分鐘不多，一分鐘不少：因為我在民國十九年九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時正，跨進了家門。

母親姓孫，無錫石塘灣人。「孫」是無錫的大屬，一門三鼎甲，文風是最盛不過的。孫家人口也很興旺。母親的堂兄弟、堂姊妹很多。如果我斗膽批評一句，在母親的姊妹兄弟行中，似乎女的比男的更聰明些。母親在她的姊妹道裏，年齡比較大些，即使不是大姊姊，至少也是二姊姊：我想不起有

比她大的，我祇稱呼她們「幾阿姨」而已。

母親生了不少孩子：我是老大，溺愛不用說；我之下是一個妹妹，死時已經十一歲（？）；我有時欺負她，曾經掌擊她的頭頂，至今想來，我的手心還覺得怪辣辣的！她死了，母親很悲傷；伯父便把自己的第五個女兒過房給母親，那便是靜芳。此後，母親又生了一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女兒是蕙芳，——在我們兄弟姊妹中，蕙芳最像母親，——而兒子夭折了。繼而又是一個兒子：壽生和壽復。壽生已於民國三十一年去世了；在他生前，因為脾氣怪，自私過了度，——也許是病態，——最不得旁人的同情，因此母親很替他擔憂。壽復的先後，母親還生了一個女兒，可是她只活了幾個月。母親總共生了七個子女：她的辛勞可想而知！

在健存的靜、蕙復和我四人中，不生問題，我的資質最差；天生就一副直心直肚腸，外加七分憨勁，——亦許有九分，少說些，與自己爭點面子！然而我有兩項本領，為他們所沒有的，即使有，也比我少得多：開明的樂天，——不是盲目的癡頭怪腦，——和吃苦耐勞。吃苦耐勞這一點想來是受了伯父的影響；他老人家的吃苦耐勞大概是從外祖吳稚暉先生處學來的。然而「吃苦」需要「吃得消」，「耐勞」需要「耐」得住；換句話說，吃苦耐勞必須身體好，精神方面要樂天；——樂天還從

身體康強而來，固然有身體弱，而樂天的人，只是少到如鳳毛麟角了，那麼我的身體好不好呢？我是在農曆正月裏誕生的，恰值祖父六十大慶，而伯父接連生了四個女兒，——他接連生了五個女兒，第五個即是靜芳，比我小，此刻她尚未出世；——因此種種，我變爲掌上明珠，是一個活寶貝！自從祖父起，沒有人不愛我；如果父親責備我一句，他就要引起祖父的肝火，或伯父的勸導，母親當然也很喜歡我。溺愛的結果，我瘦弱不堪！直到七歲，我還發驚癇。我去舅婆家時，大家戰戰兢兢請我吃粥，不敢給飯我吃，恐怕吃「頓」了！有一次，在自己家裏，我吃了半個糰子，竟然噎了過去！我的能吃苦，始於寄宿無錫第三師範附屬小學；儘管伯父出了很高的代價調養我，——請觀上一節：「生死哀樂兩相乘」——苦是吃定了；單論吃，肉薄如紙，湯清如鏡！我坐船進城入校那一天，母親大哭一場，彷彿送我充軍！這樣的哭，我猜想，在我身上用了三次：第一次，我進第三師範附小；第二次，當我出洋的時光；第三次，我想娶法國女郎爲妻。第二次的哭，是背了我哭的；第三次哭時，我遠在三萬里外，沒有看見；所以我在上面說，我「猜想」如此。到了學期終結，我回家，面色比離家時紅潤得多，——「胖」還談不到，——於是母親放了心！

當我在無錫讀書時，每逢暑假，母親和父親，或她獨自一個，到無錫來避暑。我們住在野花園裏，

——關於「野花園」請讀「生死哀樂兩相乘」——很舒服。蕙芳誕生以後，母親帶了她來。那時在母親心中，我已逐漸讓步給蕙芳了：這不是說母親不愛我，而是說母親也愛蕙芳，也許更愛蕙芳些。那時的蕙芳長得又肥又白，好似一隻小白兔，又如一頭暹羅貓，不由得人家不愛！野花園前後有兩個大園，前園濱河，後園有大松樹爲蔭。後園的一隅，有牆圍了一角作爲小園；小園後是母親的房間，附有套房。我那時住在「朝南軒」裏。每日下午，我們在松蔭下剖食西瓜或青皮香瓜——瓜名很雅，喚作「青壁綠玉」；夕陽啣山時，即在同一地點進晚餐，每餐必有煮水品蝦，祖父用以下酒，而珊瑚色的蝦腦乃是我的專利品！餐後乘涼，改在前園；不但園子更大，因爲濱河，更涼爽。關於那時暑期生活，我曾寫過一篇「薄暮」，載在二十年前的「太平洋」雜誌上。

在寒假裏，母親必回無錫過年。父親也回家的，不過回來得晚些；彼時所謂「年節」指農曆新年，父親必須把賬目弄清楚了，方能離開上海。那幾年，正值我家欣欣向榮時期，因此每次過年，大家都很快樂的。在這個過大年節裏，伯父是總提調，而母親主持家內一切事務——父親要到「小年夜」纔回來，無從管理，伯母是位老實人，不會管理。大掃除，貼春聯，掛「神子」——這是無錫土語，即祖先神像，祭祖先，祭家祠，以及若干準備工作如宰豬、磨粉、推年糕等等，在伯父或母親指導之

下由我們自己或僕人們或臨時僱的短工按部就班地一項項做去，凡是達到「節」離不了「吃」，古今中外沒有例外。那時生活便宜，又值家境順利，從農曆十二月二十四日起，至農曆正月半為止，天天大吃而特吃。像八九歲小孩那麼大的魚，用缸來煮的雞（每缸八九隻），以及魚翅、海參等等，應有盡有，而在抗戰第六年的今朝，回想起來，恍如隔世！到了年初一，各位長輩都有「壓歲錢」，賜給年齡在十六歲以下的小輩。我因為祖父喜歡我，大家想討祖父的喜心，給我的「壓歲錢」比給別人的來得多：在我自己家裏，以及在親戚處，所得的「壓歲錢」總數在三十元以上。那時每元（銀洋）值三千二百文。從那時到「八·一三」，生活大概漲了三十倍；從「八·一三」到今年民國三十二年，生活漲了至少一百倍——有許多東西漲至四五百倍；姑且以一百三十倍計算，往昔的三十元等於現今的三千九百元！每年這樣一支小小財產，我都交給母親保管了。

母親是一位精明強幹的人，可是絕不自私，極富於正義感。她襄助父親白手起家——請參觀下面「白骨相撐如亂麻」——共過患難，她的奮鬥精神遠勝於我們做子女的人。她辛勤了一生，沒有享過多大的福，現今竟然躺在我懷中抽氣：人生，哦！人生，到頭來一場空！

晚年來，她因為相當胖的緣故，容易氣喘，容易咳嗽，然而沒有什麼大病。誰知這個似乎相當康

強的體健是欺人的，多次的生產，以及不斷的奮鬥，淘虛了她的身體。某次，——那時我尚未回國，——在戲園裏面，不知是她俯身拾物還是突然倒撞下去，她中了風。抬到家裏，延醫療治，好好壞壞，臥牀半年有餘。繼而可以起牀了，繼而又稍稍發過一次。我回國時，正當她第二次痊愈，她已能立在客堂裏等待我，——請讀「洪波浩蕩迷舊國」——足見精神與肉體已經相當恢復了。我歸國以後，初在勞動大學服務，繼而入中央大學任教，母親只知道我在勞大，因為勞大的停辦，和我的進中大，都在她去世以後。我忙於奔走衣食，很少侍奉母親。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四日早晨，家裏打電話給我，告訴我母親病危。我僱了汽車趕到家裏，她已不能開口了，不久陷入昏迷狀態。我爬上牀，抱她在懷中，她就在我懷中抽噎，約莫抽了一小時半，斷了氣；壁上掛鐘指着十一時。

母親已經去世了十一年餘。我有時想起她，有時並不想她。可是，每次我達到比較嚴重的不如意事，或極端倦乏時，——例如民國三十年暑假重慶蒙受「疲勞轟炸」的幾天，——即使白天我不想她，晚上「必夢見」她。就是在昨天，——民國三十二年一月二十一日，——我開始寫這篇小文，夜間又夢見了她。這是母親的靈魂來安慰我呢，還是我的潛在意識去找尋母親在天之靈？

春風不愁不爛漫（上）

（A） 星期日做什麼事？

（一）

福熙先生：

今朝讀報，見你提出利用星期日的問題，而且從此以後將開一專欄，大家可在「小貢獻」上說話，這真是喜出望外了。

可惜，對於星期日做什麼事的問題，我一點都不能貢獻你，因為我在每一個星期日，與你所說的一樣的只有無聊而已。

鄙意以為，中國人太偏於個人生活了，在馬路上滾滾行走的，當然是人各一心，漠不相關無疑；其餘幾百人幾千人，同在一個電影院中，何嘗是一個團體呢？即使是一個商會，一個救國團開會，還

是各人吐他的痰，旁若無人，各人還是毫無團結意識的。

所以鄙意以爲利用這星期日，組織運動友誼會，或者共同研究絲竹音樂，繪畫旅行，或者談論一門學術，報告各人看書及研究的經過，由少數人做起。先定一月一次，或兩次，漸漸納入正軌。未知先生及「小貢獻」的同好者以爲何如？

張立民。

(二)

只就上禮拜說吧。

早晨十一點半起床，坐電車到新開桃花宮吃飯。

大家走了一陣，沒有辦法，只好去看電影。

又到桃花宮吃飯，因爲想不出別的好地方。

在大世界走了一陣。

回去睡覺。

我忠實的寫出來，如果有人要笑我，那末我等待看高明的你們的生活情形。

沈辛。

(三)

回憶在做小孩子的時代，天天都在盼望星期日的到來，每到了星期三，就屈着指頭計算了。可是現在，談到星期日，好像和那「五·九」「六·三」的國恥紀念一樣，使我不敢去想它，究竟爲什麼呢？我自己也不知道，幸虧得在中國的社會裏，除了智識界和機關之外，分不出什麼星期日與不星期日，還可以模糊地混過去。

郁文。二十一年六月六日。

(B) 提倡星期茶話會

自從春苔先生在「小貢獻」第五號內提出了「星期日做什麼事？」後，接着王庾先生在第一七號內提出了「我們如何利用暑假？」我今日來貢獻一些意見，我以爲這兩個問題可以併在一

起解決，解決的方法是創設星期茶會。

如果對於我個人說法，那很容易辦：實際上我是沒有星期日的，終日伏在案頭，於鋼筆，墨水，紙張中過生活；有時出外遠足或看看影戲，皆因這位腦子先生勞倦了，不肯再用功夫，逼得我出去。然而獨樂不如衆樂，我雖然承友人們給了一個「熊」(Ours)的別號，尙未至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程度：所以我來提倡星期茶會。我生平萬分地尊重自由——人家的和我的：我不願集會有什麼形式，何況我們想快樂地過這星期日，如果要搭臭架子，舉什麼主席，書記，豈不糟了？倘使要用什麼什麼研究會名義，那纔叫做隔年端陽肉——今日恰是端陽——其臭不可聞也！至於友誼會這個名字，未嘗不可用；只是我在已成立的諸友誼會中，常常逢到不友不誼的事情：此名不祥，去之爲宜。

在法國有種文藝科學家聚集處，叫做「沙龍」(Salon)。「沙龍」這字本作「客廳」講。主持「沙龍」者大都是極美，或極聰明，或有名望的女人。「沙龍」中先預備些茶點與無數椅子。與會的人走了進來，先向女主人行了禮，然後與別人握手。行禮既完，使自行用茶點；有些古板的「沙龍」例如巴黎杜·拉·何虛夫古公爵夫人(Duchesse de La Rochefoucauld)的「沙龍」中，由女主人敬客。茶點過後，便自招朋友談心。如果肚子還餓，不妨再用些點心。有時請「專家或名人作

一無形式的演講有時放電影有時打開無線電機來談劇本之類是種種演藝有價值的好東西。我想我們不妨仿製一番。我們大家是兩袖清風的教授或學生，我們不必要誰請客，我們自己請自己；大家搭分子出錢來買茶點，豈不痛快！至於女主人，有勞多才美貌的春苔夫人一當內子亦可幫忙。我生性是一個「霹靂火」，立等讀者先生們的贊助，並望星期茶會早早實現。

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

仲年先生研究西洋文學，并以極純熟極美妙的法文，寫成「李太白研究」及中國文學名著選述等多種，在巴黎出版；而且竭力介紹西洋名作，在「南華文藝」及「大陸雜誌」等處發表，給我們精神上的安慰。可是，他安慰人，終日伏案寫作，其勞倦亦須有相當的調濟，所以提倡茶會。我們希望這茶話會的組織成功，在星期的休息中，我們還能親近徐先生徐夫人，聽他們及諸友的珠玉一樣的字句。

(福熙)

(C) 文藝茶話第一次

孫福熙

連日霪雨，到了星期日，更是悶人無路可走。有一班文藝朋友，卻以星期茶話會，來傾吐他們的沉悶。

二十一年六月十九下午四時，不管雨下得怎麼大，朋友們都冒雨準時到環龍路花園別墅。房間很小，卻有薔薇與百合花的佈置，擴大了天地。

滿滿的人叢中，主人劉雪亞女士，起立唱名介紹各人。其中有許多有趣的頭銜：「陳抱一先生，美麗的封面家」（因為他作文提倡刊物的美化）、「章衣萍先生，女子書店的姑爺，因為章太太是女子書店的老板。李唯建先生，美麗的死讚美者。華林先生，詩人，可惜有一點鬍子，這不是古典，明天的貢獻上可以見到。」最後介紹「孫春苔先生，攔筆的畫家。」

主人進茶點，於是各人自由談話，自由飲食。

華林、徐仲年與李寶泉三人，正是同遊蘇州回來，所以，由汪亞塵提出，請華林報告蘇州的印像。華林起立報告，詞美意豐，略記如下：

「我們在蘇州參觀美術學校，這學校設在滄浪亭，而校長顏文樑兄，又以巨款建造一座新屋，式如幫德榮名人墓。這個巍峨的建築，全在直線的挺立，有莊嚴雄偉之氣。他不在滄浪亭中，所以沒有破壞滄浪亭的東方之美。東方建築多重曲線，圍欄曲折，適於深閨的聲聲歎息。可是劉姥姥入大觀園而驚歎，賈老母見莊稼景物亦覺可愛，所以園中有稻香村的設置，與法國凡爾賽宮一樣。不過

現在不是少數貴族玩賞的時代了。美術不能限於瑣碎的點綴。西方注重大體，而中國則愛在小小的東西上刻「赤壁賦」，一個桃核上刻馬，馬上騎人，人背有袋。因為注意瑣屑，忘記大體，所以東北地千里，也沒有人注意。東方比西方懂得自然之美，西方人把樹木修剪得一個樣子，而中國則孤松挺秀，垂柳搖絲，各得其美。」

徐仲年講一對鴛鴦，孫春苔講西湖一個學生，因救死鹿而發瘋，見人就說「我要救你」，實在是學藝術者應有的病。

聚會一直到六點半鐘，商議下次二十六日，下午三時，在北四川路新雅舉行。各人可以隨便約朋友到會，不認識者亦可自由加入，去旁聽他們的談話。

(D) 第二次的文藝茶話

孫福熙

文藝茶話第二次（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地點在新雅樓西廂，這一次，談話的生活，被作畫的生活所填充了。

到會以後，大家談鋒甚健，對於華林先生的鬍子，大家都有所討論，後來，有人提出要我爲他畫

肖像，於是大家都畫起來了。

當初在茶樓的紙單上隨便作畫，後來，有人去買了大紙一大捲，筆呢，有身邊的自來水筆，有茶樓寫字用的毛筆，有堂倌記帳夾在耳朵邊的鉛筆。其中以陳抱一先生畫鍾女士的「沈思」，最得神韻。

(E) 于役武漢憶「文茶」

這是十五年前的事情。

那時候，孫福熙（春苔）主編某報副刊。有一位讀者投一篇文章題目大概是：「如何有意義地過星期日？」星期日是休息的日子，自然應該消遣一下，散散心。問題在此：既然要消遣，又得「有意義」，那就困難了！春苔叫我公開答覆，我提議舉行「文藝茶話會」。

茶話會並沒有什麼稀罕，人人參加過；甚而約友上茶館，有「茶」有「話」，也可以算作茶話會。但是這個文藝茶話會，確有它的特點。第一，它是一個無組織的自由集團；它沒有會長，祕書等等，更沒有會章那一套，誰願意參加，誰都可以參加，誰有時間參加，誰就參加。它祇有四個「主催人」。

黃天鵬、孫福熙、華林、徐仲年、主僕人等於幹事，每週負責籌備，沒有「權」更談不上「利」。第二，它是一個純文藝集團：茶話會中只談「文」與「藝」，不准談政治（免得爲野心家所利用），不准批評宗教（避免無謂的爭執）。第三，在原則上，會中不分賓主：赴會的人，各出各的茶資；如赴會者邀請客人，他兼出所邀者的茶資。第四，這個集團，開會時存在，閉會即散掉。我們希望每位赴會者有自由、自在、自主、友好之感；我們充分地達到了這個目標！而它的特點中的特點，也可以說空前的特點：它沒有一絲一毫的功利主義存乎其間！

每星期日早晨，在「時事新報」上，刊登這麼一個廣告：「文藝茶話會（以上大字）茲訂於×月×日，星期日，下午兩時半，假座×××，舉行第×次茶話會，每位茶資半元（最多時一元），歡迎踴躍參加！（以上老宋四號）」除了地點每週更動外，其餘如：日期、時間、所登的報，甚而廣告地位，都是固定的：很容易查，也很容易記憶。開會時，絕無形式，以談天爲主；有時有小演講，小音樂會，小展覽會，以及魔術表現等等。有時舉行遠足或短距旅行。參加的人，不問男女，不問老幼，不問派別，不問有名無名，一概歡迎。第一次茶話會是在環龍路花園別墅三號，春苔府上舉行的，由春苔、雪崖（孫太太）招待；出席者：沈尹默、李唯建、黃廬隱、益成、孫泰和、華林、汪亞塵、章衣萍、吳曙天、黃天鵬、陸

助、徐蕙芳、徐仲年等十五六人。此後出席者飛速增加，直到一次四百餘人名流如柳亞子、柳无忌、金、邵洵美、徐朗西、應雲衛、蔡楚生、曹禺、崔萬秋、徐悲鴻、徐蔚南、謝冰心、謝冰瑩、張聿光，以及許多刊的主編先生都參加過（信筆舉例，不計前後，更不能全憶。）大家很愛護這個會，因為它不是某個人或某幾個人的會，而是大家的會。不但中國人喜歡這個會，而且外國人也曉得這個會：參加有法國人、比國人、意國人、英國人、美國人，以及兩位入中國籍的德國人（一對夫婦。）法文「上日報」為我們出特刊，英文「密勒氏評論報」把常出席的幾位會友列入「中國名人錄」。

在這個會的全盛時期，海上開人常常邀請出席會友遊園，聽音樂，觀游藝，吃茶點，甚至宴會。例冠生園主人洗冠生先生邀我們參觀他的餅乾製造廠，請我們大嚼夾心餅乾，香草冰淇淋，並吃菜：那天我們一共兩百餘人，合攝一影，筆者恰巧蹲在先生旁邊（他也蹲着。）真正「小胖之見胖」哉！

那時候，我們的同人刊物有：「美術生活」，「文藝茶話」，「藝風」，「藝術週刊」，「彌羅週刊」，「新壘」，「文藝春秋」。每週如有刊物出版，主編者必攜帶赴會，分送會友。

某次，茶話會恰值中秋，更友在晚間，段壘覆謁路馬思南路口均中法師宜會草廳上舉行。並且

請定精律赴會者必須男女成雙（福開博別不許年齒）「社會日報」主筆陳鳳屏先生因登報徵求臨時女友，俾得赴會，居然有一位很美，家世很清白的趙女士前去應徵！那晚，逸興橫飛，我們還全體攝了一張「大團圓」照相。

這番待我回到上海，再把它復活起來。

漢口三十五年七月十八日。

白骨相撐如亂麻

震動世界的淞滬之戰，是中日大戰的序幕，是「睡獅」醒後第一聲怒吼！

那時我在勞動大學服務。每晨七時，我從上海霞飛路動身，乘自備包車至閘北寶山路口，改乘公共汽車直達勞動大學所在地江灣；下午四時由江灣起身，回到家中。我的老家住在蓬路克能海路口，離北站很近，我因為一則自己住在法租界，二則主持或參加文藝茶話會——請讀「春風不愁不爛漫」——與中法聯誼會，我認識不少法國人以及法工部局的高級職員——內中一位即是「八·一三」以後，因為暗助上海從事愛國工作的同志而被漢奸刺殺的曹炳生先生。我的消

息相當靈通。「一·二八」早上，我預先得到當晚要開火的消息。我一到校，便去報告校長王景歧先生。王先生自己也頗有所聞，但再三叮囑我鎮靜，避免使全校師生驚慌。我回到圖書館主任室，召集全體職員，藉口「以防萬一」，吩咐他們將全部書籍裝箱，釘蓋加封。勞動大學有三個學院：社會科學院與工學院在江灣，農學院和農場在吳淞。農學院有個分圖書館，我通知那裏把書籍釘箱運到校本部來。下午三時許，準備完畢，我打電話以五十元一輛的代價，——那時已是非常的價目了，——僱了兩部卡車，運裝書籍以及總務處的一切重要文件，運到王校長的府上去（法租界愛麥虞限路）。而爲了要表示鎮靜，全校高級職員，包括校長在內，挨到五時半才離校。

我們幾乎踏不進租界：我們抵達界路時，橫互於華界租界間的鐵柵門只開着一線了！我整理書籍，忘掉攜出我自己的兩部稿子：「留歐心影錄」和「法國浪漫派四大詩人評傳」。開戰後第四日或第五日，日本飛機把勞大圖書館炸成平地；於是，我這兩部不成文的東西，也犧牲了！此後，我因爲參加宣傳慰勞工作，當我軍未退却以前，我曾上過前線，到過江灣、大場、廟行等處；不過，往返忽忽，我沒有憑弔舊遊之地，事實上也不允許我憑弔。

但是，有一件事，我務必記載於此：勞動大學農學院一部份很值錢的儀器還留在吳淞，不及攜

出王景歧先生希望把它們搶救出來。那時候，蘊藻濱的大鐵橋已經炸斷，前線非常吃緊，而吳淞口有日艦多艘攻擊砲台；所以到勞大農學院去搶救是一件絕端危險的事！而且，假使要去的話，還得借重外人，以防萬一逢到敵人的哨兵。勞動農學院院長是李亮恭兄，農場主任是馬壽徵兄。馬先生的夫人馬青玉是比國人，爲了同情中國，爲了愛情，她忘了危險，忘了身懷六甲，自告奮勇願意率領人員到吳淞去。結果，出重價僱了一輛小汽車，馬太太攜同少數的人，毅然前進。途中艱難地渡過蘊藻濱，趁着日機在空中追擊掃射，又有一枚地雷在幾百碼外炸裂……：終究有志者事成，她完成了她的使命！不久，她產生了第二個女孩，嬰兒滿月時，母親却患了血中毒而長逝了！她死時僅僅十九歲！

「一·二八」於我，不但是國仇，而且還是家仇。我的父親是白手創業的英雄——我想如果「英雄」兩字作：「剛毅沉着，努力奮鬥，克服困難，迄抵於成的人」解時，我把「英雄」稱贊我的父親，絕非過諛！他以磁器店學徒出身，經過數十年不斷的努力，居然廁身鉅商之列，真非易事！當我家盛時，我的父親常與上海總商會會長沈聯芳先生，另一絲繭鉅商黃縉臣先生，以六百萬元的資本——收買江蘇、浙江、安徽的繭子；儼然是托辣斯。又，某年，中華書局營業不利，幾乎闕門；於是父親

約同友人，出來組織「維華銀團」，幫助它渡過難關，重新打定基礎。每次我走過重慶都郵街中華書局時，祇須望一眼那富麗堂皇的店面，不由得我不想起我的學徒出身的父親！就是現在農、學、工、商界巨頭中，有幾位是接受過父親長期資助的；縱使世態炎涼，貴人多忘事，我做兒的人可不能忘掉父親啊！「一·二八」時，家道雖已中落，父親還有四引絲廠，兩引縵普通繭，兩引縵雙宮繭，不幸這些廠，設在寶山路至天通巷一帶，就在商務印書館的東方圖書館附近，野蠻的日本人把它們燒個精光！父親傷心之餘，竟想自殺，幸而給我發見了！

母親早死了幾個月，沒有看見這種慘狀；假使「死」可以用「幸事」來形容的話，母親的死，乃是不幸中的大幸！

「一·二八」之役，中國人民蒙了多少損失呢？據上海市社會局初步調查報告，計開：

北區總損失：九八五、二一四、八七七元八八；

南區總損失：一八六、〇四八、五三一元一〇；

特區總損失：三一二、一九八、四六三元七五；

在北區損失總數裏，有：工廠直接損失：四五、三二七、九一六元；間接損失：二二、六六三、九五八元；而在直接損失內，有：二、〇〇〇、〇〇〇元左右是我父親的心血！

若干學校，在戰爭時，從危險地帶遷入租界裏來上課。暨南大學的臨時校址在武定路，當時我去教過書。

好像就在那一年三四月之交，我患了盲腸炎，進蒲石路的中西療養院去治療，由一位從哈爾濱來的俄國大夫用手術：經過良好，我絲毫沒有痛苦，住了九天便出院。盲腸割去，身體發胖至一百八十四磅！

淞滬戰爭結束，勞動大學奉命停辦。暑假後，我進中央大學教書，直至今。

民國三十二年二月九日。

人生由命非由他

——憑吊中國文藝社——

南京之有中國文藝社，猶諸上海之有創造社：有同等的重要性。

民國十九年秋，南京左恭，鍾天心，王平陵等，設立中國文藝社，創刊「文藝月刊」。月刊先由左恭主編，後由王平陵繼任；而彼時的「社」，徒有其名，它的惟一活動便是主持月刊。

民國二十一年，南京的文人越聚越多。華林由滬來京，主編「中央日報」的副刊；我自己早就進了中央大學。大家感覺南京缺乏精神生活。於是由葉楚傖先生作東，由我，平陵，華林三人籌備，在鷄鳴寺大宴文藝家。從這次的盛會，誕生了文藝俱樂部。

不過俱樂部以文藝會友，它的作用是消極的。我們認為中國文藝社有改組之必要，改組後的中國文藝社可以和文藝俱樂部合併；於是積極消極，雙方兼顧了。這個籌備，仍由我，華林，平陵三人負責。經過了兩個月的籌備，諸事就緒，假座華僑招待所開改組成立大會。當日參加的人非常踴躍，公推葉楚傖先生爲主席。大會正在順利進行，忽然橫生一個悲喜劇性的插曲：詞曲家吳梅教授突然起立，打着蘇腔，責備楚傖先生利用他人，造成自己的勢力；楚傖先生聞之大憤，就用蘇白當衆立誓：如存此心，他是「忘八」！蘇州人相罵，怪好聽！插曲幸無下文。改組後的中國文藝社，上有理監事會，下有總幹事（謝壽康），岐分文藝月刊部（由筆者主持）與文藝俱樂部（華林主持），又書記一人（王平陵）；社長當然是葉楚傖先生。會員三百餘人。

在南京中山北路有一座兩層樓的小洋房前面有個小花園門口懸掛兩塊長方字牌一塊上書「中國文藝社」另一塊則書「文藝俱樂部」都出諸徐悲鴻的大手筆。走進門跨過花園步入屋，先是一間小沙龍，可以名之曰：「談心室」也可以名之曰：「小展覽室」再進是一個可以容納五六十人的「文藝廳」有鋼琴古玩等物。室內外的色調以嫩綠與咖啡爲主，非常和諧，非常雅緻。正屋後面有一帶平房，那是俱樂部辦公室，工友宿舍，小廚房。正屋的樓上，設有編輯室，職員宿舍，客房。

每星期四，舉行文藝晚會，由華林和張蔣英主持，——張女士是交際組組長，——文藝界同人以及愛好文藝者可以自由參加。每次或有小規模演講，或座談會，或展覽會，或音樂會，或招待華籍和外籍過京的文藝家。總之，每次有些新花樣，極力避免形式及太嚴肅。那時，南京的「新民報」是大型報：我們在該報出有「文藝俱樂部」週刊，由陳曉南主編，星期四出版，登載輕鬆活潑的論文，宣佈當天文藝晚會的節目。天氣熱了，文藝晚會移到後湖或秦淮河去開。如有音樂家過京，我們就借華僑招待所大禮堂開盛大的音樂會。我們曾經作過大規模的春季旅行，由總幹事謝壽康代表葉社長領隊，遊鎮江，遊蘇州，遊上海，浩浩蕩蕩，直遊到杭州：當時各地各報均有詳細記載。

中國文藝社的另一部份是文藝月刊部，由筆者主持。其實，與其名之曰「文藝月刊部」毋寧名爲「文藝出版部」；不過，編印「文藝月刊」是它的主要工作，所以如此命名了。筆者接手之後，改爲委員會制，延聘：

范存忠教授審閱英美文學譯稿，論文，及自撰；

汪辟疆教授審閱中國文學稿件，及自撰；

商承祖教授審閱德國文學譯稿，論文，及自撰；

王平陵先生審閱中國新文學稿件，及自撰；

筆者自己擔任主編；審閱法、比、瑞、加文學譯稿，論文。審閱中國新文學稿件，及自撰。

此外，我們在正中書局，中華書局，出有「中國文藝叢書」先後由王平陵及筆者主編。這還不算，我們尚有外圍戰綫：在上海，我和黃天鵬，孫福熙，華林，發起文藝茶話會，刊行「彌羅週刊」（「時事新報」天鵬主編）「彌羅叢書」（女子書店，筆者主編）「文藝茶話」（月刊，輪流主編）大型畫刊「美術生術」（筆者主編）「藝風」月刊（孫福熙主編）「藝術週刊」（「民國日報」汪亞塵主編）在南京，則有「星期文藝」（「救國日報」筆者主編）那時的

中國文藝社宛如生龍活虎聲勢浩大

「八·一三」後，在九月下旬，我追隨中央大學入川；未動身以前，我把月刊部的責任交還平陵。繼而中國文藝社遷到漢口，它的負責人華林、王平陵等非常活躍——參觀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八日「武漢日報」七·七特刊中胡紹軒一文。中國文藝社三遷至重慶，社址先在舊珠市，後在觀音岩義林醫院內。於時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新成立，以張道藩爲主委，潘公展、洪蘭友爲副主委；中國文藝社併入該會，作爲附屬機構。道藩兄邀我重新主編「文藝月刊」，我立刻恢復委員制。在我負責期間，出有「抗戰七年來的中國文藝」分上下兩輯，是抗戰七年中中國文藝各部門的總清算。又曾刊出得過中央宣傳部獎金的「軍歌特輯」——中宣部聘請郭沫若、汪東、汪辟疆等十餘人爲評判委員，筆者忝附驥尾。然而時過境遷，人事已不如南京那樣單純；終究我脫離了「文藝月刊」。「文藝月刊」從此壽終正寢！

中國文藝社走進衰老的階級。它的表現越來越少，它的生命力一天凋竭似一天。平陵也脫離了它；華林獨自一個，打不起興緻。老實說，中國文藝社原是由我們三人創立、改組、扶持的；鼎足而三，而今三腳去二！我和平陵，所謂「脫離」，僅指卸責，並非裹足不去。於是中國文藝社變作「同人」

的文藝宿舍。今年二月，華林飛申；五月，我飛京，我不知道平陵離渝了沒有。

三十五年六月十五日，房主收回了借給中國文藝社的房子。

於是「中國文藝社」成了過去的名字！

漢口海陸飯店；三十五年七月九日，揮汗書。

百年多是幾多時

記得中國有位哲學家彷彿這樣說：「人生本來是很短的，內中還要睡去了一半，餘下來的日子，須得減去兒時暮年，憂愁痛苦；真正可以享受的日子委實無幾！」以前，我也冒充過詩人，自從十六歲上在「時報」裏發表了一首五絕，以後續做了若干首舊詩新詩；可是，六七年來，抱定了一碰碰主義——出典見「藝風」創刊號——以為在許多環境中，理智與情感不兩立，而處身於現社會裏，如果想減少痛苦，萬萬不可 sentimental；我咬緊了牙齒，抑制自己的情感，仔望做一塊無知無覺但堅硬的石子。

誰知這幾日溫和反常的天氣把這塊石子陶醉得可以；讀書做事，皆無情緒，大致那位被我從

門中放逐出去的情感女士，又自窗外偷偷跑來，向我誘惑。本來三十還缺一歲的我，若要心如止水，大致很難做到罷！今日天氣分外清朗，竟似春季三月，絲絲無名的閒愁，網住了我的心；勉強把兩個鐘點的書教完，匆匆歸寓，却又無事可做，無事能做；百無聊賴之間，陸士衡的「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時飄忽其不再，老晚晚其將及。」噲噲然徘徊於腦中，房內再也等不住了，步行送立人到銓敘部後，就獨自去遊鷄鳴寺，憑弔燕支井。

鷄鳴寺在鷄鳴山上，重建於明洪武二十年；在梁爲同泰寺，在宋爲法寶寺。當年梁武帝捨身三寶，便在此寺，所以很著名。寺前有燕支井，又名景陽井；陳後主，孔貴嬪，張麗華入此井，隋軍出之，故又名犀井；據民間傳說：若以帛拭該井石欄，石中筋脈作燕支色。我推測因爲孔張兩美人曾入此井，所以叫做燕支罷？

本來想驅愁，纔到此地，誰知一到此地，閒愁更密！梁武帝，陳後主，與孔張等的歷史，引起了我自身回憶，回憶呀回憶，被時間老人裝點過的回憶，銀灰色的回憶，你究底給我些悲喜？哀樂？使人怨，使人恨的回憶，你膽敢戲弄我！使我轉輾於消極與積極間，在奮發與頹喪中兜圈子！鮑明遠說：「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

沉響絕；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唇；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輿之愉樂，離京之辛苦哉？「何況目下的中國，竟是國未破而山河不在！叫這個小小的心，如何擔當得起七哀八苦呢？那麼，還是一超埃塵以遐逝，與世事乎長辭」地出世好呢？還是「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地入世呢？只恐閒暇中，多情或無情的傷逝追跡而至，反不如使此心勞倦，免得懷感；於是我緩緩下山，一步步重進塵世。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夜深忽夢少年事

心如膏火，獨夜自煎；思等流波，終朝不息。

——何遜——

里昂是法國大城之一，也是歐洲絲業的中心。然而在這個城裏，一切的房屋都是黑的，至少是灰色的；它的居民，多少混着些日耳曼種的血，所以很勤儉，可是從外表觀來，有些難說話，難搭交；——其實里昂人的友誼很能持久，却與巴黎人的一見如故，而一轉背，把你忘得乾乾淨淨，恰相反。在

這個城裏冬季似乎分外來得長，過甚地說，一年只有冬夏秋三季，至於春三分之二給冬季吞滅，三分之一混入初夏。里昂的特色，除了「黑」之外，便要算「霧」了；「冬」與「霧」是不可相離的，稱它「冬霧」固然不差，稱它「霧冬」也未嘗不可。這一層多情的「憶里昂」的作者（曾仲鳴）似乎沒有提起；或許他曾談及，祇是我讀過便忘了。

離開了光明的上海，——有人偏要說上海是黑暗的，那就要看各人的觀察點如何了，——離開了光明的上海，我老遠跑到多霧的里昂去，究竟爲了什麼？據說爲了求學！求學，好大一個帽子！人類等蠢：他以爲有了智識便有了幸福；殊不知越是智識淵博的人，越是去幸福遠；因爲「愚魯」或「幼稚」與「新奇」是好朋友；「智識」與「新奇」常常處於對敵地位，而幸福的大部分却由「新奇」構成的。爲了求學！可憐可笑的囑語！十五載光陰都斷送在這個癡夢裏，姑且不必談幸福，卽就些微的安慰而言，實地裏得着幾多好處？等類的喪氣話在十多年前是說不出的，一個十七歲的青年懂得什麼來？在國外流浪十年，用功十年，所得的結果僅僅這幾句喪氣話，有些不上算！不過，除了懷疑一切之外，還得着一個教訓：欲生存必須奮鬥，而學識是戰鬥工具之一；爲了求生而求學，然而生存並不一定幸福。倘使有人問我：『既然說：「懷疑一切」爲何再要奮鬥？』我自己也

承認不徹底，可是要知道不奮鬥即是自殺，而自殺，從大體觀來，是懦弱的舉動。我願做一頭雖受傷但奮鬥到底獅子，不願做一條搖尾乞憐的懶狗！

爲了求學纔到里昂去；學識固然陳列在眼前，煩惱也就追蹤而至。在第一年，把四個多月的「霧期」忍耐過去了；那時正在學 A B C D，雖則間或對於單調的生活相反抗，可因爲有嘴不會說話，跳不出如來之掌，祇得悶氣吞聲地的忍受。如斯過了兩年多，實在再忍不住了，決計暫時脫離里昂。

因爲已經有認識的朋友和一位同我年歲差彷彿的表叔在離里昂不遠的維爾佛朗區城裏，我決定也到那裏去。維爾佛朗區是個袖珍式的城，大致你化了三刻鐘便可把它走遍。它有一切的人造日用品——從里昂運來的，但無里昂的那種又高大，又黑暗的房子，和不息地噴煙的工廠；此城在曠野之中，好似一個綠色大海裏浮出來的一枚明珠。我向那裏的私立中學報了名，去補習法文和聽他們的國文班，——即法國文學史入門與法文選讀。

求學的癡夢，既然佈置下了網，祇等我掉入網中。可是，住宿問題尙未解決；寄宿在中學裏，雖則因爲校長寬待中國人，一切都占便宜，終究不十分自由，所以決定不寄宿。表叔領了我到處找人家

中一放，搬場已完。

第一次聚餐是那天的午刻。合桌的人是：家主，他的老夫人——年紀六十多歲，還煮湯做菜，——他的孫女約瑟芬，我和另一位祇寄膳的窪比雄先生，——後來相處熟了，我故意把他的姓窪比雄讀作「巴比雄」，於是他變爲「蝴蝶」先生了，因爲「巴比雄」作蝴蝶講。約瑟芬比我略爲年輕，中等的身材與美麗，面上略略有數點不妨事的雀斑。她並不引起我什麼特別注意，除了青年初見了少女自然而生的傾向以外。

如果我記憶不錯的話，那天是星期六。星期六午後有很多機關不辦公，工廠停工，學校放假。我老坐在家裏等待我的朋友與表叔；他們遲遲不來。暮春初夏夠熱的天氣使我逐漸入睡。我正迷途於清醒模糊之間，忽有隔房飛來歌聲的斷片：

Plaisir d'amour ne dure qu'un moment,

Chagrin d'amour dure toute la vie……

旋 磨 蟻

愛情的快樂祇存在一霎那，

愛情的痛苦卻保持了一生……

歌聲是這樣高昂而清麗，微微帶抖。隔房祇住了約瑟芬與她的祖母：老年的祖母那有這種美麗動人的喉音？無疑意的，歌音是約瑟芬了。

愛情的快樂祇存在一霎那，

愛情的痛苦卻保持了一生……

這個歌曲斷片在我腦中轉了三轉，引起了幼年讀過的中國詩句，如：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雒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

雒陽女兒惜顏色，行逢落花長歎息：

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

已見松柏摧爲薪，更聞桑田變成海。

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等等，無次序地，不完全地，來騷擾我。老實說：我之去里昂，一半爲了求學，一半也爲了逃愛。難道命運立意與我作對，撒下新的情網？



我是里昂中法大學第一批學生。那時曾仲鳴兄是該校的祕書長，我與約瑟芬由尋常的友誼進而以兄妹稱呼。她或許希望發生更進一步的關係，我卻要就此中止：這或許我錯了，或許我有理由。總之，我請仲鳴兄以學校名義，喚我回里昂，我第二次逃愛了！

里昂中法大學的校舍是一個很大的舊砲台。位置在一座山上。宿舍一共有三層，下面是教室，閱報室，膳堂等等；依中國說法：便是一座四層樓房。另有一座兩層樓的女生宿舍。男生宿舍一面靠着校外大道，一面對着一個很大的天井。我的房間是朝大道的二十一號。

這是一個秋季的下午。高大的栗樹上，還留着半黃的葉子。倦乏了的秋蟬依舊「琪呀！琪呀！」唱着。法國的蟬大致說着法國話，中國的蟬自然講着中國話；法國的蟬唱是單調的略帶淒涼的「琪呀！琪呀！」中國的蟬唱卻是活潑油滑的「夏知了！夏知了！」

忽然在「琪呀！琪呀！」之間，升起這曲歌聲：

愛情的快樂祇存在一霎那，

愛情的痛苦卻保持了一生……

明明知道這是途中賣唱的女子所唱的，但我不敢向窗下看。這種女子常常是色衰被棄的婦

半人半鬼之境不由你不寒戰

我真不敢向窗外望！在這兩句外表是夠輕描淡寫的句子下，藏匿着多少的怨恨！人生不過是一座蜃樓，愛情是樓上的華貴飾品；到頭來一場空！幸而人類以蜃樓爲真實，從愛情能得些安慰；否則呢，本來已爲空虛的人生將空虛得更可怕了！

我真不敢注視歌女！爲的是怕見了她乾枯多紋蘋果式的面孔，推想到她以前桃李般的美貌；爲的是怕看了她現在搖動小樂器的粗手，回憶到她以前如脂如玉的細膩；爲的是怕當了她目下孤獨零丁的情境，夢想到她以前與她的戀人相依相偎的神情；爲的是怕我心上人的韶光易逝；爲的是怕我自己：「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若青絲暮成雪」……

愛情的快樂祇存在一霎那，

愛情的痛苦卻保持了一生……

歌聲漸漸遠去，我的眼睛不敢少離掛在壁上一張圖，我的心卻跟着歌聲而走，漸漸地遠，遠，遠，

漸漸地小，小，小……



我有個奇怪習慣，就是歡喜到公墓園裏去散步。外國的墳墓不像在中國，到處皆是：官廳方面圍出若干地來，把每地分得若干行，每行安放若干墓：這便是公墓園，園裏面很清潔，很適宜散步，常有樹蔭遮住太陽。一踏進園門，便使我想起了坦丁「神獄曲」裏的名句：

一進此地，把一切的希望拋了！

每墳墓的地方是一樣大小的，而它的裝飾卻各自不同：每家人家租一個或幾個墳墓，墓上的裝飾由承租者自由佈置，出租者絕不干涉。不過，各墓上都註着死者姓名，生卒歲月，有時還有死者的磁照。有一次，我無意中發現了一位絕美麗的少女，大為感動，歸來後寫下一首新詩：「在墓前，」寄「京報副刊」發表，現今收入「陳迹」集（北新書局。）

現今上天儘可以霹靂擊我！

這個回憶永不會被人奪去！

好似給狂風暴雨打倒的水手，

我抓住在這回憶身上。

我什麼都不願過問：不管田野已否開花，

或對於這座像（按：指已改愛的她）能發生的意外之事，

或廣闊無涯的天還會照耀着

它所埋葬的東西，

我祇向我說：『在此時，在此地，

有一天，我被人愛了，我也愛過人，她是美麗的。』

我把這個寶藏深深埋在我不朽的靈魂裏，

我要攜它至上帝面前！

忽然這首討人憐，討人厭的：

愛情的快樂祇存在一霎那，

愛情的痛苦卻保持了一生……

在隔行裏起來。我驚奇地轉到那排墳墓中去看哭的是誰。哭的是一位四十上下的女人，而墓碑上
磁照裏卻是一位二十左右的青年！那麼，真的是：

愛情的快樂祇存在一霎那，

愛情的痛苦卻保持了一生……

不，我不知她哭的是慕中人呢還是她自己，我也不知我是爲了她或他而生悲，或爲了我自己罷罷。將來可有人來哭我？

上海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日。

蝸牛角上談人生

承蔭吾友：

你在信中輕描淡寫地問我一句：「邇來心緒何如？」害我發了半天呆！心緒極不佳。然而我的脾氣是你所知道的，打落牙齒望肚子裏吞，絕不向人前哀鳴求憐！況且，心上事是自己的事，旁人不用管，也管不得，那麼，更何苦嘮嘮叨叨向人訴說呢？生平最恨開口：「我，我，我」閉口：「我，我，我」的人；自稱宗師與以說俏皮話爲職業的人是一樣的下作，我真看不起他們。所以，關於我的心緒，如你一定要聽的話，我們可以面談，不必形諸筆墨，更不必登在報上。今天我所要講的乃是一種概論。

現今各國的智識界都感到一種說不出的煩悶。在中國，更不必說！這種煩悶的成因是多方面的，牽涉到精神與肉體。生產與需要失了平均，引起經濟恐慌，因之各種事業都不景氣，直接地影響

到我們物質生活，間接地影響到精神生活。還有，科學與思想進步的速度遠遠超過物質生活的進步，於是乎失了重心，於是乎發生煩悶。以前宗教盛行的時光，大家有個「信仰心」；這個「信仰心」是盲目的，無理解的，不可抗拒的，不為利害所動的，——多少殉教的事實告訴我們：這個心，強過死亡。得到了這個心，便進了天堂；同為它勝住一切，能安慰我們。現在這個人造的天堂給科學先生打得乾乾淨淨，科學先生自己却無能力另造出一個天堂來代替被他掃除的那一個；於是我們踏了一個空！事情是無希望的了：科學先生只知解釋一切，只會打破神秘；而我們的心，嘴上雖不說，暗底裏却仔細保留神秘！

在中國，宗教勢力小得多，然而為了怕進地獄而行善的人也不在少數了。其實我們還有一個大無敵，以「仁義」為口號的宗教。它曾給我們的列祖列宗以很大的安慰與好處。無奈西學東漸，孔老二被人推到毛廁裏去，於是從前那種想吃冷豬頭的熱情一筆勾銷。有人說：『孔老二現在精明得多了，他不恥下「交」，運動了好幾位民國偉人，主席院長之流，要恢復以前的寶位。』重建寶位倒還容易，重建之後能否不被外國飛機炸掉，却是一個問題！總之，寶位尙未重建，冷豬肉吃不到，悵望長空，惶如也！

有人說「孔家廟進不成可進「象牙之塔」的呀」蠢人說蠢話如果以水晶爲塔豈不勝似粗重，黑暗，氣悶的象牙之塔？而且，在塔脚下門口，睡着幾條癩狗；有肉骨頭掉到狗嘴裏，牠們便讓你進去；否則呢，休想就是在塔的裏面，也藏有無數的蚊子。這類東西，本來小得可以，一指頭可捺死數十個；無奈牠們是太多了，牠們死掉幾千百個不在乎此，而我們那肯胡亂花費我們寶貴的精血呢？

昨夜我做了一個夢。我如孫行者一般駕着雲，立在太空中，身倚着新月的角。忽然從地上昇起一隻絕大無比的蝸牛。在蝸牛角上，有不少人一對對地揪住了頭髮相打。你曉得我是近視眼，所以看不十分清相打的是誰；然而近我的幾位我還認得出：孔子揪住老子，孟子揪住莊子，楊子揪住墨子……還有一班高鼻子，如盧梭揪住伏兒戴爾之類，不可勝數。誰知由南天門掉下一位時間老人，他老絕不客氣，一鐮刀把他們都剷除了。蝸牛大吃一驚，把頭一縮，連觸角都縮進殼裏去。

我一見巴戲已完，於是大施神威，一筋斗，十萬八千餘里，以爲跨出了如來之掌；誰知有五根肉柱阻住去路，每根肉柱刻着一個大字，一共五個字：「跳不出煩悶。」

祝你康健。

弟
仲年。南京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二日。

明眸皓齒今何在

紀念法國女詩人阿娜·杜·諾阿綺

她是名聞世界，法國當代最偉大的女詩人。生於一八七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卒於今年四月三十日；她的父親是羅馬尼亞貴族，母親是希臘望族，丈夫是法國杜·諾阿綺伯爵。她有一位哥哥，一位妹妹，一個兒子。

一九三〇年五月二日，印度詩人泰谷爾在巴黎開畫展。啓幕那天，我初次認識了這位女詩人。此後，直至我離開歐洲（同年七月底），共與她晤面了五次；其中以第三次會談時間爲最長，會談地點在她家裏，會談時只有我們兩人。現在，我把這次談話中，關於中國詩的一節記在下面：

她：我已把您的法譯中國詩細細讀了；在杜甫，李白，白居易三人中，我最愛……

我：妳最愛李白，我猜想。

她（大笑）：對了！但您如何知道我愛他？

我：因為他與妳有不少相像之處；他畏懼青春的逝去，妳也怕衰老的降臨；他不願與死亡相見，偏偏死亡的醜像追隨着他，妳也如此；因為他畏懼衰老與死亡，所以他羨慕大自然的永存，和草木的一年一度的復榮，而妳也歌頌大自然，但有一處不相同：他到了煩悶愁苦的時間，便飲酒自忘；

.....

她（笑）：我起次還以為他是一個酒鬼哩！

我：這是萊虞沙（法國的東方學家）看不懂原文時的胡說！

她（笑）：而我呢？

我：而妳呢，却自適於愛情中。

她（感動，與我握手）：謝謝我的知己！

我：我不敢；我同李白找到了一位異國姊妹，我很快樂！

她：至於杜甫……（含笑望着我）

我：請妳直說。

她：他有些 *terra a terra*（平庸意）。

我亦作如是想。

她（驚奇）什麼，您對於貴國的詩聖……

我：研究文學的人首先不要忘了自己，不當人云亦云。

她：我在「新的法國雜誌」主筆處見到您介紹徐志摩先生的那篇文字，我很愛讀他的「誕生」一詩。最好您把中國詩有系統地介紹過來，我想您一定勝任。

我：我正爲 Delagrave 書店預備一部「中國詩文選」。

她：那是最好的了；出版後請您送我一部，我一定以我的感想告訴您，宛如兩位老朋友。
我：一定要奉上求教的……

「中國詩文選」已於今年正月出版了。爲了鄭重起見，該書由巴黎寄到上海，我在裏面上親筆簽了名，再寄到巴黎，向她請教；這樣，一來一往，費了三個多月功夫；而我收到的覆信，不是她的筆蹟，同時附有一張訃聞。哦，老天！

萬里歸心對月明

「孤月當樓滿，寒江動夜扉；委波金不定，照席綺逾依；未缺空山靜，高懸列宿稀；故園松桂發，萬里共清輝。」在這首詩裏，杜子美很優美經濟地把月，水，山描寫盡了。「高懸列宿稀」或「月明星稀」誰都知道；「未缺空山靜」的情景，去年暑假我在莫干山中領會過；至於「委波金不定」和「萬里共清輝」使我想起了那年在大西洋濱所過的月夜。

山中的風景與海畔的風景是一樣的偉大；不過，山中的風景缺乏更動，又帶抑鬱性；海邊的風景變化不測，尤能使人興發。在山中，夜之降臨是逐漸的，自上而下，自山頂至樹梢，自樹梢至屋脊；除了月夜，山中的夜大半是漆黑的。海濱的黃昏是很短很短的，因為四週沒有障礙物，落日到最后一刻還照着我們，此後便緊接着夜。此地的夜，即使沒有月亮，決不會全黑的。一線浮光罩住水平線。近處遠處，燈塔時暗時明，好似一個個巨人注視着我們。波濤送來無數發光的動物，有時，離岸較遠的地方，從海岸翻出一大片（數畝大的）磷光。此刻，如果你乘船經過該處，你便可認清這片青光，實

在含有無數大如水缸，形如蓮花的有光體：你，最好是妳，在上面跨過，豈非步步生青蓮呢！

當你遊思於形骸之外的時候，天邊忽然露出一縷紅霞：這是大自然小姐黑絨衫上的綢帶。難道天明了麼？的確，朝日未升以前也有這樣的明霞的，一縷之後，又是一縷；顏色，由紅變赤，由赤變金，如是積有五六縷；宛如海洋大神 Neptune 自水底宮殿裏出來，我們於未見他前，先望到他的金駱馬首。於不定地被波濤衝破的水平線上，游着一片火光。倘是你未見過晚上的海，而想得一番彷彿的譬喻，你可以取一盤水，水上灑着少許火油，你把它點着，讓它在水面燃燒，你再把這個景象放大數萬倍，於是你可以懂得這句「委波金不定」了。

夜后在這種騷動裏顯露身色，她的上升，不像在陸上那樣慢，肉眼都幾乎可以辨得她的移動。她最初穿着奪目的金衣，在她的脚下，萬條金蛇向她朝拜。既而，哦！愛好裝飾的她，她換了火黃的衣裙；海鷗們驚醒過來，欲飛未飛，她更走上一點，她終究穿了素色衣裳。她的長髮，一股股披下來，直垂至水上；由髮上滴下千萬粒銀珠，在波浪巔上跳舞，這亦許是她沐浴之後，灑下來的水滴罷。海，輕輕嘯着鷗，低低唱着帆，偷偷移着。一切在活，一切在動，却沉浸於和諧中，拋除了白日的粗暴。此時，無所謂人，無所謂物，更無所謂喜怒哀樂；大自然就是我，我就是大自然！

欹枕初驚一葉風

「火雲猶未斂奇峯，欹枕初驚一葉風」（杜甫）邇來真有這種情形白天太陽還是這材料，俗語所說的「秋老虎」委實使人生悸然而，每日早晨及晚上，一股新冷侵進單衣，令人享受無上的快怡，哦，可愛的新秋！

在四季裏，大家都愛春秋兩季；生氣勃勃的夏，死氣沉沉的冬，都被人家或厭惡，或咒罵了。依我個人的嗜好而論，以春比秋，春還要讓秋一籌。於春季，萬物蘇生，原不當輕視的。可是，那時的環境極適宜乎生存，所以萬物的蘇生是輕而易舉的。一到秋天，就不同了，所謂「金秋」，所謂「肅殺」，都指於秋季裏生存之不易。上天故意地使萬物在夏季養精蓄銳，整備秋戰。於是，弱者死，強者生。松柏與蘭（秋蘭）菊勝過了一切。到此方纔顯示「力」之可貴！

在大都會中久住的人們，沒有一個不盼望秋之臨至。那班大人先生，公主哥兒，所有的是錢與空暇，「暑」可避，「冬」可藏，至於咱們藉力藉腦生活的人，過一天算一天，那有閒錢閒刻去避暑

過冬？並且在極熱的時候還要伏案思索，還要從事工作；我們這班人安能不等待秋天帶些新涼來呢？秋對於弱者是不顧情面的，這並不是它的殘忍，生存的天演要它這樣幹；它對於強者是極慈惠的，它給他們以精神上的安慰，肉體上的快樂。

我曾度過幾回可愛可憶的秋天，內中以當年在太平洋邊過的，以及今年在上海過的為最值得紀念。大西洋邊的情景，我在上一文中約略敘及；而今年秋季之可愛，却因為有了蘭。今夏我的生活是極悲痛的，凡是我的朋友都知道，然而新秋降臨，攜希望以俱來。我於我的孤獨的房中，佈置了一個小小花園，園中栽着些嬌小的花草，尤其是一枝可愛的「蘭」：它是一本秋蘭，現在逢着秋天，含苞欲放。我每天對着它靜坐，對着它幻想。我已不是孤客，因為有了這枝蘭。它陪伴我，安慰我。人生原是脆弱的，變化萬端的。在這脆弱的變化的過程裏，捉住幸福的游螢，放在掌中發光，只照見了自己的心，已為天大喜事，何況這枝秋蘭，強似這隻遊螢呢！

正值萬枝紅葉滿

自身不是要人，也非要人的跟班，無奈被生命之圈套住了，逼得一週週回來的在京滬路上奔走。反正自己身體強，多勞苦點不妨事。不過，進着問一句：「人生只是如此麼？」便覺無事忙得可笑！倘使過勞的，機械式的算不得人生，難道吃了飯，無所事事，表面是：「享受清福，」實底裏一束手待斃，「就算生人？！」至少在我個人不願當這種「活死人，」或「死活人！」所以，沸湯般的上海生活與沙漠般的南京社會，都使我感到疲勞與寂寞；然而，如「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那種地方，叫我去長住，我恐怕要從多暇而至麻木，而變為幾分之幾的死人。總之，人生是矛盾的，人心永難滿足：上海南京不好，蘇州杭州也非全善。最妙的法子莫如在上海南京做事，做到倦了，上杭州或蘇州去散心。好在我是惠山街上的「泥菩薩，」有一「團團轉」的看家本領，正不妨四處都走走。

清晨起來，夾衫已敵不住新寒。接着街中走販聲聲喚：「賣蟹！賣蟹！」寓所對面池畔的蛙鼓已經停止，只留着洗馬子的精神文明。一年容易又是秋！一年容易又是秋！仔細想來，這一年中的悲歡

哀樂，苦辛甜酸，正抵得上數載光陰。人安得不老罷！「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撥開過去，且迎將來，與其望秋興悲，不如大踏步走上前去尋它。恰巧蘇州省立女子師範校長陳淑女士命我代邀華林、孫福熙、陳承蔭三位老友到蘇州去演講。陳女士是我的姑母，常以兒子看待我。於是我想：上天平山去看楓葉，乘便望望姑母，豈不是好？於是尋秋尋到蘇州。

我與蘭助於二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傍晚抵蘇，先到女師去看妹子蕙芳。據說：陳校長等了我們一天！我們三人連忙趕至陳府。未進門，先聞出賽姑的笑聲。元賽姑原居南京，我曾和她打賭：我能將蘭助請來。她就說：「如你請得到，我也到蘇州！」現今蘭助同來了，她也履約。走到裏面，又值新婚的襄庭伉儷，旅行至蘇。大家一見如故，頓時熱鬧起來。陳校長以為華、孫、陳與我們乘同一班車，所以煮下不少的蟹；現今讓我們儘量的享受。然而，說也慚愧，我的手大不如我的口！這並不是說：我口才便給；這是說：我一口能吞大半斗蟹肉，而要我自己剔半斗蟹肉呢，那真要……淑姑真溺愛我：她一面和蘭助等講話，一面為我剔蟹。她剔得快，我吃得快；真叫做「二難并」了；——其實吃蟹不難，剔蟹乃大不易。這晚談得痛快，吃得痛快，笑得痛快。

分之二，承蔭趕到。下午五姑也來了，大家縱談了半天，我提議去遊滄浪亭，將至該亭時，逢着蘇美專校長顏文樑兄，文樑與黃覺寺兄以爲我們一早就去美專——美專卽設在滄浪亭——空等了半天，華林與我來過美專多次，蘭勛、蕙芳、承蔭却是初來。我們對於該校的設備、教職員與學生的精神，祇有嘆服！這並不是友誼的虛譽，事實還遠遠超過「嘆服」兩字。參觀後，回至陳府，福熙亦到。一同晚餐，陳校長的殷勤招待，自不必說；而我做小輩的持寵放肆，大吃大喝，大聲大笑，更在意中！卽席議定：明日行紀念週時，他們三位演講；演講後，如天晴，卽下船赴太平，天雨另議。

星期一清晨，老刮着風，天氣稍冷，雨却止了。舉行紀念週時，華林演了「熱情擴大了生命」（演辭見十一月九日「時事新報」）「青光」；福熙談談：「人生意味」；承蔭不忘本行，根據法律，討論：「婚姻問題」。過後我說笑話：我儘可把三位的演辭混在一起，加上一個總題：「從人生談到終身大事」。華林是個熱情漢，演說起來很緊張；福熙保守藝術家風度，當得「溫文爾雅」四字；承蔭口齒伶俐，字句清楚，不愧爲律師。我私下着想：如果今天要我開口，「難尼（「我們」）」、「杜裏（「他們」）」一定使人聽不懂，在他們三位面前獻醜！紀念週後，我與陳旭輪兄去訪十多年未見的耀英姊。她，不過清瘦一點，而我呢，却比前老了。略坐一坐，卽回校，下船，赴太平。

大概我們這班荊蠻最有耐心罷，別的不說，祇講我們的船，搖起來「依雅，依雅，」像煞有介事，然而他的速度不下於踱方步的蝸牛！可是，今天的舟行非但不感太緩，反而覺得有趣：因為我們一行九人——襄庭畏走未去，薰芳有課沒有來，却添了楊光駿兄，——人與人之間的隔膜，如「禮節」，「謹嚴」等等都掃除乾淨，大家放出本來面目，說說笑笑，異常有勁。飯就在船上用：蘇州的船菜是著名的，何況這樣老當的淑姑預先為我們叮囑過船家仔細燒煮呢？於吃飯之前，出了一個小小亂子。因為風大，小姐太太們經不起風，——僥倖我寫此句時她們不在身畔，否則准給她們罵了！——一路把船窗關了，淑姑因此暈船。幸而一上岸，她吐了一陣，腹中空了，人也好了，再下船吃飯，分外高興。

從停船處至天平山還有三四里路，須乘藤轎。這種轎子，使我們男子坐了都短氣，因為抬轎的大半是婦人。你想：一個勇糾糾，氣昂昂的大丈夫，給軟語呢喃的吳儂抬着走，窘不窘？我福至心靈，一眼望見有一肩男子抬的轎子，立刻跳上去。其福還不止此，這兩個轎夫竟是飛毛腿：我上轎時，轎子在衆人之後，走不到三分鐘，一躍而居衆人之前。與我同年，一樣鬍鬚。

皮勁」見諸天平山的轎夫。明明講定了來回價錢和酒錢，半途中一定糾纏你給小賬。逢着先生們，自然祝你「升官發財」；逢着太太們，望妳「多子多孫」；逢着小姐們，希期妳找到一位「如意郎君」——這層，想當然耳，因為我非小姐，沒有人向我說過。他們還騙你：他們得了錢，決不告訴別人。告訴的確不；不過向別人打打手勢，結果弄得統班皆知。記得去年我與華林李寶泉來遊天平山，寶泉心軟，上了當，弄得大家嚷着加錢，以致相罵。固然，蘇州人的相罵是好聽的，但我願節省自己的精力用到爬山上面去！這次，富於經驗的我，任憑轎夫怎麼樣說，毫不放鬆。若使人家只聽他們的話，一定以有我身重三百斤：「你重得來，連轎槓都要給（讀如「不」）你弄斷哉！」其實轎槓彎都不彎！最精彩的是：「你先生格心比鄉下人格心還黑！」我笑着還問一句：「原來你們都是黑心漢！」他們沒有提防這句話，牛皮糖於是斬斷！

天平山的楓葉尙未全紅。這不是一片火錦，乃是萬綠叢中數點紅。我常說：在中國，秋季最美，最富於顏色。春季，固然也有不少的颜色，可是總帶有些富貴氣，甚至俗氣；秋季，却是異常清秀。猶之花中的牡丹與菊：我是愛菊的！一到山脚，望見了范墳。據說：天平山脚下是塊絕地，葬在此地要斬絕子

孫的。范文正公生性慈悲，把五百畝地一古腦兒買下，自己葬在那裏；寧可自己絕嗣，不可讓他人斷香火。老天大爲感動，一夜之間，大風大雨，把那塊絕地翻了一個身，所以「萬笏朝天」——石笏如笏——都是石根，絕地變爲生地；范文正公生了四個兒子。不論這傳說確不確，它的本身已是可愛！

爬山爬山！天平並不高，却有「一線天」，「鸚鵡舌」……諸勝。「一天線」狹如一線，大胖子免過此關。幸而我們都過去了。走到半山，停了一半的人。華林打先，接着我與蘭助，隨着承蔭與福熙。以後，承蔭與福熙也不見了，却有光駿手持照相機趕上來。我自己也帶有機器，和光駿互相攝着。最後，祇有華林打頭站，蘭助，我與光駿打二站了。忽然望一望表，哦！已是四時三刻！今晚六時文樑約我們吃夜飯，要趕快回去了——因爲船行須二小時半。

該晚有三處約我們吃夜飯：文樑兄一處，女子職業學校潘校長一處，襄庭補請喜酒一處。可惜我們不是「一品」字，——有三張嘴，——又不是長頸鹿，——可以老遠取菜，——更無四隻胃裝巨量的食物！只得應先約的文樑兄處。席間有黃覺寺兄，與我高小同學唐君。食後，華林、孫福熙、陳承蔭忽忽返申。我呢，恐蘭助過勞，約彼多住一夜。

到了星期二，晨遊獅子林；有賽姑，蘭助與我。下午遊虎邱；有賽姑，二姑，蘭助，方女士，蕙芳和我。人

數雖少，與致依然。遊畢，我送蘭勛回上海，即晚再從上海趕至南京。

西風扶着紅葉跳舞，

舞，舞，舞，

舞上她的笑靨，

舞至我的心頭；

愛，我把心中的紅葉贈妳，

望妳讓我採取你的笑靨！

蕩蕩乎懷山襄陵

——「蕩蕩懷山襄陵」（「書」）——

我是一個最能自知的人：曉得自己的長處，也曉得自己的短處。每每有空暇的時候，就自己分

析自己：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可不十分容易，因為有情感女士處處蔽護着自己。

年少時代，未曾從「一」先生學，未曾聽「一」家言，又性喜涉獵，不論正書邪書——習俗所稱的「正邪」，未見得是真的「正邪」——都愛一讀：所以弄成一個非儒非佛非道，亦儒亦佛亦道的青年。在歐十年，學問有無長進，且放下不管，但我自信學到白人的一種長處，就是肯「幹」的精神。

種種精神上不同的養料，培成目下含有兩重性的我。在一方面，我懷疑一切，看穿一切；「蝸牛角上談人生」，可以代表這個思想。在另一方面，覺得「動」是生命的表現，不贊成享清福，由我看來，所謂「享清福」，不過是「束手待斃」的別名，所以想在一切罅空中找出些、創造些不空的事業來：關於這點，我寫過不少文字，爲的要勉人勉己。而這兩項相反的思想見諸「肥皂水泡的人生」。其實，猶之京劇中紅面與黑面相打，理智先生與情感女士同居於我腦中，有時相愛到了不得，有時未免要吵吵嘴；可是，理智先生與我相像如兄弟，而情感女士，吾所愛也，叫我去偏護那位好？

在行爲上觀察我，有時很傻，所以有一位好朋友在我背後稱爲「阿癡」。在我勞倦時觀察我，我是灰色的，悲觀的，消極的。祇見到我的任何方面，而下批評，這個批評不會公正的。公正也罷，不正也罷，反正我是我，人家是人家，我是爲我而生，我有全權支配我自身：我只問自己於心安否，他人

的言論不要管不必管不屑管

誕生，原來不曾來徵求我同意；老死，我却有幾分主張。生與死之間，數十年工夫，是一個很大的空洞。動作，努力，婚喪喜慶，歡怒哀樂，都是填補這空洞的方法。人生是一場戲劇，自身是劇中主角，有時當看劇者。既然當看劇者時希望奏演者賣力，那麼，爲何自己上了台不出力呢？人生是一個大夢，與其做一個平凡的夢，不如做一個觸目驚心的惡夢。

山腰中流出兩道清泉。一股，在山谷中蜿蜒流着，穿着綠絨的衣裳，低低唱着情歌。村女與牧童常在它的身旁徘徊；詩人與畫家常來鑑賞它，描寫它。另一股，一出山洞就從懸崖滾下，在山角石根上東也一撞，西也一撞，到平地時已弄得滿身汗穢。可是，水，前仆後繼地流來，愈聚愈多，於是橫衝直撞，掃除一切，變爲可畏的洪水。

我願爲受人吐罵的洪水，不願爲被人玩弄的小溪！

二十三年元月，在上海。

雛鳳清於老鳳聲

——記羅兒的誕生——

我真愛小孩，太愛小孩！我尤其愛聽初生小兒的啼聲！世界上最美最崇高的音樂決沒有嬰兒啼聲那樣的純潔；因爲一是天籟，一是人爲！我真愛小孩，太愛小孩！我的愛，不是受了家族觀念的影響，爲了要傳種接代而愛；它乃是直覺的、本能的，不爲人家打算，不爲自己計謀的，說句笑話：它是「獸性」的！

以前讀到了老友孫福熙兄的「我初做了爸爸」，祇覺得文字的生動，情感的奔放。可是，我老實懺悔一句：我自己當時並未希望生個孩子。我對於生死問題看得很淡，我更不特殊地把自己抬到三十三天，自以爲了不得；所以，有個小孩固然好，沒有也無妨；正因爲我的愛嬰兒無利害成見存乎其中，故而我不以切身需要爲生小孩的希冀。

然而，天下的事往往如此：你熱望着某物，它偏偏不來；你不希望它，它可又走來了！我不希望有

孩子，也不不希望有孩子；我在無可無不可中，居然做了爸爸！蘭助呻吟了一夜，我也一夜未睡。到了今晨，我正在假睡，一陣清脆的啼聲，驚醒了我。奔向產房一看，羅兒——後名「惟一」——已經下地了。

可憐的蘭助！面上血色全無，却含了最大安慰的微笑！初次生產總是辛苦的，而做母親的吃苦與犧牲真叫男子們望塵莫及。脫帽致敬罷，她們是一切英雄豪傑之母，她們自身便是無名的英雄豪傑！可憐可敬的她們！

是一個女孩子。我立在旁邊等待助產醫士包裝。事前，我本來主張住醫院的；但，蘭，年齡輕，有全家人在身邊似乎膽壯些，我想祇須助產士請得高明，在家也無大妨害。所以便依順了她。現在一切都平安過去了。

我雖則活到三十二歲，雖則在自己家裏見過無數孩子，却沒有看到新生的小孩。怪可憐的小東西！只有我拳頭那麼大！我的大指抵得過她的一隻腳耳，眼，鼻，口，……一切都是小之又小。助產士爲她洗「出了娘胎第一次」的澡，小肚皮在那裏一漲一縮地呼吸，頭搖搖擺擺的，皮膚紅潤而透明，好像一頭特大號的「肉老鼠」（新生未開眼的小鼠）可是小雖小，啼聲却很高朗，很倔強！

四肢不停地伸張，大大不像「好說話」的！

助產士把她包紮好了，遞給我，叫我抱給她的母親看，放在母親身邊。我自然樂於服從的。嬰兒在啼，我們在笑！助產士說：「讓小寶寶睡罷，說不定她一睡便要五六小時！你的太太也辛苦了，也應當休息休息了！」助產士說完之後，提了皮包便去；房間裏只剩有我們三人。真奇怪：由我們兩人一變，變成了三個人！

蘭，自己倦得眼都睜不開，偏還留心我，喚我到小牀上去睡：「你一夜未睡，一定很倦了！」她向我說。可愛的蘭，我一夜不睡算得什麼？辛苦的是妳不是我呀！我原想抱了小孩，讓她睡在我又粗又肥的手彎裏；不過，我怕她睡不熟，又經不起蘭幾次數番地催：我放下了小孩，上牀去睡。那裏睡得着我閉閉眼，騙蘭助。果不然不到一刻鐘，母女都入睡了。我輕輕下牀來，輕輕走到母女牀邊，輕輕吻了蘭助又吻羅羅；居然沒有弄醒她們，我萬分高興，宛似建了不可比擬的奇功……

願接盧敖遊太清

我常常分析我自己。

我常常分析我自己。並不因為我特別愛我自己，也非因為我特別厭我自己：老實說，「自我」之於我，猶之我之於「生」「死」。我抱着滿不在乎的態度，這樣好，那樣末嘗不好，不去尋死，也不貪生。如果我常常把自己來分析，正如會吸紙煙之人，有了空暇，燃上一枝，抽上幾口，很舒服地看青煙飛騰，扯結成圈，以及逐漸輕滅，逐漸消滅一樣，是一種 *passatimes*，是一種消遣方法。

記得數年以前，巴黎一個資本維大的時事圖畫雜誌，「看見」(Vu) 派了一位美國女子但是巴黎大學的雙料博士(文學與地質學)綺達·譚麗德(Ja. Treat)小姐到中國來實地調查。當下，上海方面招待者有邵洵美兄李青崖兄等，南京方面便是我。我和這位小姐很談得來，陪她玩得很暢快。有一次，半玩笑半正經地她向我說：「您以後應當少用些腦子，否則您要發瘋的！」我問她：「何以故？」——這三個字是宗兄悲鴻的口頭語。她就詳細講給我聽：原來她會相面相

手的；她用考察地層的態度，把我的面與手考察了一番。

瘋子！做一陣瘋子何嘗不好？而且，世上那一個人不帶一些瘋？我們笑人家是瘋子，安知被我們稱爲「瘋子」的人不笑我們是瘋子呢！誰是真的瘋子？誰不是瘋子？我自從跨進社會以來，雖則爲時不甚長久，然而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形形色色，似乎都與這個「瘋」字有關。卽就這位警戒我的譚麗德小姐而論，有一天她因爲沒有帶出客的衣服，不肯去赴由我代約的幾位大人先生的茶會，寧可在中央飯店與我閒談，從早上九時直談到晚上九時；難道沒有些「瘋」的氣息麼？至於我，將來何如，我不待而知；而現在，早矣夫有些「瘋」了！例如：偶而高興，或昏悶，會連看三場影戲；有時獨自垂淚，却無傷心之 *leitmotiv*……而最大的，最深的「瘋」，似乎是「充傻瓜」、「掘水木梢」。

就外表論，我好像一個武夫，絕非「文弱書生」；就我的辦事精神，辦事方法論，我像一個學科學的人。我自己知道我這個徐仲年包括兩個徐仲年：一個是情感強於理智的，一個是理智勝似情感。而直到現在，我之所以能「稍」瘋而非「全」瘋者，因爲這兩個徐仲年尙能「親善」，未至於我打倒你，你打倒我的地位。

這個均勢的情境是不易達到的。最先，我初到法國的時候，我骨瘦如柴，*sentimental* 之不足，

直跌在 *scandale* 裏一天到晚垂頭喪氣，好像一切都要完了，而我第一個先完結那時孫伏園先生主編北京（那時還是北京）「晨報副刊」，我發表了不少 A. de Musset 式的新詩；後來孫先生主持「京報副刊」，徐志摩先生主持「晨報副刊」，我在兩面都寫詩。結果呢？我幾幾乎「真地」送命，就是說我開始患肺病。幸而發現得早，連忙調治，一年以來，完全痊癒。

經此波折，我再不讓這位淚涕淋漓的徐仲年抬頭了。我立志不寫詩，不做小說，只是埋頭讀書；如此者四年，正是理智堅強的徐仲年的黃金時代。可是，這位冷冰冰的徐仲年，與之久處，索然寡味。於時，我已歸國，與一別十年的祖國相周旋，東碰一個釘子，西吃一鼻子的灰，方知中國社會是怎樣的，所謂「人情世故」又是怎樣的。少年氣盛，經不起委屈，未免有些牢騷，未免有些頹喪，就在「文藝茶話」上發表了一篇「蝸牛角上談人生」。這位失勢已久的情感徐仲年簡直有重握大權之象。巧恰爲了患盲腸炎等，進中西療養院去吃了兩刀。

這兩刀，比一切補藥都有效。

準胖子晉而爲真胖子。身體強健非常。

有了強健的身體，就有了強健的思想：我不再怕懷疑，頹喪，沉淪諸小鬼的襲擊了！如果有時我

還要嚐嚐 melancholia 的滋味，這杯「黑(malas)膽汁(khole)」是很淡很薄的，我飲了不致有妨大局。

至此，我獲得均勢的優越地位。

我不知道我能否永遠保存這種地位，希望我總如此希望的。

春天的早晨，田野中往往有一種水汽，蓬蓬勃勃，遠望去好似罩在地面上的一層輕雲；這便是莊子所說的「野馬」。在野馬之上是一個世界，在野馬之下又是一個世界。

我愛中天的麗日，我也愛野馬下的世界。

所以我有些「瘋」，只望不要全「瘋」！

上海二五年四月二日。

恍如一夢墮枕中

——豁蒙樓頭的奇客——

這兩天，我又犯了 melancholie 的毛病，悶得慌，整日打不起精神，提不起興緻；原想寫些文章，可

是筆有千鈞之重，白紙依舊是白紙；若說看影戲，不但有的片子已經看過，而且未看過的片子載着「甚爲肉麻」的題目，我也無心嘗試。偏偏天氣又是這樣的溫和，太陽高高懸在蔚藍的太空，直如暮春三月，誰都不會相信我們還在未脫冬季的一月裏！勉強上完了三堂法文課，獨自一人，低着头，走出校門，「向什麼地方去呢？」心中盤算着，反正人生是個謎，我的閒愁也是一個謎，什麼地方纔能消愁，更是謎中之謎。管它，走了再說！跨過大石橋，穿過荷葉巷與石婆婆巷，我毫無所爲地向北極閣走去。

日子過得真快！自從我到南京來教書，一霎眼便四年多。在這四個年頭裏，不必說國家大事變化無窮，我個人也歷盡滄桑。親戚友朋中的婚喪喜慶，自己的得意失意……種種的種種，外裏內裏，真使人啼笑皆非！譬如說關係稍淺的學生罷，一批一批，每年總有數十個到百餘個選我的課，也有幾十個畢業出去；自從初次見面而至畢業，少則兩年，多則三年，不能講沒有相當長久的盤桓，但是結果呢？他們飄然而來，又飄然而去，風吹雲散，到頭一場空！有時我遇到我教過的學生，在外國留學了幾年，攜了妻子歸來，使我發生奇突的感想：「怎麼？我教他的時候，他還是小孩子那樣的一個；現今不但他手中挽了一個真的小孩子，而且他的太太還抱了一個！」有時見到或聽得某某小姐婚

後的不幸，以及她自身如何的衰老，很使我難過；如果生命也者即是攫人而食的魔鬼，那麼，我們何必忍受他的磨折？我們不會自己解決自己麼？我今年實是三十三歲，並不老，無奈環境非使我承認「老」不可……

我一邊走，一邊想，走盡了丹鳳街，轉到保泰街，再朝東。忽然小火車嗚嗚而至。我清醒了一下，自己覺得好笑：這裏是中央大學後面，爲何不走學校後門，豈不近些？偏要繞大圈子，由前門走，既已到此，不如上鷄鳴寺喝杯茶去。

鷄鳴寺是我常到的地方，但我不煩悶的時光，決不願意去。我想人類的思想是矛盾的；我們天大嚷：『寂寞啊！寂寞啊！』然而有時我們爲了勞倦，爲了沉思，需要寂寞；我們儘力把我們自身投入熱鬧中去，却也希望找得一個清靜的所在。我是一個好動的壯年，可是我很愛鷄鳴寺的鐘聲。我曾經嚴厲批評過那位餓死在這座臺城上的梁武帝，我笑他無用，笑他糊塗；可是，鷄鳴寺的鐘聲是這樣的宏壯，這樣的幽遠，能使我萬念皆死，千慮盡掃！如果說生命是偉大的，那麼每顆塵沙是一個世界；若說生命是微小的，那麼，梁王的捨身度佛，張麗華的投入臙脂井，以及我今天的批評與憑弔，都是微之又微的事！惟有這鐘聲，遐玄，遐玄，玄玄而來，緩緩而去；宛似每一下是具體的，背上生有雙翅，

在空中飛也飛；又如宏亮的銀笑，笑盡世人的癡夢！

鷄鳴寺啜茶的地方是兩個樓；舊的叫做豁蒙樓，新樓名我一時想不起來。新的樓當然有新的設備，所以大家歡喜上那裏去。然而豁蒙樓憑臨臙脂井，面對臺城和數枝紅葉，靜悄悄，最合我的口味。在熱鬧場中，我是一個戰士；退出是非窠時，却又變為一個老僧。豁蒙樓上人跡罕至，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何況半樓斜陽，儘我消受，隔樓傳來人聲，亦復淡至不可再淡；處身於塵世之中，騁意於形骸之外，恰在這種境地，可以晤對精神上的自我。

侍者深知我的嗜好，放上兩碟糖蓮子，兩碟花生米，敬過茶，便來一個：『帶兩碗麵？』『好！帶兩碗，停一會兒拿來。』我的答句與他的問句一樣，十回中難得改動一兩回。他無事了，退到隔壁樓上去張羅。於是我喝一口茶，吃些花生或蓮子；我鄭重地，緩緩地「品茗」，很仔細地捻去花生衣，好像花生衣有毒，不當稍留似的。

想想，腦中不停地想：一串無連鎖的思潮，輕煙般浮上來，輕煙般散開去，我望着臺城出神。久而久之，表面上還像在沉思，實際上我已停止思索了；倘若「真空」兩字可以應用到精神上，這時便是精神的「真空」。平常我們所謂的「我」，在活動中的「我」，往往受有外界的影響。惟有

靜止時的「我」在精神真空裏的「我」方是真的「我」最完整的「我」。到那時，我們纔認識我們自己。其實，認識或不認識，都不重要；——世上什麼事可以算得重要呢？反正鷄鳴寺的大鐘又打動了，逐漸開展套環形的聲浪駭着我的靈魂在空中盪漾。

在暮色蒼茫裏我吃過了麵，正當抹嘴的時光，突然有尼音回鶻蒙樓而來。這是誰？侍者還立在桌旁等待我的毛巾，而當家和尙已率領了他的徒子徒孫在那兒做夜課了；除了他們，這時還有誰來？要不然這是一對熱戀的青年，不怕天寒薄暮，到此談心？然而聽尼音只像是一個人。再不然也是一位熱鬧場中客，到此作片刻的遁世？

這位「怪」客——在侍者心目中，我何嘗不也是「怪」客？——終於出現了。瘦長個子，長手長腳長頸項，垂了頭，走得這樣遲鈍，一步再一步，怕踏死螞蟻似的；脚步這樣的沉重，「蓬」，「蓬」，「蓬」，「蓬」，看不出這位瘦子有那麼樣的勁！他跨進豁蒙樓的門，方纔抬起頭來，望見了我，彷彿吃了一驚，遲疑了一下，向後退了半步，結束還是很大方地進來，揀了正對着我的桌子坐下。泡了茶，放了四色碟子，侍者退出去時，嘴裏低低哼着「桃花江」——不料古老的鷄鳴寺中，有這位桃色的侍者！

偶爾那個怪客的視矚與我的視矚交射了一下，便似用膠汁膠住了的，他盯住我，我盯住他，互

相望了好久。

——徐仲年？他突然問我，立起身向我走來。

——龍……龍胖？我也迎上去，緊緊握住他的手。

誰說不是他，姓龍名行健，號時雨，綽號龍胖？誰說不是他？一別十年，憔悴到這個樣子！龍「胖」是做不成了，還是叫龍半月罷！這樣的瘦，皮裹了骨啊！十年，一轉瞬便十年。在十年以前，龍行健和我，大家都是二十三四歲的青年，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少厚，相信生命是光明燦爛的，以為祇須努力，一定能夠幹出一番事業來……努力，我們果然是努力的；但是結果呢？結果，我們有什麼結果？這別號「胖」的龍行健，龍時雨，努力了十年，弄到「胖」不成，「健」不成，至於「時雨」，根本便沒有降下來！

——健，真是多年不見了！太太好麼？

——太太死了！

——令尊令堂呢？

——死了！

——你的那位小妹妹呢？

——死了！

——你的弟弟自強呢？

——死了！

——你所開的書局呢？

——「一·二八」時被日本兵炸掉了！

——你府上還有人麼？

——只剩了小區區一個！

他向我苦笑了一下，我不寒而慄。天上飛來一片烏雲，心頭壓上一方石塊。我不敢繼續問，也不敢望他。靜默了一刻，還是他先開口，打破了沉重的空氣：

——你近年來得意罷？

我向他搖搖頭；——我本有一肚皮牢騷要發，然而與他一比，我還好意思發麼？祇得搖頭作答。十年以前，他的父親是總商會會長，身兼四月絲廠經理，家產在五十萬以上。他自己也開了一引書局，專印文學書籍，頗有聲名；許多巴黎回來的老同學，把他的龍章書屋當做聚會的所在，進進出出，多麼熱鬧，不過十年，小小十年，一切都成泡影！他身是公子哥兒，却絕無公子哥兒的惡習；他毫無嗜好，也很用功——比窮學生還用功，真是難得。得了學位回來，便開書店，誰不羨慕他？他那位夫人，原是巴黎大學同學，美貌多才，人又這樣和氣。然而……說上一百個，一千個「然而」也沒有用，結果是水中月，鏡中花！我不敢安慰他，從何安慰起？我不敢開口，我去哀憐他還是哀憐我自己呢？

——年，你知道我現在的職業麼？

我再搖搖頭；——實際上我聽得他有了職位，倒寬心了一些。

——我現今看守莫愁湖，三十隻大洋一月，很開適！

我心上一酸：一位哲學博士看守莫愁湖，月薪三十元固然，「博士」兩字保厚不了真實學識。儘有「草包博士」、「繡花枕博士」之類；然而能行健的學位不是偷來的，不是騙來的，他是老老實實用功得來的；——他貧而無勢，我稱他一聲「人材」，不致有人疑心我別有用心罷！學識比他

不上的人多如過江之鯽，泰半高官顯爵，氣概不可一世！倘使國家用人如此顛倒，要學識作何用？何必年年費許多的錢去辦教育呢？爲了培植人，人材培養成了却擲進毛廁裏去！這倒不一定是個人問題，——個人事小，——國事沒有真實人材去主持，國家前途何堪設想？

——年，你不必爲我傷心，我現今一切都看穿了，很安逸。真的，我決不騙你。我的心是死了的火山，冷了，硬了，不比十年以前，那時的一「火山」正在爆發咧！

我真不想開口，死望着臺城，右手指在桌上輕敲，左手垂下。行健察得我內心的衝突，便立了起來，拍拍我的肩，說：

——我們出去散散步罷！

——好！

我們走出豁蒙樓，穿過一條小弄，便到大殿，大殿的前面還有一所小殿，有梁王像。大鐘不在大殿上，也不在小殿上，乃在鷄鳴寺主要房子之外，隔了一座園子的小屋裏。鷄鳴寺築在岡上，地勢是斜的，所以寺的本身在高處，而有大的鐘的小屋在低處；——所謂「高低」，乃指寺的本身而言，並非說在岡脚下。我們走到園子裏，宏遠的鐘聲撲面迎來。我們大家不開口，可是被鐘聲一震，又數了些

新鮮的空氣，胸襟一舒。經過鐘房，便是大門。大門在高處，大門前即是一行下降的石級。我與龍君坐在門旁一方大石上。岡下左邊是考試院，房屋小得如積木房子。更遠些，是中央大學，此刻已有星星燈光。一陣淡紫的輕霧籠住了我們：一切景物逐漸模糊，逐漸模糊的也是我們的意志。

鐘聲還鑽穿輕霧來找尋我們，好像安慰我們，又像助我們嘆息。

——年，你不知道這幾年來我的衰老！

我依舊不開口，我有什麼可說呢？

——我現今看穿了一切：骨肉與朋友，家庭與社會都是虛偽的，冷酷的。人與人的結合是爲了利害。我記得魯迅有這末一個比喻：我們是一條牛，我們所吃的不過是些乾草罷了，而人家仰望於我們的，不但是工作，而且還要飲我們的奶，吃我們的肉，剝我們的皮，用我們的角與骨頭。我們蒙於這樣大的犧牲，人家睬都不睬；高官厚祿的人的享受是天賜的，至於我們小百姓，一個個是牛，我是牛，你是牛，我們大家是牛！

不知如何鐘聲比前來得沉重，一下一下直撞人心窠。

——對，我們是牛。

「不過，年，你這條牛還算交運；牛雖則是牛，乾草不至於缺乏。我這條牛便不同了；只見「鞭兒在後」，却沒有「草兒在前」！」

「老哥，何必挖苦我？我這條牛也有牛的苦處，說不定我們兩人的苦處有相同之點。譬如說：以前我編過什麼烏雜誌，因為太使牛勁，不讓小鬼們包辦，於是結怨了一班想分稿費的朋友，用了化名，在報上和我搗蛋，面子上還「老朋友老朋友」地敷衍！」

「年，你的火氣這般重！在中國社會裏，見不到明鎗交戰，祇有暗箭傷人。如果大家挺胸凸肚，使出一些「人」的氣派的話，也不致被我們「芳鄰」欺侮到這個地步了！古人所謂「大智若愚，大勇若怯」，便是縮頭哲學。我勸你還是去做明哲保身的大智大勇，不必發牛脾氣，落得一頓鞭子。」

我又無話可說了，勉勉強強找出一句結論：

「看不見什麼了，回去罷！」

「好的……豁蒙樓真靜，鐘聲又是這樣的好聽！」

「我也愛聽鐘聲，過幾天我們再上豁蒙樓去！」

抗

戰

之

什

漁陽鼙鼓動地來

——「雙尾蠍」卷末附記——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十五日，中國文藝社組織旅行鎮江團。我被邀參加。登華嚴閣，憑臨大江，面對象山，鐘聲鏘然而至。憶東坡「念奴嬌」句，悽然生感：決寫長篇小說以述所懷。回到南京，即擬定情節，取名「雙尾蠍」。然而那時中央大學還未放暑假，沒空寫。中央大學於六月十六日星期三放假，我在二十日左右回上海。內子蘭助已回嘉定母家。我於二十四日到嘉定，留嘉定多日，把小說的「上」部寫好。

滬上有事，我於七月初獨自回上海。一面奔波，一面繼續寫「中」部。七月二十一日，「中」部寫完，我再至嘉定迎接行將臨盆的蘭助出來。

八月三日至六日，我在南京中央大學批閱新生考卷。於時中日形勢極端緊張。七日返申。十日晨六時，送蘭助進薩坡賽路的尚賢堂婦孺醫院；卽晨八時四十分，蘭助生一女孩，取名紐紐。——後

名「惟和」——該日即夏曆七月初五。紐紐生後第三朝，爲八月十三日星期五，滬戰開始，砲聲隆隆，好似爲她特燃大爆竹！我家住在海防路永業坊十五號，去蘇州河及麥根路火車站甚近；飛機在頭上盤旋，高射砲機關槍不斷地放，大砲聲也極清楚。離開該處不遠，有日軍司令部與日人所開內外紗廠——內藏日兵。我一見情形不佳，我自身不怕，可是老父、小姑、婦孺不會像我那樣鎮靜。恰巧那時候，中華書局的製版部在安南路慈安北里，有三間空樓房，租了下來，送老小住到那邊去，自己也跟了去。住了兩天，又獨自回至××里，就乘這個時機，於槍砲聲中，寫成了「下」部的一部份。

蘭勛產後患痢，初時相當嚴重；治理多日，方纔停止。中國飛機中砲受傷，在大世界前落下炸彈，死傷多人。尙賢堂就在附近，蘭勛受着虛驚；又因戰事關係，雖住在頭等房內，供應不周；於是在產後第九朝出院。彼時，海防路依然相當危險，慈安北里地小人多，均不宜於產婦乳嬰。承蘭勛的哥嫂美意，將蘭勛母女接到他們府上（亨理路永利邨）去住。隔了數天，大女羅羅在慈安北里病了；索性把她與媽媽送至永利邨。接着小姑嘔胆汁，睡倒了，勉強搬回永業坊，延醫診治。小姑稍痊，父親大發氣喘，終夜不眠，連忙請鄉前輩蔡禹門醫師治愈。此時，小弟壽復已在九死一生中，由真茹國際電台被調至上海服務；雖爲流彈射穿衣袴，僥倖保得生命。大弟壽生，逃出滬江大學，服役於孔庸之夫人

兩女士、王遂徵、陳叢民、郎魯遜、江文新、吳本中、劉保寰諸兄主持法文宣傳及法語播音；每日下午二時至七時二十分，毫無空暇。在這種環境內，小說自然寫不下去了。

九月十二日，收到中央大學的快信：

敬啟者首都時受空襲威脅上月十九日本校並曾落彈數枚現正遷

令等備西遷茲經校務會議議決「（一）專任教授講師應於九月二十日在南京本校集合並請其於接此本校通知後即來復信」（二）九月二十日不到而又無親筆函件說明理由者八月份薪水一律扣發又支領薪水概以親到者爲限」等語記錄在案相應錄案函達敬希 台鑒爲荷此致

仲年先生

校長辦公室敬啟 九月七日

中央大學謀在萬難中遷地開課，這正是長期抗戰中後方應有的努力。我決定跟它到天邊，不敢稍存怨望；前方將士連生命都不顧，我們何忍偷安呢？我約了安徽大學教授盧月化先生同走。九月十四日晨八時半，到漢口路石路綢業大樓門前，跨上礦灰業公會遣送組的運貨大卡車，會合了月化。我們滿以爲準九時可開車，誰知中國人「大爺脾氣」頗爲不小，雖在非常時期，少數的人依舊不守時刻；直等至十一時一刻纔動身！途中兩位女客嘔吐，半車汗穢；幸而我們坐在車頭，未蒙其賜！晚

七時半抵杭州，寓月化的姊夫石誦清先生府上。十五日，休息一天。我出外拜訪西湖藝專教授劉開渠兄，中途黃包車翻身，我跌破兩手及左膝，抬頭一看，可巧在長生路；——若不在長生路，便將跌至如何程度？十六日乘長途汽車至京，月化同行。車於上午八時開，開不出；用人推，從迎紫路推到陳英士紀念像前，才「送」得法，駛至武林門，掉換了一部車。在宜興站進午餐。在宜興與溧陽之間的潘家壩，我們的汽車與停在前面的汽車相撞：撞破自己的水箱，撞曲自己的引擎，撞碎人家的玻璃；我坐在開車的旁邊，居然沒有受傷！——月化坐在後邊皮座上。車子走不動了，老等人家放車子來。等了一小時，硬攔住一部車子；人多勢大，顧不得車中到宜興去的兩位客人，強迫司機退回溧陽。在溧陽等了一小時半，把停留在潘家壩的行李取來，方得向南京繼續前進。在句容，逢着空襲警報，躲在桑樹田裏，躲了半小時。警報解除後，正想走，車前電燈燒斷保險絲，開不亮，只得再換車！如此種種周折，終於晚上八時二十分，到了南京中央商場旁的江南汽車公司。我送月化至谷蘭家，我自己往徐悲鴻兄家中過了一夜。十七日起，住在表叔陳次仲的新房子裏，——馬家街蘆蓆營。十七日下午四時許，谷蘭與我送月化上江安輪船到安慶去。十八日晨七時，送宗瑤孀乘怡和公司的瑞安輪船上

九月十九日是中秋節。早上仲英舅公叫我們到夫子廟秦淮河畔新奇芳閣去吃點心，他先上那兒等候我們。我們去的是允敏姑，協和、志和兩叔，我與薰芳妹。吃好了，敵機四十二架來炸京市。我們移至樓下，呆坐了一個鐘頭才得行動。中午，熊文敏兄邀我到曉莊新邨他的府上過節。下午，敵機二十一架又來搗蛋，我們在熊府地室中躲了兩小時。當晚我一人留在熊府過夜。滿以為敵機必來，它偏不來！月光似水，長空無雲，誦「今夜鄜州月……」諸句，悵然懷思，乃作函致蘭勛。二十日上午至校，校長羅志希先生略談學校最近情況，及今後方針。警報忽至，入地窖，蹣伏了三小時。二十一日上午，中央大學在京專任教授與講師，約七十餘人，應校長之召，赴三牌樓農學院開會。校長有詳細報告，決定遷移大學至重慶，希望在十一月初開課。同日「中央日報」有下列之記載：

京息：前（十九）日下午，日本駐滬總領事，將日本第三艦隊司令官警告住居南京及其附近之各國官民儘於二十一日正午以前退出南京之通告，面交駐滬美總領事高斯，請其轉送美國大使館，通知南京之美僑，並請美大使館代為通知南京其他大使館及公使館查照。日本第三艦隊司令官之通告全文如下：

「日本海軍航空隊以南京係中國軍事活動之主要根據地，茲為消除中國軍隊之敵對行動，早日結束目前之敵對狀況起見，將於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正午十二時以後，對南京城內及附近之中國軍隊，及一切屬於軍事工作及活動之建築，採取轟炸或其他手段。

「在此次襲擊之中，友邦人士之生命安全，自應嚴密注意。惟日本海軍第三艦隊司令官爲避免友邦人士遭受中日敵對行爲中無法預防之危險計，不得不勸告各友邦現在居住南京城內或附近之官員及僑民，採取妥善步驟，自動撤入較爲安全之地帶。至於長江中之外國軍艦及其他船舶，亦應停泊於下關上游，以免危險。」

各國駐京使館接到上項通告後，曾開會討論。蘇聯及英大使館人員決計留京，法、德、意、比大使館暫不移動，聽候本國訓令；惟美國決定照辦，已於二十日晚登美砲艦呂宋號駛往長江上遊之下三山云。爲了這段新聞，南京城內有不少的人紛紛搬出城。實際上敵方開了一張空頭支票，不但下午沒有飛機來，就是晚上也太太平平過去了！到了二十二日上午，我去拜訪蔣碧微、張道藩、謝次彭、徐悲鴻、郭子杰諸位，——蔣謝徐郭都寄居在張府上，——忽然空襲警報，敵機來襲，乃入地室坐了兩個鐘點。警報解除後，即在張府吃飯，正舉箸，警報又至，匆匆食畢，再入地室，直至下午二時半方止。三時回到蘆蓆營，文敏兄來，暢談多時。傍晚出外訪吳作人、伉儷及呂斯百兄。又見李田丹、伉儷，即留李府晚餐。

九月二十三日，我與道興弟親送蕙芳至無錫江尖上。二十四日下午一時半，乘火車離錫赴申，晚十一時抵上海徐家匯小站；中途在嘉興與松江間的石湖蕩，有一頂大鐵橋（第三十一號），被

爛者修復暫時鋪設木板使旅客行走於上——越京客人與赴申客人跨橋對調——火車固然不燃燈，橋上更無火光，暗中摸索，相當危險。到了徐家匯車站，已是戒嚴時間，只得在車中過夜。二十五日晨四時半，隨賣菜農夫向徐家匯鎮出發，於半暗中步行爛泥地三里，方纔攔得一輛祥生出差汽車，到海防路家中已六時。蘭助依舊未恢復，且缺乏奶，所僱奶媽又不稱心！幸而家中其他諸人都安好。與父親商定芳妹婚事辦法，十月十日吉期決定不更換。二十六日在家休息一天。二十七日下午六時乘火車（上海西站）離申，重經蘇嘉線赴京；在新龍華、松江、石湖蕩逢到空襲警報，石湖蕩那次最險；恰巧在被炸大鐵橋上走得一半！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時半方抵南京下關，即乘公用出差汽車至蘆蓆營，剛到門口，警報已追蹤而至！下午至中央大學，見文學院被炸；中央大學對面的衛生署分所，無錫同鄉會隔壁的中山汽車行也都被炸了。二十九日下午六時，乘招商局江安輪赴漢口。

那隻江安原是月化坐了到安慶去的，相當新——它造成於民國十六年——相當清潔。只是官艙、房艙、統艙（活鋪）的客人共用兩隻毛廁（男女客分開）人多廁少，着實不便！說句笑話，如果客人患了痢疾，如何能夠「候補」半小時或甚至一小時呢？而且毛廁裏連洗手盆都沒有。招商局近年來力求整頓，偏偏沒有注意到毛廁！還有一層，也很重要，便是船上沒有常駐醫生。公司的開

支自然要節省，似乎每隻船僱一個大夫並費不了多少錢，而客人及船員的生命獲得了相當的保障。我知道任何長江輪船上都沒有大夫，然而招商局是政府辦的，不該立下一個模範嗎？在九江時逢到一次空襲警報。十月二日上午十一時許至漢口，我與兆清兄嫂等寓陶陶旅社，我住一二七號。開好房間之後，我與兆清兄去訪「武漢日報」社長王亞明先生。王先生即邀我們上冠生園吃午飯。下午我上大陸坊中央大學辦事處報到，即與王書林先生至民生公司購由漢至重慶的船票；結果當天開的民本固然沒有位置，連下期的民貴也無辦法！四日是星期日，民生公司不辦公。五日去問，連再下一次的民豐都無甚把握！我着了急，與兆清兄去麻煩王亞明先生，請他設法，目的在民豐。這其間，來了一個好消息：原來三日晚在街上逢到了交通部法規委員江不猷先生，兆清兄和他談及了購票之難，託他想法；過了一天，江先生在中法合辦的聚福公司（Union franco-chinoise de navigation）的福同船輪弄到幾個位置，——是機工讓出來的房艙鋪位，——偏偏兆清又走不成，於是我一人接受了。三日下午，我過江至武昌武漢大學拜訪表叔陳通伯先生。四日晚，王亞明先生邀兆清夫婦及我至他府上吃夜飯。五日傍午，上了福同輪，放好行李，再上岸，直至晚八時上船就寢；六日清晨，起錨離漢口。

江不猷先生也是乘福同的船上還有兩位留法同學前北平藝專教授尹破九先生與四川大學教授張達如先生；連江先生與我，四個留法學生，談談說說，毫不寂寞。十月九日上午十一時抵宜昌，天雨，未上岸。船停過夜——以後夜中不開船，水途險惡之故。十月十日晨五時許開船，同日下午一時三刻過巴東，入巴東峽，風景漸佳——從漢口至宜昌，一路風景平淡，頗似錢塘江上游。同日下午二時三刻，入長至九十餘里之巫山峽，經鐵棺峽、孔明碑、美人峯、清石洞諸名勝，風景最佳，也最危險。今年九月十五日，民生公司的民鐸在鐵棺峽左近觸礁，尖石剖船底爲二，頓時下沉，船人、貨悉葬江中。下午六時至巫山縣，我與不猷兄上岸去玩，毫無玩頭，祇走得雙脚是泥。船停過夜。今日是國慶節，也是道輿及蕙芳的佳期：我祇能心祝國家強盛，他們安樂！十月十一日晨過石版峽，上午八時三刻過白帝城——「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與八陣圖；可惜江水太高，未能見到八陣圖！下午六時至萬縣。不猷兄攜我往訪該縣地方法院推事陳維東先生；陳先生領我們逛二馬路（又稱南京路），復邀我們上館子。萬縣祇有三條馬路，最繁盛的是二馬路。船停過夜。萬縣以上的風景，固然沿江兩邊還是山，可是已不奇特了。所以，長江最美的風景，在宜昌與萬縣之間。十月十二日，星期二，是重九佳節，也就是蘭助的誕日；我孤零零在船中悶悶地過了十月十三日下午

六時至重慶，船停重慶對岸。我幸而有福同機師屈澤滋（潤生）先生的照應，沒有吃到「外江佬」的苦楚！暫寓大梁子青年會，三—四房間。可巧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樓石菴先生也寓青年會，會談之下，知道中央大學在沙坪壩——離重慶城市三十里——所建的寄宿舍要到十一月十日方能落成，我們只能留重慶等待。

從十月十五日至十一月十日，中間相距二十六天；少算些也有二十天的空暇：我決計利用這一段光陰完成「雙尾蠟」。我在八月二十日左右，將「雙尾蠟」一「下」部寫到偽國的成立。八月二十日至今日，中間停筆了兩個月差五天：在這時候，我的生活太不安定，無法寫作！當初，我想把小說情節寫到喜峯口之役（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夜）爲止。我對於當時士卒的忠勇，十二萬分的佩服！無奈今年中日全面戰爭開始以來，在華北的二十九軍未能建樹搆與喜峯口之役媲美的奇勳。他們的功罪，自有歷史家秉筆直書，我不必管。然而我何忍追述喜峯口之役？我的輿致被幾個少數軍事領袖的不自尊所掃盡了！

莫道士人無膽氣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下旬，中央大學奉命內遷，它的目的地是重慶郊外的沙坪壩；——說得更準確些，乃是沙坪壩重慶大學後面一個叫做「松林坡」的小山頭。第一批臨時校舍於十月中趕造成功；我於十一月一日遷入第一教員宿舍第一號。接着，二十七年平安過去了。

二十八年五月三日，日機首次大規模轟炸重慶。五月四日，中央大學師生開國恥紀念會，延請翁部長詠電演講。前校長羅志希先生致辭未畢，敵機又來了。緊急警報之後，會暫停。警報解除，再行開會；如此開而停，停而開者四次；終於羅翁兩先生致辭後，羅校長提議組織「國立中央大學師生防護團」，當場指定七位教授主持，筆者就是其中的一員。在全重慶，中央大學的防護團成立最早，也最壽長；直到日本投降為止。

中大防護團以校長兼團長，其下設總幹事一人（實際負總責者），副總幹事一人，隊長十人，副隊長二十人，其餘尚有正副洞長等等；組織相當龐大而嚴密。其中十隊為防空、情報、警備、急救、消

防、宣傳等等；而以防空、情報、警備爲最吃重。一有情報，防空隊立即發動，巡查各防空洞——校本部七個，柏溪分校三個——準備師生員工警入洞；警報之後，該隊爲全校最高指揮者，不論何人均須服從。情報隊與城中防空大隊保持密切聯絡，專掌拉汽笛、吹信號等等；沙坪壩是文化區，各校集中於此，大、中、小學員生約有四五萬人，以及周圍十里的老百姓，都聽中央大學的汽笛爲進退。沙坪壩的對江（嘉陵江）是實業區，工廠林立。正因爲如此，敵人蓄意毀滅沙坪壩和對面的磐溪，於是放信號的漢奸以中央大學爲活動對象；於是，每逢警報，警備隊荷槍實彈，巡邏全校及附近。我因爲有三分「傻勁」，被舉爲總幹事，兼防空隊正隊長，警備隊副隊長；自始至終，未曾離開崗位。歐陽轟教授爲副總幹事，兼防空隊副隊長，警備隊正隊長；吳功賢教授爲防空隊副隊長；以及朱浩然、蔣志超兩先生都是我的忠實同志，始終不懈。至於其他的負責人，每年均有變動；然而他們的公而忘私，任勞任怨，則是相同的。

關於這個團體的故事，真是講不勝講；此地限於篇幅，我只舉幾個例。防空隊的主要責任在乎維持秩序。「維持秩序」這四個字，說說容易，實行起來就非常困難。一個人，在心平氣和的時候，很肯講理；等到他失去了情緒上的平衡，便要蠻不講理；至於面臨性命交關的剎那，他自然奮不顧

一人」了。我所要控制的不是數十人，不是數百人，而是五千人（校本部員生家屬共四五千名列老百姓約一千）；我們所處的並非太平盛世，而為性命交關的剎那！尤其這些人，絕對大多數沒有受過軍訓，對於空襲全無常識。我既然負起這般大的責任，我自然要求保障這個責任的權力：有人不服從指揮時，我逐一採取下列幾個步驟：（一）勸導；（二）訓斥；（三）拘留；（四）退聘（教員）；（五）撤職（職員）；（六）開除（同學）。我鐵面無私地執行着，同仁同學都諒解我，沒有逢到嚴重問題——祇有每年暑假，有三個投考中央大學的考生，硬不聽從指揮，被我取銷應考資格。

中央大學的防空洞都在山腰，大而堅固。每個洞都編號，每個人有本人的入洞證。非本校員生而須入洞者，可領臨時入洞證。警報發出後，各路均有防空隊隊員（員生混合編制）嚴格檢查入洞證，無證者不得入洞。此時，我和老友歐陽翥教授入洞檢查，凡無本洞入洞證者，一律請出洞。因檢查而引起衝突，自是意中事；有時衝突得太厲害，我們只得乞憐於我們的自備毛瑟手槍。

中央大學「直接」被炸四次，大門燒掉，儲藏庫焚去，宿舍教室場壞不少；可是，人、師、生、員、工、警以及家屬，僥天之倖，沒有一個受傷，沒有一個死亡！

有兩個最緊張的「鏡頭」附記於此。有一個時期，日本人發明了「疲勞轟炸」，他們用少數的飛機，分批襲川，每批祇有兩三隻，然而川中不得不放緊急警報。每天警報五六次，人躲在洞裏達十小時以上！大家「搶食」、「搶睡」，因為兩次空襲間的間隙祇有二十分鐘到一小時！這種日子，不止一天兩天，而是實足的一週：大家吃不消，而我們這批防護團的人還得站班啊！口渴，餓肚子，冒生命的危險，於我們不算什麼！——如果我和歐陽轟不是金剛的話，——中央大學教授中，我、歐陽轟、繆鳳林、孟心如、號稱「四金剛」——早就累倒了！

有一次，在大熱天，空襲來了，我們照例入洞。約莫兩小時後，聽到解除警報，大家上山歸舍洗澡。中大校本部的防空洞面對嘉陵江，從洞前遠眺通城中的沿江大道：凡解除警報後，必有許多避難汽車從遙遠的山洞向城中開。那一天，雖則解除警報，却不見汽車。遠山頂上還有一隻「指揮燈」：敵機離開重慶的警戒線，它才亮，此刻它並不亮。我起了疑心，一方面派情報隊切實探聽消息，一方面阻止員生上山。誰料不到五分鐘，敵機出現上空：二十七架排作一字長蛇陣，一到我們頭上便「下蛋」：從土灣到楊家坎，橫穿過中央大學，約五里路長，共總下了兩百三十二個彈（事後我派校警去數的）那時，十分之八的員生已經上山去了，真急壞了我！上山的人匆忙下來，衣冠不整，神

情恍惚。若干女同學嚇軟了腿，坐在下山的石級上痛哭；我和歐陽教授還得上去把她們一個一個背下來。解除警報後，——這次是真的，——我立刻把管理情報的號兵押起來，另與校長等組織法庭，審問他爲何把「緊急警報」誤發「解除警報」？我疑心他是漢奸。他一口咬定他根據城中來的軍用電話情報。我立刻派人進城覆證他的話。鬧到天明，各處證據來齊，號兵的確無罪；在重慶區，上同樣的當的，除中央大學外，尙有三處！

在這個緊張場面裏，發生了一個滑稽的插曲。中大所處的是一個山頭，房子是層壘的，底下有一條環山馬路，也就是環校馬路。爲了便利警戒全校的防護團團員或校警起見，我們在道旁開了若干一人一手深的圓洞，每洞可躲兩個人。這次的轟炸，甚爲激烈：兩百三十二彈在五分鐘內掃數爆炸，其凶猛可知！有五個廚師，爲了警報時貪懶不入防空洞，此刻嚇得跳入同一個圓洞裏。警報解除，他們却「擠」不出來了，只得大呼：「救命！」

現實社會是生命的洪爐。有的人在這隻洪爐裏燒成了灰，有的却鍛煉成鋼。我自己不知道自己是鐵、是鋼？我祇覺得這八、九年的奮鬥生活養成了我大無畏的精神！

漢口，中山公園：三十五年六月四日，端午。

管城子無食肉相

民國三十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我辭去了在中央大學教書以外的兼職：師生防護團總幹事，中大師生員工消費合作社理事主席，教職員伙食團團長。關於防護團，我在「莫道士人無膽氣」裏詳細記載，此處只談教職員伙食團（簡稱：教膳團）。

在抗戰時期，「民以食爲天」這句古話分外有價值，而它的價值富有悲劇性。中央大學在南京的時候，我們這批教書匠在校中包飯，每月四元，每日兩餐，每餐一菜一湯，菜可任意挑選，大概炒蝦仁，炒腰花，黃悶鷄之類。那時還不足，不是嫌作料不好，定是嫌口味不合。於是出外小吃，西餐每客七角到三元；中餐花了八元便可吃海參席，十二元魚翅席，十八元或二十元全銀檔面。上海的「吃」和南京差不多。平民化些說，鱸絲麵四角一碗，小麵包五分一個，烤山芋三個銅元一斤，生煎肉包子兩個銅元一枚。那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以前的事。

「八·一三」以後，中央大學遷到重慶的沙坪壩來。最初的一年半，尤其是最初的一年，生活

膳團煤電自給；繼而校方供給全部電水與煤之三分之一；繼而增至煤之一半；終於根據教育部頒佈「戰時全國專科以上學校改良教職員生活辦法」，校方供給全部電水與煤。

我在未任職以前，先向自己訂定幾項原則：（一）教膳團團員一律平等，團務由各人平均負擔；（二）自身決不假公濟私，並約束相助我的人潔身自好，不貽人以口實；（三）有困難時，決不卸責他人。第一原則非常重要：團員中有院長，有系主任，有事務方面的「長」或「主任」，有教授（資格老的很多，任職在十年以上），副教授，講師，助教，研究生，附小教員，以及許多職員，若不平等等勢必以大壓小，一層層推下去，無人切實負責。而且一講情面，難免有偏，於是紀律蕩然。第二原則涉及人事，最爲複雜，最爲困難：教膳團接觸方面頗多，人物良莠不齊，想要同心協力，不是易事！第三原則最易實行：行與不行在於我，我對於我自己還有把握！

教膳團的組織由簡單日趨複雜，到了去年，幾乎成了定型。團長之下有副團長，幹事（每月四人），監廚（每日上下午各一人），廚工管理員（一人，有薪職）。自民國三十一年起，添設了生產部，添了兩位幹事。監廚是輪番的。幹事分兩種：伙食部幹事每月選舉一次，後來改用抽籤辦法；生產部幹事由團員委任，提交席長會議通過。每月上半月下半月各開席長會議一次，聽取團長及幹事

條文一公佈，便有一位專任教授來試試我的膽量。結果我貼了下列的佈告：

本團團員×××先生拒絕履行本團團章，着即開除團籍一年，自民國×××年×月起迄×××年×月止此佈。

這是青天裏掉下一個霹靂！大家方纔知道我有幾分癡勁，約法三章不盡是唬嚇人的具文。此後平安無事者數閱月。另有一位被選為幹事的教授想出一條妙計：團員飯費每半月一繳，每半月編席一次；他想退出膳團半個月，幹事之位不能久虛，豈不自然而有人頂替了他麼？他聰明，我更聰明：我在席長會議上說：『某先生是大才，現今因故退出膳團，無從施展身手，極為可惜！為本團福利計，某先生的幹事名義暫為保留，某先生何日返團，即請某先生履行職務！』

對付廚工也不是易事，最怕他們結幫，共同作弊！廚工中的重要份子，是當鏟刀的大師傅和上街的採辦：如果他們各自作弊，已是可觀，如果勾通作弊，更了不得！比如中大教膳團，每日用豬肉八十斤，上街採辦和屠戶串通了，每斤漲價一元，每日可賺八十元，每月便是二千四百元至二千四百

八十元。餘類推。

人數一多，需要大量的米與肉。在糧食部未成立以前，無所謂平價米，成本米等等，一切的米都不得在市場上收購。沙坪壩沒有米行，也沒有米船，要到五里外的磁器口去纔有，要不然上小龍坎去收「山米」。有一次，米商集幫抬價，嘉陵江上游不放米下來，於是搆成米荒。我和幾位幹事天天到磁器口碼頭上去守候，收到多少算多少，真是吃了上頓不知下頓！此地也鬧過肉荒：肉如何會荒？還是奸商想抬價，故意不宰豬。去年雨水少，六、七、八月鬧菜荒，那纔費腦筋！肉荒雖屬嚴重，尚有黑市可買，只須多花錢。菜荒不是人爲的，田裏硬長不出菜來：怎麼辦？這些難關，賴各位幹事同心協力，一關一關渡過了。

爲了要準備同樣的「荒」重新發生，我計劃創立生產部。方借得八千元作爲資本，撥給八百元作爲開辦費；八千元當然要還的，八百元不必還。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三日，生產部成立；業務包括養豬、做豆腐、豆漿、油條、早麵（麵割入伙食部）、燒餅，以及後來增加的饅頭。營業情形如何呢？饅頭至今每枚賣三角（市上至少六角），豆漿每半磅三角（市上一元），油條每根三角（市上五角），麵每一海碗二元（市上五元）；如此價廉，除還了八千元外，尚有盈餘。現今把我負責的最後

條文一公佈，便有一位專任教授來試試我的膽量。結果我貼了下列的佈告：

本團團員×××先生拒絕履行本團團章，着即開除團籍一年，自民國×××年×月起迄×××年×月止此佈。

這是青天裏掉下一個霹靂！大家方纔知道我有幾分癡勁，約法三章不盡是唬嚇人的具文。此後平安無事者數閱月。另有一位被選為幹事的教授想出一條妙計：團員飯費每半月一繳，每半月編席一次；他想退出膳團半個月，幹事之位不能久虛，豈不自然而有人頂替了他麼？他聰明，我更聰明：我在席長會議上說：『某先生是大才，現今因故退出膳團，無從施展身手，極為可惜！為本團福利計，某先生的幹事名義暫為保留，某先生何日返團，即請某先生履行職務！』

對付廚工也不是易事，最怕他們結幫，共同作弊！廚工中的重要份子，是當鏟刀的大師傅和上街的採辦。如果他們各自作弊，已是可觀，如果勾通作弊，更了不得！比如中大教膳團，每日用豬肉八十斤，上街採辦和屠戶串通了，每斤漲價一元，每日可賺八十元，每月便是二千四百元至二千四百

人數一多，需要大量的米與肉。在糧食部未成立以前，無所謂平價米，成本米等等，一切的米都得上市收購。沙坪壩沒有米行，也沒有米船，要到五里外的磁器口去纔有，要不然上小龍坎去收「山米。」有一次，米商集幫抬價，嘉陵江上游不放米下來，於是構成米荒。我和幾位幹事天天到磁器口碼頭上去守候，收到多少算多少，真是吃了上頓不知下頓！此地也鬧過肉荒：肉如何會荒？還不是奸商想抬價，故意不宰豬。去年雨水少，六、七、八月鬧菜荒，那纔費腦筋！肉荒雖屬嚴重，尚有黑市可買，只須多花錢。菜荒不是人爲的，田裏硬長不出菜來：怎麼辦？這些難關，賴各位幹事同心協力，一關一關渡過了。

爲了要準備同樣的「荒」重新發生，我計劃創立生產部。方借得八千元作爲資本，撥給八百元作爲開辦費：八千元當然要還的，八百元不必還。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三日，生產部成立；業務包括養豬，做豆腐、豆漿、油條、早麵（麵割入伙食部）、燒餅，以及後來增加的饅頭。營業情形如何呢？饅頭至今每枚賣三角（市上至少六角），豆漿每半磅三角（市上一元），油條每根三角（市上五角），麵每一海碗二元（市上五元）；如此價廉，除還了八千元外，尚有盈餘。現今把我負責的最後

三個月（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月、三十二年一月）的總賬開列於下：

（甲） 收入

收十月份下半年油條饅頭盈餘 四、四三二元七三

收十一月份油條饅頭盈餘 九、三八七元四九

收十二月份油條饅頭盈餘 一八、八七七元一一

收元月份油條饅頭盈餘 一七、二九二元四七

收豆腐豆漿盈餘 一、六四二元九〇

收會計室來十·十一·十二月廚工米貼預支數 一二、九二三元九〇

收宰豬兩頭售款 四、八六六元〇〇

去年十月以前原有豬六隻，本年元月購進四隻，除宰去兩隻，尚餘八隻，照市價可值兩萬餘元。

總計

六九、四二二元六〇

(乙) 支出

存現金	二一、五九九元〇三
存官價麵粉二十袋	一、六〇〇元〇〇
存麻油三十五斤	四三四元〇〇
存白礬四斤	五二元〇〇
存桐鹹二百五十四斤	二、二三三元〇〇
存鹽巴六斤	一三三元四〇
付幹事酬金(每月每人二百元)	一、三〇〇元
付生產部工友津貼(內管理員支一百六十元)	二、五六〇元〇〇
付全體廚工三個月工資獎金	一七、二〇〇元〇〇
付臨時僱工工資	三四〇元〇〇
付雜用	三三五元〇〇

墊付伙食部四次小菜

一二、四〇七元一五

付買豬四頭及糟水等

七、〇二二元〇〇

墊付器皿及嵐炭

一、九九三元〇二

墊付器皿

二四〇元〇〇

付麵粉錯賬

一〇〇元〇〇

總計

六九、四二二元六〇

此外還要加上伙食部的公積金

八、〇〇〇元〇〇

從上面數字看來，憑良心，不能說辦得沒有成績。若說生產部賺錢，原是不錯的；不過市上饅頭每個賣六角，我的饅頭並不少，只賣三角一個；在三角中再設法賺錢，不能說我黑心！我的罪惡不在乎賺錢，却在乎不肯自肥；在乎妨害人家賺錢！於是想盡方法拆我的台，散佈謠言，拉開我的助手等等。有一位教授幾乎和我「交手」——我當然奉陪的！去年農曆端午，因為我辭了一次職，斷炊一天，教膳團團員私人損失在八千元以上。後來有二百八十五位團員簽名挽留，又經校長親口向我

說「爲全校教職員福利向徐先生請命」我纔復了職，最近又有人在幕後搗鬼了，所以毅然決然辭了職。

四年又十個月：一場有期徒刑！

民國三十二年二月一日。

不堪人事日蕭條

我在重慶中央大學當了四年又十個月的伙頭軍——說得摩登一點：我當了中大教職員伙食團的團長。

重慶的生活，在民國二十六、二十七年間的確非常便宜。那時重慶還使用「當二百文」的大銅子；吃一小碟白斬鷄，祇花大銅子三枚，就是六百文——今年五月初，同樣的一碟，在粥舖子裏，要賣九百元，大飯店裏更貴。一元錢可買橘子一百五十枚；如買廣柑，打個對折——今年五月初，大廣柑賣五、六百元一隻。重慶的魚很名貴，那時花了三元六角可以吃到一條一斤多重的魚——今年五月初，同樣的魚要賣三、四千元。餘類推。

抗戰初起，政府機關一方面裁員，一方面薪水打七折。雖則如此，中央大學師生的生活是相當舒服的。自從民國二十八年三月起，物價開始上漲，但漲得還慢；同年五月三日、四日，敵機開始大規模轟炸重慶，重慶的物價隨爆炸之聲而飛漲；於是乎公教人員叫苦連天了！這時候，各機關紛紛成立消費合作社和伙食團，解決生活問題；在中央大學，合作社、伙食團，以及防護團，三件最吃力不討好的事，都由我這個大傻瓜一人負責。

最初，教職員的伙食附包在學生伙食團裏，而學生伙食團由校方總務處負責。在學生大飯廳的一角，用木柵圈出一個放得下四張桌子的地方；我們就在那裏進餐。膳費每人每月三十元；——戰前在南京，包飯分甲乙兩種，每人每月四元或五元，每餐一菜一湯，可以吃到蝦仁、腰花等等。那時我在上面講過，物價很低，我們花了三十元沒有吃到價值相等的東西。而且，某次，伙食團停掉一個廚工；這個廚工懷了恨，竟然在大飯桶裏下砒，幸而發覺得早，未出亂子！凡此種種，使教職員感到有自辦伙食之必要；而我呢，因為多講了幾句話，大家把擔子放在我的肩上；於是我「榮任」伙頭軍。我接辦時只有三十二人包飯；我「興盡」辭退時，包飯者七百餘人。我接辦時是學生大飯廳的附庸；我「興盡」辭退時，教職員伙食團有獨立自建的四個飯廳（其中一個是家屬飯廳）。

隻豬窠，於我接辦以前每桌坐八人，每餐四菜一湯，每頓必有豆腐榨菜。在我接辦以後，每桌坐七人，每餐三葷兩素一湯（改用大海碗裝），每半月「牙祭」一次。——「牙祭」是四川土語，意云「添菜」。——「牙祭」時或鷄、或鱔、或紅燒肉加蛋（每人一個），共加兩色。有一次，社會部聽得中大教職員伙食團的微名，會同教育部，派兩位科長來吃「客飯」。事後方纔告訴我。

凡辦一公共事業，必須有組織，必須有規律，必須嚴格執行。在我的理想裏，這個伙食團應當由包飯者自己來管理。我採取了幹事制度，而這些幹事當從包飯者中抽出，或被推出，或被舉出之人，不論本人在校中地位如何，——不問其爲校長、教務長、訓導長、總務長、院長、各主任，——不得推辭，必須吃苦一月（任期一月，做後休息一年）。如果不肯做呢？團長採取斷然處置，開除團籍一年。在此一年內，被開除者不得以任何形式來團用膳。在此鐵律之下，老院長如樓石菴先生、老教授如張士一先生、梁叔五先生……都親自當過幹事。最初大家以爲太嚴，試後方知我有理。每桌七人，輪流當桌長兩週。每兩週開桌長會議一次，商討大政方針。席長必須出席，如無故缺席，開會的翌日，該桌停餐一頓！每月選或抽幹事四人，後來增加生產部幹事兩人，一度設有常務幹事一人。團員有客人時，可以登記買客飯券，桌上添一客人者，即加菜一碟，免得分原來七人的權利。

物價「逐日」在漲，我可不能「逐月」增加膳費；我的膳食政策是：不到萬不得已時，決不增加膳費。怎麼辦？我從消極、積極兩方面來解決這個問題。消極方面是：管理科學化，堵塞漏洞。四位幹事各掌一務：總務、會計、採購、保管。總務等於幹事長，也是對外負責人（例如向校方辦交涉等等）；會計的意義甚為明顯；採購不一定天天陪同廚工出去買菜，但必須知道市價，並於隔夜吩咐購什麼菜，購多少；廚工買菜回來，保管幹事使過秤驗收（觀察品質），多餘者（包括米、糖、鹽、油、煤、大量購進之物）鎖入儲藏庫，每日量米時必在旁監視；我這位團長不時巡視各飯廳，有否頂吃或「遊擊」犯者最初（物價便宜時）罰洋二十元，後來罰洋一千元。管理科學化不是一句空話：我們這地測驗出某種每升加若干水，可燒幾碗飯，或幾碗粥；每人在冬季每日要吃多少米（十二、一、二月吃得最多），在夏季吃多少；年歲與食量的關係何如？可惜我沒有帶我的膳食記錄在手頭，無法舉實例！

在積極方面，我創立了「薄利主義」的生產部。它的業務是養豬（準備到每週可以殺一條肥豬），賣豆漿、豆腐、油條、肉麵、蔥油餅、燒餅、饅頭。殺了豬，一部份「牙祭」（但伙食團仍須出錢買），一部份廉價售給有家屬而不在團用膳的教職員們。生產部的艱鉅工作是杜絕套購。正因為

價廉物美生意興隆所獲蠅頭小利津貼伙食團本身

這個伙食團當然逢到許多困難——沒有困難的事，或者有「實惠」的事，人家早就搶着做了，輪不到我，我也不想做。困難有的是技術方面的，有的是人事方面，而以人事方面的最使我頭痛。在糧食部未成立以前，米商要抬高米價，於嘉陵江上游攔住了米船，不放它們下來，逼得我們幾乎斷炊：這是困難。每次空襲解除後一小時，我應當給人家飯吃：這是困難。中央大學直接中彈四次，把我的飯應炸壞了，我用長板凳代替桌子，請教職員立了吃：這是困難——不過那時各人精神很好，大家笑迷迷地吃，無人責備我。我這個人是很和氣的，相當樂天——所以成爲胖子——可是爲了公事，我毫不退讓。正當我們測驗要用多少米煮飯的時候，有一餐，飯不夠了，一位脾氣欠佳的教授諷刺我，我當然回答：他勃然大怒，一脚飛來，我也一脚飛去……同人們連忙把我們兩人拉開。當晚全體幹事總辭職，第二天起不開飯。那天恰巧是端陽，渝郊飯店關門不應市：有不少團員餓肚子。大家向我說情，我不賣賬。他們請總務處代辦，又辦不好；於是兩百八十多位教職員簽名，請我復職，並且推中大「五老」張士一、樓石菴、梁叔五、金善寶、朱濟明等做代表，登門堅邀。我礙於各位的情面，勉強答應了。種種困難，不勝枚舉。

有一天早上，伙食團的豬圈裏忽然多了一隻豬，而這隻豬並非伙食團買的。發現後兩小時，我得到了情報：於是我根據情報出了下面的佈告：

「今晨忽有運動豬一隻，越欄而入伙食團豬窠。業經本團幹事查問，不知豬主爲誰。茲特公告：請豬主於今日下午六時前領去；否則即行屠宰，本團牙祭一番！」

下午五時，一位生產部幹事托辭把豬領去。這位聰明人想揩公家的油，解決自己的豬的住宿膳食問題。我早已得到情報了！

漢口中山公園，三十五年六月二十日。

命運是非常奇怪的，我在沙坪壩當了四年十個月的伙食團團長，依照當了一個月幹事可以休息一年的成例，我應該休息五十八年：直到民國九十年我纔可以再「出山」，那時我已高齡九十八歲了！誰料復員到南京，在三十六年的三月，又抽中我當幹事。我曾詢問監事吳功賢教授：「前賬算數不算數？」彼云：「前賬已結！」姑且一笑上任也！回到南京後的中大教職員伙食團已無關

長代之以兩位監事現今的監事是吳功賢張更兩教授附記於此以供它日擄索

南京三十六年三月二日。

青谿幾度到雲林

——憶涪陵奔渡坎——

抗戰期間，有的家破人亡，有的人存家散。我自己屬於後者。自從民國二十八年五月起，生活的擔負一天重似一天。「十隻黃狼九隻雄，十個先生九個窮」黃鼠狼是否多雄少雌？我不知道。若說「先生」「窮」的豈僅「九個」而已哉？簡直「十個先生十一個窮」窮透了頂！但是，「好死不如惡活」，即使窮，也得活下去。窮先生們首先不僱傭人；於是教授先生提水桶，教授太太倒馬桶；教授太太累倒了，教授先生親自「出馬」（「出空」的「出」，「馬桶」的「馬」）此之謂「尊師重道」！要不然，教授先生教書，教授太太也教書；小孩一大羣，讓他們靠天由命！

我於民國二十六年進川。三年之後，內子蘭助也轉帳由申至港，經金城江、桂林、貴陽，而抵重慶；她將大女兒惟一寄放在外婆家裏，攜帶小女兒惟和入內。我離申時惟和祇生了一個月；此番重見

面，她却已叫名四歲了：這種悲歡交錯的情緒，任憑生花妙筆，難以形容！我們聚首不久，迫於生活，大家又小小分離了：我介紹內子到化龍橋中國農民銀行子弟小學裏去教書，惟和跟了母親去上學。校長孟韞佳女士是老友孟心如教授——孟先生是中央大學中「四大金剛」裏的老四，筆者忝居老三，——的令妹：所以彼此相處得很好。從沙坪壩（中大所在地）到重慶城裏，有三十華里遠，而化龍橋恰在中心。每星期六，不是內子回中大，定是我到中農小學去：同過星期日，從化龍橋到小龍坎（沙坪壩前一站）的大道是沿嘉陵江的：俯視練江耀翠，遠矚羣山環碧，春秋佳日，最宜步行：我忘去了塵世一切，恍若羽化而登仙！

在抗戰時期，被封鎖的中國缺乏汽油，於是中國實業界提煉植物油來替代。中國農民銀行在涪（讀若「甫」）陵創設規模相當大的運中煉油廠，把暫時不能出洋的桐油煉成代汽油。正因為廠的規模相當大，職員多，需要子弟小學：孟校長派內子到涪陵去創立並主持該校。內子於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攜帶惟和，再上征程。

涪陵濱長江，在重慶的下游三百六十華里，也是一個山城。城狹而長，祇有一條街，熱鬧的一段通人力車，沒有馬車，更沒有汽車。老百姓很窮，——窮得厲害的人不及下江的乞丐，而他們並非乞

巧——城市却富饒，它是桐油的出口，國家銀行都設分行於此，足見重要。出市中心沿烏江行兩華里，抵達奔渡坎。

烏江長凡七百華里，上達貴陽，下投長江。兩江會合處就在涪陵。烏江是四川險惡河道之一，也許是最險惡的一條：每年有不少船隻在江內出事。然而風景奇美，單就我所目覩的一節，儘可以和三峽相比！奔渡坎是該江險渡之一，水急如奔，故稱「奔渡」。

運中煉油廠設在涪陵城的斜對面，烏江的這邊，佔據兩個小山頭。廠在一個小山頭上，職員家庭宿舍和子弟小學在另一小山頭上。宿舍佔了朝裏的半個山頭，小學佔了朝外（面江）的半個山頭。小學祇有三間房子：兩間作教室；一間分隔爲二，那就是內子和另一女教員寢室。後面有下房兩間：前一間是廚房，後一間是廚子的兼校工的房間（男工，由廠中派來）。前面却有一片大操場，有竹籬笆圍着。小學於民國三十三年二月中旬正式「行課」（卽上課）。

逢着假期，我到涪陵去玩，就住在校裏。走渝涪線的小輪或是民生公司的（比較快），或是三北公司的。坐民生公司的船，不論寒暑，一律清早四時上船，全程駛十五小時。這個，尤其在嚴冬，如果身體不好，便難應付到了學校，我總有幾天應酬：中國農民銀行分行經理，運中煉油廠經理，副理，科

長等等，你請我請，吃來吃去；——大部份的時間可是我們的，我着實享了些清福！

靜！這兒是世外桃源：自由自在，遺世而獨立！如果想找人聊天，我祇須跨過山頭；如果要寫作，人家決不輕易來騷擾我。在暑天，大操場上乘涼的祇有我們一家，總共三人。正因為高據小山之巔，江風吹來，沒有東西阻礙它；也沒有東西阻礙我們的視線，遠山近江，悉收眼底。清晨「歪屁股船」上搖櫓者的歌聲單調而雄壯，略帶淒涼意味。（烏江裏，爲避風浪，行駛一種特置船，屁股翹得高高，而是歪的。）中午，陽光直射魚鱗細浪，映作萬千銀丁。傍晚，落日染江，成朱霞色，與黛綠山屏相照生趣。而奔波坎，我來往不下百數十次的奔渡坎，終日白沫四噴，怒吼不已！

我在這個人間樂園裏寫成了「法國文學的主要思潮」（商務印書館）校對了「彼美人兮」（正風出版社）譯完了「三劍客」的上半部（在「法國文學」月刊上發表）。

然而最大的收穫乃是兒子惟川於民國三十四年暑假誕生於涪陵的仁濟醫院。

我們在這隻小學裏，聽到停泊在長江裏的三隻輪船，癡狂地大放汽笛，報告日本人已經投降。這個勝利之聲結束了一切戰時實業，連中煉油廠不能例外。不久，內子回到重慶；不久，就在去年十一月，搭乘美國大使館新聞處所包的民聯輪，離渝赴申。

我又孤零零獨自留川直到今年五月五日纔飛回南京——却又飛漢口

今天我偶然想起了這個世外桃源奔渡坎，迴氣盪腸，無任眷戀！

漢口海陸飯店三十五年七月四日晚

春風不愁不爛漫（中）

（一）藝壇溯往

蔣慎吾

說老實話，個人在重慶私生活較有意義的，要算是看畫裏的峨嵋，看舞台上的「原野」，以及參加「文藝茶話」幾件事了。

到了四川，不去遊覽峨嵋，真是憾事。可是，無論抗戰也好，復員也好，即使身在四川，而說去上峨嵋，也許不太容易。有時，翻翻風景片，讀讀遊記，聽聽老峨嵋擺擺龍門陣，聊慰飢渴。什麼佛光咧，猴王咧，老道咧，好像和我神交已久的了。所以，看了潘韻先生的畫作，有些地方簡直是「溫故而知新」。縱然沒有佛光，可是「仙峯寺側」瀾漫奇幻的煙雲，以及「龍門瀑布」峭秀宏壯的形象。我相信遊山俗客的耳聞目見亦無如此深刻。我個人曾經在山裏生活過三年，自問對於煙雲的眺望，略有

體驗。還有，記得初到香溪，於暮靄沉沉之下，看到米倉峽裏的雲直冲到天空，真像一座米倉，大爲吃驚。仙峯寺側的雲煙，正和米倉峽下的彷彿。至於瀑布呢，生平所見夠得上說偉大的很少。現在看到「龍門瀑布」，我坐在畫幅旁邊很久，好像聽到千軍萬馬的奔湍之聲。此外的畫作，不但有猴相，也有洗象圖。

欣賞「原野」，倒記不清什麼日子，不過天氣陰沉沉，寒澌澌，外面刮風，又飛着沙灰，也和原野裏面的差不多。當然，金子的作風夠得上說潑辣和勇敢，正如湯曉丹導演所說。然而劇本的本身要使她愛仇虎，理直氣壯的愛仇虎，觀衆對於她的印象，只覺得是一個純正義感的女性，而不是一個愛情至上者的女性（當然不能說愛情至上一定合理。）因此，金子在觀衆面前所表現的個性，也不過是熱烈、爽快、正直而已。儘管社會意識沒有強調和矯正它的正確性，時代的輪子無論如何在向前轉。金子在二十年前許是一個大膽的女性，現在，就只落得做一個悲劇的主角罷了。大星，倒是一個難於演出的人物。他完全是一個愛的奴隸，雖有拿刀的勇氣，可是這勇氣變成他的姿勢。現中叫他把手砍下，他還是輕輕的去下刀來。於是，滿堂的笑聲使他有了成就。至於焦大媽，陰沉的口吻和機警的動作，很成功的描摹出來一個虔婆相，但這要歸功於劇本，因為她是舊家庭裏面母親們

阿婆們的典型，同時也就是鄉村社會裏面的最刁惡殘忍的吃血鬼。仇虎的個性却是一個問題小說的題材，不過那些疑神見鬼的恐怖是多餘的。

最後要談「茶話」。茶在中國，自古有之。茶會茶舞，茶座茶室，也是雅俗共賞的。不過周作人喜歡吃苦茶，使茶也沾着污點。同時，茶給小商人、苦力、和伙兒們以悠悠然的態度，鬧糟糟，酸溜溜的勁兒，在紳士眼中自然又要不得，如此而已。在重慶第一次的文藝茶話的主持者徐仲年先生娓娓不倦的把「文藝茶話在上海」從頭講起。他叫青年人不要在茶話拘束，要儘量的提出問題。這雖是教授們例行公事，但是情緒却熱，不像例行公事的呆板和陳腐，有些話並不太隨便，譬如說：「老作家並不是篇篇作品都是好的，正如新作家的作品也不見得都不好一樣。」他曾經提到徐蔚南先生的第一部「蕩」的譯作。他說那一部譯作是值得一讀的，可是「蕩」的題名並非出自蔚南的原意。參加的人可惜不多，然而却是多方面的，並沒有那些登了龍門的天之驕子。我和別人一樣介紹自己，却使徐先生感嘆世界之小。對的，要使文藝世界擴展，必須延伸文藝的霧圍，必須提高文藝作品的本質，必須加深加大文藝的吸引力。我以為新作家們在此一方面的責任比較老作家好像更重些。

(二) 單純的友誼

在三十五年八月三十一日重慶「大中日報」副刊「藝壇溯往」一文裏，蔣慎吾先生提起「文藝茶話會」他說：「參加的人可惜不多，然而却是多方面的，並沒有那些登了龍門的天之驕子。我和別人一樣介紹自己，却使徐先生感嘆世界之小。對的。要使文藝世界擴展，必須延伸文藝的霧圍，必須提高文藝作品的本質，必須加深加大文藝的感引力。我以為新作家們在此一方面的責任比較老作家好像更重些。」又蒙蔣先生承認：「說老實話，個人在重慶私生活較有意義的，要算是看畫裏的峨眉，看舞台上的『原野』以及參加『文藝茶話』幾件事了。」

我一方面完全贊同，一方面非常感激！

我跑過重慶、漢口、上海、南京；都是文化中心；其中上海最爲重要。我看到些什麼呢？我看到文化各部門普遍的低落；單就文化中的文藝論，上海已經退步到「五·四」運動以前狀態。南京的文藝是跟着上海走的。漢口的文藝界直到目前很是荒涼。至於重慶的文藝，因爲抗戰關係，向來是獨立的；現今許多作者復員離川而去，重慶的文藝界是否照常熱鬧，這一層，蔣先生目覩，我則耳聞，當

然勝我一層。以我的觀察，直到去年年底，重慶的文藝水準確乎高於上海，因而更高乎漢口與南京。今年，恐怕各地都遜色了。那麼，蔣先生所希望的擴展文藝世界，當在文藝水準恢復常態以後，因此文藝工作者的任務更加加重了，而「新作家們在此一方面的責任比較老作家好像更重些。」

然而獨木不成林，隻燕不成春；如果我們想擔負起復原和光大的雙重責任，我們必需集合同志。說起集合同志，便使我聯想起文藝茶話會的精神了。文藝茶話會之所以異於其它的茶話會或座談會，全在乎它沒有組織，毫無組織；願者自來，不願者自去；沒有一個或幾個主人，來者都是主人。爲何沒有組織？質實言之，我們要掃蕩一切的功利主義！我們不願抬人家的轎子，也不願人家抬我們的轎子；我們的腦子裏沒有天平，也沒有算盤；我們的嗓子應當唱出我們的心曲，而不該充當啦啦隊；我們所追求的是純潔的友誼，而不是飽含自利精神的虛榮。所以，文藝茶話會沒有會章，沒有會址，沒有主席，沒有祕書，沒有形形色色的理監事等等，「沒有那些登了龍門的天之驕子！」那些驕子既然登過龍門，還到文藝茶話會來幹嗎？想找我們抬轎嗎？癡人說夢！

我總以爲文藝是康莊大道，容納得下千百人並肩而行；誰腳勁好，——就是肯努力，——誰走在前面；誰貪懶，誰便落後。文藝是康莊大道，却無近徑可抄。有許多人運用文藝以外的力量，強在文

界裏佔一位置。然而時間老人一到，就如秋風之掃落葉，吹得無影無踪！原來同時的人，屈於勢力，以羨慕勢力，前來趨奉你；後代的人却全不相干，不必買你的賬！

文藝既然是康莊大道，並無小徑可抄，誰也不能妨害誰；那麼，何苦在見面哈哈之後，心底裏打昇利害呢？難道人類卑賤到如此地步麼？當初我倡議文藝茶話會，便以此理想為根據。我錯了麼？不爭隔多年的今日，居然有人憶及文藝茶話會！我對了麼？不努力了二十六年，至今我還是單鎗匹馬一個人！然而，我的心是鮮紅的，我的靈魂是自由的！我沒有啦啦隊，我也未踏進任何「圈子」！我的不版文的著作却一部一部出版，單在抗戰時期，刊行了十二個集子；那麼，何賴乎文藝以外的力量呢？尤其使我覺得自傲的，乃是走遍天涯，到處有朋友，而我僅僅是一個白丁，一個窮教授而已！

上海三十五年九月十三日，星期五，子夜。

顧我無衣搜盡篋

——一件青布長衫的故事——

中央大學裏的教書先生們有這麼一個風氣：助教先生們西裝筆挺，講師先生們綢衫革履，教

授先生們土布長袍。這個「服裝三變」自有它的社會作用在內：鳳求凰，鳳求凰，是一個因素；初涉社會，地位未固，而社會是勢利的，只重衣衫不重人，這是另一個因素。在中大教書教上十年的教授，一個個土頭土腦，活像鄉村裏的裁縫師傅，當年吃洋麵包時的英姿，早就與流水兮共逝了。

抗戰軍興，中大奉命遷渝，助教先生們的西裝再也不齊整了，講師先生們的綢衫有了補丁，教授先生們的長袍一律「陰丹士林」！化小區區也就「蔭坦」士林起來。——然而，我的穿青布袍子，遠在十六年前：那時，我初返國，從巴黎帶回兩套最考究的西裝，準備「衣西裝回鄉」，顯親揚名一番；誰料我蒙祖國錯愛，連夜發福，胖得穿不進去：於是「遂我初服」，改穿中裝，直到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下旬。

民國二十六年「八·一三」之後，準確一些說：九月二十六日下午，我在南京下關，買好船票，安排好行李，準備上重慶。那天我穿了一件最老最難看的青布長衫，衣襟上懸着校徽。我向來不嚴重看待旅行，雖則這番拋家（留在上海）而去，兵荒馬亂，生離可能變作死別，我絕不憂愁；我反背了手，在碼頭上踱來踱去，着實優閒！忽然有人拍拍我的肩，回頭一看，他也掛着中大的襟章，從他的外表推測，他大概是總務處人物。他指着他腳邊的手提皮箱，向我吩咐道：

——請你提一提！

當時我呆了一呆，但這一呆只有一刹那：我立刻明白毛病出在我這件又老又難看的青布長衫上！生氣麼？大可不必，不如隨喜！我馬上提了皮箱——榮譽歸於上帝；我還有三分蠻力——跟他走，送他上江新輪（他和我坐同一隻船。）到了官艙與統艙分路的地方，我放下皮箱，指着官艙，向他道：

——對不起！我的舖位在那邊！

他睜大了他的一雙牛眼睛。他的一雙牛眼睛睜得更大，更圓，當他到了重慶，看見我和他的上司的上司（他是股長，上有主任，）就是總務長，「老兄」長，「老兄」短地搭談着。他想糟透了！我走出總務長辦公室，他追蹤上來，支吾了半天，想道歉，却不敢出口，終於請我吃飯。我答應了，大嚼一頓，吃得津津有味，而這個「味」不盡在乎菜！

民國二十六年，二十七年，重慶的生活是很「相因」的（「相因」四川土語，「便宜」也。）重慶的名貴菜是海貨與魚蝦。民國二十七年的上半年，花三元六角，可吃一條一斤左右的魚，或一大碟炒蝦仁（沒有假蝦仁混在裏面。）有一次，我穿了形影不離的青布長衫，到蒼坪街（現名

鄒容路）上海味（餐館名，早已倒閉）去「開堂」（土語，即「上館子」）上海味的跑堂是「腳底下人」（意即「遠處人」）一口上海白。我點了一條魚，一隻湯，僮倌望我一眼，低低向我說：「魚要三塊（即「元」）六！」他恐怕我會不出鈔，善意地關照我。「魚要三塊六？」我回答他，「替我加一隻紅燒蹄子，一隻炒蝦仁！」他不敢再多講了。

當年在南京，各首長提倡節儉：坐新式汽車，穿土布袍子。一班茶房老爺見了土布教授，莫測高深，不敢開罪。可是，火車一過鎮江，便不行了。在十里洋場的上海，穿青布衣服者都列入「土老兒」（滬語：十一劃頭！「十」加「一」即「土」字）階級：你穿了青布長衫，看人一眼，人家便罵你：「曲死！」你想走進人家的門，人家就把你當作「賊骨頭」辦！我不知道漢口是如何的？今年四月中旬，我奉令主持中大復員委員會武漢辦事處，我料到就職之後，必需在衙門裏走出走進：如果因為青布長衫而誤了事，那才罪該萬死！所以，在重慶做了一套中山裝，於四月下旬，忍痛截「長」就短。五月初，在上海又購了一套九成新的西裝，添置襯衣等物。嗚呼！復員！復員！「復」去了我囊中數十萬元，「復」去了我的老友青布長衫！

漢口，三十五年七月二日，雨後涼爽時。

却話巴山夜雨時

——記中央大學「四金剛」——

在重慶的時候，中央大學編印一種「中大週刊」，共分四版：第一版登載演講摘要或其它與德育有關的短文；第二版登載部令章則等等；第三版登載特寫性的校聞；第四版則為雜俎性的副刊。大概第一版的文字由校方任命的編輯委員會負責撰述或摘錄；第二版的材料由祕書室、教務處、訓導處、總務處、註冊組、人事組，以及其它校方機構供給，而由編委會選刊；第三、第四版大部由同學投稿，由編委會審查、潤色、採用。某期的第四版，忽然刊有「中大四金剛教授」一篇小特寫。那時我忝為編委之一，一切的稿子都經教務長胡肖堂兄和我過目；那篇特寫引得我們哈哈大笑，却不知作者為誰。

其實「四金剛」這個綽號早已傳遍全校，然而形諸筆墨却以該特寫為第一次。那時候，中大教授、副教授、講師共有兩百五十多位，榮任為全校「四金剛」確乎不易。不過，在此，「四金剛」並

非「四大亨」千萬不要誤會！依照該特寫所規定，「四金剛」的資格是：（一）身重一百五十磅以上；（二）體健力大；（三）能持久工作（用腦或勞工）；（四）膽子大；（五）飲酒海量；（六）善食肉；（七）健飯。鄙人除了第五、第七項不及格外，身重一百八十四磅，力大如牛，日寫萬言，不畏鬼怪魍魎，曾於酒席完後再盡三斤重的紅燒蹄膀一隻，我當了「金剛」老三。「金剛」老大是生物系主任歐陽肅教授，字鐵翹；老朋友們胡鬧，稱他「鐵牛」，又故意把「歐陽肅」三字詛作「牛羊豬」；除了我們有幾分蠻力的人敢於向他開玩笑以外，如有冒失鬼向他提起了「牛」字，或發音近乎「牛」字的字，必致領教一頓老拳！「金剛」老二是史地系主任繆鳳林教授，字贊虞，一位負盛名的歷史家。此公每餐必吃八碗飯，吃得我這位中大教職員伙食團團長唉聲嘆氣！「金剛」老四是前化工系主任孟心如教授——最近（十月九日）教育部任命他為國立藥學專科學校校長。那時候，心如身重二百七十八磅，已是「未落」了；原來他在「八·一三」以前，竟然身重兩百十磅咧！此外還有一位「準金剛」乃是外國語文系某教授：他的氣力比歐陽肅還大，他使勁一拉，把這頭「鐵牛」拉得四腳朝天——「鐵牛」死不肯承認——可惜膽子小些：空襲警報（尙非緊急警報）的紅球一掛起，某教授像神行太保戴宗那樣，一溜煙溜進防空洞裏去了！「金剛」

一、二、三號、以及這位「準金剛」同住在中大第一教職員宿舍者兩年，曾經一字長蛇陣，排列在宿舍前草地上擺擂台，向其它各宿舍挑戰，沒有人敢上來交手！

這四位「金剛」自然是好朋友。在學校裏，他們絕不仗力橫行，却愛打抱不平。脾暴躁，心地善良，頗似大仲馬的傑作「三劍客」裏的四位劍客。其中以歐陽「金剛」和我這個徐「金剛」爲最傻：於是全校所有傷腦筋的事情，吃力不討好的事情，甚至冒生命危險的事情，一古腦兒推到我们身上來；而我們，不是好名，却是好勝，坦然接受。例如中央大學師生員工防護團自始至終由我們兩個人負總責，敵機在頭上盤旋，同仁同學在洞中靜等，我們却荷槍實彈，巡邏全校，順便捉個把放信號的漢奸！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敵機直接轟炸中大四次，却沒一個死，半個傷！於是他那隻「汗牛」我這條「汗龍」我們的汗並未白流！

「金剛」有不壞之身：照理，我們不應當生病。然而，除了一寡人有疾，寡人好吃，「戰戰兢兢，善於攝生的繆贊虞外，我們都生過病。我們仗着身體好，對一切都滿不在乎，太大意了，不得不生病。復次，越是身體好的人所生的病，越是嚴重：因爲小毛小病，他不在意，甚而不知不覺地挨過去了；等到「他」的身體吃不消而睡倒了，當然不會是小病。先談老大的病。在重慶，中央大學的校本部在雞

市三十里的沙坪壩，分校（一年級學生）在柏溪（離校本部二十五里）。柏溪風景尙好，只是蚊子多。歐陽教授身爲系主任，就得「四平」八穩地兩處跑。柏溪的蚊子是知識水準頗高的蚊子，懂得「牛」油，「牛」血是無上的補品。歐陽「鐵牛」一到，立刻羣飛而吮之！若說犧牲幾滴血，請蚊子們大嚼一頓，這於歐陽教授，真如九「牛」之去一毛；無奈蚊子們還禮，在「鐵牛」的血液裏撒下一些瘧疾的微生物；於是「鐵牛」再度四脚朝天，呻吟在床，患了江南所未見的凶惡瘧疾。「回歸熱」這一來，原氣大傷；病愈後原該好好滋補一番，然而滋補需要錢，我們這批窮苦一生的窮教授那裏有餘錢來買滋補品？於是歐陽的體健打了一個很大的折扣！其次，歐陽教授是饕餮的嫡傳，年積月累，把他的胃弄壞了，生了胃病。這一兩年來，他已不能多進油膩。他的氣力比我大，屢次角力，把我們睡的榻跌斷過三四次，終於換了很厚的木板床，以防「不測」。我常吃癩。現今我想出了報復的方法：請「鐵牛」上小館子，點菜儘點紅燒蹄膀之類，吃給他看，而且用天下最溫柔，最有禮貌的聲調向他道：『請請老兄吃啊！』

孟心如教授的酒量大得驚人，但他喝酒喝得太爽快；灌入自灌是常事。有一次他喝醉了，自外踉蹌而歸，進了第四教職員宿舍，遍覓自己的房間不得，却把每個房間裏的人敲門敲醒了；他又揮

拳一擊，把竹篾塗泥的牆打個洞，而自己的拳頭却變成青紫的茄子。他飲酒過度，生了黃胆病。一度很嚴重，混身黃，眼白也變了色，簡直是咖喱孟心如！他在重慶發明用土產植物製顏色，立案專利，建廠製造，成績頗佳。只是任憑我們這位化學博士本領通天，老配不出草綠色；因為草綠裏有黃的成份，而黃色早被他塗上自己的身上去了！

當他尙未當廠長，脫離中大以前，他的實驗室佈置得最舒服。我和歐陽「鐵牛」常去避暑；那兒有大小電風扇，有冰箱，有沙漏水，有心如的愛人（現今是孟太太）親手做的果羹，有極精緻的零食，有不必用腦筋的章回小說；物質食糧和精神食糧都很充足！我們擺着龍門陣，一聊便是半天！民國二十六、二十七年的重慶生活，非常便宜，非常愉快；——勝利思之，恍若隔世！我們拿了打了折扣的薪水，還可以時時上小館子「遊擊」一番，不必斤斤計算！某次，友人請我吃中飯，心如約我吃晚飯。我的吃肉是出名的，中午的賢東道主專為我點了兩隻紅燒蹄膀，試驗我一番。那天天氣酷熱，飯後大家上冷飲室；我一口氣吞了兩大杯赤豆刨冰。此後，我踱到心如的實驗室裏去避暑；望躺椅上，一躺，把一隻立在地上的大電風扇移到自己面前；不一時，風聲呼呼，鼾聲嗚嗚，痛快哉！痛快哉！等到心如喚醒我，已是傍晚。擦把臉，便走。那天另一客人是歐陽。我們一行四人：心如、都、歐陽、和我——

「都」是未來孟太太的芳名——步上金剛飯店。我們是金剛飯店的熟客，心如的資格更老；他點菜不用菜單，祇須親自下廚房視察一番。那天第一碟是清蒸大蝦，重慶難得吃到的名菜。我嚐了一隻，味道甚鮮，而我的肚子有些作怪！我進攻第二隻，居然有些腹痛。我們「金剛」道裏的金剛宴會，向來不准用「請」的：我向第三隻發動，突然一陣劇痛，勒我住手，住了！我雖則極能忍痛，然已面容失色。心如看出不對，連忙向賬房討得「八卦丹」服侍我吞下。無用！又爲我倒了一小杯白乾，逼我飲下（我不會飲酒）。無用！再買「十滴痧藥水」來：十滴、半瓶、一瓶、一瓶半，逐漸增加。依然無效！可是，爲求不太掃他們的興，我只說：『好得多了！』退到躺椅上，看他們吃。他們忽忽吃完，正待扶我回校，忽見我滿頭冷汗，知道不妙！他們扶我到大中里，留德醫學博士鄭邁羣大夫的府上求治。鄭大夫爲我打了嗎啡針。不行！他只得使我吞半杯鴉片灰！歐陽和我同宿舍，扶我上黃包車，扶我上床。我昏天黑地睡了一晚，明天……明天又是一個生龍活虎的徐仲年。

另一次，我覺得鼻子裏癢。我用力醒鼻：用力復用力，醒鼻又醒鼻。突然間，有一樣東西，紅白如玉，其直如矢，約筆管那麼粗，直衝出來，射得丈餘遠：仔細一看，乃是一條蛔蟲！

或有人以爲我們這批老教授太稚氣，我就要背給他聽，「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何況我

懷了「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的情緒而寫的呢！

上海：三十五年十月十一日，星期五。

校清樣時註「一聲亂心如，雙淚落君前：」心如永遠不會再讀這部「旋磨蟻」因為他撒手西逝了。痛哉！痛哉！（三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嘉陵江水碧於藍

「此間樂，不思蜀；」此間不樂，焉得不思蜀？

這番我到漢口來，負起中央大學復員的使命。這個使命絕不如一般人所推測的那樣簡單，實際上異常使人「腦火」，異常使人「傷腦筋」：如果我不是心曠體胖，不「氣炸」，至少也要累倒，那裏來快樂呢？然而畢竟我這位無錫泥阿福，很像彌勒佛，捧了大肚子，終日笑迷迷：我會忙裏偷閒，苦中作樂，把復員業務卸緒之後，自己一溜烟跑上朋友家裏，或到中山公園，或上黃鶴樓，寫文章去了。有的時候，「懶」得寫，——請讀者注意：我的大毛病就是太不懶了，短時的貪懶所以調濟一番——我就閉目冥思，表面上好似人定，管子裏乃在神遊：神遊於自從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初旬起，直

住到三十五年五月五日晨止的四川。

在重慶，中央大學築屋於離郊三十里沙坪壩的松林坡上。松林坡是一座小山，中大依山爲屋，一層一層，一圈一圈，自上至下，——最高點是吹號的的碉堡，空襲時在這個碉堡裏發警報，——而以環山馬路爲大部份的界線。中大教職員宿舍之一叫做「石門村」，石門村之旁又有樂家院（也是宿舍）；它們皆在嘉陵江之濱，而我便住在樂家院。我太熟悉這節的嘉陵江了！不但因爲我住在它的旁邊，朝夕相見；而且因爲中大的防空洞就在山腰，面對着它，我和它成了患難之交；再者老友徐悲鴻先生設立中國美術院於對江磐溪，我渡江訪友是常事。我愛這節的嘉陵江！

我生長於太湖邊，少年時又遠涉重洋；水，汪洋一片的水，是見過的。「曾經蒼海難爲水，」我可沒有輕視嘉陵江。重慶本地人稱長江爲「大河」，稱嘉陵江爲「小河」；其實這條「小河」並不太小。它在我所指的一節，有一重「石門」：兩塊巨石對峙江中，宛如一道門，船隻便從「門」中經過。石門村的命名根據於此。冬季水枯，可以爬到兩石中的一塊上，正是傍近中大的那一塊，我往往坐在那兒半天，石頭的一面是峭壁，——兩石相對的一面，——我安坐峭壁之頂：帆船穿門而過，它的桅竿還碰不着我下垂的脚啊！我仰視片片的流雲，俯矚滔滔的逝水，想起了「大江東去，淘盡千

古英雄，」念遠傷高，不禁涕下！

走出中大校門，順着馬路拐個灣，便是重慶大學。這條馬路也是沿着嘉陵江的。兩旁枝葉扶蘇，頗饒佳趣。每當月白風清，便有對對情侶，在此散步。這條馬路上，常有我的足跡，不是說我這位有婦之夫有了新戀，乃是和男朋友散心聊天：這位朋友就是畫家顧了然君，正因為他過不了美人關，現今他長眠於歌樂山腰了。

也許因為我生就如此，也許因為後天的訓練，我對於聲、色、味、香、行，有銳敏的反應。我在上面偶然提起了「美人關」，便拿美人來舉例：一位美人，美則美矣，如果她有狐臭，如果她開口來宛如破鑼，如果她走路搖搖擺擺有如鴨先生，她不致引起我的興趣；——她的肯否垂青於我，是另一件事：我是「城東徐公」，（我生於無錫東亭鎮，）不敢以「城北徐公」自居也！我不怕熱烈的色彩，但我更愛文雅的銀灰色：這條濱江馬路，在月光普照之下，是銀灰色的，而且是「晶瑩」的銀灰色：叫我如何不愛？

然而晶瑩的銀灰色尙輸如碧油油的翡翠。每當深秋嚴冬，江水涸落，嘉陵澄清見底，變為一片翡翠。這時，乘一葉扁舟，劃水而過：你便是畫中人！你也是活神仙，那因為當你看見了一縷輕烟，繞纏

山巖你方纔了解米襄陽的山水；而你的心，早就跨上白鷗之翼，隨微波而起伏；於時，富貴浮雲，寵辱俱忘，這些青山，這條碧水，都是你的，你如何不是神仙呢？

就在這條翡翠江畔，我做過了多少回神仙，和我久別重逢的妻子，和我知己知彼的朋友，我曾經復活了過去，美化了未來，暫時毀滅了現在！而今天，貪取小休，我安坐在中山公園裏小湖之旁，四週有喃喃的鳥語，有雙雙的情侶，叫我如何不懷念這條碧玉江啊？

漢口三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夏至後一日。

等閒離別易銷魂

一向年光有限身，

等閒離別易銷魂，

酒筵歌席莫辭頻！

滿目山河空念遠，

落花風雨更傷春，

不如憐取眼前人。

——晏殊：「浣溪沙」。——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閒離別易銷魂。」這是何等淒涼的情境！回想客歲九月，我因為中央大
字給我休假一年，應前任駐華法國大使貝志高（Pecholle）將軍和文化專員葉理夫（Elisseeff）
先生之召，到法國大使館來組織並主持「繙譯室」（Bureau de traduction）。經過一個月的籌
備，延請羅振英女士、李高銘女士、婁紹蓮、吳炎、朱汝霖、鍾維明諸先生來幫忙。工作逐步開展，對內對
外，各有專職。對外的方面，除了在重慶中華路青年館開設法文補習班外（先後教授：焦菊隱先生、
呼念劬先生、筆者自身、呂霞光夫人、羅振英女士、吳炎先生、婁紹蓮先生），於十月六日星期六，創刊
法文週刊「文學、科學、與藝術」（Lettres, Sciences et Arts），又於十二月，創刊中文月刊「法國
文學」（Revu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自從中國英勇抗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直到日本投降以後，在物質上，盟國給我們很多的

接濟，可是在精神食糧上，幾乎等於零。尤其是法國，它的命運、它的遭遇，更比我們慘烈！它自顧尚且不暇，更無餘力來供給我們精神食糧。然而法國文化並未因為軍政失敗而低落，反而受了莫大的刺激而提高了。我們中國顯然需要吸取法國文化的精華，正如我們需要吸取英美文化那樣。法國既然暫時顧不及我們，我們何妨自己去找它？「文學、科學與藝術」正是中法文化間的一座橋。哦！這座橋小得很！然而它至少盡了報導的責任。它是十六開的大版本，用鉛字印，共二十面。每期有五個到七個題目，大概：論文三四篇，詩若干首，散文一篇，短篇小說一篇，文化新聞若干則。文章的來源，一部份未經刊佈，直接從巴黎寄來；一部份從各種最近出版的法文刊物上選錄。這個刊物的創刊號是油印的，不太清楚；第二期起（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改作鉛印，變成全重慶各大使館所出期刊中最精緻的一種。它每逢星期六出版，直到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為止，共出二十九期，五百八十頁（pages）。每期印一千本，分送各使館、各文化團體，以及中法人士。

「法國文學」創刊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到今年（一九四六年）四月為止，共出四期。它的內含，它的外表，諸位讀者早就知道了。它的宗旨和希望，更在創刊號內「創刊辭」中說得清清楚楚。豈果它離我們的理想尚遠，乃因為：（一）理想是永遠不可達到的目標，我們前進，它便後退；

(二)我們雖則有專任撰譯員(那是爲了防稿荒)我們極端歡迎外稿:倘使外稿少,却因勝利來臨,復員困難,各位作家無心動筆之故!讀者們對於本刊的熱烈擁護給予我們以莫大的勇氣,使我們去克服種種困難。

然而……好花易謝,好夢易醒,好事——多——磨!

最近——說得準確一些: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二日星期五——主持法國大使館文化處的文化顧問,兼總領事銜桂博先生(André Guibaut)正式通知我:因爲經濟困難,無力擔任費用,從一九四六年五月起,一切出版物停刊,於是乎……

於是乎,「文學、科學、與藝術」出到二十九期;「法國文學」出到第四期。

我呢?而我,「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走出大使館,且回闊別已久(從民國二十六年十月起)的江南,拜省七十高齡的老父!

重慶,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十五日,星期一。

火

湖

之

什

萬里長征人未還

——綠洲沙磧和駱駝——

記得二十餘年前，當我只有十八、九、二十歲左右的時光，常常做富有詩意的夢——真的合着眼做夢，——有時還在夢中吟詩或寫小說。譬如，有一次，我在夢中化爲雪白的海鷗，隨着碧色的波濤而飛，真是飄飄欲仙！又一次，夢中的我在沙漠裏前進，一望無垠的大漠中，祇有我一個人，也祇有一個動物；我凜然回顧，惟見我的脚印遠展到天邊。再一次，海面深黑如漆，忽有寶藍色的星點，猶如萬花筒，從海底翻上來；而我那時，是一條魚，游泳於星點羣中，見黑暗，也見光明，只是黑暗並不可憎，因爲它陪襯出光明。

二十多年來，我不斷在社會上奮鬥。現實的生活沒有能夠磨折我的身體，更沒有消削我的精神。不過掃蕩盡了以往的悶適情緒，以往富有詩意的夢以及夢想。

抗戰九年來的生活，真是一言難盡！總而言之，逃不了一個「忙」。逃不了一「辛勞」。正因爲我

是個糾糾「文」夫，中央大學的復員委員會派我到漢口來主持武漢辦事處。換句話講，凡是中央大學復員的師生和家屬在漢口換船時，要我擔負膳宿交通的責任。最低估計，須有六千人在武漢經過；主持六千人的膳宿交通，這是怎麼樣的艱巨工作！大概復員委員會諸同仁怕我再增加體重，所以把這公私兩便的方法來爲我治療：至少在三個月內，要減輕我二十磅。

冰瑩女士在「華中日報」上說我到了沙漠。我聯想到沙漠裏的駱駝：我所做的工作頗像駱駝所做的工作——可不要爲了這些工作，把我從面團團的泥阿福變爲又高又瘦怪難看的駱駝啊！

我來到漢口，覺到漢口並非沙漠——冰瑩女士所謂的「沙漠」乃是謙辭——即使嚴格批評而說是沙漠的話，這幾天我所逢到的，我所見到的，乃是一片片的綠洲：同情的綠洲。

這如何叫我不感激呢？我來到人地生疏的漢口，而且要解決數千人甚至萬人的膳宿交通，我只得向武漢各界首長，各位友人請求幫忙。我所獲得的全是熱烈的同情和切實的相助：我這隻「胖」駱駝正走得滿身大汗，忽逢綠洲，如何不喜，如何不喜啊！

不過，既然是沙漠，即使綠洲衆多，難免有幾顆沙子：昨天我就逢到了一顆。中央大學第二批復

員員生在昨晚「突然」到了，一總二百十五人。他們的船比我在公司裏所得的消息「早」到了。一天，弄得我措手不及！昨天下午武漢各首長開會討論如何安插和招待路過的復員員生。開會之前，我已把中央大學復員情形報告徐市長和出席各首長。開會時，議得具體辦法；然而散會已經傍晚，「辦法」僅是辦法而已！此時立刻要我解決兩百多人的住宿問題，除非是神仙，才會不感困難！我馬上拖住了周家熊兄，同去找市黨部袁主任委員。袁先生立刻介紹某中學，借用大禮堂「一、二日」，並派范總幹事同去接洽。誰料我們和該校校長商談了足足兩小時，一場無結果！終而袁主任委員親去找徐市長，徐市長親自下條子，並且派秘書長協助接洽，方纔解決了火急的住宿問題！——所借到的房子當然不是該中學的大禮堂。

我萬分佩服該校校長顧慮周詳，反映出我們這批奉命西遷吃苦八九年的人們的愚蠢：奉命逃難，奉命復員，冒了生命的危險，勞力勞心，所爲何事？到頭來被人家這樣對待，「求」睡地板一夜而不可得！誠然了我這位辦事處主任人微言輕，可是還有袁主任委員的親筆片子和代表啊。卽以小區區本人而論，我做了多年的教書匠，我的學生的學生已經當了教授；十五年來，也出版了四十二部不文成的著作；我低首下心，講了半天好話，結果嘴上塗石灰，白說！

佛經上說，一粒沙中見宇宙。這顆沙，我所逢到的這顆沙，多少遮去了綠洲之美。然而我這隻駱駝，任重載遠，還得向前走：希望今後所逢見的都是綠洲，而非沙磧：於是歡慰之餘，再做幾場詩意的美夢！

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骨肉流離道路中

——于 役 武 漢 篇——

俗語說得好：「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又說：「學到老，學不了。」我目前正在體驗這兩句話。

我於民國十九年回國，在勞動大學服務一年，即入中央大學當教授，直到於今。民國三十二年，教育部頒給我一紙獎狀，並准我休假進修一年。同此一年，中大休假的老教授尚有胡小石先生與汪德愚先生；而統計全校，任教滿十年的有八十二位之多。小石先生上昆明去講學，德愚先生上美國去進修；而我呢，因為「年富力強」，被前教育長朱經農先生「扣留」在校中，當吃力不討好的

雜務如：教授會主席，防護團總幹事，教職員伙食團團長，合作社理事主席等等，都是人家不願意幹的事。後來，蔣主席因為政務忙碌，不克兼長中大，便由顧一樵繼任校長，蔣主席改任名譽校長。一樵先生是我的小同鄉，從小就是朋友；他更不放棄我休假。直到去年暑假前半個月，我纔獲得一樵的允許，將此休假付諸「兌現」。

事情一確定，我立刻離開中央大學的所在地沙坪壩，搬進城去住：一方面固然因為在城裏我有了新的工作；二方面如果我不離開學校，休假決計「休」不成！我在城中過了八個月，難得下鄉。今年四月中旬，我回校，乘便拜訪久未晤面的吳校長正之先生。我踏進農莊——校長府旁的校賓招待所——只見許多老朋友都在那兒開會，正之先生當主席。大家看見了我，「哈哈！」一陣大笑，歐陽蠡教授並且把我拖下坐着。

我莫明其妙，「瞎子趁人笑」地也「哈哈！」來一下：就在這陣「哈哈！」中，通過了我當中央大學復員委員會武漢辦事處主任；我糊裏糊塗肩起了這個好差使！若論休假，莫開尊口！

爲了要我早早就職，復員會准我乘中大第一隻中大復員飛機。原說四月二十七日起飛，却一再延期，延到五月五日——而第一批復員員生已於五月三日乘民協輪東下：這一下把我急了一

急。不過我想飛機很快就可降落在漢口，我還先到那裏知道這隻寶貝包機一口氣直飛南京，而機中並無降落傘的設備！我在中大住了一夜，六日到上海，重見了九年未見的老父，重見了最近的親戚，重見了闊別半載的妻子；大家圍着我看，觀察我胖健依然，萬分高興！第二日起，拜訪滬上友人；握手言歡，恍如隔世！第四日進行飛漢機票，雖則有熟人幫忙，到五月十六日方有位置。我立即一方面登記買票；一方面航快報告武漢行營蔡秘書臨冰兄，以及中央社武漢分社中大校友周家熊兄，請他們於第一批員生到達時，翼助安插。

在中大武漢辦事處副主任蔣志超兄率領下的第一批復員員生於五月五日抵宜昌。因為在宜等船尚需時日，蔣先生會計李承祐先生，出納章榮冠先生，中大學生自治會組織的遷校協進會負責同學薛觀淇、陳煌、張榮德、趙振雷、盛師祥、聶裕才等，改由宜漢公路，於五月九日趕到漢口，作初步準備。第一批乘船員生於五月十四日纔到；我則於五月十六日中午，由滬飛到漢口。

「入境問信，」我既到漢口，先得問問漢口情形：我先去找周家熊兄——何況在渝時，我和志超兄約定：誰先到漢，誰先去看周先生。他成爲我們的聯絡員。不巧，我沒有碰見他，我留一張片子在他府上。晚上他到海陸飯店來看我，暢談了一回。我問清楚情形之後，決定了行動方針。第二天，我到

中大武漢辦事處，——那時在華安賓館，後來遷入揚子江飯店，——會晤各負責人。我同李青崖教授與蔣志超先生共赴行營，拜會程主任及蔡祕書臨冰兄。下午到調配委員會見姚主任一鳴兄，接洽東下船隻，承批准鴻大輪。第三天，以及接連幾天，我陸續拜訪軍政、學、交通、新聞、各界首長；我很榮幸獲得他們一致的同情和幫忙的允諾！另一方面，我會見了在漢許多校友，以及中大武漢校友會理事長張傳道先生。

「入境問信，」我問得固然夠詳細了，只是還忽略了一點：漢口碼頭有一個積習，輪船傍岸，你先上去佔了一席再說。我這個書呆子採取了相反方向：我約束同仁同學道：「鴻大輪上我們批准了一百三十八個鋪位，大家有位置，不用搶！不用搶，有我的！走上船一看，大事不妙：除非人變蒼蠅，容納一百三十八隻蒼蠅，綽乎有餘；若說人，欠禮了！當然人家來質問我，我東跑西跑，從調配委員會直到船上，到處說好話，疏通又疏通，只獲得九十二個位置。其餘的人，留下來！」

第一批留下一部份，第二批二百十五人緊接便到（五月二十一日）住所呢？你不要在道中溜躑看見高大的空屋，便以為住宿問題容易解決！問題不在乎有沒有空屋，却在乎你有沒有本領走進去！當我接到電報時，第二批本天就到：你想我這個主任做得安逸，不安逸？我連忙去找市黨部

袁主任委員豁度兄，請他幫忙。他一口答應，立刻寫介紹片，並且派范總幹事跟我們——周家熊兄，趙振雷同學，沈自中同學，和我——跑。結果我們碰了個大釘子（見「華中日報」五月二十六日副刊中拙文「綠洲，沙磧，和駱駝。」）

我做了十六年的教書匠，也當過中等學校的校長；我總以為教育教育，教導為人第一，灌注智識第二；則為人之道，「博愛之謂仁」，同情為先。沒有同情的教育是法西斯教育，是希特勒式的教育，是殺人的教育！也許我想錯了，也許滅絕同情是一種新興的教育理論！最後，袁主任親自出馬，從徐市長會之先生那裏借到了青年館，解決了燃眉之急；時已晚上十時，同仁同學們已經餓候四五小時了！

第一批未走完，第二批未走成，又來了一批鼓翼而來的同仁，——內中有急須趕赴南京，主持五月二十八日建築校舍開標事宜的劉院長士能兄，以及戈訓導長定邦兄，——更來了一批乘船的員生，房子！房子！我約了家熊兄，趕到市政府去要房子。在那兒，驚動了許多人，紛紛劃策，紛紛接洽；鬧到正午，尚無結果。恰巧在十時左右，社會部漢口社會服務處劉主任久羣兄，張副主任儉伯兄前來找我，加入討論。午刻，我們同到社會部漢口社會服務處。劉主任飯都不吃，立刻出外奔；奔到

下午四時半回處，混身是汗，尚無確切辦法。於是我拖住儉伯兄，趕赴行營，去找蔡秘書。那時驟雨滂沱，蔡秘書原患重傷風，却冒了雨，從程主任官邸走到行營招待所，會蔣處長和謝科長，借到了心勉中學！

人，囤積到六百多。其間還有兩條直航南京的船過境，載有老教授孫時哲、宗白華、李證剛諸兄，不勞我操心；另有一隻木駁，得了民生公司李經理的幫助，也繼續東下了。我把同仁同學東「塞」西「塞」，走掉數十人。其餘的人，承蒙姚一鳴兄大力幫忙，都乘鴻大輪（二次來漢）走了。阿門！

慢說「阿門」中大的大本營是青年館和心勉中學；有了這兩個地方，我可以高枕「半」憂，——還得「憂」交通問題；——沒有了它們，我使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了！現今行營要收回心勉中學自用，青年館亦將正式成立；中大的根據地一掃而光！而今天，民憲輪載來了中大員生二百十五人；而五月七日從重慶開的永康和華源，載有七百二十人！這個，如果我沒有幾分樂天的性格，——並不多，恰足夠維持我一百八十磅的體重！——我只好下長江游泳一番了！今天是星期日，人家不辦公，我沒法找人，且待明日再說。

上述的僅是「大」傷腦筋的事，至於「小」傷腦筋，隨時隨地都可發生。現今略為舉幾個例。

中大復員會的組織是龐大而嚴密，立定種種規律。比如：教授本身有權利坐房艙，家屬坐固統；講師本身坐固統，家屬坐活統；餘類推。中大全校分爲八十三個單位，抽定次序，每單位的人再抽成前後兩批。如果一位教授和他的太太同在校中服務而不在同一的單位，那麼，他們必然一個抽得先走，一個抽得後走，決不會同時走。如果要同時走，其中一個必須放棄職位身份，換取「家屬」身份。凡「家屬」比他或她所追隨的人所應得的艙位，低一級。教授太太以「家屬」（限直系親及配耦）身份走，教授坐房艙，她坐固統；兩不吃虧；教授而跟太太走，太太該坐固統，教授比固統降一級，只得坐活統了！若干教授，先以「家屬」身份取得先走，一到辦事處，却取出他的身份證，申明名冊有誤，要求享受教授應享的權利：這就傷腦筋了。復次，名單開到調配委員會，照例要打個折扣：例如請求八個房艙，只批准六個；你叫誰坐？誰不坐？又，當主任，有婚喪喜慶都得幹。這次胡小石教授的公子令升病卒市立醫院；我爲他料理後事，直到埋葬漢陽龜山之麓爲止。在抗戰期間，我做了二十五次現成介紹人，亦許在漢口要做第二十六次；我期待着！

不盡長江滾滾來

(一) 于役武漢新篇

今天是三十五年七月十五日，我到了漢口恰滿兩個月。這兩個月的工作，我在「于役篇」(六月二十八日「武漢日報」)裏記載到六月九日；六月十日起，繼續登錄於此。

在這一節裏，我特別感謝社會部武漢社會服務處劉主任久彝兄，他爲我解決了許多困難！

「民以食爲天，」復員也以食爲天，公務人員於復員時如何解決「食」的問題？非我經管，不甚了了；至於學校裏的復員員生，我知道得很清楚：教職員及直系親(十二歲以下減半)每人每日發津貼國幣壹千伍百元；學生每人每日發國幣壹千元，這兩個數目由最高國防會議決定，經由教育部通令各校遵行：這就是說，這兩個數目是鐵定的，不准改變！然而，以漢口的物價論，最便宜的客飯每客陸百元，加上小賬則爲陸百陸拾元；倘若每日兩餐，就得付壹千叁百貳拾元。中央大學復員員生屢次要求我增發。我不能作主，只得請示於吳校長正之。吳校長函電覆我，都說：「不能多發。」

這件事情有些僵！於是我向劉主任久彝兄商量。他就約市政府社會科了科長，本處張副主任儉伯兄，本市中西餐業同業公會理事長，以及筆者，開會討論，議定特約餐兩種：一種每客六百元（小賬在內），供給公教人員用；一種每客伍百元（小賬在內），供給學生用。由兩位公會理事長指定會員餐館數十家，輪流擔任；輪值者門口貼有「特約餐館」標記，復員員生入內用餐，憑「特約券」付錢。這個辦法解決了復員員生的「民生」問題！

復員第二個大問題是住宿問題；——也許是最困難的問題。它的困難是雙重的：（一）在漢口，不容易不花錢借到可容百餘人到數百人的大房子；（二）即使借到了，不能常用。於是，某處住過一兩批人之後，又得另覓新處。兩個月以來，我的大部份精力都消耗於此！市政府爲了這個問題（不僅爲了中央大學，却由中大催動），開過三次會，討論有若干辦法。然而「天助自助者」，還得我自己跑！六月九日，民憲輪載到中大復員員生二百十五人。六月十四日上午華源輪，同日下午永康輪，兩輪載來中大復員員生七百二十人。連上共有九百三十五人。要我這位「大主任」爲他們找住處！我從六月九日起，連日在外「奔」，有時獨自奔，有時拉了劉久彝兄同奔，直奔到十四日下午五時，我向警備司令部彭總司令借到六保房子三幢，可容七百五十人；彭總司令准許我用一星

期。滑稽的是：未借到以前，把我逼得像熱鍋子上的蟻；六保借來，並經社會服務處打掃佈置之後，却因某項措置，始終未用！此外，我奔走的結果，我們除了一度再住青年館之外，尚有中山公園大禮堂、碧露舞廳、漢水倉庫（尙未用過）最近，由劉久彝、諸大文、筆者，並邀青年會總幹事宋如海先生幫忙，向申新福新兩公司租到怡和倉庫：佈置之後，該處可住兩千人。中大的員生大概享受不到了；然而栽樹者難道都爲自己打算麼？

或許有人要問：復員復員，交通第一：你不說交通困難，真是奇事，交通上未嘗沒有「小」困難，却無「大」困難。我非縮地神仙，我之所以未逢大困難者，全因爲各位友好赤誠幫忙：招商局姚經理一鳴兄、民生公司李經理肇基兄，自不必說，其他如三北公司、大達公司、強華公司、三興公司，無一不肯翼助。有許多時間，我不像主持復員工作，頗像辦外交；而我的和平「外交」，直到現在，祇有成功，幸無失敗！

自從六月中旬起，中大復員船隻先後有：

第五批

六月十四日 下午八時 結漢（永康輪）

第六批

六月十八日 中午直駛京
六月二十四日 上午十一時 結漢（華源輪）
六月二十五日 上午九時 駛京（江漢輪）

第七批	六月三十日	上午十二時	結漢（民彝輪）
第八批	七月六日	上午十二時	結漢（鴻大輪）
第九批	七月十二日	上午四時	結漢（永嘉輪）
第十批	七月九日	上午十二時	結漢（民族輪）
	七月十日	下午五時	結漢（華同輪）
	七月十二日	上午九時	結漢（華同輪）

(二) 漢口復員招待所

——重慶「世界日報」特載（三五·八·一六·）——

【漢口航訊】諺有之「出門一里，不如坐在家裏」這是承平時代的說法，已經道盡了行旅之苦。那時的出門，自己至少可以作一半的主；倘使畏懼風霜，何妨「坐在家裏」在兵燹之中，走與不走，自己便作不了主。更作不了主的乃是敵人內侵，徒手的老百姓不得不逃難做個義民；此時保全氣節，保全性命，重於一切，管不到辛苦不辛苦了。

至於勝利後的復員，歸心如箭，理應愉快就道。然而，唉！勝利快近一年，復員情形如何？我們所見所聞，所經歷，一切的一切，都使我們失望！最痛心的乃是：復員時交通的困難比逃難時難上百倍；復

員後公教人員的生活比抗戰時苦上千倍！即使我們想「坐在家裏」也不可能；我們的家在那裏啊？

唐僧取經，歷盡八十一苦難。我們於復員時所經歷的苦難，何止八十一個？牛鬼蛇神，沿途皆是！於諸般苦難中，住宿是莫大的一劫，而這個問題到了漢口更形嚴重！住客棧麼？每日至少數千元；而且漢口的旅館有個特別風氣，約莫每隔十五天，漲一次價；市政府知道否？漢口大小輪船公司各駛各的船，班期不一。小公司的船，十之九是有「位」無「鋪」，只給你一方坐的位置，休想躺下來睡！大公司祇有兩三個，他們的船期雖則各自為政，却差不多是同時的：這一班與下一班之間，至少空着一星期，有時多至兩週。脫了班期，就得等上七八天，半個月，是常事。何況買票這一件事，全看旅客的手法，不一定趕上了班期，就買得成票。請大人先生寫的八行書，有時有用，有時無效。如果袋中「麥克，麥克」，肯多花那麼三萬五萬，八萬十萬小費，也不一定百發百中；有時拿大帽子壓人，會弄僵；有時多花了錢，當了癩生，還做不成黃魚！說來說去，總得在漢口「住」下來。爲了住，當你踏進旅館，可能看到「客滿」的牌子。藉云個人住的問題容易解決，那麼，萬一是八口之家，萬一是數十人，數百人，甚至數千人（如中央大學）的公教機關：怎麼辦？住客棧，那裏有這許多空位置？即使有了，

如何付得出這筆鉅大的旅費？況且你們「必然」達到一次漲價！

最理想的是有地方住，却不花錢；這是癡人說夢！

然而世界上的「夢」有時可以實現，祇須有熱心的「癡人」！

社會部在漢口設立社會服務處；主任劉久彝、副主任張儉伯、專員諸大文、黃曼君等，都是我在上面所說「熱心的癡人」。我這次來到漢口，擔任中央大學復員委員會武漢辦事處主任，解決中大復員員生及家屬過漢時的住膳交通問題，忙了兩個多月，多得久彝儉伯等相助，現今結束在望，這且不提。今天我特別要向重慶奉令復員公教機關——祇限於公教機關——報告的乃是：

自從八月一日起，社會部漢口社會服務處在漢口大智門鐵路邊怡和倉庫內，設立了一個「復員招待所」

該所可容一千人；

專門招待復員公教人員（須有證明文件）；免費供給鋪位、鋪蓋、照亮、電扇、茶水；幫助解決伙食交通問題。

上面「倉庫」兩字可能引起「難民站」的猜測，幸而後面「電扇」兩字打消了這個欠佳

的印象。倉庫在一片大草地中間，倉庫本身極高大，水泥造成，分上下兩層，有許多大玻璃窗，光線充足，空氣流通，非常涼爽。它儘可容兩千人，並不擁擠；可是爲了暑天，只排一千個舖位，男女分區而睡。此外有寬大的休息室，可以讀書，寫信，看報，幾隻大電風扇，在頭上不停地轉，有乾點心、糖果、日用品販賣部。有留聲機，或無線電收聲機可聽。夕陽下山，下層的人可在草地裏乘涼，上層的人有寬敞的陽台可坐。油漆雅靜，佈置藝化：旅客到此勝如在自己的家裏。

這所倉庫的租成，筆者曾盡棉薄；勞苦功高的當然是久彝、儉伯、大文等諸位；而周泰京處長的督導，實爲夢想化作事實的主要因素。我因爲主持中大復員，身經種種困難，現今復員招待所正式開幕，中大復員員生已經享受不到了。然而我遙念流落在重慶或其他各地的公教人員，憫憐他們必然吃苦，所以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他們！最好他們在東下之前，先和社會部漢口服務處（漢口勝利街一九八號，電報掛號四三五七號）劉主任久彝取得聯絡，說由筆者小文介紹便可。

漢口：三十五年八月四日。

媿君猶遺憤風波

(一) 猶使蚊負山

約莫在六月十日左右，申漢各報載有一項小消息，是宜昌專電，說中央大學復員師生強迫華源永康兩輪下駛，當局極力勸導，並派民族輪代運云。原來因為運種救災關係，川江航程分渝——宜，宜——漢兩節，凡指定在某節航行的船隻，無令不得駛入另一節。法令森嚴，交通部全國船舶調配委員會敬謹遵行。當下我讀了很懷疑：下這條命令的是——最高當局，而——最高當局至今還是中央大學的名譽校長；中大的師生何至於反抗校長的命令！其中必有緣因，不過此事在宜昌發生，我無從知道詳情，我只得等候民族輪來。

六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時，華源輪載了中央大學第六批復員員生到達漢口。據該批總領隊報告：華源載的是第六批，永康載的是第五批，華源後開先到；至於民族輪代運一節，事實上不可能，命令下來時，民族輪的載重（人與貨）早已達飽和點，不能再加了。我立刻到船舶調配委員會去，詢

明華源不能下駛之後，即領導中大師生及家屬上岸，安置他們住宿。

當天下午九時，我已從揚子江飯店（中央大學復員委員會武漢辦事處所在地）回到寓所，準備休息；忽有復員協進會的負責同學來找，報告永康輪已到，總領隊劉慶雲賀昌羣兩教授在辦事處候我。一見面，我首先告訴他們報上的新聞。他們大呼冤枉，他們并未「強迫」輪船下駛！輪船之所以下駛，因為在抗戰期間，這隻船落在敵人手裏，原駛長江上游，日本人用它改駛下游，把它的舵換了！現今重航上游，因為舵的原因，在水上滉也滉的，非常之不穩，而且速率大減，由宜至渝要走八天！劉教授取出船長和老大向船公司的報告（副本）給我看：果真引擎和舵出了毛病。我再望下問：

——電報裏講你們「強迫」有什麼根據呢？

——大概指那張字據罷？宜昌調配委員會和船公司都不敢負責；於是，由中大總領隊和各幹事簽蓋證明，然後放行。

——老兄，你們是天下第一號的大傻瓜！我說。船到上海，可以做一筆好生意，而風險由你們這批傻瓜負擔！而且，船長和老大的報告只向公司負責，擋不了風浪；一切以航政局的檢查為主；明天

我們同到航政局去！

十五日上午九時，我和劉慶雲教授同去航政局，爲了道地起見，我們還約了交通界前輩現今執教中大的周厚基教授同行。果然因爲周教授的關係，我們很容易見到王局長沈。只是船公司尙無呈文到局！經我們邀請之後，王局長派技術科科长並帶領一位技士，直到船上去驗看。我們陪去技士下機器間查驗，我們在船長室裏陪科长談天。查了半天，我們同回航政局。檢查結果，機器有毛病。我們應當一方面催船公司呈報，一方面向調配委員會接洽放行。將近中午，航政局又派人覆查了一次。

下午，我和劉慶雲教授沙學浚教授——賀昌羣教授「累」倒了——以及八位學生幹事，同去調配委員會。姚主任一鳴回答：（一）船公司已來呈報；（二）航政局公文尙未收到；（三）無論如何，此間須向南京請示。若說請示，無線電報往返，最快須十六小時。我們再到航政局去催促。

當天傍晚，正當我在外奔波未歸時，警備司令部稽查處周科長到辦事處來訪我。據辦事處蔣副主任報告：周科長願意幫助我們爲復員員生找住處。我是認識周科長的；無論他奉了上峯的命令，或出諸自動；他肯幫助我們，都很可感！不過，我直覺地感到「弦外之音」，只是說不出什麼。

十六日上午，沙學浚教授率領學生幹事，一同到調配委員會去「催」。他們的理由是既然航政局驗明機器有毛病，而這個毛病須到上海去修（舵有問題，漢口有船塢，船不能「翹屁股」修理），就可根據放行。他們未見到姚主任一鳴，那時尙早，我領他們到姚府上去。當他們在走廊裏坐等時，我「溜」進了一鳴兄的房間。他告訴我一個驚人消息：昨日南京有長途電話到武漢行營，傳達最高當局的命令：扣留永康華源兩輪，澈查放行下駛的責任！一鳴兄叮囑我不必宣佈。我就不提隻字，把沙教授等支走了。滑稽的是：當我們回到調配委員會，未接過頭的錢秘書却把這件事宣佈了！繼而姚主任也到辦公室，不講扣留一事，只云：海關未結，手續未清，不能簽放行證。他們便一窩蜂到處去找公司經理，催結海關。

我既然知道了線索：行營奉命，警備司令部執行；我就要「跑」。我的。我只得「獨自」去跑：人多口雜，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我先去看周科長，——我的直覺果然是靈的，——問個究竟。據周科長所說，歸納起來上峯的意思，只問公司，不驚動中大。「解鈴還是繫鈴人，」歸根到底，我得去「跑」行營。

十七日上午，我領劉慶雲賀昌羣兩教授，——這次沙學浚教授累倒了，——到行營。我不知道

這事歸誰經辦，姑且見總務處蔣處長。蔣處長果然不接頭，叫我去見交通處楊處長。那時，午刻已過，我們先回來吃飯。

下午，劉慶雲教授又勞倦得發燒了，由賀昌羣沙學浚兩教授跟我「跑」。這時，我打定主意：先見王參謀長；如見不到，改見政務處賈處長。四時半，值日星官領我們入參謀長會客室，請我們稍候，王參謀長正在開會。五點一刻，參謀長來了。不到十分鐘，我們把此事經過說得清楚。參謀長就派星官去找經辦人員。不巧下班鈴已經打過，找人找不到。找來找去，找來了參三科榮副科長。參謀長就下令：只須調配委員會繳呈航政局檢驗證書，中央大學武漢辦事處繳呈書面報告，船隻便放行下駛！我們下樓到榮副科長的辦公室，恰巧經辦人員參二科張參謀回來了，恰巧調配委員會李科長奉姚主任命打電話來。我們急請李科長攜帶航政局檢驗書原本馬上來行營。一刻鐘以後，我們三而約定：限即晚九時，將上述文件送到行營；行營收到該項文件後，即可下令取消扣留；如此，明天一大早，永康便可啓碇。我和一行人等趕回揚子江飯店，已是晚上六時，我們把賀昌羣教授關在一間房裏，請他寫報告，限三小時內繳卷！

滿天陰霾，一陣風，吹得無影無踪。

且慢歡喜！

原來李科長沒有開夜工！不開夜工的結果當然是爽約；爽約的結果使事情嚴重化。一方面，當晚榮副科長在辦公室裏呆等到十一時半，第二天上午還受到上司的責備；張參謀電話通知警備司令部，却下不得正式的命令。第二方面，中大師生以為諸事齊備，就要求船長升火待發。第三方面，警備司令部始終未得到正式命令，却見船長下令升火，就悄悄地把船長帶走了。中大師生發現船長失蹤，爲了不安，吵吵嚷嚷，統夜未睡。可憐的劉慶雲教授又躺倒了！據聞行營楊處長嚴處長都會出動，以防萬一！

十八日晨六時，我趕上船，壓制員生不得輕舉妄動。繼而去找李科長，未找到。立即上調配委員會，只見該會呈行營的公文已經擬稿。九時，李科長亦來。於是審核、謄清、校對、用印等等，弄好已快一時。我和李科長連忙把應繳的公文函親送行營。榮副科長埋怨我一番：這是人情之常。論理我也受了冤屈，但是我不便埋怨任何人。我再三打躬作揖，嘴上塗蜜：總算有志者事竟成！

正午，汽笛三通，永康輪徐徐離漢。

我走入江漢路滋美飲冰室，連吞三客冰淇淋，悄悄鬱積在心頭的悶氣！

漢口三十五年七月十七日，晨零時半，追述。

(二) 三月於茲矣

中央大學復員委員會武漢辦事處於今年五月九日成立，同年八月十日撤銷；先後三個月。在交通如此困難的今日，中大復員工作——至少師生員工家屬東下的工作——在三個月內完成，憑良心說，不可不謂迅速！即使還有令人不滿之處，但是中大至少沒有只把復員費交給師生，其餘一概不問不聞！

在復員委員會所設的各辦事處中間，無疑的，武漢的工作最爲困苦艱難。在重慶，辦事處人材濟濟，而所負責的僅止乎「交通」問題。在宜昌，地方小，人事簡單，「住宿」和「膳食」（宜昌生活比較便宜）都不生問題，祇須注意「交通」。若說下關辦事處，那已到了家，更有何說？惟獨漢口，是全長江人事最複雜的碼頭：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固然，這個人事上的複雜並非因爲中大復員而起；可是，它也並未因爲中大復員而減少！而我，幸運或否運，恰巧派到武漢來工作！我於五月十六日由申飛漢，八月十二日由漢飛申。

在八月九日的上午，我接到內子從上海來信，報告小兒惟川「病危」。我跑又跑不了，像熱鍋子上的螞蟻！等到我把最後一班人送走，把武漢辦事處結束，當八月十二日下午兩時半，中央航空公司巨型機22號駝着七千餘公斤的人（內中有我）與貨起飛，我的心至少也有七千多公斤重！

上海：三十五年八月十六日夜。

獨上高山調素琴

最近我因為料理中央大學胡小石教授的公子令升的後事——令升是渝南開中學高材生，而且是運動家，復員中病歿漢口市立醫院，——渡漢水至漢陽，乘便遊歸元寺。當我走出大殿時，在地上拾得一張黃紙，上面題着四句詩：

獨上高山調素琴，

有緣千里遇知音。

滿懷絃幽從今暢，

旋磨曠

了却生平一片心。

我不知道求得這支「籤」的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好是歹的吉士？抑是懷春的少女？——如果是戀愛中人，他或她應當喜悅，因為一則「有緣千里遇知音」，二則「了却生平一片心」——我也不要它有些欠通的「解曰」，使我發生感慨的，乃是它的第一句。

「獨上高山調素琴」這句的關鍵在乎「獨」、「高山」和「素琴」。素琴大概指古琴，並非胡琴，風琴，鋼琴，也許有些類似詩人手中的鳳尾琴。「調素琴」不是「蓬拆拆」，「蓬拆拆」專家不能了解，更不能欣賞從素琴「調」出來的曲子，因此這位素琴能手只得上高山去自拉自唱了。

我總以為人間智慧的差別和知識的差別絕像金字塔：智慧越差的人越多，智慧逐漸提高則人也逐漸稀少；若論知識，愈專門則愈尖銳化。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大根底，善知識，自然先天下之「憂」而憂；但是，這個世界會給他以「樂」麼？我很懷疑！試看古今中外，大聖賢，大家傑，不論在思想上，在行動上，不斷地為人類幸福而憂，而自我犧牲；人類怎樣回答他們，給他們一些什麼酬報呢？孔子絕糧，耶穌上十字架，以及其它說不完，講不盡的悲劇！對牛彈琴，牛不會懂，却會生

氣：牠心中想：「我吃草正吃得起勁，這個傢伙來弄什麼玩意兒？
琴破了，人也翻了！調素琴麼？人家不懂猶在其次，當心牛角！」
於是一角挑去，

袁子才在一篇寓言中捏造出一本宿命論式的「秀民冊」：如果老天子你以智慧，——就是
足下生得不太笨的話，——你的名字早就登入「秀民冊」：你在智慧上佔了便宜，物質上就沒有
你的份：饑寒是常事，也許會餓死，凍死！「聖經」裏記載摩西受命於耶和華，具莫大神通，領導以色
列民族出險：他是整個民族的恩人，依理整個民族應當感激他，愛戴他；那知人家不但怕他，而且恨
他：他是「有力而孤獨」，哀求耶和華賜他長眠！

由我看來，摩西犯了對牛彈琴，而且「強迫牛聽他的琴」的毛病：於是一牛角戳穿他的肚皮，
以致肝腸塗地。至於袁子才，固然是才子了，却無先見之明：「秀民冊」應當改爲「公教人員冊」。
唉！唉！「獨上高山調素琴」舉世混濁，牛何其多，調素琴者何其少！

漢口：三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莊生曉夢迷蝴蝶

(一) 東另 一 徐仲年

仲年「兄」

我把「兄」字特別勾了出來，是見它不是泛泛的應酬稱謂。爲什麼呢？因爲您家姓「徐」，咱也姓「徐」；您家叫「仲年」，咱也叫「仲年」，偏偏咱們倆同時到漢口；如果實際上您家比我年輕，我稱您家爲「兄」，失之在諛；如果您家比我年長，而我稱您家爲「弟」，那無意中得罪您家！直到前天晚上，在武漢俱樂部逢着胡秋原兄，談起這件雙包案，秋原兄說他不但認識您家，而且是同鄉。他又說您家的年齡略長於我：這便是「兄」字的由來。

而我冒昧寫信給您家，並且公開發表了，首先因爲我要申明：在漢口有兩個徐仲年，一個是湖北徐仲年，一個是江蘇徐仲年；湖北徐仲年行醫，江蘇徐仲年習文。這次我爲了主持中央大學復員事宜，來到漢口；臨漢之日，恰巧是下登出返漢廣告，同一報上也載着徐仲年來市消息；我的老朋友們疑心我改了行，而陌生人以爲兩個徐仲年只是一個人。老實說，我吃了這口吃不飽餓不死的教

授飯，早晚終要改行；萬一我改行，我必拜您家爲師。

其次，我也幾乎做了醫生，那是近三十年前的事了！我原在同濟大學裏讀書；因爲我有一隻肥軟的手，一位德國教授勸我學產科。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全體德籍教授應召歸國，同濟立呈混亂和空虛。我改進上海青年會中學習英文。不久，我考取了法國里昂中法大學，於民國十年出國。一十年，入里昂大學專攻文學，僥倖得了博士學位。說得切實一些，我對於「醫」早就心嚮往之；說得肉麻一些，醫國（文以載道）醫人原是一樣的婆心（或「公」心）。

咱們初次筆會，適可而止。我想秋原兄既然認識咱們，似乎他應當合請咱們吃一頓。您家以爲何如？

您家安康。

胖小弟徐仲年謹啓：三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二） 東復中大教授江蘇徐仲年

頃閱「華中日報」載有「東另徐仲年」一文，並稱之爲兄，實不敢當。在您我尙未見面，各問年齡，或進而聯宗以前，仍是稱您爲兄較爲合理。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況是同姓同名，又同時回漢，並在報上見面，豈不更親切了嗎？並且有個同鄉胡秋原先生代爲介紹，又承不棄下走，在報端稟知，不獨慶幸我有個博學多能同姓同名的教授朋友，尤其令我相信佛家所說，人生見面說話，都有前緣了。

我於民國十七年在漢開始執行醫生業務，蒙各界朋友關切，營業尙不甚惡。因抗戰發生，攜眷入川，當個義民，後又流離轉徙。遷居鄂北八年以外，確有人世滄桑之感；所幸抗戰勝利，得以返回舊遊的漢口，真值得大家快樂！想兄此次復員東下，亦不能例外吧。

我是喜歡朋友的，擬不日邀同胡秋原先生前來拜訪，如果不怕簡褻的話，我并願意作一個東道，不知您意下如何？特此東復，並祝健康。

黃陂徐仲年謹啓。

編者按：兩下都擬請客，却是把我這位編者（介紹人）應請作陪一節忘了。

（三） 我也是徐仲年

事情真巧得很，江蘇有一位徐仲年，湖北有一位徐仲年。這年頭徐仲年真正多得：我也姓徐，名字也叫做仲年。我本屬後生小子，庸碌無名，竟得因名教授名醫師之名而名，自不勝榮幸之至，甚

爲自己慶賀！

小子讀書無成，慚愧得很，不但未曾留過學，直連大學也不會進過大門；既不會著作幾本愛情小說，又不曾寫兩篇歪文章，更不善於診病，偏又在這米珠薪桂的時候，硬找不着一個賺錢吃飯的職業，豈不又悲痛找朋友親戚首先怕你借錢，告一陣窮，讓你開不得口，託他找事罷，都是「愛莫能助」，一門關得鐵緊，世態炎涼如此，吃不飽飯，也祇好怨自己的命苦罷了！

閱報看見二位同姓同名宗兄的來柬復柬，知道二位都有意見見面，交個朋友，並且都願意作東道主。我不禁在這裏妄想，在二位大宗兄的聯字盛會席上，大約總可以讓我這一個窮小子叨光一頓豐盛的晚餐或午餐。假如天幸看在同姓同名的份上給我找上一個吃飯的位置，豈不是積福積德的事？小子當三跪九叩首以表示感謝！不知二位大宗兄嫌棄我否？

上海洋場時常鬧雙包套的笑話，於今又鼎足而三了，豈不更加可笑，哈哈！此候二位宗兄健康。

窮小子徐仲年謹啓。

(四) 答第三位徐仲年

仲年是下：

「無三不成巧，」漢口有三個徐仲年，誠爲巧事！

星下在「民風報」（七月十三日）上發表的「我也是徐仲年，」已經拜讀。我以爲人之有姓名，猶如物件之編號：三人同姓名，無非有三個重複的號碼而已。我們三人既非達官要人，又非貴辦大亨；毋需乎請律師來證明我們三人中誰真誰僞，誰可以繼續用這個名字，誰應該更改。也許有第四個徐仲年出現，也許有女徐仲年；這都是芝麻綠豆般的小事。

你自稱「窮小子」；又云：「小子讀書無成，慚愧得很！不但未曾留過學，直連大學也不會進過大門。」天下自學而成功的人不是沒有；眼前經濟部新部長王雲五先生便是一個絕好的例子。倘使自己不肯用功，進大學，甚之留學，也屬徒然。至於「窮」，你把它裝在「小子」之上，恐係自謙；如果把它裝在「教授」頭上，乃爲人人承認的事實。

我和黃陂徐仲年大夫，於七月五日晚上，在武漢俱樂部見過面，相談甚樂！徐大夫五十四歲，是長兄；我不過四十三歲，是小弟。我們兩人有一相似之點：個子高大而健康。可惜你的文章見報在後，不及邀請！

你在文章中提及「世態炎涼，」頗有感慨。你可曾注意到中國老式的煉鋼鐵匠把鐵燒得通

紅，驟然浸入冷水中——「激」；然後再燒，再「激」；直到鐵變成鋼爲止。炎涼的世界，便是把你煉成鋼的洪爐！

處世最好的哲學是「笑」；不管這個笑是由衷的，或勉強的；不管它是紅色的，或黃色的。哭，呻吟，都是懦弱的表現；不會有人來理睬你的！

祝你奮鬥！

江蘇徐仲年謹啓；三十五年七月十五日。

春風不愁不爛漫（下）

（一） 恢復「文藝茶話會」

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孫春苔（福熙）主編「小貢獻」；在第五號（六月五日）上，春苔提出了「星期日做什麼事？」在第六號（六月六日）裏，張立民、沈辛提起同樣的問題。接着，王庚在第七號（六月七日）裏，問：「我們如何利用暑假？」筆者就在該刊第十二號（六月十二日）裏，「提

倡星期茶話會，乃指法國沙龍式的茶話會。這個「回答」激起了盛大的共鳴。二十一年六月十九日下午四時，在上海環龍路花園別墅三號，春苔府上，由春苔夫人劉雪崖女士主持，開了首次「文藝茶話會」。參加的有：華林、孫春苔、劉雪崖、汪亞塵夫婦、李唯建夫婦、章衣萍夫婦、徐仲年夫婦等等。這次的會是沙龍式的，由春苔夫婦作東。第二次的「文藝茶話會」於六月二十六日下午三時舉行，地點在新雅酒樓西廂。這次的會奠定了「文藝茶話會」的本質，也就是揮發了它的個性。在當時，甚至直到十四年後的今日，「文藝茶話會」是一個澈底民主、澈底自由的集團；它被人歡迎在乎此。筆者在拙文「提倡星期茶話會」裏，說得很清楚：「我不願集會有什麼形式。何況我們想快樂地過這星期日，如果要搭臭架子，舉什麼主席，書記，豈不糟了？倘便要用什麼研究會名義，那纔叫做隔年端陽肉——今日恰是端陽！——其臭不可聞也。至於友誼會這個名字，未嘗不可以用；只是我在已成立的諸友誼會中，常常逢到不友不誼的事情；此名不祥，去之爲宜。……我們大家是兩袖清風的教授或學生，我們不必要誰請客，我們自己請自己；大家搭分子出錢來買茶點，豈不痛快！歸納起來，「文藝茶話會」的特點是：(一)掃除一切形式主義，願來則來，願去即去，自由自在，無拘無束；(二)打破一切功利主義，不妄企「御用」他人，也不甘「被御用」於人；(三)提倡純潔

友誼主義，以文藝會友，圖半日之歡，一吐心中積鬱；鈸鼓吹高尙利他主義，編輯者可以和作家接洽稿件，畫苑主持人可以和藝術家商量展覽等等，以及組織小規模的音樂會，演講會，招待過滬文藝家，以至最簡單的擺龍門陣。

如果大家愛吸純潔自由的空氣，如果有人承認不合功利色彩的友誼是崇高可貴的，如果我們還重視人類尊嚴不甘退化爲算盤，那麼，一個像「文藝茶話會」那樣的會就得存在！就得發展！而「文藝茶話會」確乎存在，確乎發展過。最初，每星期日開會更換一個地方，繼而固定在福祿壽。每次人數或數十人，或數百人。有的時候，有人招待我們：例如前新華藝專校長徐朗西先生，冠生園主人洗冠生先生，以及其他諸位。我手頭恰有洗冠生先生招待我們時所攝的小照，參加那次茶話會的有：（隨筆而書）張蓓英、郁風、陳艾蘊、徐鑑如、徐蕙芳諸女士；汪亞塵夫婦、吳作人夫婦、孫春苔夫婦、張仲賢夫婦、江文新夫婦、一對法國夫婦；汪亞塵、許士驥、徐蔚南、郎魯遜、陸丹林、孫弼伍、李篋生、王臨乙、范存忠、陳靈犀、高方、胡文藻等先生；東道主洗冠生先生，以及筆者自己，共四十五人。我想不起那一次爲何華林、黃天鵬、陳承蔭等沒有參加？我們玩過蘇州：「文藝茶話」第一卷第十期內，有會今可的「天堂歸來」，孫福熙的「文藝茶話在蘇州舉行」，記載此遊。有好幾次，我們招待過外

家或藝術家，例如那位意大利畫家查農先生；孫福熙在「藝風」第二卷第四期（二十三年四月）裏，寫有「中國的好朋友查農先生」，記載他和他的展覽會。我們擴大我們的交誼範圍，甚而在檳榔路玉佛寺開第一百六十九次茶話會，恭請圓瑛法師爲我們演講「佛教、文學和藝術」。出席者一百五十人；因爲有法國來賓多人，就由筆者口譯圓瑛法師的演講；那是二十四年七月七日的事，北平法文週刊「北京政聞報」（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刊有那次茶話會的照相多幀。不單在上海，我們在南京、杭州、香港，以及「八·一三」以後在重慶，也舉行類似「文藝茶話會」；在南京，稱作「文藝俱樂部」，每星期四晚舉行，由華林、張蕩英、筆者、陳曉南主持；在杭州的也叫做「文藝茶話會」，以杭州藝專爲中心，由孫福熙主持；香港的「文藝茶話會」在香港半山堅尼地「四人畫室」舉行，由陳福善、王少陵主持；——在那時候，每週孫春苔、滬杭往返一次，我則京滬往返一次。至於重慶的茶話會，稱作「星六茶座」，由筆者、魯覺吾（卽魯莽）華林發起和主持；——最近，華林在上海把這個「茶座」恢復了。那個時代，茶話會的友好刊物有：我們輪流主編的「文藝茶話」；華林、孫福熙、黃天鵬、徐仲年主編的「彌羅週刊」和「彌羅叢書」；徐仲年主編的「美術生活」（該刊文藝欄就叫「文藝茶話」）和「星期文藝」；孫福熙主編的「藝風」和

「小貢獻」李筱生主編的「新壘」；陳靈犀主編的「社會」；陸錫楨主編的「華安」；華林主編的「中央日報副刊」；黃天鵬主編的「青光」。筆者留重慶九年有餘，今年八月十二日纔肯定回上海；人事六索，尙未整理書籍；所知「文藝茶話會」的史實僅止於此，將來當能有更詳盡的敘述。

復員歸來，我們這批公教人員有幾項普遍的感觸：①窮忙，窮忙，窮則忙，我們比戰前窮，比戰前忙；②交通比戰前困難，看朋友大非易事；③一天到晚無從休息，也沒法休息，精神太緊張！於是我想起了十四年來，表面上似斷似續，骨子裏祇有蛻變，而未壽終的「文藝茶話會」。我和幾位老「茶友」華林、汪亞塵、孫福熙、陳承蔭會商之後，決計使它復興。上星期一，——迄今整整一星期，——承蔭邀我到新公司五樓「五層樓酒家」去吃中飯。他和該樓經理陳國琳先生談起此事。陳先生熱烈贊成，情願幫忙：

① 每星期日下午四至六時爲茶話會時間；

② 劃出一所特別廳，爲茶話會地點；

③ 每客「茶」和「點」兩千元（實吃四千元茶點），參加者自惠。

該樓董事長包誠德先生也是一位風雅之士，又與承蔭友好，決計會贊助我們的；而且我們一

定邀包陳兩先生參加，像當年福祿壽的經理張丹子先生那樣。

當年的「時事新報」幫了我們不少忙。這次「申報」文藝副刊「春秋」的主編王進珊兄願意參加，並義務效勞；每星期日在「春秋」上刊載「文藝茶話會代柬」，俾衆週知。我們除了歡迎進珊參加並表示謝意外，還希望「新聞報」「新園林」的主編嚴獨鶴先生同樣幫忙；我們猜想嚴先生不致拒絕，因為「文藝茶話會」不屬於任何人或任何集團，而是文人藝友們所共同有的，包括獨鶴先生自己在內。

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星期日）應該是「文藝茶話會」觀蘇的日子；諸位舊雨新友曷興乎來！

上海：三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星期一。

（二） 記兩個文藝茶會

王進珊

這還是上星期日參加了五層樓酒家的「文藝茶話」之後，有幾位朋友給我出的題目。這些年來，無論教書編刊物，我只知道出題目讓別人做文章，不曉得拈了題目做文章的痛苦；這回好，可遇着了，幸而不是當堂繳卷，不然的話，準吃鴨蛋。可是吃鴨蛋拿零分沒關係，這年頭兒誰靠分數吃

飯？但，這是朋友的委託，一份友情的囑付，一片熱切的期望，所以這就難了。

我是一個什麼都沒有學好，什麼都不懂得的人，自問勉強可以知道一點的，也只有情感二字；而半身落拓，一事無成的，也是爲了這情感二字。就拿交友而論，我就不會像有些人的你來我往，敷衍一套，所以一顆心總常被寂寞所封鎖。然而，我却相信「鳥鳴嚶嚶，求其友聲」是真的感情的交流，這在最近這兩個的文藝茶會中，重又感覺到而證實了的。

一個是「星期六文藝茶座」，談起這個茶座的發起，應該追溯到九月份「春秋」發表的申明先生的「文人友情與政治關係」，從那篇文章引起華林洪爲法兩先生的響應，華先生才具體的建議而變做積極的實踐。

有一天華先生與冲冲的跑來，劈頭一句話，就是「有了，有了，我現在找到地方了！香雪園！」當然我很了解華先生的熱忱和經驗，戰前在南京辦「文藝俱樂部」，戰時在重慶辦「星期六晚茶」，於是我們就商量到邀約朋友和發佈消息。

隔了幾天徐仲年先生來談起恢復「文藝茶話會」的事，我就把華先生的計劃告訴了他，他也知道了，他說：「恰巧兩個茶話會的時間地點都不同，正好並行不悖。」我想，對啦，大家在上海不

正苦着看朋友不方便，這樣多幾次見面的機會不更好嗎？於是我們又爲這個茶會商量着邀約朋友和發佈請柬。

過了幾天，華先生寄來了第一次茶座的代柬，我照樣在星期六的「春秋」上登出了。

十月十九日下午我去參加，香雪園原來是一座竹籬茅舍的建築，位置在一所療養院的花園一角，廳上正中是吳稚暉先生寫的「文藝茶座」，門口就是周煉霞女士的那付「俱使兩心相照，無燈無月何妨」的對聯，屋頂高懸着古典的紗燈，窗外美人蕉帶着三分憔悴，紛披的開放在西風斜陽裏。參加者人各清茶一杯，細細的啜飲，領略着鬧中取靜的滋味。也許由於建築和設備，都富有東方農村情調，令人想到的是「紅樓夢」中的稻香村，或瘦西湖上的綠楊村一類的情境。可惜的只缺少一灣流水，幾聲款乃而已。

那天我走得早，我看到的有劉海粟、孫福熙、朱應鵬、關良、鍾憲民諸先生和主持人華林先生等，大家自由聚談，不拘形跡。談文，談畫，談人，談鬼……

第二次是十月二十六日，這次參加的有施蟄存、戴望舒、許士騏、黃幻吾、劉獅先生等和孫福熙

當然又是一片友情的交流幽默的風趣熱情的問訊有說有笑的直到夕陽西下黃昏漸籠上窗紗，大家都似乎覺得還沒有暢盡。但是第二天我們還可以在「文藝茶話會」上面。大家心裏都這樣想着，慢慢散去。

「文藝茶話會」的恢復的可算是仲年先生一個人的籌備，正同「文藝茶座」是華先生獨自經營的一樣；就我所知道的，他就是足足的奔走了三個多星期，連春秋上登的代柬，也是仲年先生的手筆。雖然，他在會場上特別介紹當年淺草社陳承蔭先生接洽功勞，更追溯到十四年前孫福熙先生的發起，說是春苔先生闖下來的禍，還感謝到這次「春秋」的刊登請柬。

五層樓酒家完全是現代化的設備，高闊的鋼窗上垂着米黃色的綢幕，墨綠絲絨的軟椅，光滑的地板，而參加者的熱烈與悠閑的情調却在香雪園，並無二致。這天擁擠得幾乎使後來者無插足餘地。

座中孫福熙先生以原始闖禍人的身份，報告了他十年離別，流亡大後方的幾個雋永而幽默的故事。華林先生講到人生的三個時期，幼小時期愛父母，成年以後愛情人，中年老年愛朋友，說明人類最可寶貴的還是友情，政治只是國民對國家的一種責任而已；因此希望大家常常參加，一起

做個好朋友。他這話恰巧回應到中明先生的文章。真的，你看在這場合，無論新朋舊友，彼此握手言笑，誰不莫逆於心呢？

座上汪亞塵先生伉儷，還有徐蔚南先生都因事先走了，嚴獨鶴先生老是眯眯的笑着，馬公愚先生一邊談着一邊撚着鬚鬚。

那天最後劉獅先生還沉痛的報告了陳抱一先生的身後蕭條，許嘯天先生首先表示了深切的關懷，一時大家却興起了無限同情，準備着設法救濟遺族。

在座有鬚髮蒼白的長者，也有不修篇幅的名士；有瀟瀟出塵的畫師，也有西裝整潔的作家；有雍容華貴的婦人，也有倩影亭亭的少女；有馳名文壇的前輩，也有愛好文藝的青年；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服飾，在共同的文藝氣氛中，自然的調和了。我相信當每個人散出會場的時候，心裏都充滿了自由，和諧與愉快……

寫到這兒再從頭看一遍，才知道急就之草，只拉拉雜雜寫了一些膚淺的印象。我想，這兩個茶會，假如能有趙景深先生在場，用他生動的筆調替我們寫篇文章，準會比這兒粗略的記述要高明得多。怎麼辦呢？我還是繳不了卷的。但是，繳不了卷事小，辜負了朋友們的囑託和期望，那才糟呢。

「好吧且讓它發表出去也好給外地關心我們的朋友先知道一點梗概。」

(三) 一席文章會·十年故人來

〔新聞報訊〕十四年前盛極一時的文藝茶話會，由徐仲年、孫福熙、陳承蔭等竭力籌劃恢復，昨日下午四時在大新公司五層樓酒家，闢一精美大廳，到有七十餘人，舊雨新知，談笑風生。到會有王進珊、嚴獨鶴、馬公愚、錢化佛、孫福熙、汪亞塵、徐蔚南、劉獅等。和諧歡悅的情趣，十足表現文藝家高尚的友情。這是抗戰後第一次茶會，徐仲年報告此會成立歷史，孫福熙談抗戰生活。最忙的是陳承蔭，一切招待佈置，都是他與酒家主人共同奔走。一場熱情聚談，產生許多新事業，如副刊記者徵求稿件，雜誌編輯預約文章，並商定籌備救濟陳抱一家屬。有十四年前的老茶友許嘯天亦趕到參加。

★

★

★

〔申報訊〕文藝茶話會，原為國內文藝界名流所發起。旨在敦睦情誼，交換意見，既無有形組織，亦無嚴格限制。成立以來，已十有四年，戰時文友流散，遂告停頓。近因戰後復員，滬上文藝界人士蒼萃，爰由原發起人徐仲年、華林、孫福熙、陳承蔭、王進珊等，計劃恢復。日昨下午四時至六時，在五層樓

酒家，舉行勝利後第一次集會。計到馬公愚、嚴獨鶴、徐慰南、朱應鵬、汪亞塵、湯增欸、陸丹林、許嘯天等新舊會友一百餘人。由徐仲年、孫福熙等相繼發言，報告籌備經過，說明茶會性質。會中充滿友情與自由空氣，鶯語鶯儻，頗極一時之盛。並開嗣後每週星期日，均將舉行，歡迎自由參加云。

★

★

★

〔東南日報訊〕文藝家徐仲年、孫福熙等，在戰前即已組設之「文藝茶話會」，重謀恢復。二十七日下午假五層樓酒家舉行勝利後第一次集會。事先雖未普遍東邀，僅採自由參加方式，但到者仍極踴躍，計到文藝界人士：嚴獨鶴、馬公愚、魯莽、徐仲年、華林、孫福熙、劉開渠、劉獅、徐蔚南、王進珊、張充仁、錢化佛等七十餘人。首由徐仲年起立致「開場白」，徐氏原為戰前「文藝茶話會」主持人之一，徐追述該會之歷史，與今後之希望。旋由孫福熙、華林、劉獅等相繼發言，對此文藝雅集之恢復，一致表示欣慰，並定今後每星期集會一次，至五時半，與會人士盡歡而散。

三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四) 文藝空氣濃郁 · 作家兩處座談

〔申報訊〕文藝茶話會昨（十一月三日）在五層樓酒家舉行第二次茶會，計到趙景深、顧仲彝、徐仲年、孫福熙、華林、王進珊、張充仁、陳承蔭等六十餘人。少長咸集，談笑風生。座中並由孫春苔夫人講述流亡故事。雕塑家劉開渠漫談上中下三等入，自己謙稱是只會動手，不會動口的下等人，語意幽默，發人深省。其後並有口琴獨奏，猜謎等餘興。

又星六文藝茶座前日下午在香港園舉行第三次茶會，到有趙清閣、沈慧、荊有麟、馬公愚、錢化佛、許士騏、暨華林、王進珊等四十餘人。席間若干作家出示作品，徵求批評。並有愛好文藝之青年多人前往訪問，暢談寫作技巧，頗極一時之盛。

〔新夜報特寫〕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茶話會，它集合了海上的文藝作家，在每個星期日的下午作一次茶話敘談，屈指算來，已經越過了無數的寒暑。然而在二十六年秋，無情的炮火逼使這個聚會停頓了，多少文藝作家都走入了自由天地的大後方，直到抗戰勝利，他們才隨着復員的狂潮，回到了上海，這個文藝茶話會也就由徐仲年等等發起，開始復員，繼續每星期舉行集會了。

昨天是星期日，天氣晴朗，在大新五樓的一個房間中，一別十年的友朋們都在這裏晤見，親切

地握手話舊，確有不勝今昔之感！

陳承蔭先生提議吹奏口琴一曲助興，劉雪亞女士報告一段在昆明被敵機轟炸下逃亡流離的經過，說來有聲有色，使人感動。

湯增敏先生說：我們這一個文藝茶話會是絕對不沾染色彩，不談政治，只談文藝，所以希望各方面人士都來參加，使它成爲一個真正民主的文藝集會。

孫東城先生說：今天我們的座談會在這小廳中，希望不久後要能擁擠一堂，佔據了那座大廳。最後徐仲年先生還提出字謎助興，第一是「二口相距八千碼」由吳保中先生猜中是個「話」字，第二是「半牆斜日十分低」由趙景深先生猜中是個「將」字。

暮色蒼茫中，踏上歸途。

(五) 涸轍相逢且相濡

施星火

——寄懷「文藝茶話會」——

在「春秋」欄中，不止一次地讀到關於「文藝茶話會」的建議和消息，筆者僻處小城，無緣

躬與盛會，一瞻前輩作家們的丰采，以聆取他們的教訓，對這意味深長的集會，真是嚮往之至！每次看到「春秋」一角刊出的小小請柬，恨不得立刻飛到上海來一陪末座；可是在縮地無術的今天，這希望還只是希望而已，不知何日可以如願！我有一點小小的意思，久想假筆提供出來，作為對文藝茶話會的一點最誠意的貢獻：

在這歷史上空前的多災多難的時代，作為一個人，所遭受到的困厄往往比一般人更多，這是由於他敏感，他倔強，他勇於與現實相搏鬥，而不願受環境所屈服；他有着銳利的眼光，不僅明察過去，透視現在，而且更能瞻望未來；他有着了一支為正義與真理而服務的筆，絕不願寫一句欺昧良心的話，甚至不願寫一個違背理智的字……

由於這樣，他就像命定似地，在精神和身體上，不斷地忍受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煎熬，甚至使你的生命也受到了威脅。

幸而還能免於斧鉞之災的文人，要是他不慣於刀尖上去舐血吃的話，單單生活上的磨折也是夠受的了。

自古以來，總是說：「文窮而後工」；其實這話是那「養尊處優的人們編造出來騙人的，他們

自己吃慣了山珍海餚，却要別人餓起肚子來寫文章！

事實上，當作家們不得不把時間大量地浪費在柴米油鹽的奔走上，浪費在提水、洗衣、補葺、劈柴上，浪費在疾病、失眠與焦慮、恐懼上的今日，像樣作品的不能產生，原是必然的事。

文章不值錢，原也不自今始；可是文章與麵包之間價格的懸殊，却可以說是以今爲甚！目前一般報刊的稿費還不過千字三五千元，實在不夠吃一頓荒飯，即使比較高的也不過千字萬元，跟戰前千字二元至五元的標準相比，還差得很遠。戰前靠稿費收入維持生活的作家，如果每月平均能寫二萬字的話，一家三口已可以免飢餓之虞，現在又怎麼樣呢？——何況生活的艱困更直接影響到作家們的情緒與工作效率，原來可以每月寫二萬字的人，爲了柴米油鹽的困擾，腦中沒有片刻的清靜，恐怕也得打一個折扣了。

這年頭兒，還緊握着筆管不肯放，頂着「作家」的空頭銜不願改行的人，還不是十足的傻子嗎？他們穿的吃的都那麼粗劣，以致社會上一般人都把他們放在眼裏，他們的社會地位就跟着生活水準一道降低下去。

最近在某晚報上看到四幅連環漫畫，寫一個文人伏在木箱上埋頭寫作，妻子兒女在旁邊爲

着飢寒而啼哭；接着文人病了，死了；他留下一堆破破爛爛的書籍，終於被他的妻拿到舊書攤上去，換幾個錢來買大餅充飢。

這就是文人的命運，這就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文人的命運！

這命運難道真是冥冥中的造化所註定的嗎？這命運難道真的不能用人力來改造嗎？

多少人笑我們是傻瓜，是阿Q，我們自己却覺得心安理得：幾千年來多少曾經顯赫一時的英雄豪傑都同歸塵土，只有文人們筆下所創造出來的藝術品才千古常新。他們在當時也正遭受過不知多少困厄，可是任何困厄都不能使他們低頭；於是，他們的精神就隨着那永恆的作品而得到了永生，像荷馬、莎士比亞、拜倫、歌德、屠格涅夫、莫泊桑、像屈原、杜甫、李白……他們不分國界，不分古今，永遠予人類以精神上的滋養與溫暖！人類的歷史中間，如果沒有這許多文學巨匠的輩出，這世界上的燦爛的文化之果又從何處產生？

處在洶輾之中，善良的向上的作家們之間的相濡相煦，聲息相通，乃至熱情的交流，確是非常必要的事；只有集體的力量才能促使每一個構成分子勇於向上，勇於克服外界一切的誘惑；只有集體的力量才能解決個人的困難，才能促使出版界改變過去「紅燒作家肉」的作風，使作者們

能夠得到應得的權益。

這種不拘形式的作家的集合，在各地都可以普遍衍行，因為各地的作家們都有着同樣的苦悶，同樣的需要着相濡相煦，需要着涵泳於多數人的情感之流裏，以磨鍊自己，策勵自己。

記得可尊先生曾經有過這樣一句詩，就是：「相濡以沫沫成海。」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因為江海原是由一點一滴的水所積成的，我們每個人都以一點水自居，積得多了，不是也可以形成江海嗎？

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於蕪城。

(六) 改進「文藝茶話會」

華林·陳承蔭·徐仲年

(一)

仲年兄鑒：

弟以爲「文藝茶話會」有研究之必要。最好你星期六下午到香雪園商量商量。弟以爲個別

談話，不必講演。最要緊者，要預先約定人，有一二節目足矣；音樂歌唱，或是帶一二作品來，品題品題。多約眷屬參加，更要緊。空氣宜和緩，不可太緊張。

兄以爲然乎？

弟華林拜上，十一月三日。

(二)

春苔仲年二兄：

「文藝茶話會」舉行了二次，我多少有點感想，寫出來和你們二位談談。

也許世故多了一點，常覺得凡是一個集合，多少要給一點與人，否則或者有人會覺得空虛。其實世上多少事，虛虛實實，全是主觀的。所以六根清淨的和尙，還要因柴米操心。但是我們想把這「文藝茶話會」集合得有聲有色，似乎需要一點似的。

這又是什麼呢？從前有一個刊物，氣味相投的都可有文章發表。現在是不能立刻辦到，但不妨努力一下。

此外似乎可以提倡一下的，不妨每次開會，排一些節目。譬如備一點紙張畫具，愛畫善書的不妨當場揮毫，作爲贈送也好，留在會裏作爲基金亦好。喜歡唱唱的，不妨預備一琴一笛，如顧仲彝趙

景深兄均可以約幾個曲家來參加。中間有許多詩人，亦好出其絕作，朗誦一下。這些都可以試辦的。我們不希望這個會有多少機械作用，但如果想使之有生氣，常常從這個會裏得些什麼回去，不妨幹一下。個人感覺如此，不知兄等以為然否？

如果這是可行的，會的內容比較充實，朋友也可多了。凡是文藝界的人都集合在此（當然是比較的），我們這個無目的底集合，無意中有了什麼日的似的，當然除了政治。

多事的人終是多事的，只要不太流俗，不與政治接觸，我望二兄提倡一下，我只能當一個龍套。

弟蔭頓首。三日晚。

(三)

林，蔭兩兄：

大函先後拜讀，並且給春苔看過：對於兩位的高見，我們完全贊同。

「文藝茶話會」復興後開過兩次，參加者均極踴躍。如果第二次人數比較少些，乃因為第二次在五層樓酒家，換了第一、二、三號廳，本來很容易找，可是有某校在廳前開會，橫擋住了，只得多轉兩個彎，由廚房前面走：於是「茶座」並比第一次寬大而幽淨，却有若干人因找不着而減少了。我

碰到新茶友吳秀野先生，他就是找不着地方而走的中間一個。又如我的外甥諸啓楛君，領了六七位友人，趕來參加，却誤入某校的校友席，花了比我們多了三倍以上的代價，莫明其妙地吃了一頓！我想下一次的茶話會還用那三隻廳，索性固定了，祇須進出改善，參加者決計不會少的。

這兩次的成績，平心而論，至少可給七十五分，只可惜「嚴肅」了些！嚴肅，非吾人之所願，正如林兄所說：「空氣宜和緩，不可太緊張。」推究其故，有三種因素造成這個嚴肅：（一）就精神上論，我們這批老茶友似乎吃了：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

的虧，我們沒有十四年前那般天真，舉止言外比前特重，於是情感不奔放了；（二）就物質上論，戰後的生活比戰前困難得多，我們這班弄筆桿的人難免有些心事，於是難於盡情；（三）就年齡上論，我們這批舊茶友都已是「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的半老頭子了，年齡輕的新茶友見了我們總有些不自在；他們面臨如花之年，正好談愛情，而我們中間，除了華林，已無此興緻也！然而，假

之以時日，這三種因素都可克服。下次我打算索性請幾位年高德劭的前輩先生來參加；在他們面前，我們可以覺得年輕了二十年！

是的，每次茶話會之前，必先有所準備。其實，十四年前，我們也舉行過小規模的畫展、音樂會、遠足等等。除了這種種之外，我們還可以舉行很有意義的參觀。譬如這一次劉永純博士參加了我們的「文藝茶話會」；下次或另一次，我們就去參觀劉博士主持的巴士德學院，請他領導我們，爲我們解釋：增長見識，豈不是好？我們也可以參觀「新」、「申」兩報館；也可以參觀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也可以參觀拍電影、烘餅乾（當年冼冠生先生曾經請我們大嚼夾心餅乾和冰淇淋）等等。以我們集體的力量，可以當得「交際廣闊」四個字；我們何愁沒有看，沒有聽，甚至沒有吃？問題在乎要有人肯跑腿；若論跑腿，兩位老哥和春苔以及小區區都是一等一！

說到刊物，我們的「與刊」不是沒有，也不在少數；只可惜缺乏了我們自己的「文藝茶話」力量不能集中！我正在設法復刊，務請諸位老兄幫忙。照目下的市價，大概三百萬元可印十萬字。復次，以前生活便宜，爲了興趣，可以義務編輯，可以義務寫稿；現今通貨膨脹，正真「時者金也」爲了肚子，不可不略有點綴。如果我們自己沒有力量，只得向日報進攻，先辦一個週刊再說。

除了友誼外——友誼是「文藝茶話會」的魂靈——「文藝茶話會」應當具備種種條件。他作用：我想起了年齡比我們輕的茶友。赴會的年長茶友，只有一個例外（那是小區區）都是文藝界的權威：他們何不教導小弟弟們呢？所以，儘管「文藝茶話會」按期照常舉行，我們也可以舉辦有系統的「學術講座」，組織名符其實的「青年寫作指導委員會」，設立業餘的「畫苑」，甚而籌備劇團等等。我們所富有的是無「貝」之「才」，所缺乏的是有「貝」之「財」：如果大家努力，集合些基金，補其所缺，那就十全十美了。

我和社會直接周旋了十有六年，十六年的經驗使我變作開明的樂觀者，積極的懷疑主義信徒。我有鐵般的意志，牛馬的精神：足供老兄等和諸位茶友的驅遣！

弟仲年拜上。三五年十一月五日，星期二。

（七） 給「文藝茶話會」

呂白華

其文蔚豈無君子，於藝游更有碩人；黃雪我來一長揖，婆娑相話亦相親。

是上星期吧！陳承蔭約我到「文藝茶話會」去。本來，我也想順便看看孫福熙、華林。恰巧又碰到了趙景深，這總算不孤寂了。雖然「文藝茶話會」的盛舉我是第一次參與；據說它的成立遠在十四年前。但十四年以前，記得我常到孫福熙家裏去，那時我還年青，接觸着這位真具有「文藝」的，又是清逸的隱居士，太使我感動了。他那大領結，長頭髮，藹然的言談，許多年來深深烙印在滄桑磨倦了的旅人心底，不曾消泯過。那時他辦有「藝風」雜誌。因為一個旅人生活的播遷，在上海的時期很短，除了偶然寫一、二小品發表本報當時的本埠增刊之外，別的刊物都沒有動過筆；不久，我到了南京，生活比較安定了，可是鎮天的等因奉此，又纏得頭腦發昏。我住的是「羊皮巷」，每次望着河隄，疏柳，懷念百里奚的五羴羊皮，在這個時代，又怎樣漲得起窮文人的身價？於是一開下就驅筆遣愁了，華林編的中央日報「中央公園」可以說是我的遺愁公園。「白華」爲我紀念亡去的母親那時起的筆名，老作家宗白華却不以爲忤，他寫的是「中央日報」副刊版，似乎成了並行而不悖。記得有一次，華林把我的文章分開了，原名筆名於同一天登出兩篇來，漸漸，原名反而湮滅，許多朋友都以筆名喊我了。「藝風」的一個短篇「月」，也是那時在南京寄去的。寫作的興趣得說是濃厚了，所以我沒有參與「文藝茶話會」却和它的發起人結了翰墨緣。

十四年以後的現在，文藝茶話會還沒有在大新五層樓恢復的一段時期，我和「文藝茶話會」的友人又結了緣；那是剛過去歲尾年頭的時期，我拉魏金枝合編的「文壇」月刊，因銷數的不能維持大折了。同時，郭蘭馨要我代編的某報副刊，爲了稿資關係離開，我只兼了之江法政兩處課，覺得無聊。這時，陸丹林正編「人之初」，邀我去幫他，也許是聲應氣求，我們很合得來。還有陳承蔭那是許多年來我常會面的朋友，一直到現在，從徐仲年一文裏才知道他倆都是「文藝茶話會」的中堅。文藝，我是門外漢，何況中年哀樂的我，已提不起那「倚馬」的勇氣。不過，渺漠的前情後況，使我對「文藝茶話會」無形產生了一點溫情，一些親切感。和孫福熙重把手之下，他說：

「你還是一個老樣子！」

這使我苦笑，十多年了，還能夠老樣子嗎？那天到的人很多，承蔭不憚煩的替我介紹，我想到了「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文藝的「文」該形而上以達于德業的蔚盛的。「遊于藝」更是前聖的詔示。可是，我詩中說的「碩人」並不一定指「碩人其碩」的碩人，碩字的本義是大的意思。文藝爲什麼從茶而不從酒？這我很贊同：酒要亂性，茶則可以清心。關外在飛雪了，如果我們拿雪水煮茶，那更好見「事文類聚」

「陶穀得黨太尉家姬，取雪水煮茶，曰：『黨家有此樂否？』曰：『彼安識此，但能於銷金帳下，飲羊羔美酒耳。』」

這樣，文藝茶話會的友人在「婆婆載籍之場」而相形的總不至流於俗套吧！這在前幾天「春秋」上陳承蔭華林徐仲年所談改進的幾點已說明了一點溫情，一些親切感我就寫上了這麼一首不成樣的詩。

(八) 求其友聲

——關於「文藝茶話會」——

一

· 宗 魯 ·

像「文藝茶話會」這樣的一種集會，在我個人一到上海以後就感到非常需要。這聲色犬馬的大都市却很少有我們這般寒酸的文化人的好去處。而且八年烽火，舊侶星散，即目前同在上海一地的朋友，也很難得有敘譚的機會，經濟上的窘細，使友誼聯絡更受到影響。所以這樣一種集會，也可以說是適合一般的要求，如與會者都能抱純真的熱情建立新的友誼，日後的擴展當可預卜。

茶話性質固然可以祇止於公餘消閑，聯絡情感這兩個題目。但也不妨稍稍注意到一點文藝上的座談，藉以提倡風氣，互相砥礪。譬如今天我們大都看了齊白石的畫展來的，不妨就齊氏的藝術各抒觀感及批評，或就「春秋」、「文潮」等刊物上的作品來作一番創作上諸問題的研討。這樣不僅使年青的參加者有豐饒滿意的收穫，即在茶話會本身，也充滿着無限生氣。評述的立場和觀點完全自由，不立宗派，大家本忠於藝術之初衷，共同爭取進步，庶幾文藝茶話，不落「有閑」之譏，而有真實的內容。其次，參加者也可以提出文藝上任何問題請求某一位作家發表意見和答覆。

二

· 俞劍華 ·

星期日下午第一次到大新公司五層樓酒家參加第四次「文藝茶話會」，現在有點小小的意見，提出來供會友參考：

一會所 那天有四五家在五層樓酒家結婚，賓客雜沓，音樂齊鳴，聲音之嘈鬧，實屬無以復加。我想文藝茶話，應該找一個比較清靜幽雅的地方，品茗清談，細訴衷曲，不特名實相符，並且可使終日奔波勞碌的人得半日休閒，暫只把國家大事，社會不安，經濟壓迫，家庭瑣事，置之度外，海闊天空的，發發妙論，使緊張過度的神經，藉此鬆弛一下，豈不甚好？但是現在這個會所太熱鬧，只配尋找刺

激，紙醉金迷的先生們追歡取樂，實在不配我們這批酸溜溜的窮措大坐在那兒談天說地，爲此我正式向仲年華林進珊諸先生提議，請你們發發慈悲，換一個地方。

二簽名。我想應該買一本厚一點的十行簿（裱好的冊頁尤佳），每次按次序簽下去，第一次到會的，必須注明通訊處及職業，以便以後通訊；前四次的簽名均可貼在前面，這樣每次人數的多少，也很容易計算。時間久了，說不定對於文藝界的掌故，還會有些用處，不知諸公以爲如何？

三

· 丁亦盦 ·

「文藝茶話會」迄本月二十四日止，已舉行了五次。第一、四、五次，我都參加；第二、三兩次，因不在上海，未能躬逢其盛。

這會的目的，在第一次會裏，華林先生說過，只是談「友誼」，談「朋友之愛」。是的，人生難道不需要「愛」嗎？難道「愛」的領域，只限於兩性間及家庭間就夠了嗎？朋友間是否需要「愛」？人類知識發展到今天，我不相信有人能找出理由來否定作答！

「文藝茶話會」的作用，只在茶話「文藝」，文藝以愛爲內容，有愛才有美，有愛才有活力。所以這裏也是人間愛苗的培育場所之一。你若不信，試請坐在這房間的角落裏，放眼室內，但見有年

高，有年少，有氣度磅礴，也有丰度翩翩，或是三五聚談，或則二人對語，只看到誠樸謙讓的表情，找不出誇誇傲慢的態度，這是何等諧和的場面，也是一幅美妙的圖畫！我會後歸來，留得如是印象。

若能在每一次的會裏，請一位與會的老前輩作自由講談，長短不拘，內容隨便，或是寫作經驗，或是日常觀察（專題與漫談均佳，蒼蠅或宇宙也好），任他興到神來，發爲不羈之論。使與會的青年（我也在內）得多了解一點藝術之所以爲藝術處，也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這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提議。

四

徐仲年

華林進珊兩兄交來三封信，叫我總覆一下。在此以前，我也讀到了青陽先生的信，並且在另一報上公開答覆了。我對於諸位的關切「文藝茶話會」以發起人的立場，非常感激！這個茶話會原是「大家」的，正該「大家」愛護它，「大家」設法改進它。我和華林、春苔、承蔭、進珊、亞塵等，不過多跑一些腿而已。

在第五次茶話會上，我和華林、涵秋、劍華諸兄談起：我不懂是我們老了，抑是社會老了？以前的「文藝茶話會」並無多大準備，然而每次舉行，大家「自動」講話，「自動」演奏，「自動」拿作

品出來請教：總之，比現在天真得多！既然現今「天真」減少，——不問是年齡或社會環境使它這樣，——何妨加重不含功利色彩的「人爲」，就是所謂「準備」。然而，提起了準備，有兩點需要大家注意：（一）「大家」努力準備，避免側重少數人；（二）窮忙，窮忙，窮則忙，現今大家比從前忙，因此準備的進行必然比從前遲緩而多困難。

第五次茶話會的地點雖則仍在五層樓酒家，但換了第一號廳。劍華先生參加了，很滿意，說：『這兒很靜，可以談天了！』簽名簿本來不用散頁，所以對於劍華先生提出來的兩點，可稱圓滿答覆。至於宗魯先生提出的積極性的談話和亦蘆先生指示的朋友之愛，正所謂「英雄所見略同」，祇須在「和睦」與「單純」雙重條件下，我們大家來努力！

（九）十年如夢憶舊「茶」

（一）

· 陸丹林 ·

仲年兄左右：

昨夕莽感晚飯，弟因事急於回寓，未及終席，即中止而先行。後來你們所談的如何？恨未得知！雖

然在文化會堂和飯間曾有談及，但是語焉不詳，尙未得着結論。

「文藝茶話」在十餘年前的興味與最近是兩樣了，自然環境，人事和心境都有關聯。從前一杯清茶，兩件蛋糕，隨吃隨談，固然有趣；即使後來由「茶話」轉入「飯話」，也何嘗不是其樂陶陶呢？記得那時的每個集合，有時順便約些人談談近況，如過路的文藝家、藝術家、美術家之類，不特大家見見面，還可以交換點意見。上海是中外一切的吐納要衝，要是大家留心一下，一周一次的去找人，我想不會使吾人失望。

自然，這些談話式的隨便談談，絕對不是裝腔作勢像煞有介事的嚴重性板起面孔來「子曰」「詩云」的大放歌辭，而是自由在地無拘無束的談談：我想，這樣的「茶話」較之任何的某種歡迎會、演講會，來得有意義，來得有興味！

音樂，歌唱，不管古今中外都好。出歌固好，粵謳也何嘗不妙？管絃樂隊的大奏固然和聲悅耳，即使一簫一笛也可以令人陶醉。有時到郊外去步行，有時借別墅小集，每人攜他心所愛的玩物一兩件，古玉也好，字畫也好，新出品的圖書也好，大家觀摩欣賞，也可以消磨了兩小時的光陰。玩物而不喪志，賢者而後樂此，不知兄以爲如何？

刊物，最低限度出一個週刊，這個週刊可以和報館商洽，附在某一家報紙的裏面，一切辦法，可照其他刊物辦理。這樣，比較獨樹一幟的，自己編印的，便利得多。

說到地點，五層樓雖屬適中，環境似乎來得煩囂。香雪園比較清淨，可惜他是營業的食物店。要恢復十年前舊名辣斐德路，現在復興中路的那時會集的好處所，已不可能了。但是，要是大家留心物色，或可發現新大陸吧。

有人在霞飛路上某名片店裏看到有人在名片上印有：「文藝茶話會會員。」我不知他是爲「文藝茶話會」宣傳，抑或這位仁兄靠「文藝茶話」來達到他某種目的呢？

昨宵想我走了之後，你們幾位在香烟太妃之下，已經商妥了一個較有意義的新辦法了；那麼，我這話，只是多餘的了。

華林，春苔，魯莽諸兄同此，不另。

弟丹林。十一月十一日早。

(二)

· 徐仲年 ·

丹林是下：

大札引起了無限的感慨：歲月不居，人事全非，你我都老了，已無當年情緒！「文藝茶話會」的不知以前活潑，是意中事。然而，「文藝茶話會」既然不專屬於任何人，而是大家的那麼，儘管青春棄你我而去，自有小鳥般的年輕新茶話友來充實這個會，像輸新鮮血漿那樣：用得到我們提調時，我們奔走奔走；用不到時，我們樂得坐享其成！在我回答華林承蔭的信裏，曾經表明我是個「開明的樂天者」：我固然不會閉了眼睛，等待養好的白米飯自天而降，在我的字典裏却也沒有「垂頭喪氣」字樣。因此，我和華林、春苔、魯莽商議了相當具體的辦法，將來逐漸施行。

友人中頗不明瞭，既然有了「文藝茶話會」，爲何再有「星期六文藝茶座」？甚至有人疑心華林和我在唱對台戲。其實這兩個同性質的會爲何並時恢復，我在復興後第一次茶話會中報告過，今日不妨舊事重提。我和華林商議恢復「文藝茶話會」，約定同去找尋地點：孰料我如期到華府，林公出外應酬去了；於是各自接洽，湊巧雙方都成功。可是，我們互相交換好消息，並且共同決定恢復兩個會。香雪園地點清靜，宜於妮妮談心，只是地方太小而相當偏僻；五層樓酒家雖則熱鬧，但地方寬敞，交通方便；兩個會互相補充，正可並存！諸位茶友能夠兩會都出席，固然最好；即使爲了忙，爲了交通困難，只能參加其中的一個，也未嘗不可！我們千萬不要忘掉這兩個會祇重友誼，不計功利，

而「自由」是我們所遵守的惟一的信條！

有人居然在名片上印起「文藝茶話會員」頭銜；真是笑話奇談！在不久的將來，也許有冒牌的理事長，主任秘書等出現。但是我請這班混小子注意：「文藝茶話會」向來有一位常年法律顧問，那是我們的老朋友陳承蔭大律師；倘使有人妄想利用「文藝茶話會」來招搖撞騙，我們不是不認識到法院裏去的道路！

我把你我的信札都公開發表了，以示「文藝茶話會」或「文藝茶座」絕對沒有「私」字存乎其間！

弟仲年頓首；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晨一時。

(十) 春意盎然

張孟昭

「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然後知「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可貴！

古詩：「古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縱令然諾暫相許，總是悠悠行路心。」引古證今，可謂「眼前寫照」！

但是我參加「文藝茶話會」之後，覺得：「風生四座，春意盎然！」握筆桿的文藝之友，大家彬彬有禮，風雅宜人，晤言談笑，悠然品茗，沒有絲毫虛偽！也沒有絲毫俗氣！即揀座，也得選擇「鬧中取靜」！力避塵囂！這也可見文友的孤傲和清高！

「天涯比鄰來相聚，嶺上先開一枝春。」冬天裏的春天！在大家熱情的臉上，在大家熱情的襟袂，彼此親親熱熱的握手，彼此商量新知，推進藝術，男的女的，年青的和年老的，濟濟跼跼，都流露出一股喜氣洋溢的熱情！來開拓文藝之花！來敦厚溫暖友情！這是我生平的幸福！也是我生平最感暢快的事！願「春意盎然」的文藝茶話會長春！

★

★

★

前星期日下午，雨雪初霽，春寒料峭，上海文藝茶話會假南京路冠生園三樓，舉行第十四次歡聚（仲年按：自該次起，「文藝茶話會」改在冠生園舉行）是日到文藝界同志甚多，席間談笑風生，互道恭喜。汪亞塵夫人帶來不少糖菓，如天女散花般，分擲於同人座中，冠生園春點，亦特別豐盛。梁小鴻君帶來京胡試歌，由吳澤舟君操琴，梁君與魏新綠女士對唱「汾河灣」，副劉夫人歌「珠簾寨」一段，歌能闔座報以熱烈掌聲。茶闌歌歇，盡歡而散，猶覺餘音繞樑也。

(十一) 記張書旂

許士驥

第十七次(三十五年二月十六日)「文藝茶話會」在南京路冠生園舉行，文藝界同道，濟一堂，來歡迎新近由美載譽返國當代花鳥畫大家張書旂教授。回溯六年以前，正當我國抗戰最艱苦的時期，書旂受命赴美，考察藝術，舉行個人畫展，站在國民外交的立場，宣揚中土藝術，替中華民族出了一口氣，這是值得讚美的！

中國半世紀以來，在科學上所培養的人才，何止千萬，所費的代價，不可勝計，科學家的貢獻不能說沒有，可是科學化、工業化、電氣化等等，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當然原因複雜，要談到發明和創造，在實事上表現出來，雖非空中樓閣，但也渺若神仙。我敢大膽地武斷說一句，在國際上稍露頭角，而能享一席地的，還要算敬陪末座的文藝作家罷，書旂就是當中的一個。

他在旅美六年當中，舉行了數十次個人國畫展覽，在華盛頓、芝加哥、紐約、波司頓、費勞德菲、舊金山以及加拿大的多倫多、諸大城市，縱橫南北美大陸，應各大學、各美術館、及博物院邀請，同時演講中國美術，並對客揮毫，運用他精練的技巧，疾如風雨，頃刻即成。彼邦人士，驚奇贊美，嘆為神乎其

技，各報標題「傑作完成十分鐘」(A Chinese Masterpiece in 10 minutes)。他的成功并非偶然，正如大發明家愛迪生的名言：「一分天才還要靠九十九分的努力」，何況他具有十分的天才，再加上十分的努力呢？

中國花鳥畫，導源於唐五代，發揮於宋，變化於元，集大成於明清；惟明清畫人，承五代兩宋之餘緒，步前人規範，殊少創意。

書法作畫，師法造物，深入自然，「匠心獨運」，工寫兼能，突破古人藩籬，而能獨張一幟；其造詣與成功，實東方藝苑，放一異彩。

漫卷詩書喜欲狂

——故紙的眷戀——

抗戰時期，在內地的智識份子吃盡了苦，而精神食糧的缺乏，勝似現實食糧的缺乏。民以食爲天，政府發給公教人員的「實物米」，誠然陳而黃，發過熱，有時甚至霉了；可是，米總是米，不管好壞，其作用能塞飽肚皮。精神食糧便不同了：米糙，米陳，捏着鼻孔，直着頸子，還嚥得下去；惡劣的著作，趣

味太低的文章，或繪畫，或曲子，「硬是」（四川土語）不敢領教！何況我們這批教外國文學的人，積年與國外著作界絕了緣，不單對於新的著作成了亮眼的瞎子，就是舊事重提，要想「溫故」也不可能，因為誰帶了參考書逃難啊！於是我們由單調而感覺沉悶，由沉悶而掉入痛苦的深淵。

復員歸來，除了少數有辦法的人做官發財而外，其餘的弄筆桿朋友大都「窮」而「忙」，愈窮愈忙，接着便是愈忙愈窮。添置書籍幾乎成爲不可能；——但是，如果僥天之倖，淪陷區家中的書沒有失掉，或者沒有完全失掉，那麼，可以全部「溫故」，至少也能「溫」一部份，以待夢想中的「知新」！

中央大學圖書館裏有相當數目的法文書：文、哲、社、語言、科學都有；可惜爲數始終不多，新書完全沒有，舊書也沒有系統。比較有計劃，有選擇的，還是老友凌夢痕博士的一套，共五千冊。可是，他是社會學博士，所以他的藏書中研究社會科學的書最精，其它的——例如文學書——退而爲「陪襯」；再則這套書是他死後，由他的夫人捐出來紀念他的，更無從選擇，也不應當有所選擇，這種情形的卷成，我應當負全責；因爲我在中央大學教了十五年的法國文學和法文，關於購置法文書籍，我理應貢獻意見。譬如各位教英美文學和英文的教授們，人數最多，集思廣益，各開或合開書單，購

置英美書籍最爲完備。又如德文書，在商章孫教授督導之下，雖則爲數不多，却頗有條理。惟有我未曾盡我的責任爲何呢？因爲：（一）我自己有相當數目的藏書，尤其關於當代小說，搜羅頗富；（二）那時我南京上海兩頭跑，上海有個藏書十數萬冊的法文協會圖書館，我是該會會員，可去借書。可是一到重慶，我就自食其果了！倘使當時駐紮在重慶領事館內的法國大使館不予我以方便，我決計寫不出篇幅相當長，後來收入「法國文學的主要思潮」（商務印書館）中的「四十年來的法國文學」——納粹鐵蹄下的法國文學，——巴黎解放前的法國文學——三篇含有報導性的論文。

我是如何眷念遺留在上海家中的中法文書啊！而眷念之情，更因我放在南京中央大學的法文書——內中包括我歷年在巴黎，或里昂，或比京，或瑞士，所發表的文章——被炸，而深切化了！這次復員歸來，我急乎要整理這些書，不但爲了九年未見，也因爲在淪陷時代，家中替我燒去了不少「取厭」於敵僞的書。整理的工作進行很慢，不是因爲書太多，却因爲我一面整理，一面瀏覽。復次，每當我寫作倦了，我就去整理。然而這項工作並未能給我以休息；我工作「過」子夜不算什麼一回事，甚至某次我到清晨三時半纔睡覺！

哦！故紙，忠實的朋友！在這個混亂的時候，世態炎涼，變成天經地義；惟有你們，不因我得意——

我曾經得意過麼？——而趨奉我，也不因我失意而瞧不起我！哦！故紙，你們也是我的明鏡：你們很坦白把我以前寫的文章展陳於我面前，使我得以和我現在的作品比較：進步麼？退步麼？抑是故步自封呢？哦！故紙，你們更是清濁的分水嶺：多少人，他們的文字留在此地，他們在抗戰時忠貞不二的行為證明了他們言行的一致；也有些人，——幸而是少數，——雖則當年信誓旦旦，說得天花亂墜，到頭來，狐狸尾巴顯原身，經不起大時代的鍛鍊，跌入了漢奸的糞坑！

哦！故紙，我將如何感激你們？你們解除了「時間」的束縛；不，你們賜給我上週「以往」的神通，逼我不忠的「記憶」俯首就範。賴藉了你們，哦！故紙，我想起了不少的事情；尤其我查着了第一次「文藝茶話會」舉行的日期，——那是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十九日，星期日，——使我轉瞬間減輕了十四年！你們也使我憶及很多滑稽的事情。我既然提起「文藝茶話會」，就談談它的滑稽掌故：孫春苔和章衣萍都是很熱心的老茶友，當初我們的月刊「文藝茶話」由他們兩位發行。不料出到第五期（二十一年十二月），兩人發生齟齬；雜誌改由春苔一人經理；衣萍創刊「文藝春秋」（二十二年七月），以示抵抗。又不知道爲了什麼緣故，直延至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文藝茶話」在「時事新報」上登了一個緊要啓事：九月一日，在第一卷第三期「文藝春秋」裏頁，也載

了一個「章衣萍啓事」各人陳述各人的理由。今日觀之，事情小得小無可小，而當年必然吵得面紅耳赤，正真有趣！

但是，故紙，我也要埋怨你們幾聲，因為你們爲我帶來了銀灰色的惆悵。我在你們中間找到了我當初出洋留學時的照相：二十六年的光陰使我變成了半老頭子！在倖存的各故信中，我發現法國諾雅綺伯爵夫人（Mme la comtesse de Noailles）和阿根廷烏剛波伯爵夫人（Mme la comtesse Victoria O'Campo）寫給我的信：這個發現使我想起一九三〇年五月初旬，泰谷爾（Sir Rabindranath Tagore）在巴黎開畫展。預展那天攝影：泰谷爾皓髮銀髯，立在正中；諾雅綺夫人混身桃紅，烏剛波夫人混身杏綠，分立左右；三個國家，三位天才詩人，泰谷爾還向我問起徐志摩咧！現今確知當年三人中已經死去兩位，我和烏剛波夫人也斷絕音訊十多年了！唉！

三十五年十一月三十一日晚。

世上未有如公貧

——火湖畔的偷生——

今年七月，我因事從漢口渡江去武昌，在渡輪裏，逢着一位外籍教士。他腋下挾着一大疊五光十色的小紙張，我好奇望他一眼，他便笑咪咪送我一張：原來這是偷道時用的傳單。我不信任何宗教，却也不反對任何宗教；我總以為神道設教已不宜於當世，但對於意志薄弱的人，宗教確是無上的慰藉；我自己的相信不相信，由我自己主張；人家相信了，我決不去破壞他的信仰。尤其我對於宗教經典，如佛經、道經、「舊約」、「新約」，稍為涉獵，雖則自愧膚淺，然而對於經中精義，非常欽佩；所以從哲學立場，宗教不必廢，經典尤宜精究！當我接到這張傳單以後，我善意地讀了一遍。

傳單已經失掉，大意如此：人有兩種生命，肉體的生命，魂靈的生命；肉體的生命是有期限的，就是說：人必然要死；魂靈的生命却富有伸縮性，可能極短，也可能永生。傳單上根據人性惡（夏娃吞了智果）這一點，力勸世人為善，誘導世人信教。如果我們縱慾為惡，那麼，我們必然死兩次：肉體死

亡之外，還有魂靈的死亡。如果我們力行爲善，尤其我們信仰聖子，那麼，我們雖則肉體要死，——肉體的死是不可避免的，——我們的魂靈却能免死；我們就「重生」了！萬惡的社會像一隻大蜘蛛，佈下天羅地網等待我們。而我們，我們立立在火湖之畔；倘使我們脚跟立得定，我們不致墮入其中；萬一我們失了足，火湖便是我們葬身之所！

我很喜歡這個「火湖」一稱。佛經裏有「苦海」，儒籍裏有「慾海」與「火坑」。「苦海」和「慾海」都是抽象，難能予普通讀者以刺激。「火坑」和「火湖」則有聲有色，因爲「火」、「坑」、「湖」都是實物，而熊熊之火，尤能給人以鮮明的印象。然而「坑」與「湖」比，不但有小巫大巫之感，而且「湖」更是生動，更雄偉。從「火湖」我聯想到「火壘」，以及我杜造的「火城」。「火壘」指毒太陽，人人懂得。「火城」却指什麼呢？從前羅馬有個暴君，叫做尼宏，是一位天才詩人。他到處找刺激，用盡方法找刺激。某天晚上，方法用盡，却無「因斯比里純」；他乃下令焚燒羅馬城，正當大哭小喊，火光燭天的時候，——這件故事使我想起大火中的長沙，——這位暴君詩人在他的宮殿裏，踞高臨下，欣賞之餘，彈起鳳尾琴，吟起詩來了！這豈不是一「火城」？

如果我們稍用腦筋，閉了眼睛設想：汪洋一片的大水，渺無邊際，波濤拍天；突然間湖上起了火，

德着眼，也分而爲二：不道德的掉入，和並非不道德的掉入。每天，我們打開任何日報來看，大大小小的貪污連章遍幅；天天喊和平，天天在內亂；天天喊民主，天天在害民；這批載起紳士假面具的牛鬼蛇神，自己造成火湖，自己跳入湖內，還不算數，更把這湖儘量擴大，去陷害他人！這當然是主動的掉入和不道德的掉入。

然而在同一的報上，我們還看見些什麼呢？災！災！到處是災！今年八月二十日，上海選舉「上海小姐」、「平劇皇后」、「歌明皇后」，情況熱烈，正反映着災禍的急迫，同情的可貴！古語說：「出斯民於水火而登諸衽席！」火湖有「火」，有「水」，水火既濟，斯民倒楣！

然而，「災」災的禍僅止於災區麼？我恐怕仔細研究一下，整個中國是災國，中國百姓幾乎個個是災民。何以故？譬如足下，大概是一位公務人員；——達官要人，買辦大亨，根本就不讀書，譬如在下，當了十六年的教書匠。使君與僕都非災民，但去災民者幾希？縱云我們人微言輕，落了火湖也是活該；那麼，如蔣夢麟先生者，當過大學校長，當過教育部長，現任行政院祕書長，總是一位要人了，唉！他老先生帶了十四萬元，到牯嶺去小住數天，臨行時連眼都付不出！我們公教人員固然求生不得，求死亦不得（棺材太貴啊），咪乎開門七件事，遊於火湖中心，載沉載浮，以待終成幻夢的援救；蔣

夢麟先生却也一脚踏入火湖，幸而有人援手，總算把這隻踏入火湖的脚拔了出來！

火湖裏的火愈來愈旺，火區愈來愈廣，把湖水煮得沸騰，把天空燒個鮮紅；我深恐它激起大風暴！

上海三十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星期四，晨一時半。

時難年荒世業空

——亂世應有未歸魂——

前晚在虹口朋友家裏聊天，談得子夜纔告別而歸。我僱了一乘「三輪車」。從乍浦路到海防路有相當的路程。於時，電車早已入廠，汽車也稀少了，商店都打了烺。——我回想到戰前的夜上海，子夜正是最熱鬧的時候，——行人很少，甚至著天大都會特有的景象，行人道上睡的人幾乎沒有，——是警察整頓市容之功麼？還是治安有了問題，人家怕在夢中糊裏糊塗死去呢？——涼風習習，正良於行。恰巧我的那位三輪車夫，年富力強，是一位樂天主義者；他口中一忽兒唱小曲，一忽兒喊：「寫意得來風涼煞哉！」嘴裏講，足下使勁。把車子踏得飛快。我何所求哉？為風涼耳！為車行快耳！我

坐過重慶的人力車，車夫個個是「吃生米」的；我也坐過漢口的人力車，實在是蝸牛車；我當然坐過南京的人力車，那兒的車夫政治意味很濃厚，你如果向他說：「加點油！」（走快些，）他就回答你：「我是人，不是機器，加不得油！」上海的車夫——任何種類的車夫，——狡猾的多，但也有幽默的：「八·一三」以前某年，我在中法工專兼課，某大我不知爲什麼昏了頭，僱車到辣斐德路（即今之復興中路）去上課。車夫索價兩角，——兩角洋的車資，真是黃金時代！——我立刻答應了他。加一句：「你先生不得改變啊！」我回答：「自然！自然！」我坐上去，他拉了走一步，兩步，……十步，拐個灣，車子停下來，就到了。於是，他笑了，我也笑了。那晚的三輪車夫，雖則冒失亂撞，——幸而沒有撞上吉普——倒也天真可喜。我就和他談天。他告訴我：這輛車是他和一個朋友合買的，出資一百七十五萬元。我問每天可「踏」多少？他說：「有好有壞。」「平均呢？」「平均每天兩萬。」他回答着，嘆口氣，又道：「混混罷了！」我心中把二萬乘三十，便是六十萬；乘三十一，乃爲六十二萬；大爲感慨！理應他坐三輪車，我做車夫去「踏」他爲何呢？因爲小區區在大學裏當了十六年的「正」教授，支「第一級」的新津：依照新標準，本年八月份可得：

薪金

六〇〇元〇〇

生活補助費基本數

一一〇，〇〇〇元〇〇

生活補助費加成

四三二，〇〇〇元〇〇

扣所得稅

一三三元六角

扣印花

二元四角

實發

五四二，五七四元〇〇

名目當然比踏三輪車來得多，來得堂皇。然而講到實惠，小月（三十日）比三輪車夫少賺五萬七千四百二十六元，大月（三十一日）少賺七萬七千四百二十六元，全年少賺八十二萬九千一百十二元；如此而已！如此而已！如之何我可以老了面皮「坐」三輪車，而有屈他「踏」三輪車呢？

「痛停思痛」「痛」方與未艾，那得「停」？不過那晚的「新痛」引起了抗戰時間的「舊痛」。想起我們在大後方過的日子，真是一場噩夢！現今這場噩夢總算成了過去，只是新的噩夢正在做咧！對的，筆者忝為「重慶人」，而「重慶人」這頂帽子，於去年十一月以前，在上海南京極為

「吃香」現今却「掉在毛廁裏」了！托大些說，「吃香」的來因，筆者和其他忠守崗位的教書匠與有微功焉；至於「掉在毛廁裏」鄙人等並非接收人員，恕不負責！新痛引舊痛，我姑且談談老實人的舊痛。

「八·一三」這一年和第二年，重慶的生活是很便宜的，——四川人說：「很相因的！」四川的名產廣柑（很像美國貨），每角大洋可買十七隻，橘子可買二十五隻；後來算漲價了，每元尚可買橘子一百五十隻！那時我們很少喝茶，專門吃廣柑或橘子解渴。白斬鷄每小盆賣三個大銅元（六百文）；名貴的魚或蝦仁（重慶枉有長江和嘉陵江，出魚甚少，蝦則從成都空運而來）每大盆（大菜盤）賣三元六角。這些，在我們心目中，是甜酸苦辣交錯的回憶；而在比我們小一輩的心目中，却是神話：他們永不會過這種日子了！民國二十八年五月起，物價漸漲，越漲越快，最後幾年簡直成了撐高跳！

我們這批有天良的公教人員從小康降為拮据，從拮据降為窮困，從窮困降為赤貧。我在上面說：「有天良」的公教人員，因為自有發國難財的公教人員，他們的「天良」多少有些問題。赤貧道地的赤貧！我們的宿舍原像鴿子籠，一拳可以擊穿黃土牆（編竹塗泥而成），一脚可以踢倒綁

到……香煙攤去了！

最使我們傷心的乃是一班身體本來不十分康強的人，一方面營養不足，一方面操勞過度，變成了癆病……鬼癆病不是必死的病，却是富貴病：窮人而生富貴病，其死也必矣！這批枉死鬼中有教職員，有教職員的家屬，有我的好友某教授的年輕太太！

最近，中央大學奉命復員，委我當中央大學復員委員會武漢辦事處主任。五月九日辦事處成立，八月十日撤銷；先後三個月，送走十五批人。這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其間甘苦，已見拙文：「綠洲、沙磧、和駱駝」（漢口「華中日報」五月二十六日）、「于役篇」（「武漢日報」六月二十八日）、「于役新篇」（「華中日報」七月十九日）、「猶使蚊負山」（「華中日報」七月二十日），不再贅。不過我所要記的乃是在此復員員生及家屬數千人中，有兩位先後冤枉死在漢口的；一位是某名教授的公子，一位是姓馬的大二年級生。他們因為窮，沒資格當黃魚，不敢脫離中大的羣，在宜昌扶病上船，在船上一擠一熱，又無人治療，加重了病：一到漢口，立即送進醫院，已屬無救了！當我為他們買棺成殮，送到漢陽，購地下葬於龜山之麓：大有「瘞旅文」所講的情況！

貧是罪麼？「貧非罪」，早有人回答。貧既然非罪，為何犯貧的人必死呢？世態炎涼，人家看不起

窮人，——正如大人先生輕視公教人員那樣，——窮人也自慚形穢。然而我總覺得：一個人在社會上，歇盡智力，遵循「正當」的途徑以謀生，而仍窮困：這個「責任」不應當由他負擔，這個「恥辱」——如果貧窮是可恥的——不是他的恥辱。

聽說有一位日本教授將從上海被遣送回國時，對中國人說：「一個沒有文化的國家是沒有前途的。」我不知道我們是否「文化人」？然而國家既然叫我們到大學裏來教書，大概不至於和「文化」絕緣。我們因為走正路而在饑餓線上掙扎，而社會「讓」我們在饑餓線上掙扎：這是看重文化麼？

嗚呼！九年的流離，萬難的復員，有多少未歸的冤魂！

我想乘自己年富力強的時候，去買一輛三輪車……

上海三十五年九月五日，星期四，晨兩時。

終古垂楊有暮鴉

——文藝的喪鐘——

如果「五·四」運動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抗戰勝利乃是中國的文藝喪鐘！最近，在九月二十八日「文匯報」的「筆會」裏，我讀到青年詩人李白鳳的「災難中成的孩子。」我最愛該詩的前半節，不免抄在下面：

我們是大樹

孩子是懸垂在枝頭的

朱紅的果實——

我爲他們

旋 磨 蟻

想到過去的春天

他們給我帶來

收穫的消息

我們生長在

沒有養料的土地上

忍受風吹日晒和雨淋

然後如是辛勤地開花……

現在又用枝葉

來擁抱和愛護自己的果實

他們落到泥土中

不久就頑強地伸出頭來

下半節，詩人大做其正面文章，落了「實」，不及上半節那麼空靈；所以我不抄了。然而，今天我提起白鳳兄的大作，並無閒情別緻來欣賞；乃因為在同一的「文匯報」裏，幾天以前，我們這位詩人發表了一封很動人的公開信：他希望有人介紹他一個職位，藉以養活他的小家庭；至於空洞的同情，他說「滾它的！」（原文逼覓不得，大概如此。）我自愧毫無能力，沒法實際上幫助他；却有空洞的同情，給他「滾它的！」一來，嚇到爪哇國裏去了！

在「八·一三」以前，文人固然窮，但可住亭子間，賣文沽酒，倒也窮開心在。易君左筆下的郁達夫，——「觀」——「經緯」，「新二卷」，第七、八、九、十期，——更是窮開心文人的典型。可是勝利之後，住亭子間也講金條，而文章却賣不出金條來！民國三十五年九月份上海的生活指數如何呢？且看下面：

職員總指數：

四一七，七四八·二三

工人總指數：

四九六，七三九·七〇

分類指數：

食物：

五四三·七〇八·八七

住屋：

三五七，〇三二·九五

衣着：

七三五，一三六·八三

雜品：

三九五，九二二·一二

在這些可怕的數字下，「活」都成問題，還談什麼文藝呢？文化人在飢餓線上掙扎的決不止李白鳳一人！抗戰時期，有倒馬桶、擺香爐、賣兒子、鬧跳舞學校的教授。勝利以來，慘史更多，李詩人便是一例。又如「新聞報」，「上海鏡頭」第八九：「摩登小姐告地狀：她能書善畫，當然是智識份子，只可惜落難求乞！上海「東南日報」的社論說得好：「目前文化事業的窒息，已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深造者既鮮，適合的環境與足夠的條件，初學者亦無可供閱讀的圖書；而社會上一般文化需要的食糧，尤形缺乏；造成這種嚴重局勢的原因，一部份固在社會方面，而主要的部份還是屬於政治上的原因。因此，倡導社會風氣與革新政治措施，應屬必要之圖」（九月三十日）。我還嫌這篇社論太溫和：（一）文化是「活人」的事業，文化人首先要「活着」，才能從事文化事業；（二）目前中國文化事業的窒息已達到「很嚴重」的階段，而不是相當嚴重的程度；（三）國

家根本就沒有整個的、民主的、文化政策，當然更沒有比較狹小的文藝政策。

我們姑且以廣義的文藝來論，包括文學、美術、音樂三大母河。文學又可分爲兩部門：創作性的（詩歌、小說、劇本）和研究性的（文學史、文學專題研究）。中日大戰是一個絕好的題材，外加世界大戰，真是錦上添花。那麼，爲什麼沒有偉大的著作出現呢？問題很簡單：作家沒有充分的時間同平靜的情緒來從事寫作。筆者是寫小說的，以我私人的經驗來說，處理以中日大戰爲背境的題材，至少需時兩年，寫作一年已夠；可是，我如何能「坐吃」三年，不賣文章，單靠教授新津生活呢？這樣千載一時的好題材，眼睜睜看它錯過：諸位以爲我甘心麼？若說研究，我也有一個譬喻：勝利以後，復員以前，在重慶，勝利出版社約我撰一部「當代中國文學史」，我答應了，因爲我很喜歡這個題目。可是，現今能兌現麼？難！難！不是我沒有勇氣「精讀」兩三百部書，却無餘錢來「買」這些書！即使我有錢，我有「空閑」來讀它們麼？因爲這個「讀」不是瀏覽，乃是精讀，務必開門七件事不來騷擾我！我自己這些例，不過是滄海一粟，不足掛齒！然而舉一反三，其它可想而知。文學既然如此，音樂與美術更不必談了！有志上進的文藝家無法努力，於是一班黃色文藝家大肆猖狂，於是一般讀者的水準每況愈下矣。

或者有人想：民以食爲天，衣食足而後知榮辱。管他張三或李四，管他中國或外國，祇須有人肯僱我，何妨當一員御用文化人？在馬克思、牛克思橫行的時代，在功利主義漲到最高點的當兒，人類尊嚴的貶價自是意中事。那麼，「有美金（或羅比）便是爸爸」的下流想法，不足爲奇！不過，它使我聯想起一個故事：一隻狼新近和一隻狗做朋友；狼羨狗之肥，狗憐狼之瘦。『爲何你不和我同事一主呢？』不單解決了膳宿問題，而且避免了多少風霜飢寒之苦，生死間髮之險！『狼被狗說得混陶陶，幾乎要答應了。牠忽見狗的頸項裏有一道圈痕，毛拔掉不少，皮也擦破了許多。』『這是什麼？』狼問狗。狗漲紅了臉（如果狗臉會紅的話），吞吞吐吐，扯扯捏捏，低聲道：『這個……沒有什麼……不過是主人給我戴的皮圈子的痕跡罷了！』狼吃了一驚，搬轉身，夾了尾巴，一溜煙溜進了吉凶難卜的森林。

狼，始終是狼！
狗，畢竟是狗！

今日之日多煩憂

杞人有憂天之墜者——

杞人有憂天之墜者……

現代的科學知識告訴我們：天是不會墜的。蒼蒼者天，根本是無際涯的太空。若說：「墜」更不妥。「廣雅釋詁」說：墜，落也。從高掉落謂之「墜」。然而，我們所指的上下、左右、前後，全以自我爲中心。正因爲「我」的自我不是「他」的自我，於是我的上下、左右、前後，不是他的上下、左右、前後；——自然也不是「你」的上下、左右、前後。推之，東半球的上下、左右、前後，不是西半球的上下、左右、前後；南極的上下、左右、前後，不是北極的上下、左右、前後；地球的上下、左右、前後，不是另一星球的上下、左右、前後；因此，無所謂「墜」了。

目下的人不致再憂天之墜了，然而他們有他們的「憂」，一般切的程度不下於杞人。天固然不會墜，可是國能亡，種可滅；當前的中國人對於國家民族的前途有何感想呢？而這個感想是樂觀的

呢，還是悲觀的？我想除了說夢的癡人，或者打腫了自己的嘴巴充胖子，有腦子的人，有三分理智的人，他的感想決計不會樂觀的！樂觀麼？有的是通貨膨脹，有的是天災人禍，有的是惟恐天下不亂的英雄好漢，有的是口稱維持世界和平而暗中競造新武器的外國……爸爸死之道，盈千論萬生之路，不絕如縷！如之何樂觀呢？如之何而不悲觀呢？

然而我個人的「憂」却不止於此，或者說不在乎此。難道比上述的各項更有重要的事情麼？有八九年來，我從南京、上海、移到重慶；此次復員歸來，又在漢口耽擱了三個月；我把歷年來所見所聞，予以歸納和分析，獲得下列的結論：中國已經走到懸崖絕壁的邊緣，再進一步，便是死亡！而這種危險境界的構成，固然由於上述各項不幸的現象，然而追根究底，這些現象僅屬外表，而非癥結之所在。

第一個癥結：責任心的衰退

這個癥結是逐漸養成，逐漸顯露的。我們無法斷定中國人的責任心從何時起衰退；但是我們確乎看到中國人責任心衰退的表現始自武漢的淪陷。武漢的淪陷不但在中日大戰史上是一個

極端重要的日子，在當代中國人的道德史上也是劃時代的鴻溝；在此以前，中國人的抗戰情緒愈來愈愈激，中國人的愛國情緒達到最高潮，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人的道德光芒萬丈，而他的責任心自然不在話下；從此以後，在中國人的心目中，灰色替代了青色，失望擠走了希望，正因為對於「明天」沒有把握，大家都抱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態度，過那撒爛污的生活，即使不負責任的病容不導源於此，至少該病症的毒菌是在此惡劣的氣氛中培養成的。毒菌經此培養，更見猖狂，流播得更普遍，更迅速：整個中國，不論在朝在野，不論智識份子或目不識丁的村夫，不論男女老幼，幾乎都是不肯負責的人！不負責，約莫可以分成三種：（一）不肯負責；（二）不敢負責；（三）不甘負責。不肯負責的人最多，大半起源於「懶」：手心底裏長了毛，不動，不動，做活死人！我最恨這種人——不，他們不是「人」，他們是「豬」，只配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豬豕！第二種人，不敢負責，大概是懦夫。然而這也不能一律而論，譬如在官場，在商實業界，上司就不願下屬建議，不准下屬多嘴；他們所需要的不是人才，而是奴才；不是合作，而是服從。中國萬事之糟，這是一個莫大的因素。大多數的上司而且忌才忌得厲害，遇到小有才的人便儘量排斥。現今「愛奴才」之風煌煌然已經侵及文藝界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倘使自已不同自己的飯碗作對的話，誰「敢」出頭負責呢？正

因爲社會不公平，一切不公平，受上賞者不一定是出死力的傻子，那麼，誰「甘心」負責呢？於是空口說白話，大家不負責：「國家事，管它娘，打打麻將！」

第二個癥結：僥倖心的激進

跟着不負責而來的當然是僥倖心的激進：既然不肯出力，不肯花腦筋，由正當途徑爭取勝利（實質的或抽象的），那只能抄近路，冒着險，求倖得了！「僥倖」的左手是「投機」，右手是「貪污」。居今之世，誰不罵「奸商」，因爲他是投機之尤者；誰不罵「貪官」，因爲他運用權勢，貪污更大！然而，憑良心講老實話，有機會可以發財，有資本可以調度，這位孤芳自賞的君子當不當奸商呢？有機會可以升官，有方法可以撈錢，這位冰清玉潔的賢者嗜不嗜貪官的滋味呢？只怕自己的頭早已削尖像繡花針，連姑娘、姊妹、妻女都願獻人了！金可以吊龜，龜也可以吊金的啊！這個卑鄙齷齪的世界，我看透了它！現今僥倖之心滲入每個靈魂裏——即使有例外，也是鳳毛麟角，難比河清！有人疑心我過甚其辭，犯了誇大狂。慢來！我們拿事實來證明。我手頭有三份「傾向」不甚相同的報紙，都是三十五年九月十二日星期四的，我展開它們，看看標題。先看「新聞報」：要開版我們不

管第四版：「地政局職員貪污嫌疑，參議會提詢問，」「市參派員清查，祇有四十八小時，」「金陵皮革公司經理職員潛逃來滬被拘獲，有侵占數萬萬元之嫌疑，」「抄出貨物發生嫌疑，萬其汀羈押偵查，」第五版：「會場一片跑馬聲，新聞記者滿天飛，跑馬總會土地，有六十萬美金私自處分之說，」第六版：「證交正式開拍已決定展期，」「華股黑市回挫，」「臺幣黑市貶值了，」第十一版：「私校教薪，每期應發六月，尅扣定予處分，」第十二版：「崑山，猪船兩艘被匪洗劫，」「松江，參會請究稅款舞弊，」第十三版：「老嫗推車，失去自由車者注意，」第十六版：「估屋運動，」再看「文匯報」：第三版：「走私猖獗！俞財長將來滬澈查，」「大中華唱片公司空頭支票起糾紛，」「萬其汀遭警局扣押，據說因爲存有物資，」第五版：「嘉興，冒名檢查戶口，盜匪夜間搶劫，」第六版：「行總一部職員提出自我檢討，」「舞弊嘆，」終讀「新夜報」：第一版：「談天說地：清查之清查，」第二版：「開蘭亭處徒刑八年，」「清查工作是否延期？靜待中央命令決定，」第三版：「軋糖：少賣白市，多賣黑市，」夠了罷？報報如此，日日如此，月月如此，但希望不要年年如此，永遠如此！我說錯了，「永遠如此」是不可能的人家決不坐視中國永遠腐敗下去，不一定有人來援助整頓，却必有人來併吞征服！

精神生活的毀滅

上述兩項毒菌毀滅了中國人的精神生活。自從「五·四」運動到「八·一三」的前夕，中國文化有了顯著的進步，中國人精神生活的水準也提得相當高。我們祇須找一份「五·四」時代出版的雜誌，任何一種都可以，和「八·一三」前夕出版的雜誌一比，從內容和理想上着眼，就量得其間的距離：這個距離便是進步。抗戰抗到文化中心移到武漢的時候，新中國的朝氣蓬蓬勃勃，不可言狀；若論精神生活，此時極高，並未因軍事失敗而受挫。後來武漢失守，文化中心移到重慶，繼而分至桂林和昆明：固然已經從「團結」退為「分歧」，然而我們不要忘掉「分歧」可以促成「競爭」，惟「競爭」乃有「進步」，這也可算作因禍而得福。另一方面，中國大後方的輕工業如雨後春筍，勇往直前，使人興奮！

此後勝利蒞臨，帶來了喜氣，帶來了曙光！有幾個日子附記於此：民國三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美、英、中三國向日本提出最後通牒，囑其在「無條件投降」和「即時澈底毀滅」兩者之間，任擇其一；八月六日，原子彈首次應用，轟炸日軍基地廣島；八月八日，蘇聯參戰；八月九日，原子彈轟炸長

崎；八月十四日，美總統杜魯門在白宮宣佈：日本向盟國無條件投降。我那時在四川涪陵，內子主持的校內避暑。涪陵擁有長江和烏江；內子的學校在烏江之濱的小邱上，遙望着長江，風景絕美。八月十五日晚九時左右，停泊在長江與烏江會合處的三隻江輪大拉汽笛，拉的是解除警報的調兒（每一下，長兩分鐘），把整個小城以及近郊的居民都吵醒了。大家互相打聽，方纔知道：三隻江輪中的一隻——是民生公司的罷？——在當晚八時三刻，接到重慶來的無線電，說日本已經無條件投降，該輪不及買鞭炮，就猛拉汽笛，通知市民；其它兩隻輪船知道了，也加入拉。未幾，大小爆竹轟天而起，雷撼着山城。涪陵的人整夜沒有睡，「歡喜若狂」四字用在此處一些都不誇張！我不知道後方其它城市怎麼樣過這個八月十五日？我更不知道淪陷區的人民情緒又復何如？然而一個流浪八年，吃盡辛苦，現今有歸家希望的人的歡樂，應當和伏處八年，受盡磨折，現今可以享受自由的人的歡樂相同！

現今復員的復員了，自由的自由了，而這股歡樂呢？到那裏去了？要否在「復員」底下加個「！」「自由」底下加個「？」

我們看到些什麼？真是一言難盡！我忝為文化工作者，姑且就我的工作範圍內來講。我們看到

些什麼呢？我們只見「求知慾」的普遍低降。而這個低降的程度，從重慶向東，愈向東，愈低落。低降的原因甚多，言之，在上者輕視文化，即使有文化政策或類似的處置，都是敷衍塞責，治標不治本，在下者日觀做大官，發大財，毫不靠學識或真實本領，有學識，有真實本領的人反而在飢餓線上掙扎，快要沿門乞鉢了，那麼，他爲何要傷腦筋去「求知」呢？

在今日的上海——無疑地是現中國最大的文化中心——黃色刊物有的可以銷到三萬份，而正式的定製刊物沒有不賠本的；一本小說，如舉題目中沒有「戀」、「情」、「愛」、「豔」、「秘」、「俠」、「神」、「探」等字樣，即使著者是第一流人物，第一版在兩週以內，全上海至多銷兩三百本！天曉得爲了書價太昂貴麼？這是一個原因，可不是「惟一」的原因。骨子裏，公子哥兒，太太小姐寧可上跳舞場，豈肯買一部書，當然是事實；然而現今連窮人都不想讀書了！何以見得窮人豈買得起昂貴的書？這也不一定如此。問題不在乎買得起買不起，却在「想」不想讀書。在後方的時光，智識份子過着近乎乞丐的生活，然而我們還節衣縮食，省下錢來買書看。縱令正真沒有錢，每晚「鬼燈」（電燈黯淡如鬼燈）初亮，書舖子裏擠滿了多少窮學生！目前有此現象麼？即使有，少年們翻閱的又是些什麼樣的書呢？當年筆者在上海主編「美術生活」，每期實銷七萬五千冊（與「新

聞夜報「聯訂五萬冊，獨銷兩萬五千冊」以三百冊和七萬五千冊相比，成了什麼樣的比例！

然而原子能、原子彈、宇宙光、火箭推進機、雷達、聲達、等等是張大師畫符畫成功的麼？是蛾眉山的劍俠教導造成的麼？是打了七四十九天的醮，九九功滿，老天欽賜的麼？

不是！這是學識的成果。沒有求知慾，何來真實學識？如果大家醉生夢死，倒也罷了；偏偏人家精進，我獨退步；只怕醉生未必，炸死是註定的了！

人類尊嚴的貶價

法國的大哲學家巴斯嘉兒 (Pascal 一六二三——一六六二) 曾經說：「人不過是一顆蘆葦，大自然中最脆弱的蘆葦；然而這是一顆能思想的蘆葦。爲了要壓倒它，不需要宇宙武裝起來。一陣氣逆，一滴水，都能殺死它。但是，當宇宙把它壓倒了，人還比殺他的東西來得高貴，因爲它知道它將死了，知道宇宙對它的優勢，宇宙却完全不知道。」——所以，我們整個的尊嚴在乎思想。正在思想中我們應當立足，而不在我們所不能填滿的空間和時間裏。所以我們要努力好好地思想：這是倫理的原則。」 (「思維集」 Pensées)

多麼啓人深思的名言！人是大自然中最脆弱的蘆葦，因為能思想，它比宇宙都偉大。但是，我們而努力「好好地」思想，而非胡思亂想！反過來說，人而不思想，或不「好好地」思想——譬如只想升官，只想發財，只想表面裝做黨爭，實際是狗搶肉骨頭——這顆蘆葦便將失去它的偉大，退作單純的最脆弱的蘆葦，一陣氣逆，一滴水，都足以致它的死命，而它死了還不明白！

人類的尊嚴全在乎思想，全在乎「好好地」思想。然而沒有學識的人會好好地思想麼？就是說：他會有高尚的思想麼？何況一切的學識都要從思想中得來。發明原子能、原子彈的人，你敢說他們不善思想麼？我們不必好高騖遠，即就目前普通情況來說，一首詩歌、一篇小說、一個劇本的寫成，不需要思想麼？思想越精深，成果越偉大，思想者越尊嚴，如此而已。

不幸戰勝後的中國，顯露文化低降的惡症！由於責任心的衰退，養成僥倖心的激進。傳統的、高尚的中國精神被外來的物資沖得一乾二淨。充塞於中國領域內的乃是尾巴主義和買辦精神：中了這種毒的人會「好好地」思想麼？他們的尊嚴又何在呢？

杞人有憂天之墜者……天，那裏會墜？然而國可滅，種可亡。我們懷懷然為現代中國愛懼着！

古來材大難爲用

——縱論智識與幸福——

知識能給人以幸福麼？幸福的產生全靠知識麼？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它的艱難程度不下於「性善、性惡」之爭；再打一個淺近的比喻，它像：「先有雞而後有蛋乎？抑先有蛋而後有雞乎？」一樣的難於回答。一般的人總以爲有了知識，纔能有幸福；這是對的，但非全對。也有人引老子：「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僞。」「民之難治，以其智多」等語，以爲知識所給我們的不是幸福，而是禍亂與痛苦；這是對的，也非全對。

現今我們以最經濟的篇幅，深入淺出地研究這個最複雜但與我們有切身關係的問題。

知識與幸福相成

什麼是幸福？我們可以從「物質」和「精神」兩方面來分析它：物質幸福是精神幸福的基

呢？精神幸福是物質幸福的王冕。物質方面的幸福首先在乎求生存，繼而在乎求舒適。求生存和求舒適是相對的，是層進的。「生」或「死」非常乾脆，是絕對的；——至於走肉行屍的「活死人」以及流芳千古的「死活人」，乃是象徵的說法，而非現實。然而求生的方法却是相對的：貧家如何？富家又如何？育兒，貧人如何過活，富人又如何過活？儘管方法不同，却全爲了求生。求生的問題解決了，進而求舒適：青菜淡飯吃厭了，想吃大魚大肉；亭子間住不慣了，想住高廳大廈；三輪車坐膩了，想坐自備汽車；窮教授當夠了，想當達官要人……一層進一層，永無止境！然而，如何能解決「生」和「舒適」呢？全賴知識！或者有人說：全賴知識麼？還有運氣咧！不錯，天下自有到處成春的幸福兒，也有着手成灰的黑炭團。不過，宿命論似乎太玄之又玄，我們撥開它不談：好不好？「慾望」是層層進進的原動力。

人類何幸而生了一顆發達的腦袋！人類又何不幸而生了這顆腦袋！口腹之外，還有魂靈；肉體之外，還有精神；肉體有肉體的生活，精神有精神的生活。自然，精神生活高於肉體生活，普通指知識的級而言。精神生活是十足的知識的賜予。那麼，知識所賜予的精神幸福是什麼呢？第一種叫做「潤飾現實」：譬如去年聽到了日本投降，大家把這個勝利美化了，越是知識高的人，越把它美化；

但是時到今日，我們目觀的現實又是如何呢？然而不論目前現實如何，當初我們確乎感到了幸福。第二種叫做「補充現實」：小孩子笑謎謎叫您一聲：「媽媽！」或「爸爸！」亦許因為孩子怕您，亦許孩子要向您討糖果，亦許根本無所謂；您却因為多讀了幾本書，傻頭傻腦，大做其詩意的文章，高興到了不得！第三種叫做「逃避現實」：達摩面壁九年，我不曉得他在九年裏想些什麼？不過，幻想確乎能夠替代現實：一個人在昏悶的時光，把莊子的「逍遙遊」誦讀幾遍，立刻感覺心地豁然開朗！柏拉圖的「共和國」(Platon: la République)，莫勒斯的「理想國」(Thomas Morus: Utopie)：豈非又是逃避現實的明證？第四種幸福最重要，也是最偉大：「擴大宇宙」。一個文盲所見的宇宙，狹小到不能再狹小；我們稱他「盲」，再也正確不過！知識逐漸豐富，宇宙逐漸開展。一個初中畢業生目光中的宇宙當然和一個高中畢業生目光中的宇宙不同，一位學者目光中的宇宙更和一個大學畢業生目光中的宇宙兩樣。而且象徵地說來，宇宙不止人類的一個：大宇宙中包括小宇宙，各種動物有各種宇宙。比如您是一位海洋學家，您就曉得海洋生物另有牠們的宇宙。而您，因為您有知識，就從您的宇宙闖入牠們的宇宙；牠們沒有知識，便無法觀瞻您的宇宙。同時，「知識」不但把「空間」擴大了，而且也拉長了「時間」。「知識」使我們上溯百千萬億年，探究往日的地球，探

究包含各星系的大宇宙。在這一點上，知識的確乎給予我們莫大的，而且無窮的幸福！

知識與幸福相賊

我們既然談過知識與幸福相成，何妨進一步研究知識與幸福相賊。這兒牽涉到各種不同的人生觀。綜觀世界上各民族的人生觀，約略可以分成八派：（一）抑己派，（二）反樸派，（三）中庸派，（四）出世派，（五）救世派，（六）縱慾派，（七）功利派，（八）進化派。無奈我們篇幅有限，未能暢談！我們再把範圍縮小，祇談中國哲學三大支派：儒家，道家，墨家，和傳自印度而暢行中國的佛家。

儒家的人生觀應當列入上述的中庸派。儒家的哲學是中國倫理學的基石。這派的代表是孔子，孟子，荀子。孔子學說的結晶在乎「仁」。老子曰「道」，孔子曰「仁」。「道」指天而言，「仁」指人而言；所以道家是出世的，儒家是入世的。「仁」兼攝禮樂：「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兼攝知：「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仁」兼攝勇：「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仁」又兼攝「恭、寬、信、敏、惠」五者，當然比韓愈的「博愛之謂仁」廣泛得多。「仁」雖則廣大無垠，進「仁」之道在乎「忠恕」；實施之道始於「孝弟」，及於「五倫」，終於「成物」。然而「仁」的

行不行？很難有把握；甚至不但不能行，而且人莫能我容。子路曾經說過：「夫子道大故天下莫能容。」志益大而心益苦，孔子自己也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他又說：「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幾乎餓死於陳，他只得自慰道：「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他又說：「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這些話，表面上好像曠達，實底裏滿懷悲憤。講這些話的人會幸福麼？誰又給他這些煩惱？是用之以發明「仁」的知識！

孔子是至聖，孟子是亞聖。孟子秉承孔子的學說，發揚光大之。孟子學主「性善」，在「四端」裏說得很明白：「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人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他又提倡良知良能：「人之所以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

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不幸人性中有個不良份子，那是「物慾」；由於物慾的衝動，產生了「惡」。爲了對付這個不良份子，孟子教我們修養之道：（一）放心：「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放心而已矣。」放心就是去邪欲；（二）養氣：「持其志，無暴其氣，」「氣」指浩然之氣，「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三）寡欲：「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孟子的主張固然很對，然而，放心寡欲，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幸福麼？恐怕是咬緊牙關的堅忍主義！

在儒家道中，荀子是開明的一個。他打破一切天變地妖的迷信（「天論篇」）掃除一切容貌骨相有關賢愚的陋見（「非相篇」）只信任個人的意志和自己的努力。他學主「性惡」，恰和孟子「性善」對立。他說：「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祇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他又說：

「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乃人之道，君子之道。」性是惡的：「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聲色之好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奪禮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這些師法之化，禮義之道是反乎性，逆乎情的；換言之，不合於自然，所以稱作「積僞」；「對付性惡的良法是積僞。」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所謂「矯飾」，所謂「擾化」，就是積僞。這種言論當然是悲觀的言論；那麼，知識之所以予人者是幸福還是痛苦呢？

道家的人生觀應當列入上述的反樸派。道家的哲學，有的人以爲來自印度，有的人却以爲是中土之所固有；當以後說爲是。它的大宗師是老子、楊子、莊子。老子的哲學一本於虛無飄渺，却無所不包的「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所以「道」卽是「無」。人

由「道」而生，萬物由「道」而化。如果「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就是歸於「無。」老子反對人為「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既然人為的一切都不好，他便勸人去慤色：「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遠身患：「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清淨無為：「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道常無為，而無不為。」——抱樸返真：「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聖人無常，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在天下，僕僕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老子有處世三寶：「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而欲以柔克剛：「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這種哲學是明哲保身的哲學，是「悲世」的哲學，是絕對聰明人的哲學！它或能予人以幸福，溫和的幸福，骨子裏仍是悲哀的。

男子是「固享幾主義者，可以列入縱欲派。他以為人是萬物之靈：「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

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但與萬物齊生，死：「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生命太短促：「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引，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而且多痛苦：「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於是乎在精神方面，楊子倡「爲我」主義：「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楊子希望人人自立，而非自私。孟子誤會了他，便斷章取義，罵他：「楊氏爲我，是無君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在物質方面，楊子勸人享受生命：「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且趣當生，奚遑死後！」「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惟有楊子的哲學是教人尋樂的。

莊子天才磅礴，人格高尚；他謝却楚威王召他爲相，終身不仕。他的文章如「逍遙遊」、「齊物

論「養生主」恣灑汪洋，光芒萬丈！他的宇宙本體是「無」；它超越空間（鷓與鵬大小懸殊，但其飛有盡境，翼須乘風，則相同）；超越時間（椿與蟪壽夭不同，但在時間無限上着眼，則皆爲一劑那）。由此推論，則至人無己；「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萬物齊一」；「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莊子以此哲學思想爲基礎，所以有很曠達的人生觀：「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他的太太死了，他箕踞鼓盆而歌；最初他爲之慨然，繼而他「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這已到了超凡入聖的境地，由此而得心靈上的平靜，乃是真平靜，由此真平靜獲得真幸福。只可惜大智大慧如莊子者，千古而下，祇有一人而已！

墨家的人生觀是救世的人生觀。如果楊子爲我，墨子則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者爲之。」墨

子的兼愛和儒家的博愛不同。博愛有親疎之分，兼愛則一視同仁。「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則強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者生也。是以仁者譽之。「墨子提倡正義：「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何以知其善也？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這是說在上者應當奉公守法，以身作則。今日之達官要人聽者！墨子更由兼愛而非戰：「夫兼國覆軍，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意將以爲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殺天民，剝振神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爲利鬼乎？夫殺之人，滅鬼神之主，賊虐萬民，百姓離散，則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爲利人乎？夫殺之人，爲不利於人也博矣；又計其費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矣。」墨子的兼愛哲學，非宗教意味極濃的精神，都使我們萬分佩服！尤其當代的中國，恰好缺乏墨子這樣的人，墨子這樣的精神。然而……這樣的善知識造福於人，而自己的內心却是很苦的。

佛教來自印度，佛家的人生觀是出世的人生觀。釋迦牟尼博學多能，身強有力，又貴為太子，娶妻討妾，並已生子；正是一位享福的人。只因感覺銳敏，目觀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於十九歲的時候，毅然決然，拋棄榮華，入山訪道。釋迦認為人生是苦的，而「苦果」有「十二因緣」；這些因緣又劃分為：「過去」、「現在」、「未來」三世，歸納成「惑」、「業」、「苦」三因果。現在表列於下：

(甲) 十二因緣

- | | |
|------------------|----------------------------|
| (1) 「無明」 (癡暗、煩惱) | (2) 「行」 (造作) |
| (3) 「識」 (托胎第一念) | (4) 「名色」 (「名」即「心」，「色」即「身」) |
| (5) 「六入」 (胎中六根) | (6) 「觸」 (「六根」接觸「六塵」) |
| (7) 「受」 (接受環境) | (8) 「愛」 (財、色、名、食、睡) |
| (9) 「取」 (追求慾望) | (10) 「有」 (塵慾、漏業之「有」) |
| (11) 「生」 (受生) | (12) 「老死」 (身滅) |

(乙) 三世

- (A) 過去二「因」、「無明」、「行」

(B) 現在五「果」「識」「名色」「六入」「觸」「受」

(C) 現在三「因」「愛」「取」「有」

(D) 未來二「果」「生」「老死」

(丙) 三者：

(子) 「無明」「愛」「取」造成「惑」

(丑) 「行」「有」造成「業」

(寅) 「識」「名色」「六入」「觸」「受」「有」「生」「老死」造成「苦」

(丁) 配合人生：

(A) 「識」初托母胎；「名色」僅有心身，胎中形體未全；「六入」胎兒已具六根，將有所入

(B) 「觸」出胎後三四歲；「受」五六歲至十三歲；「愛」十四歲至十八九歲

(C) 「取」等，二十歲以後

(D) 十二因緣循環不已

如欲脫離苦海，須求「涅槃」。「涅槃」是佛教中的極樂世界。如何可以達到「涅槃」呢？乃有「八聖道」、「三學」、「六波羅蜜」。現今再表列於下：

(甲) 八聖道。

- | | |
|------------------|-------------------|
| (1) 「正見」 (正確的見解) | (2) 「正思」 (正當的思想) |
| (3) 「正語」 (正確的言語) | (4) 「正業」 (正當的行為) |
| (5) 「正命」 (正當的生活) | (6) 「正精進」 (正當的努力) |
| (7) 「正念」 (去邪念) | (8) 「正定」 (精誠專一) |

(乙) 三學。

- | |
|-------------------------------|
| (A) 「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構成「戒」 |
| (B) 「正精進」、「正念」、「正定」構成「定」 |
| (C) 「正見」、「正思」、「正精進」構成「慧」 |

(丙) 六波羅蜜。

(1) 「布施」

(2) 「持戒」

(3) 「忍辱」

(4)「精進」

(5)「禪定」

(6)「智慧」

(丁) 波羅蜜的運用。

(A) 「戒」、「布施」、「持戒」、「忍辱」、「精進」

(B) 「定」、「精進」、「禪定」

(C) 「慧」、「精進」、「智慧」

同是爲了救世：釋迦由己及人，墨子先人後己；墨子走上積極的徑途，釋迦却採取消極。然而悲天憫人之心，兩人相同，則自己難言幸福矣！

小結論

我們早已申明：「知識能否予人以幸福」是一個很難斷定的問題。單就我們以上簡陋的敘述，姑且下一個小結論：

(甲) 生存需要知識；

(乙) 知識能夠滿足肉慾；

(丙)知識可以相當地安慰精神；

(丁)然而崇高的知識却帶來了莫大的悲哀。

結論中的結論：知識所給予我們的，哀多樂少；可是爲了生存競爭，我們不得不追求知識！

上海三十五年十月十九日，星期六，傍晚。

蓬萊文章建安骨

——送某女士赴法留學——

××小姐：

在暑假前就醞釀的留學問題，今日雖然不能完全解決，妳却決定放洋：這是一件可喜的事！我有一位妹子，年齡和妳相彷彿，也是大學文科畢業生。我想：如果我的妹妹隻身出國求學，我必定有許多話告訴她；無奈她還沒有這種良好的機會，我就把我要向她講的話向妳說了，請妳恕我冒昧！在中國生活，處處覺得沉悶；天真好學如妳，對於這種生活的不滿意，自然不能使我驚奇。正在沉悶的時間，忽然有去國的機會，得到外國去換換空氣，猶之大暑裏，突然下了一陣大雨，涼風拂

拂，如何不使人心神怡快？可是，請妳不要過分高興！妳我都是中國人，不論留歐多久，終究要回國的。回國之後的沉悶比從前至少加重一倍，這因為妳有了比較，而這種比較於中國是不利的。

話，又得說回來：中國生活的沉悶，是中國人自己不振作，自己弄成的。固然，沉悶的原因很是複雜，還要牽涉到列強的種種欺負；不過，倘使中國人自己爭氣，將國家弄到與秦、漢盛時那樣，列強的壓力就無從加諸我們身上，反而我們要干涉他們啊！中國之所以弱，簡單點說，在乎缺乏「真正」的學術；而「真正」學術的缺乏，在乎缺乏「真正」求學的人。中國的國粹，自有它的本身價值；若說要用它去應付目下這樣複雜艱難的內政問題以及國際問題，那纔叫做痴人說夢！國家派學生出洋，家庭送子弟留學，爲的想在泰西先進國裏，學一些巧，學一些人家有自己無的學術歸來，以補我們的不足。

留學生肩上的責任是這樣的廣泛，這樣的重！大而，說句老實話，大家口裏都是這樣喊，心中這樣想的人却有幾個？大部份的人不是爲了「鍍金」，便是爲了「找出路」；我決不酸溜溜地看輕「鍍金」與「找出路」；「鍍金」原想爭體面，可以算得向上的舉動；「找出路」不外乎求生，而人類之所以能保存，能發達，全賴乎這個求生慾，根本就不當，也不能輕視它。無奈「鍍金」與「找

出路」的學生，目的在乎實惠，學術於他們不過是一種工具，祇須能夠達到目的，就不求學術之深造。中國就大體論，是一個「不」量才而用人的國家；希望被用的人就不必有多大的才能——況且有多少人根本就沒有學問，却因親戚或其他關係，藉着靠山，佔了原來要有學問的人方能勝任的位置！——那麼，也不必研究高深的學術了。

鍍金也能，找出路也能，都是「爲己」。可惜這班人「爲己」都不澈底，祇做到了一半！他們爲何不說：「爲己而求學呢？」這處，請妳放心，我決不板起了這學家的面孔，來講「文在余躬」的大道理；只因爲「人」「我」之間，「我」自然比「人」來得切身，所以「爲己而學」總比「爲人而學」來得動聽。其實這是「朝四暮三，朝三暮四」的說法，妳是聰敏人，一猜就知道：無非要騙人刻苦用功而已！再引一句春苔的妙語：「藝術是騙人的，騙人走長途而不知吃力。」

不讀書的人是瞎子：見不到宇宙的光明，見不到人類的偉大；然而這班人醉生夢死，彷彿「翔蓬蒿之間」之斥鴳，安得不笑「博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的大鷗爲傻子呢？略略讀過書的人，就有一線之明；這一線之明，與學識並行地，逐漸擴充起來。像妳那樣的才學，本來已經是一隻二百支光的電燈；將來學成東歸，自然更見光明，在黑暗的中國社會裏，將照耀得和燈塔一樣。然而妳

要明白，美麗的徽章每有粗糙的底面，這座光輝奪目的燈塔，未免要使妳見到人世的陰險；不過到了那時，妳已有種種利器，不難自衛或進攻了。

說到學問，中國人的嗜好是隨風而轉的：新文化運動時大家愛好哲學，以後崇尚文學，社會科學，政治經濟（自然咧！）以及最近的科學。對於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孰優的問題，大家議論紛紛，莫衷一是。其實一個健全的文明應當兼顧到兩方面，畸形的發展決不是健康。日下的中國，物質文明固然落人之後，即使精神文明方面，何嘗能勝他人？我總以為求學當就性之所近，而不當以需要為前提；如果一個人於需要的學識外，再求一項近性的學術，這倒也是一個辦法。否則呢，強迫一位天生就木匠坯子的人去學填詞，或反之：其結果可想而知！

妳爲了好文學而研究文學，我絕端贊成。這並不是因為我是一個冒充文人，所以我贊同習文的人；却因爲依我的觀察，妳的性情是近乎文學的。妳既到了法國，即使妳將來要研究比較文學，法國文學的根底是不可不打的，而且我希望妳把這基礎打得堅固。妳精通了法國文學，然後可以上溯希臘、拉丁文學，旁及歐、美文學。

我早已想和妳談談應當先讀何派作家，何種文學著作，想計劃出一個「基礎書籍表」來。可

是我至今沒有開口：一則因為妳有明師如覺之兄等在旁指點，何勞我多嘴？二則我開出來的書單決是不合時宜的，就懶得說。然而我今日終究開口者，因為我已假定你是我的妹妹，——實在冒犯！——兄妹之間何妨說說「老空」？據我自身的經驗和我對於旁人的觀察，覺得無論何人要治法國任何派文學，先得由正宗派——或稱古典派——着手。正宗派與浪漫派是兩條母河，其餘的派別都是支流。正宗派告訴我們法國文學的平常但真實的面目。你既然認識了法國文學的真面目，就不難捉摸它的變態，浪漫派文學了。這是一條康莊大道，除此外便是抄近路，而抄近路難免有危險的！

我想把這張「基礎書籍表」分作兩部份：第一期與第二期。第一期內應當讀的作者和作品寫在下面：

Jean de La Fontaine: Fables (用 E. Thipion 註本, Hachette 出版, 熟讀「三十篇」)

Molière: Théâtre choisis (註者和版本同上, 請先生選講, 自己讀熟。)

Boileau: Œuvres poétiques (選讀其中 Art poétique; Brunetière 註本, 書局同上)

Cornelle: Théâtre choisis (P. de Tulleville 註本, 同一書局出版; 與上列 Molière 的作

品比較研究，觀察兩人的人生觀。）

Racine: Théâtre choisis (Lanson 註本，同一書局出版；Racine 和 La Fontaine 的文筆均極細膩，故宜「精讀」，尤需先生指導。)

Bossuet: Oraisons funèbres (Rebelliau 註本，同一書局出版；注意演講文筆與普通文筆的不同。)

La Bruyère: Caractères (同一註者，同一書局。)

R. Descartes: Discours de la méthode (Crès 書局，Classiques 叢書。)

這是基本的基本，不能再少。然後妳再讀浪漫派幾個最偉大的作家：Chateaubriand, Lamartine, Hugo, Musset, Vigny 各人的選集。過此，基礎穩固，妳可以隨心閱讀了。多講，多聽，多讀，多寫；這是學習任何外國語的不二法門，法文當然不在例外！

至於語文方面，也有幾部合乎實用的書，抄在下面：

P. Crouzet, G. Berthet, M. Galliot: Grammaire française simple et complète (Privat-Didier 出版)

G. Lanson: *Études pratiques de composition française* (Hachette 出版。)

Bascherelle: *Dictionnaire des huit mille verbes usuels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Hatier 出版。)

R. de Noter: *Les synonymes* (Rieder 出版。)

P. Schefer: *Dictionnaire des qualificatifs* (Delagrave 出版。)

E. Legrand: *Stylistique française* (J. de Gigord 出版。)

——三十六年仲年添註亦可用。

徐仲年:「大學法文文法」(列入「中央大學叢書」中華書局。

徐仲年:「法文動詞論」(商務印書館。)

過分高深的專著暫時不提。照此書單用功，腦、眼、耳、口齊來，兩年之後，保管妳可以預備博士論文了。妳的英文程度原是好的，可是妳千萬莫貪懶，只講英文！

留法的時間，有長有短，姑且算是三年——老實說：女子去國過久是一不可救藥的錯誤！在這三年裏，春秋佳日，未免要思親。於國內，譬如妳在南京讀書，府上在上海：思親之極，告假一天兩天，就

可歸來省親。在法國，便比較困難了。初到外國，耳目皆新，同時又要請先生哩，投考哩，進學校哩，東忙西忙，倒也無暇思家。可是，半年之後，「鄉愁」的難關來了，此時最難過！等到熬過一年，「鄉愁」漸淡，同時妳也有了新的朋友（不論是中國人或法國人），足以陪伴，或暢談心曲。所以，在最初的半年內，我勸妳不要孤零零一人住到沒有中國人的城市或鄉村裏去。最好妳先找到一位比妳會講法語的中國女同學，商議之後，決定一同到何處去。有許多話，在男朋友面前不易開口，所以要找個女朋友。

說到朋友，哦！又有牢騷發了。女子對女子，容易了解及觀察。而女子對男子呢？這班先生，身處異鄉，接受了 *appel de la race*，幾幾乎個個向女同學獻殷勤：非此何足顯出他們是 *Gentlemen* 呢？有若干是老實人，他們的情感是真的，他們的友誼是可靠的。有若干人，*Gentlemen* 得很，他們的社交目的是：「有花堪折直須折，」而一折之後，便視等「過眼雲烟！」明明家裏有夫人，有孩子，他們老着面皮說：「我還初戀呀！」反正中國還沒有身份證制度，無人去查他們家庭狀況，也幾乎無法可查。可是，作假的畢竟是作假，祇須自己按住心，仔細觀察，總可看出馬腳來。倘使自己太天真，人家說一句，信一句，那就有上當的可能。然而，情感是火，火是玩不得的：還以小心為妙！

小心，也要小得有分寸；以君子對待每一個人，固可不必；以小人對待每一個人，也是過分的舉動。總之，自己存心要鎮靜，不可無鑒別力，却也不可有先入之見。上當與冤枉人都要設法避開。

平素不多開口的我，忽然高興，寫下這封長信。非但作下不少口孽，還要架着膽子，冒充人家兄長，也就夠好笑的了：於此擱筆，祝妳一路康健！

年頤首。

上海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南極老人應壽昌

——吳稚老兩三事——

吳稚老比筆者長兩輩，是筆者的外祖；但當稚老賜信給筆者時，必以「仲年足下」開始，而以「敬恆拜啓」結束；——當筆者晉謁他老而告辭時，他必送到大門口；後生小子，曷克當此？對於長者的風度，萬分敬佩！大家全知道稚老名：「敬恆」，字「稚暉」。但在無錫口中，必云：「吳志暉。」難道無錫人把「稚」讀作「志」麼？不是。稚老年輕時，——約二十歲左右，——極崇拜詩人謝玄暉，所以自號「志暉」；年齡稍長，回憶舊事，改爲「稚暉」。至於「敬恆」，有兩個出點：一個見諸稚

老自述，一個乃是傳說。在「吳稚暉先生文選」集中某文裏，稚老記載二十九歲上的大除夕，作客北京，悶悶不樂，出外散心；有位朋友訪他不見，就在桌上題了一首詩，內有：「混混噩噩，三十之年，」譏刺他一事無成；他讀之大動於中，立志自新，發奮用功，取名「敬恆」，以自惕勵。至於傳說，則云：稚老年少時，甚爲頑皮，在江陰南菁書院讀書，夜半往往越牆而出。某次，自外跨上牆，忽見學監，手足失措，跌壞了腿，臥床數月方痊；從此痛改前非，取名「敬恆」。這個傳說是否準確？稚老壽高八秩晉二，比筆者的年齡幾乎多了一倍。僕生也晚，無從證實！

稚老很健談，逢着熟人，話匣子一開，連談三四小時；旁人很難插嘴，也不容易早退。凡是向他領過教的人，沒有不佩服他學識廣博的。上下五千年，縱橫數萬里；任何問題他都可以談，都談。三十餘年前，他和陳仲甫先生約把線裝書投入毛廁！筆者家學淵源，相當頑皮；故意找幾個線裝書上的問題，不動聲色，請教於這位老「舅公」。他果然上當，忘掉把線裝書投入毛廁，卻滔滔不絕地爲我解釋半天！

稚老無所不談，稚俗互見。二十六年前，他率領一百五十個中國學生（女生十三名，餘均男生）乘坐法國船下都斯，到法國去。這一批人便是里昂中法大學的第一屆學生，他擔任該校的中國校

長。船過廣州，汪精衛上船來會稚老。我們——那時筆者祇十七歲——圍住他們，聽他們談話。稚老談及一件瞞不了的事情，他忽然高聲道：「這正所謂：『老鷹操×滿天紅！』」一下子把所有的女生都嚇跑了。

在這一百五十個學生裏，有幾個，因為親戚或世交關係，和稚老特別接近，那是，依照年齡次序：陳洪、孫立人（已故）、陸振軒、顧楫、筆者、馬光辰。晚上無事，我們常聚集在稚老房間裏聽「山海經」。有時，他突然想起一件事：

——我們到毛廁裏去看看！

我們肚裏明白，連忙一個人拿火柴，一個人拿洋燭，一個人拿抹布，一個人拿掃帚，跟他就走。中法大學的宿舍每層（共三層，着他的不算在內）都有很好的衛生設備；因為學生中南方北方人都有，南人喜坐，北人喜蹲；於是每層有毛房六個，三個抽水磁馬桶，三個卻裝抽水磁坑。有少數北方學生，不耐煩登坑，卻愛蹲在馬桶上拉屎；弄得黃金遍「圈」（馬桶圈）；累了校長先生親自洗馬桶。毛廁裏自然有電燈；不過，點了洋燭，看得更清楚，洗得更乾淨。某次，我們中間不知那一個說了一句：

——老先生，其實叫校工來洗好了？

——校工不是人？

稚老一砲，把他彈了回去。

這些舊事固且不談，還是談談近事罷。在重慶，稚老住在上清寺街七十三號，房子又小又暗，稚老名之曰「斗室」，真是名實相符！蔣主席夫婦親自把他接到汪山去住，第三天他就「溜」回來了！後來因為賣字擴充了一間「外間」，放一張長桌子，桌子的左面祇可排肩坐三個徐仲年，桌子的右面亦復如此。你想拜會他老人家，千萬莫遞片子，「闖」進去便了！夏天稚老不接見女客，並非他恐怕汗酸臭，燻壞了美人，實際裏因為他老人家赤裸裸一身無牽掛也！赤身露體，抵掌論天下事：稚老使我想起了希臘哲人比泰谷爾。

稚老的飲食，最為簡單。蔣主席送他多少好東西，他只接受每天半磅牛奶；要不然，他受了一小部份，轉請我們吃。他的家常菜是青菜和一枚雞蛋。有時我在他那兒吃飯，他爲了我加一隻菜：炒干絲——當然是素的哪！我的習文學，實出稚老之賜：家嚴是絲業界前輩，他希望他的長子學絲織；何況里昂正是法國的絲織中心，有名於世家，嚴請稚老寫信給我，——那時稚老已經回國了，——勸我學絲織，信長五千言。我少年氣盛，鬧彊扭，偏要習文學：我寫了一封萬言書，去駁稚老的五千言

書。其實文學分兩部門：一部門是創作（主要），一部門是研究（次要）。研究可以「學」而致，創作却全憑天賦。我是寫小說的，誰曾教過我寫小說？即使有人教了，我便寫得出小說麼？翻出世界上任何一國的文學史來看，那一個偉大的創作家是由「學」而成功的？李白、杜甫的天才是他們的老師給予的麼？莎士比亞可是文學博士？反過來說，只須自己有創作天才，從事任何職業都無妨礙。這種例子多至不勝枚舉。所以，每當我囊中空空時，我就想起了稚老那封信中的至理名言！

漢口三十五年七月十日。

萬方多難憶二友

我來漢的第三天，在報上讀到老友王芄生先生於五月十七日逝世的消息：心中悲悼異常！芄生的死，早在我們意料之中：他是個虛胖子，醫生警告他：血壓高不是好現象，千萬莫操心；可是，公爾忘私，爲了國家，他依舊東奔西走。有一個時期，在重慶，他支持不了，不得不進白沙沱的陸軍醫院，休養一月有餘。也許他還有隱痛，這個我們不敢武斷；不過，就各方面的觀察綜合起來，似乎他沒有一個太理想化的家庭。人家總說：「才難！才難！」得才固難，養才更難；目前的中國決非養才的國家。凡

生便在家庭、社會、國家三方面不協調的氣氛裏被犧牲了！誠然像他的「治喪處公啓」（見七月四日「大公報」第一版）裏所說：「文章華國，識略超羣；早從壇坫，懋著聲華；屬在交游，咸欽儀範。」又說：「泊自抗戰軍興，運籌帷幄；上承特達之知，屢著匡維之策；相如喻令，能通絕徼之情；學士蠻書，早懾匈奴之氣；」畢竟要「而乃大智若愚，退藏自密；」徒然希望「勞謙君子，壽考宜臻。」他既然上承特達之知，而且屢著匡維之策，猶須大智若愚，退藏自密；養才難，其然乎？其不然乎？

今年二月，老友華林先生將從重慶飛回上海；同時，教育部派張蓓英女士、張安治先生、陳曉南先生、費成武先生、留學英國，深究繪事（他們都是老友徐悲鴻教授的得意門生。）我和孫宗慰先生在凱歌歸（餐館）爲他們五位餞行，邀芠生先生、鍾憲民伉儷等作陪，又攝了一個影。芠生先生非常高興，便約原席人於二日酌敘，並且點了凱歌歸的傑作：紅燒羊頭。第三日，張、陳、費四位再在凱歌歸設席，向我們辭行。繼而，華林、芠生、蓓英、憲民夫婦，我自己，先後飛離重慶。當日歡宴，竟成訣別。

在重慶，芠生出版了一本小冊子：「一個平凡黨員的自述。」這是一部謙虛的自傳，也是一部詳實的史乘。芠生又收集自己的詩和詞「九張機」等，請蓓英工筆小楷抄了，準備影印。——張女士不但是畫家，而且是書家。現今芠生死了：政府的褒揚，朋友的哀悼，都是「寂寞身後事。」至於我，

很希望有人把舊英寫的詩詞集，加上「一個平凡黨員的自述」影印出來，再附上那張凱歌歸宴後的照片，留個永久的紀念。

★

★

★

最近，報載我國駐教廷公使謝壽康先生招待我國首任紅衣主教田耕莘先生。我又在什麼報上（記不清了）看到他們合攝的照相：鐸版印在粗報紙上，當然不高明，然而老友謝先生一望就看出來了。有許多人，因為壽康法文講得非常流利，以為他是留法學生；也有人，因為他當過駐比代辦，就以爲他留比的；其實都不是，他留學瑞士，他在洛桑大學考得文學博士。

他是一位十足的名士：中國式的名士，加上法國式的名士——瑞、比兩國的文化都是法國文化的附庸；——有些懶，然而並不「酸」，卻富有風趣。當他擔任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的時候，常去上海，喜歡下榻於一品香。一品香固然老資格，可是和若干新興的飯店或客棧比較，就覺得古色古香。我不懂謝博士爲何欣賞它？他在旅客調查表上老寫：「牛皮客。」可是，人家永沒有看見他所「買」或「賣」的牛皮在那裏，也許被一陣風「吹」掉了！

他喜歡「盪」馬路，這邊看看，那邊看看。逢着人家做喜事，他不管認識不認識，進去送兩元禮

（那時已是中上之禮了）入席大嚼。他善於豁拳，酒量又宏；於是一桌桌打通關，鬧個滿堂紅。他自然風度翩翩，口才便給；他把新郎新娘說得兩頰飛紅，把兩對老夫妻（男女兩家的父母）說得心花怒放，把全部賀客說得笑脫下巴！他還跟他們去鬧新房咧！男家以爲他是女家的客人，女家以爲他是男家的客人；雙方承認他是最有味道的賀客，有了他，大家更高興！臨走時，兩位新人以及兩對老夫妻笑謎送他直到大門，約他：『有空時，再來玩！』

他就是這樣的一個妙人兒。

他所駐在的教庭真是彈丸之地，一走便走完，走出來便是意大利。教庭却擁有馳名世界的圖書館，也許是歐洲最豐富的圖書館，用各種文字（句括中文）寫的書籍都有。謝先生所當的公使是閑得不能再閑的公使。身處彈丸之地，而無公可辦；如何消遣日月？看書！第二次世界大戰，全地球鬧得天翻地覆，他卻被困在無形的籠子裏：看書！看書！看書！這位博士，近年來一定更「博」了！

另外有位謝康先生，也講法文，也是文學博士，現任廣西大學訓導長。謝康不是謝壽康，莫相混；——不像漢口有兩個道地「徐仲年」，誰都不抄襲誰！

漢口海陸飯店，三十五年七月八日，晚十一時。

嫩蕊濃花滿目斑

——女 藝 人 印 象 記——

「惡之華」的著者詩人蒲特萊爾曾經寫下一句名句：「我好像有千年的回憶！」這句詩，和李白的「白髮三千丈」同爲誇張之辭；可是它們含有極強的刺激性，任何人讀了都會受感動的。我沒有三千丈的白髮，卻也兩鬢垂垂白矣；我無千年的回憶，可是十六年來（從我與社會直接周旋起）現實生活給予我不少諫果味的感觸！我記不清在那一本科學雜誌上讀到一篇論文，它說：「光」挾着世界「景象」而向無際涯的大空前奔。光有光的速度；如果我們發明了比光更快的「反映雷達」，向已逝的「光景」追去；我們安坐室中，在放置於我們前面的「顯影鏡」裏豈不重見了我們已經消失的情景？「反映雷達」不斷地前進，於是人類儘可有萬年、十萬年、百萬年……的回憶，豈僅千年而已！於是歷史上一切疑難問題將一掃而光，它也不能再作假了！這是一個太美的夢，誰都不敢斷定它不能實現。當它尙未實現的今日，我祇能憑我往往不忠的記憶。回味女

友中文學家與藝術家所給我的「印象。」我爲着她們姓名首字的筆畫，——首字筆畫相同時，再以第二字決定——順次談去，計有：沈祖棻、封禾子、孫多慈、陳琨、張蕩英、趙清閔、熊慧玲、劉雪崖、盧月化、謝冰瑩、盧葆華、錢壽峯等十二人。

沈祖棻（絳燕）

沈祖棻女士爲標準的蘇州小姐：文弱清麗，善愁多病，頗像林黛玉，卻心地寬大而慈悲。她讀書於金陵女子大學和國立中央大學，問課於胡小石、宗白華、汪辟疆諸名教授；這就是說：她對於新舊中國文學都有很好的根底。曩年在京，她以小說馳名，大部份發表於「文藝月刊」，未收成集。所作白話詩，於抗戰期中，在重慶獨立出版社刊爲「微波辭」，頗堪一讀。所填詞則有非賣品之小集「漸江小唱」，清新可喜。生性極孝，每逢母親忌日，燃燭焚香以祭。當她雙手合十，盈盈下拜，彷彿是從古畫上飄下來的美人兒！現伊執教於母校金女大，適詩人程千帆。我把我所記得的她所填的詞，錄幾首在下面，以示一斑。

（臨江仙）

昨夜風波乍太急，故園霜葉辭枝。瓊樓消息至今無。不逢雲外信，空絕月中梯。

——轉盡輕雷車轍遠，天涯獨自行遲。臨歧心事轉淒迷。千山愁日暮，時有鷓鴣啼。
經亂關河生死別，悲笳吹斷離情。朱樓從此隔重城。衫痕新舊淚，柳急短長亭。

——明日征程君莫問，丁寧雙燕無憑。飄零水驛一星燈。汀空菰葉怨，舷外雨冥冥。
一棹兼葭初寢處，依前燈火高城。水風吹袂酒初醒。鏡中殘黛綠，夢外故山青。

——月墮漢皋留不得，更愁明日陰晴。涉江蘭芷亦飄零。淒涼湘瑟怨，掩淚獨來聽。
畫舫春鐙桃葉渡，秦淮舊事難論。斜陽故國易消魂。露盤空貯淚，錦瑟暗生塵。

——消盡蓼香留月小，苦辛相待千春。當年輕怨總成恩。天諷芳草徧，第一憶王孫。

(憶舊遊)

記梅花結社，紅葉題詞，商略清遊。萋萋臺城路，趁晨曦踏露，曲徑詩幽。繞堤萬絲楊柳，幾度繁片
舟。更載酒湖山，傷高念遠，共倚危樓。——回頭昔經地，嘆夢痕難覓，殘照空留！別後吟情減，縱詩囊還
在，只貯離憂。卻憐野橋流水，猶有舊沙鷗。漫極目秋空，寒煙散碧，都化愁！

封禾子(鳳子)

本年五月「寰球」畫刊的封面印有鳳子的照相，像下註着：「隨軍記者鳳子女士。」儘管那

幅像施彩欠高明，火氣重，有些俗；鳳子始終鳳子，草綠色的軍裝，掩不住她的「酒渦」！使我吃驚的，乃是那句註解：鳳子當隨軍記者，當女兵！她是一位自由慣的女作家，擁有十足的詩人脾氣，抽抽紙煙，發發胃病；她去當兵，生命是多麼滑稽不測啊！記得在重慶的時候，某年中秋晚上，我逢着鳳子和清閣路上邊談邊走。她們邀我上她們那兒去吃月餅。我吃了不少，清閣咬了一口便止，鳳子祇管抽煙。我問鳳子爲何不吃？她回答我：「胃病！」我說她年紀輕輕，不自保重，以致生這樣病那樣病。清閣笑我搭老師架子。天曉得我這位老師還搭架子麼？記得我新婚之後，到復旦去上課，——鳳子在班上麼？——踏進教室，覺得空氣有些異常：回頭一望，只見黑板上「工筆」繪了一對新人，那位新郎戴了眼鏡，確乎像我。學生見我笑了，就打着運動場中「啦啦啦」的調子，三字一頓地喊：「徐先生，吃喜酒！徐先生，吃喜酒！」鬧個不休，直到我答應請他們吃糖果而止。這是對付「有架子」的老師麼？鳳子寫劇，演劇；凡此兩者都需要豐富的人生經驗。鳳子棄文就武，正可調濟人生；而有規律的軍隊生活，亦許能治胃病！它日重晤，定當與鳳子賭吃月餅，——自然邀清閣作陪咧！

孫多慈

在十多年前，大江南北，智識界幾乎全知道孫女士的大名；首先因爲她造詣甚深；恐怕更因爲

她是大師徐悲鴻先生的得意門生。安慶人，矮小的個兒，沉默寡言，嘴角常掛微笑。個性相當倔強，但有時會沒有主張。善油畫，佳作極似悲鴻的作品。她有位知友李女士，她們是世交，又數度同學；她往往聽從李家姊姊的調度。畢業中大後，她當過多年的中學教員；「八·一三」既起，她走桂林，恐怕還到過香港；繼而她和前浙江教育廳廳長許紹棣先生結了婚，目下已是三位小寶寶的賢母了。大家知道她是畫家，然而她善寫小品文；如果翻讀當年拙編「美術生活」的附頁「文藝茶話」，就可證實我的稱譽恰當了。我和「孫女士」相處四年，却未見過「許太太」；它日西子湖邊，也許是我們謀面的所在。但我最不喜聽有人稱我「公公」或喊我「太老師」，奈何奈何？

陳琨

文藝家也許沒有聽過「陳琨」這個名字，因為他們在重慶許多刊物上所讀到的散文或小說或翻譯都署名「玲玲」；玲玲就是陳琨的筆名。其次，我的友人中有位昂藏丈夫叫做「陳鯤」，是體育家；「鯤」非「琨」，莫相混！陳女士是中央大學法學士，卻因為從我學法文，所以沾染了一些文學興趣。我大書特書：「從我學法文」，因為我教了十六年的法文，承蒙敝高足們錯愛，把我所教的多多少少歸還給我，甚至全部敬璧——惟有琨似乎沒有忘掉什麼！她剛畢業，便隨我到中法

比瑞文化協會當祕書，又在該會所辦的法文夜校充助教。後來美國大使館在重慶設立新聞處，她入內爲祕書，極得上司好評；由此因緣，她得以留學美國，希望她歸國時還會講 COMMENT AL-LEZ-VOUS? 也不至於忘掉文學！

張蓓英

如果陳琨女士是滿口「木老老」（「多」的意思）的杭州小姐，張蓓英女士是「難尼」，「難尼」（「我們」，「我們」）的無錫小姐。

在我的許多女朋友裏，蓓英是很能幹的一個：她早年喪失父母，入中央黨部服務，再進中央大學藝術系，跟徐悲鴻、張大千、喬大壯、傅抱石、陳之佛、吳作人等習中西繪畫及書法，直到卒業；抗戰軍興，徐悲鴻創立中國美術院於重慶，蓓英進院爲研究員；最近，教育部選派她留學英國，以求深造；這是她的努力簡史，也是她的奮鬥成績；她自己解決自己的生活，從未接受旁人的援助！

平常很幹練的女子往往男性化，蓓英卻不然，她全部保存女性獨有的風格。她生性很慢，即使有急事逼她，即使她行動已經加速，從外表看來，還是斯文斯理慢吞吞的。我有一位心急女友萬紹文女士，講起話來，好像連珠砲；蓓英恰相反，每吐一字，起碼半分鐘。

她的油畫和她的書法使她享受盛名；如果她的老師徐悲鴻是「大師」她可以當「中師」（恕我杜造。）去年她在重慶個展，除了開銷，淨獲四百萬元，該時該地，這是新記錄；她的若干老師開個展，成績還不及她！足見她的出品，有目共賞，名不虛傳了。

她常在「婦女月刊」上寫文章，文字清麗如其人。

我希望她留英之外，有機會到法國意國去走走；就藝術論，法意兩國實在比英國重要。

趙清閣

清閣寫信給我老是自稱「弟」；我回答她却不好意思自稱「姊」；男女間的不平由此可見！我原想在她的「弟」字左旁加個「女」字；無奈「弟」和「姊」的意義又不相同！當代法國有一位健在的女小說家，大大有名；她本是瓦萊脫夫人，著作署名及名片上卻印：「哈豈兒特先生。」清閣與她不謀而合。

某一個時期，清閣愛穿男裝；友人們一致反對，因為清閣並不勇糾糾，氣昂昂，却很文弱，穿了男裝頗不合適。她聽從友人的勸告，遂她的初服；果然認得廬山真面目，比偽裝時美麗得多！

我認識三位善飲的女朋友，那是：久留意國法國（二十餘年）的女畫師潘玉良教授，張蓓英

女士，趙清閣女士。她們鯨吞一石而不醉，我小飲一牛眼杯便面若關公；她們會抽香煙，而僕愧未能；真正落後了！狂飲的結果，清閣生了胃病，也會吐過血。

人雖瘦弱，個性却剛毅異常：清閣愛好她的自由，抗戰八年，賣文爲生，不受任何津貼。「賣文爲生」這四個字，寫時容易，實行卻難。她行有餘力，主編「彈花」月刊。她寫了不少小說，編了幾部劇本（有時與老舍合作）。復員以來，她伏處上海虹口一角，依舊不停地著作。倘若有人生了「懶」病，最好送到清閣那裏去治療治療。

熊慧玲

在本文所述各人中，論年齡，論著作，慧玲是一位小妹妹。

然而世界上一切的大姊姊都是從小妹妹長成的。祇須自己努力！

三年前，我在重慶擔任中法比瑞文化協會的主任秘書，實際主持會務，曾經創刊「中法比瑞文化叢書」，登報徵求稿件。後來我因爲忙，辭去主任秘書，叢書也移交後任負責。不過，徵得著者本人同意之後，我帶走了一部稿子，只有這一部，那是熊慧玲小姐著的「殘了的薔薇」（四幕悲劇）。

我並不認識熊小姐，但她的處女作的精緻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猜想她年齡相當大，因爲劇中

人物頗懂得人情世故：誰料當時她尚在四川省立教育學院讀書，大學還未卒業！

我一方面答應她設法出版「殘了的薔薇」，另一方面鼓勵她繼續寫作。那時候，詩集和劇本完全沒有銷路，——現今並不改善，——書店老板不肯掏腰包印，尤其因為著者熊女士是新進的作家。經過了兩年多的奮鬥，我終於把它在正風出版社出版了：這個劇本頗為重慶讀者們所重視。熊小姐自己也不辜負我們的希望：「中國青年」、「文藝先鋒」、「女青年」等常刊登她的作品；在我行囊中，尚藏着她的新作：「虛偽的鏡子」咧！

小妹妹務必長成大姊姊，「熊慧玲」三字務必順江而東下！

劉雪崖

李朴園教授曾經記載孫福熙（春苔）教授如何追求劉雪崖女士：有一天，春苔和雪崖正在談心，忽然一大羣學生來了（那時他執教杭州藝專），嚇得他連忙鑽到雪崖的牀底下去。何至於此！明明朴園老兄在開春苔的玩笑！

雪崖和春苔聽說有師生之誼，然而法國有支歌，說得好：「當戀時常如二十年輕；惟有愛情，是永恆的陽春。」何況春苔並非老頭子呢？

新近我寫了一篇「文藝茶話會」（三十五年七月十八日漢口，「和平日報」）提起了春苦和雪崖，因為第一次的文藝茶話會是在他們府上開的。

天真爛漫，心直口快，當雪崖攜了她的女兒出街，人家總以為她們是姊妹。去年在雲南呈貢又添了一位公子。我很擔心母子女三人共玩而相打起來，於是春苦藝術家派的長頭髮又得扯下幾根！

盧月化

關於盧女士，有三個鏡頭，牢牢印在我的腦子裏：（一）送他出洋留學；（二）迎接她歸國；（三）送她上安慶去當教授。

盧女士原在中央大學外文系讀書，後來轉入北平中法大學。她因為成績好，就由中法大學保送出洋（該校每年保送全校成績最佳者五人）留學法國里昂的中法大學，繼而改進巴黎大學，在巴黎大學考得文學博士而歸。當她到上海候船出國時，曾覺之（中法大學教授）孫福熙夫婦、華林和我，假座八仙橋青年會為她餞行。那天她穿着梅紅色綢旗袍，手中輕搖白色羽扇，足登銀高跟鹿皮鞋，全身色調非常和諧，不太「涼」，又不「火刺刺」，恰合少女的身分！

月不居，轉瞬九年：我們這幾個人還未「全體」會過面！

謝冰瑩

對於在武漢擁有廣大讀者羣的謝冰瑩女士，我將說些什麼呢？不是無話可說，只怕說出來人知道，徒然多此一舉！我先讀過她的「女兵日記」，後認識作者：讀「女兵日記」的地點在法國里昂，和作者首次會面的地點却在中國上海（好像在文藝茶話會，又像在春茗府上，他是跟隨伏老來的）計算日子，到今快近二十年，真是老朋友了！

她給我的印象便是男性化的女性美：她的文章，她的言論，她的舉止，逃不出一個「剛」字。在本文所述的十二位「女將軍」中，冰瑩的個性和絳燕的個性絕對相反，冰瑩的大方却像舊英，冰瑩的初期遭遇極似盧葆華（見下）。若論文章，冰瑩的文章和敝表嬌凌叔華的文章構成有趣的對比：凌女士的文章是道地的閩閩文章，謝女士的文章直是丘八散文——就文論文，丘八散文確乎比丘八詩高明。

我回國後第二年或第三年（一九三一或一九三二）老友汪德耀博士（現任廈門大學校長）把「女兵日記」譯成法文，在巴黎出版；德耀以生物學家而繙譯文學作品，堪稱文壇韻事！

盧葆華

詩人盧葆華女士不幸生長於頑固的家庭，演出了逼婚逃婚的慘劇。她的父母因爲他倔強，婚禮之日，用紅綢子把她五花大綁，綁在轎中押送到男家；這簡直是綁赴殺場！逃婚之後，經濟來源自然斷絕；饑寒交逼，瀕於死地！她把抑鬱之情，發而爲詩（白話化的舊體詩），哀怨異常。

我在文藝茶話會裏認識了她，常到她的亭子間裏去聊天。我不但聽到了她的自述，我還讀過××教授等寫給她的情書；——寫情書的友們聽者：你們千萬不要癡心妄想，以爲你們的傑作「只有」你們的「愛人」（？）讀！

沒有「前福」却有「後福」！今日，她的兒子已經卒業大學了！

錢詩荃

壽荃是一位蘇州小姐。他和孫多慈、張蓓英……是同班同學。提起了她們，使我想起了中央大學藝術系的全盛時代。他們這一班，人才濟濟；任何一位同學，不論男女，都能卓然自顯。而且，說句公平但難免要得罪人的話，當時第二流的人物，在另一班，在另一個場所當員大將，纒乎有餘！那時，徐悲鴻是一個太陽，她們和他們便是他的衛星。在同一時候，藝術系的另一部門，音樂組，也有不少人

才劉桂貞（今爲林棟太太）尤端、周崇淑（江良規太太，今在中大教鋼琴）都是高材生。這種盛況，當然空前，尤稱絕後，至少是「絕今」！自從悲鴻辭去了系主任，即使系內還保留若干老教授，精神渙散，一年不如一年！

錢女士雖是蘇州人，却「文」而不「弱」，中上身材，在諸女同學中，壽荃和舊英皆有「福」相；她們混身的線條都是「圓」的。夏季，古人所謂「藕臂」，可以應適到她們身上——有的女人臂膀像象牙筷子，壽荃和舊英都從悲鴻學油畫，各臻妙境；舊英的另一藝是書法，壽荃的另一藝是黑白畫。黑白畫最宜於插圖。「美術生活」和「文藝茶話」裏常有壽荃的畫作。陳樹人先生的畫集「陳樹人近作」（商務印書館）封面裝幀出諸壽荃手筆。舊英善唱平劇，壽荃能寫小品文，都給她們的藝名掩掉了。

在南京新民坊，壽荃養了兩位小寶。這兩位公子生得又壯又黑，抱在手中，橡皮球，又像石頭。後來戰事逼近蘇州，壽荃乘小汽車逃難，蘇滬途中，產了第三個孩子。這個孩子，我還沒有見過。

漢口海陸飯店，三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星期六。

一片冰心在玉壺

(一) 海内存知己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我不敢誇口，交友徧海內，但在幾個大都市裏——譬如武漢——我總找得出若干友人；這是一種榮幸，也是一件快事！今天我想起了幾位很熟的女友，乃是蔣碧微、方令孺、蘇雪林三教授。漢口的讀者聞得「蔣碧微」三字，必感陌生；如果我換一個方式介紹：幾個月前，蔣女士「還」是徐悲鴻夫人，讀者便能恍然大悟！蔣女士的尊人是國學大家蔣梅蓀先生。蔣先生資格極老；中央大學前校長羅志希先生，重慶大學前校長葉元龍先生都是他的及門弟子。蔣老先生是詩人，他的詩近乎白樂天，婦孺都解，却富神韻。碧微家學淵源，國學根底最好，所爲古體詩，清麗有父風。說句笑話：悲鴻題畫，力求怪澀，時而有澀硬的句子；他的前任太太蔣碧微女士從未犯過這種毛病！我和碧微悲鴻論交近二十年，深悉他們的戀愛經過和婚變；就旁人看來，他們的結合，一位是中外馳名的藝術大師，一位是儀態萬方的沙龍夫人，最合理想；然而由我們幾個老朋友

看來仔細分析兩人的個性，料定他們的結合必然演成悲劇！悲鴻的桃色事件實是鬧了十多年統。國皆知，毋用再贅；不過，世人亦許不知道現任的徐悲鴻夫人並非當年悲鴻所熱烈追求的某女士。我們做老朋友的人，當然勸合不勸離。某年四月一日，外國人所謂「萬恩節」，我在重慶「中央日報」登了一個徐悲鴻蔣碧微結婚啓事，由吳稚暉張道藩做媒。事先，我徵得碧微的同意，並且她的「更正」廣告（四月二日）是和我的廣告同時送報館的。那時重慶正開×中全會。在會場裏，張岳軍先生首先發現這個啓事，便問道：「潘兄，道藩氣憤憤持報去問吳稚老，稚老却笑瞇瞇地說：『如果弄假成真，寧非佳事？』」到了第二天，大家方纔知道是我開的玩笑。這件新聞從重慶傳到桂林，從桂林傳到香港，從香港傳到上海。弄假並未成真，他們畢竟離異了！他們離異亦好，一則拖泥帶水，終非善法。二則碧微依着悲鴻，不足以施展她的長才。自從悲鴻與碧微決裂之後，遠在「八·一三」以前，他便去桂林；「八·一三」之後，他又去星加坡，再應泰谷爾之請，去印度；然後再由印度飛回重慶。這其間，碧微憑着她在留學法國時所得的學識，先後執教於復旦大學和四川省立教育學院；卓然自立，頗獲同事和同學的敬佩。如果她不離婚，她一輩子只當太太而已！今年暑假，她去昆明……把她收藏的名畫，在那兒開展覽會。碧微扶養子女各一：子伯陽，投筆從戎，目前正在東北；女麗麗，隨

母去昆明。



碧微之爲人，落落大方，頗有丈夫氣。復旦大學教授方令孺女士恰相反：她是入骨的詩人，女性化的女子！在動物界中，雄的比雌的美，雌的比雄的凶（尤其在乳哺時期）人類却不同，女子以柔美爲正常。女子美而剛，固然增加刺激性；但如能柔而美，則更合天賦。令孺一天到晚在雲端裏過日子；我並不笑她糊塗，却喜她超脫。她在北碚的房間，十足表示女主人的個性：狹得像條弄堂，可是纖塵不染；牀頭放一茶几，几上供着一尊磁佛，一隻白石小香爐微微焚起芸香；牆是半節白，半節米色，掛着兩張像，一張是屈原，一張是但丁，兩個倒楣的詩人！我「擠」進房，佔據了她的惟一的靠背椅；她爲我燃點一支安息香，敬了我一小杯鐵觀音，退坐高友半膝的蒲團上，然後和我大談詩詞中的「空靈」問題。從她那裏出來，洗去俗塵三斛，身心爲之一新！我很愛讀她的白話詩，我也愛讀她的小品文：字裏行間灑滿了銀灰色的，却又一縷縷透出淡青色的希望！她多情善感，容易哭泣。以前復旦大學有「三傑」：孫寒冰、章友三、溫崇信。在北碚時，崇信當訓導長；他要脫離復旦，去當行政專員。令孺勸阻不聽，縱聲大哭；崇信發了感動，也抽咽起來（但是他終究走了）當下爲難了我，我絕對

不想哭，却又不敢笑，好容易等待了半天，他們方纔「淚」過天清！後來日機空襲北碚，寒冰正想躲避（那時他當教務長），飛來一塊三角尖石，把他的後腦殼打了一個洞，寒冰就此喪生！這一次，哭寒冰的不止令孺一個，所有的老朋友都哭了。現今三傑剩一：這幾年來，友三當了校長。令孺又天真得可愛。數年前，她的大女兒出閣。她向碧微和我表示驚訝：『十八歲的女孩子懂得戀愛！』引得我們大笑。我回答她：『十八妙齡的女孩子不戀愛，難道等待六十八歲？妳真是個糊塗媽媽！』勝利以後復旦決定遷移無錫。何日我能與這位「糊塗媽媽」散步於太湖之濱呢？

★

★

★

二十六年以前，法國郵船博爾都斯號駝了一百五十個中國學生和他們的領導吳稚老，向馬賽邁進。這些學生是法國里昂中法大學的第一批學生，——北平的中法大學成立在後，——而吳老先生便是該校的中國校長。在這些學生裏，有個女生叫做蘇梅，有個男生叫做徐仲年。蘇梅便是今日武漢大學的蘇雪林教授，而徐仲年便是小區區。可惜我只認識蘇梅，不認識蘇雪林。「雪林」是她回國後，寫文章時用的名字。她回國在前，我回國在後；我回國以後十六年，就沒有會過她！民國二十六年九月，我奉命逃難，路過武漢，特上珞珈山去拜訪表叔陳涌伯、表孀凌叔華，以及袁昌英、蘇

雪林兩教授：祇見到表叔表孀。在重慶，見到了袁昌英教授，她和令孺在一起，我們還上鷄街口（現名五四路）某小吃館去吃點心，却未見雪林。這番我奉命復員，留漢兩月有餘，重上珞珈山，游泳乎東湖之中：無奈昌英雪林諸位滯留樂山未歸！蒼狗白雲，人事多幻：十餘年的闊別，倘能使我們猝然相遇，各相識否？我恐怕雪林未多改動，而我則已由文弱書生變作關東大漢也！最近雪林在「武漢日報」上（七月三十日）發表一篇「我怎樣開始寫作的」滿紙謙辭！她的大作：「李義山戀愛事迹考」、「九歌與何神祭典的關係」、「綠天」、「棘心」我都拜讀過；只是事隔多年，當時的讀後感至今已模糊，手頭又無書覆閱。我希望雪林繼續寫作，多多寫作，爲了老友，更爲了中國文壇！

三十五年八月三日，揮汗寫成。

（二） 迷窮思詩人

方令孺女士的熟朋友都稱她爲「九姑」：難道她是一位年高德劭的老婆婆麼？！至多比我這個「胖弟弟」大一兩歲。那麼，她的輩份高麼？！不！她和我们同輩。否則我那裏敢以「胖弟弟」自居？我們很歡喜她的姪兒詩人方瑋德：瑋德稱她「九姑」，我們跟着叫「九姑」。

我記得我第一次會見「九姑」——那時我沒有資格叫她「九姑」——是宗白華兄帶我去的，地點在南京。那天出來開門的正是瑋德。說也慚愧，我久仰他們姑姪兩位的大名，尙未識荆；而尤其荒唐的，我和瑋德還同在中央大學唸！我和瑋德一面交換着客套，也就是俗不堪耐的俗套，——在詩人面前談俗套，罪過！罪過！——一面穿過芳草如茵的天井，徐步至花廳之前，方令孺女士含笑在階沿迎接我們。

她首次給我以很深的印象，這個印象至今未褪色。什麼印象呢？一種不食人間煙火的飄逸之感。我馬上直覺地想：塵世有這樣的一個人，把穢濁之氣沖淡不少，固然是塵世之大幸；然而，她自己，從天上樂園（如果這個樂園存在的話）被充軍到塵世來，是幸福麼？那時我並不深知她的身世，當然不知道她幸福與否；可是，繆賽不是說過：

（女神）……無論何種是你青春所忍耐的愛慮，
於你心底，讓那些黑天使所弄成的，

神聖的創傷爆裂：

從沒有比一個深刻的悲痛更能使我們變爲偉大。

雖則你吃盡痛苦，啊，詩人！

在這世上，你不該沉默不唱。

越是失望的曲越是美，

而我知道有些不朽的詩歌乃是純粹的嗚咽。

——五月之夜——

做詩人原是不幸的事，而我們這班俗人匹夫正需要詩人的不幸來安慰我們的魂靈！

第二個印象乃是從讀她的詩和散文詩得來的：她的詩文儘量發揮柔性的美，女性的美，鍍上了銀灰色的惆悵。在一般的作家，「個性」與「作品」不能分開：「個性」是「作品」的魂靈，「作品」是「個性」的反映；——也有「個性」與「作品」格格不相合的，作家有了雙重人格爲人是一種人格，寫文章時又是一種人格，乃是極端的少數。方女士的「個性」與「作品」是分不開的。和她長談過的人，應當承認我所講的話的準確性：她的個性實在是太溫柔，太優美了！她所代表

的是純粹的女性美。天下自有剛性的女子，我不能不說在某種環境之下這種女子富有刺激性，然而柔性的美也是一種「力」——我們不要忘掉柔能克剛——不一定要劍拔弩張，咬牙切齒纔算是英雄。以詩人個人利害論，這種個性而逢到這樣的世界，自然要吃虧的；然而自私一些說，爲我們這批林林總總的讀者着想，越是詩人一肚子不合時宜，越能寫出好詩來啊！何況詩人而迎流合污，與世浮沈，便不是方令孺了，即使筆者文章不值錢，我決不願寫這篇「印象記」！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她曾經寫成「夢中路」這首詩：

夢中路

全是一片

金色的陽光；

澄藍的天；

天空落下一聲鐘，

聽這四野的人聲

旋 磨 蠟

像波濤一樣
在那兒贊揚。

醒過來

只是一個

沒有星的夜；

空幻的黑。

什麼是我的路？

說：最無用，是咒

這屍骸一樣

僵冷的沉默。

然而我更愛這首「音樂」

音樂

請祛散我的憂愁，

我心裏

這般荒涼，

苦澀

還勝過藥酒：

困倦

已成爲流行的病症，

那僅僅是你和我？

幸有音樂

且靜聽。

且靜聽，

瑪格珞的悲哀

在於今也還不過分，

十九世紀的霧圍至今還在。

苦味

更瀰漫到心頭！

天是藍，

星是亮；

無聊——

酒闌人散的時候。

詩人畢竟幸福，她的夢中的路「全是一片金色的陽光；澄藍的天。」當我在二十歲的時候，

那是二十三年以前的事了，——我也做過類似的詩意盎然的夢。現今我還時時做夢，夢中塞滿了鬼怪魍魎，不是他們追殺我，定是我追殺他們。自從中華民國獲得勝利以還，民不聊生，豈但「苦味更瀰漫到心頭」而已？只怕這隻高唱枝頭的蟬，到了深秋，向克勤克儉的鄰居螞蟻借糧不得，反被奚落一番，必致饑寒而死！

然而我還愛寒蟬，輕視螞蟻；寒蟬曾經贊揚光明，歌頌生命；至於螞蟻，即使牠囤積了許多食糧，始終只曉得在地上爬也爬。

陽春一曲和皆難

——畫家徐悲鴻——

言爲心聲，藝爲心形。

徐悲鴻先生名馳國內外，是當代中國畫界的大師；而這「大師」一稱是國內外鑒賞家一致公認的，與自拉自唱的兀是不同。有人罵他是「藝術紳士」；我以爲這樣的罵他實在是稱贊他；因爲「紳士」也者，不一定是銅臭的大腹賈，却指衣冠端正，志行純潔之人而已。請問：一個藝術家而

不品操高尚，甚而甘心下流，自欺欺人，會有偉大的作品麼？撥開「偉大」兩字不講，能有夠得上資格的的作品麼？「悲鴻」這個名字，——它本身自有其意義，——存生着什麼「哀」、「悲」等等似通非通的名字；將來儘可有「悲狗」、「悲貓」、「悲牛」、「悲豬」、「悲耗子」、「悲臭蟲」等出現。悲鴻爲何取名「悲鴻」？他自有他的道理。既然是「他」的道理，我就難於代答。然而如果有人深知悲鴻的身世，尤其是悲鴻的「心史」，必能瞭然於「悲」字的由來；——即使不十分準確，至少也十不離九了。現在姑且暫置「心史」不談，我們祇須正視悲鴻三五分鐘，就覺得他於眉睫之間，結集着一股抑鬱之氣！這股抑鬱之氣，即使當悲鴻最快樂的刹那，似乎沒有散過，或長時期散過。我不善相面，我也不信這套玩意兒；然而一副「澈底快樂」的面孔和一副「相當快樂」的面孔自然兩樣；充其量，悲鴻偶然有相當快樂的面孔；我和悲鴻相識二十年，尙未見他有過澈底快樂的面孔咧。

「樂」是「福」，「悲」是「禍」，一般見解如此；然而「樂」與「悲」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它們有時相賊，有時却相成。我總覺得「快樂」是粗俗的，「悲哀」是雅緻的（當然不指裝腔做勢的「哭喪」）。「快樂」是淺薄的，「悲哀」是深刻的。「快樂」是暫時的，「悲哀」是持久

的。而且進一步講，「快樂」到底便是「悲哀」；譬如最高明的喜劇往往是莫大的悲劇，豈僅「樂極生悲」而已？我還敢於說：「快樂」是情感的盡頭，「悲哀」却無止境；越來越快樂，快樂畢竟有限度。人會笑死麼？愈想愈悲傷，悲哀却莫測高深；抑鬱使人老，懷喪令人死！「快樂」麻醉人心，使人自足，使人驕傲，所以是消極的；「悲哀」激厲人心，逼人深思，逼人奮鬥，所以是積極的。世界上有的人個性強，有的人個性弱；「快樂」麻醉個性弱的人，真是輕而易舉；「悲哀」磨折個性強的人，不但打不倒他，反而激發他；上面所說「積極」「專指個性強而有出息的人而言。

悲鴻之「悲」言思想，正表示其深刻；言藝術，正表示下過一番「苦」功（而無「甜」功）法國浪漫派四大詩人之一，繆賽（Musset）以為天下最美的詩歌是純粹的嗚咽；他又說：惟有悲哀能使我們變為偉大。豈單詩歌如此？一切藝術都是如此。當年如果悲鴻不名「悲鴻」而取名「喜鴻」，就不會有今日「悲鴻」的造就。世上一切的造就，不論是形而上或形而下的，決不會從嘻嘻哈哈而來！那麼，悲鴻之「悲」當然是悲鴻的不幸，却也是悲鴻之幸：不經過洪爐的煉，冷水的激，爛鐵不會變成精鋼，「悲哀」正是煉悲鴻的洪爐，激悲鴻的冷水。

悲鴻如何不「悲」呢？他生性倔強：「獨持偏見，一意孤行」；他寫有這副自描的對聯。他不甘

與世浮沉，却又不能遺世而獨立，他如之何而不悲？他感情豐富而銳敏，容易衝動，容易鍾情；容易衝動則容易闖禍，容易鍾情而技巧偏極幼稚，他如之何而不悲？在學理上，固恃己見，絕不讓人，瞭解他的人以為這是一位學者應有的態度，正是向自己負責；淺識者流却以為他樹立門牆，排斥異己，他如之何而不悲？他愛他的藝術，更愛他的祖國，然而祖國前途暗淡或光明，豈待明眼如悲鴻，方能灼見？他如之何而不悲？

悲矣乎！悲矣乎！且看悲鴻的畫。近年以還，少年後進往往忘掉悲鴻兼「中」「西」之長，祇以為他是國畫大師。我們將錯就錯，談談他的國畫——自然，此處僅止乎「漫談」而非「日」，庶幾不越出題目範圍。悲鴻擅長「動物畫」，外國人常常稱他 *Animalier*，「動物畫家」。他所愛畫的動物是：馬、貓、鷄、鵝、獅、牛、豬，而以馬最著名。其實人物、花卉、蟲豸，甚至山水，悲鴻都畫，而且畫得都好。悲鴻畫的馬論百盈千，不止一種，約略歸納，可分為三大類：（一）天馬行空的天馬；（二）立馬斜陽的立馬；（三）小步奔走的走馬。這三大類有一共同點：悲鴻所繪的馬都是瘦馬。天馬四蹄騰空，昂首揚尾，異常英俊；這是得意時代的徐悲鴻。我最愛他的立馬：一泓清水，數條翠柳，一匹或兩匹馬立在那兒，或仰項長嘯，或俯首飲水，神采飄逸，有出世之概。他的立馬最能免俗，也許最能代表悲

鴻的魂靈。他的走馬不失爲佳品，但個性較少。悲鴻最愛貓，他的家裏常常餵養各色各種的貓：中國貓、波斯貓、高麗貓、安南貓、金眼、銀眼、雪裏拖鎗、烏雲蓋日……都有！都有！他愛畫「懶貓」，乃是團身而睡的貓，或睡足欠伸的貓。但也有撲蝶的貓，則強凌弱，自然神氣活現矣！我很喜歡悲鴻畫的貓。喜鵲不易繪，雖在繪得靈活，牠的長尾巴，繪得好，使人想起一跳三翹的真尾巴；繪來不得法，便成了廢。清官員戴的拖翎，又笨，又重，又死板板！悲鴻繪的喜鵲是迎風振羽的「活」喜鵲。悲鴻也喜繪雞：公雞多於母雞。公雞朱冠高尾，雄視闊步，是禽中驕傲而愚蠢的傢伙，其氣焰與笨僅次於孔雀。悲鴻的愛畫雞，大概取其相當的「美」，「取其「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小雞短毛叢生，有如絨球，追隨肥胖平庸的老母雞，別饒風趣。至於鵝、獅、鷹、牛、豬，悲鴻畫得少些；牛、豬更少。

曲高和寡，昔人所悲。然而曲之高由我，和之寡在人。我行我素，何必去管人家和不和？難道因爲計較和者的多寡，不惜降低我的曲調麼？何況「和」悲鴻「高曲」的人並不「寡」，悲鴻何必「悲」？

上海，三十五年雙十節，星期四。

直掛雲帆濟滄海

——送友人留學英倫序——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十七日晨，張蕩英女士，張安治、陳曉南、費成武三先生，將乘機出國，留學英倫。這是極可喜的事！一方面，我們慶賀教育部揀選得人；他們早年卒業於國立中央大學，都是徐悲鴻先生的得意門生。他們中間，早的卒業於民國二十年六月，晚的也在乎民國二十五年一月。這就是說，至少卒業了十年又十個月！在此悠長的時間裏，他們的努力引起了社會的重視，激發了藝術界的同情，奠定了自身的學術地位。另一方面，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們是幸運兒：際此國家多事，學術衰退，中國文化已經到了窒息的地步，他們居然有機會出國深造，不但所呼吸的空氣將是新鮮純潔的空氣，沒有銅臭，沒有貪污的腐味，而且還能欣賞所愛欣賞的作品，學習所愛學習的藝術，較之我們這批所謂文化人也者，留在祖國，欲求上進而環境不允許我們上進，真有天壤之分！

或者有人說：現代的中國，只需要科學，不需要藝術，這種見解無異乎說：爲人最重物質，精神爲

末。首先我懷疑科學能否脫離精神而發達？即便可能，物質文明畸形的進展是否人類的幸福？論技巧，藝術是科學；論精神，藝術的對象是魂靈。在唯物與唯心之間，藝術給我們一種調劑；所以藝術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是必需品，而非奢侈品。漫說：「藝術建國」單靠藝術不足建國；然而建國而忽略藝術，甚至踢開藝術，這樣建成的國家只有軀殼，沒有魂靈！這是說諸位責任繁重，也是說諸位前程遠大。

藝術的對象既然是魂靈，當然兼指「人」「我」。藝術家以作品去感動人，去美化人生。然而藝術家自己先得培養一種內在的感動力，一種肉眼所不能見的磁力。如欲培養這種磁力，這種感動力，單賴表面的技巧是不夠的，必需充實自己的魂靈，提高自己的魂靈。在當代中國的藝術家羣中——我僅指油畫家，因為四位雖則畫兼中西，直到目前，主要的還是西畫——儘有技術高超的人，只可惜「腹儉」的人更佔多數！腹有詩書氣自華，難道專指文學家麼？不！藝術家亦復如此。充實魂靈，提高魂靈，有賴乎博覽羣書，一個衣着華美，而談吐麤俗的人；我們叫他什麼？叫他「暴發戶」！一個技巧純熟，但繪起畫來，欠風雅，無內涵的人；我們叫他什麼？叫他「畫匠」！如果你們只曉得繪畫，不求廣知，不利用外國優良的學術環境去涉獵文學、哲學，甚至音樂，庸以養性陶情，你們祇會有

表面的造就，你們的作品不會有魂靈。痛快些說：在你們的師友中間，草包委實太多了，用不到再加你們四個！

你們是悲鴻的學生，由好子人「帽子」的中國批評家（？）看來，你們應當列入學院派。在他們的意思，學院派象徵落伍。他們所崇拜的乃是未來派、立體派、達達派、野獸派。殊不知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這些出現於一九一〇——一九一七間的學派早已過了時。學院派仍卓然存在。譬如練習寫字，不妨先從「九成宮」着手，打好根基，再求變化。學院派便是藝術的「九成宮」。何況新派大師如畢加索之流，當他練習時，是道地的學院派。爲學祇問正宗，不求時髦。自己打定主義，立定脚跟；萬千莫做風鷄，東南西北隨風而轉！

我既然提起了學院派、未來派等等，我就勸你們學藝術，法國和意國，不可不去。這兩國在藝術上的地位實在勝過英國。意大利是古典派的大本營，也是未來派的發祥地；而法蘭西的首都巴黎，兼蓄並收，更爲洋洋乎大觀！然而，話又得說回來，並非在英吉利學不到東西。儘夠你們學！儘夠！不過在英國打好根底——不、增強你們已經良好的根底——再去法意，廣廣見識。何況在巴黎，你們可以達到先後出國二十餘年，你們的老師，我們的朋友潘玉良女士！

你們準備留英兩年，即使展期，也不過四年；時間太短，你們務須格外勤勉，方能對得住國家，對得住悲鴻，對得住你們自己！然而，今天下午我向你們道別時，你們個個唇紅齒白，身體健康。我希望你們出國時如此，歸來時也如此！我要不要向你們背誦：「工作時間工作，玩耍時間玩耍；這是成功快樂之路」呢？復次，我有幾句話特別叮囑安治、曉南、成武三人：在倫敦、巴黎、羅馬，在歐洲其它各大都會，玩的機會太多，尤其在女色方面。留學生中往往有淘壞身子的人；我雖則喜歡吃蹄膀，却不希望吃祭孔的冷豬頭肉；所以我的叮囑不在乎道德——法朗斯說：「爲何把道德放得那麼下呢？」——却一本乎我的健康至上主義！人而不健康，學問雖好有何用？

當年唐朝的皇帝親送三藏出國求經，敬法師一杯酒，忽抓一撮塵土在酒裏，希望三藏飲了不忘故鄉。這雖是稗官之言，但很有意義。你們是中國人，即使目前的中國混亂得厲害，祖國終於是祖國，月亮是英國的好，但中國的月亮更好！你們切切不可忘掉你們的祖國，忘掉你們的老師，忘掉你們的親友，以及……忘掉你們的使命！

上海，三十五年十月十六日，星期三，子夜。

丹青不知老將至

——畫 中 仙 陳 樹 老——

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五日至十一日，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樹人先生在南京香舖營文化會堂開個展，陳列抗戰前後的作品，有人物、山水、鳥獸、魚蟲，以及珠江、長江兩流域，四川名勝等實地寫生。真是洋洋乎大觀！可惜我還羈留在上海，恐未必能躬與其盛——也許在此六日內中央大學正式上課，我來得及晉京，重晤陳樹老和他的作品。

我說「重晤」是有根據的。遠在民國二十四、二十五年之交，爲了籌備列入「中法文化叢書」的「陳樹人近作」（商務印書館），我幾乎天天與樹老會晤，商討該集的內容：選畫、製版、解釋、序文。樹老是很洒脱的人，我自己不懂得客套；我放肆點說，我們竟成了忘年交！那時天氣很冷，樹老往往領了全家以及我，上小館子去吃火鍋或涮羊肉。抗戰以來，樹老風采依然；而筆者已是白髮叢生，失去了當年的閒適情緒！這部「陳樹人近作」原是預備給中外人士看的，所以有相當長的中文

序和法文序，以及每幅畫前加法文解釋；印刷之精，甲於商務印書館所有的彩色畫集；這一點，王雲五先生當然知道得最清楚。這個集子獲得國內外批評界一致的美譽，這也反證樹老畫品的高超。我接着準備「張書旂近作」，接洽「徐悲鴻近作」，書旂的畫選齊後，已同王雲五先生過目，畫也

存在商務印書館：「八·一三」爆發，一切都成泡影，然而可喜的是近十年來，書旂的畫猛烈進步；而在重慶嘉陵江對面磐溪的中國美術學院裏，悲鴻親口答應我參加這套叢書。此外，還打算籌備「齊白石近作」、「張大千近作」、「汪亞塵近作」……我熱烈希望繼王雲五先生而長商務印書館的朱經農先生，一俟經濟情形好轉，玉成筆者這個書生報國的宏願！

我生平最怕見達官要人，因為他們在生理上和心理上有些反常：他們的眼睛比老百姓生得高，他們的骨架子也比我們生得大（可是，患着嚴重的軟骨症，）開出口來一片官腔，他們所用的字彙也和咱們的不同，他們有些像筆記小說裏所形容的笑面無常！陳樹老曾經是達官，是要人；到了今日，他依然是不掌生殺之權的達官。他時時笑容滿面，却非無常！他像一隻鶴，他像一枝梅，他像出於污泥而不染的荷花。清高自然，和藹可親，絕無半點烟火氣，更沒有藝術爆發戶的行徑。凡是接近過樹老的人，必能贊成我的說法。

言爲心聲，畫爲心影。樹老的畫像樹老的爲人。不論樹老所取的畫材爲何，他的畫面所表示的是一片寧靜。即使他畫了一隻猛獸，畫面也決不緊張。這句話，粗聽來，似乎是微辭；仔細研究，却又不然。暫且撥開繪畫不談，祇論自然界的現實：如果你面對獅子頭（這是非洲的獅子頭，但是標本）端詳片刻，便能發現它的表情是非常寧靜的：獅爲百獸之王，牠足以抵禦一切暴力的襲擊，何必緊張呢？所以大智若愚，大勇若怯，不是真的愚，真的怯。樹老畫面的寧靜並非死氣沉沉。樹老用色大都偏於明色；——「明」色不一定是「暖」色。愛用明色的往往是胸襟曠達，心無罣礙的人。樹老就是如此。有時，樹老用的色調極端鮮豔，却能免俗，予人精神上的向陽之感。

樹老欲築室西子湖畔，終老畫事。何日能實現這個佳夢呢？會當追隨左右，漫步於蘇白兩堤，一吐鬱積胸中的俗氣。

解識春風無限恨

——白首童心賀李林——

自古多才者必多情。石曾先生與秦珊女士的結婚消息傳來，真是喜出望「中」。每次石曾先

生出席文藝茶話會或星六文藝茶座時，必與素珊女士爲伴；反過來說，每次林女士惠臨參加時，李先生必然奉陪。有一次，那是文藝茶話會與星六文藝茶座聯合聚餐，李林兩位連座，不在話下；有一樣菜，雖是素菜，却甚油膩，林女士使用筷從李先生碟中夾了過來，笑說：『我來代替您吃了罷！』雖則下一個客氣的「您」字，而那股漏露於外的體貼入微昭示於我；他們的交情早已超過了尋常的友誼，更非師生之誼，「交情」的「交」字掉了，一變而爲「情」；所以他們早就心心相印，二月二日的結婚僅屬形式而已。

古稱夫人爲「賢內助」，這個並非我打起「回到廚房去」的不合時宜的口號，實在是至理名言：居今之世，夫妻而不能相助，——注意：「相助」是平等的，誰都不是誰的奴隸；——宛如兩隻脚中拐了一條腿！如果「賢內助」而能兼「賢外助」，那更屬理想。早年我拜讀過林女士的博士論文，近年又目睹林女士處理信誼藥廠的總務與主編「世界半月刊」，最近又有「交情」與「情」的交替，今日更閱李先生的喜函：「……而得知女士較深，頗增敬佩。……煜與共同工作「世界」刊物，研討人羣哲理，志同道合，洵爲賢助，因求與之續成正式家庭，期與社會革新相輔而行，尤非林君莫任。」凡此種種，確實證明素珊女士不但是「賢內助」，而且是「賢外助」。

有人疑心這篇小小祝詞的題目「白首童心」中的「童」字有些不妥，恐怕應當作「同」。哈哈！妙就在這個「童」字！試問：行過了結婚禮，飲過了合卺酒，送入洞房之後，年近「七十」的石曾先生，把「七十」兩字倒裝，必然只有「十七」歲的童心了！如若不信，不妨請教證婚專家（已逾五百次）我的外祖吳稚暉先生。

上海，三十六年二月二日。

南京，中央大學，教習房二一七號；三十六年三月二日，即余四十四歲誕日後十九日，子夜輯完。

校後記

胡適之先生曾經勸人寫「自傳」，而不限於達官要人。因為這些「自傳」將是可貴的文獻，無疑地比官方的歷史來得公正而可信。這部「旋磨蟻」是自傳性的散文集。它的所以不是純粹的「自傳」，有兩個緣因：（一）它沒有「傳」的體材；（二）這些小文章是隨時隨地寫的。當初並無整個計劃，乃是事後收集的。關於第一點，我根本未曾想到爲自己立傳，集中各文不需要傳的體材，我更沒有把它們重寫一道的興緻。關於第二點，正因為寫作時間、寫作地點、寫作心境不一，反而可以認真，可以從各種角度映出我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不過，我要請諸位讀者注意各篇篇末所註的日子，同時回想一下：那時候的社會生活是什麼樣的；——否則不容易澈底體會當時的情景。

集中最早的「海外之什」約作於民國二十二年，最近的「解識春風無限恨」作於三十六年二月二日；先後相距十四年；——但文中所述的事實則不止此。從三十六年二月到執筆的今天，

又相隔一年半，有幾件事附記在這裏。

我首先要提及的是父親。可亭先生的過世。他生於遼清光緒三年十月初七日，卒於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即農曆戊子年四月十二日）。享壽七十又二歲。他是一位白手成家的英雄。從陶貨店小夥計起，逐漸發展，竟成爲絲業鉅子！只可惜在淞滬之戰時，他的工廠全部爲日本浪人所燒掉了！然而當年由他所主持的維華銀團所維持下來的中華書局，巍然猶存。雖則一般後進不一定知道他的功績，這位蟬連三十餘年的老監察却無負於中華書局，無負於中國文化界！

一年半來的通貨膨脹，陷入不可收拾的狀態，而公教人員之苦達於極巔！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一，政府實行「金圓」政策：取銷法幣，黃金收爲國有，國內不准流行外幣（包括美鈔在內）。每三百萬元法幣掉換金圓一圓；而每一戰前的「一元」值金圓兩圓。這就是說政府承認戰前（二十六年）的生活比目前（三十七年八月十九日）的生活相差六百萬倍！這時公教人員的生活又是什麼樣呢？把我自己來舉個例。我當了十八年的正教授，我的底薪是六百六十元。既然這個數目是啣接戰前的數目遞增下來的，這兒的「一元」當然指戰前的「一元」。三十七年八月我的收入是：

依照舊標準：

基數……………三〇元

基數以上，以十作一……………六三元

上數總和乘一百六十萬倍（生活指數）

實收法幣……………一四、八八〇萬元

依照新標準：

基數……………四〇圓

三百以下，以五作一……………五二圓

三百以上，以十作一……………三六圓

實收金圓……………一二八圓

從表面上看，公教人員的待遇似乎提高了，其實似是而非，最吃虧的依舊是公教人員！根據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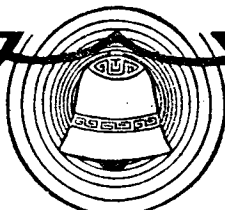
法令：（一）軍人的待遇照戰前「實」發；（二）國營事業（交通郵電等等）照戰前「實」收；

（三）國營事業的職員依照公教人員的待遇加三成。惟獨公教人員跌價！這樣的措置，使人不得

不疑心鎗桿兒比筆桿兒值錢；或政府的收入不可通融，政府的待遇公教人員可以法定折扣；或政府賺錢的公務人員是特等公務人員，爲政府作育人材的公教人員是次等公務人員，三者必居一於此，或三者兼而有之！

因爲物價的飛漲，戰後的文化事業——包括出版——乃是半眠狀態。而寫文章的朋友，忙於開門七件事，昏天黑地，寫不出文章，——或登不出文章。慘勝三年，我只出版了「法國文學的主要思潮」（商務印書館）、「大學法文文法」（中華書局）這部「旋磨蟻」以及行將出版的「春夢集」（世界書局）。目下我正在編一部篇幅鉅大的辭典，大概還得努力工作一、兩年。

上海：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星期五，孔子誕辰，校後記。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初版

旋磨蟻

全一册 定價金圓券壹元伍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吳仲年

發行人 蔣志遠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446)

校對：白



金圓券
1.55